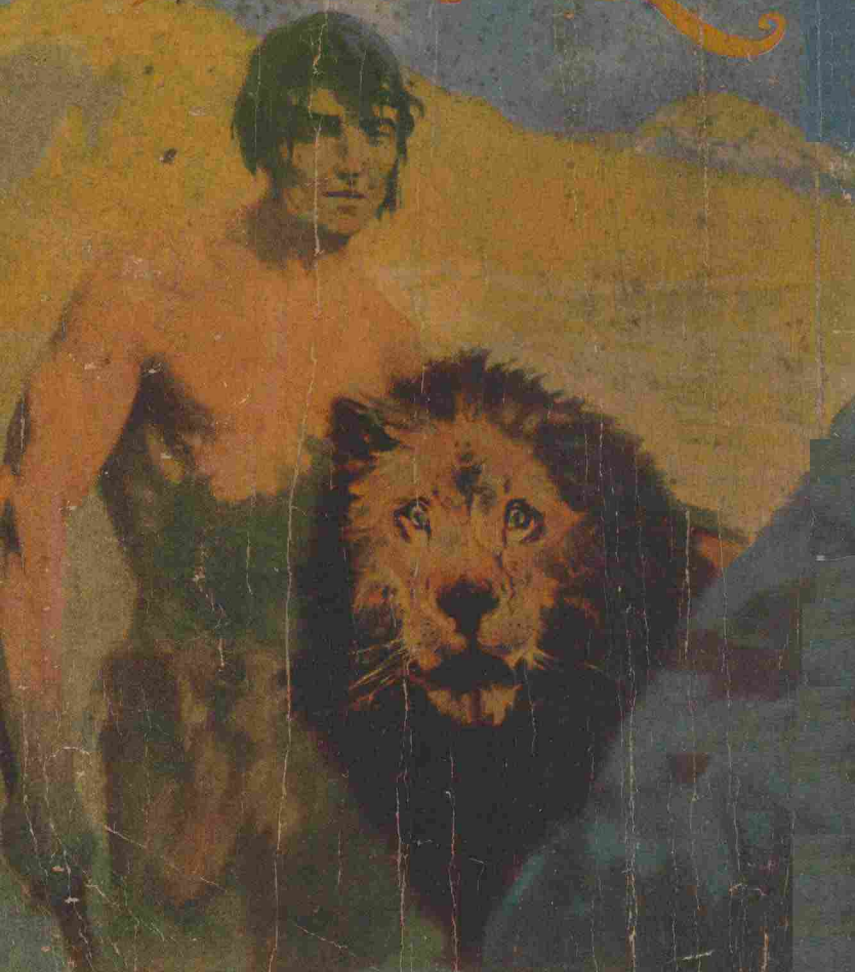


野人記第七篇

覆巢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 人 記 第 七 篇

覆

巢

記

E. R. Burroughs 著
俞 天 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目次

- 第一回 大地龍蛇鴛鴦折翼 烈風雷雨人虎爭雄
- 第二回 探邊營拋燈驚敵帥 雪遺恨俘虜喂山王
- 第三回 屠鬣狗林表奮雄威 謁元戎營中逢舊雨
- 第四回 棄人用獸太山建功 入塹折腰部思授首
- 第五回 獲間諜太山退獅子 逃網羅戈翠擊人猿
- 第六回 殺乳虎雄獅拯太山 誅德將英豪釋戈翠
- 第七回 琴亡人亡避世逃名 解渴療飢茹毛飲血
- 第八回 困荒村戈翠殺狂徒 講人道太山拯間諜
- 第九回 探海濱普西遇強梁 困蠻荒戈翠悲身世
- 第十回 端枯枝蠻村作俘虜 統異類間諜救英雄
- 第十一回 舊恨難忘太山告密 有懷莫白戈翠投袂

- 第十二回 衛良朋捨身教蠻族 避悍婦竊艇走天涯
- 第十三回 讀短柬厚誼救嬌娥 刦飛機神威誅狂寇
- 第十四回 恩及禽獸開籠放獅 志切袍澤越山救友
- 第十五回 巨鷹盤空飛機折翼 雄獅留跡空谷尋泉
- 第十六回 達死生深宵發狂議 探蹤跡荒漠見森林
- 第十七回 射鸚鵡荒林療飢腹 附藤蘿月夜越危城
- 第十八回 草莽未開人獅爭霸 絲蘿乍縉勞燕分飛
- 第十九回 啖獅肉老婦溯前塵 刦蛾眉王儲殺衛隊
- 第二十回 訪譜西帳前籌善策 救戈翠屋頂試喬裝
- 第二十一回 蠻女傳情普西升屋 瘋王震怒戈翠投池
- 第二十二回 史渥威無心遇故舊 烏禿豹有意助人猿
- 第二十三回 以游以泳溝洫逃生 將翔將翔鸚鵡饒舌
- 第二十四回 兵困山中憑壘殺敵 書傳天外臨別迴車

野人記
第七篇 覆巢記

第一回 大地龍蛇鴛鴦折翼 烈風雷雨人虎爭雄

德軍營長史鄴圖姓弗烈名在黑暗的森林中走著，頭上的汗珠直滾下來，一齊積在他肥胖的雙頰同額子上；後面跟着他的副官，同一個部思少尉。他們背後，就是一小隊本地的運輸兵。可憐跟了這三個德國兵官，一些好處得不到，鎮日價在森林中亂闖，累得他們筋疲力盡，稍微走慢一些，那班士兵也學着他們白種領袖的樣，用刺刀尖同槍托，向他們身上亂戳。這些人本來不是正式運輸之人，附近村落，聽見德兵入境，早就望風而逃；史鄴圖沒法，只得沿路拉夫，拉到幾個是幾個，因為沒有正式輸卒，心中憤恨，就把一腔怒氣，發洩到這幾個人身上去。一路上催趲着進行，鬧得這些人個個體無完膚。不過白種人只有三個，其餘都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又在非洲中部，卻不見他們絲毫反抗，這些土人的服從心，卻也真不可及。史鄴圖的軍隊分作兩隊，一隊先驅，一隊斷後。先行隊前面的

嚮導，是兩個蠻族，用頸鍊將他們牽聯着鎖住，在前面開路。他們都是普通嚮導，落在葛爾都手中，葛爾都烙上火烙印，派他們來做嚮導。身上同那些輸卒一般，也是遍體鱗傷。那時正是一千九百十四年秋間德國大軍蹂躪比利時全境，同時非洲也發生戰禍。這兩個嚮導雖不敢顯行反抗，蠻族中人愛護同類之心，卻比文明社會中人來得真摯，不忍引狼入室，傷害同種之人。因此一上手，就裝着不知方向，帶着這一隊兵，向荒僻森林中亂走。等到身入重地，歸路已迷，史鄴圖等方纔知道，已竟無及。那時雖是想收拾這兩個嚮導，只因他們自稱所走的是條捷徑，再走幾天，準可達到他們目的地，知道他們也跑不了，暫且寬恕他們一次。不過林中獸跡縱橫，走着走着，常常遇見犀象之類，出外飲水覓食，夜間獅虎呼嘯之聲，亦常在肘腋，把這一行人嚇得怎麼似的。不料走了幾天，忽然森林外現出一片絕大的平原。這一下，不但使史鄴圖等滿意，連嚮導也覺得呆了。在史鄴圖等在黑暗森林中走了不少日子，所有雄心，都已灰冷，不料林外天日晴麗，細草蒙茸，綠樹扶疏，長河蜿蜒，從林中看去，簡直同公園天國一般，不覺都笑逐顏開，互相慶幸。史鄴圖同他副官都用望遠鏡向前偵視，看了一回，欣然向副官道：「我們真是幸運，你看見沒有？」說着，用手向平原中央一指。副官依着方向，仔細一看，放下遠鏡，恭恭敬敬答道：「看見了，是一個英國人的莊子。一定是格萊頓的莊子，英屬東非洲的

這一部，只有他有莊子在此，沒有別人。這樣看來，我們真是微天之幸哩。」史鄴圖道：「我們來得迅速，諒來他還不知道英國也加入戰團。我們不妨趁他沒有提防，先給他嘗嘗我們辣手。」副官道：「我們此刻希望他在莊上，若是前去將他拿住，押上那羅壁陸德大營去，他看見史鄴圖營長拿住了著名的人猿太山，作爲戰時俘虜，一定要特別升賞的。」史鄴圖聽了這幾句頌揚，渾身輕鬆起來，笑着道：「朋友！你講得不差，這一次功成，你們一般也有好處的。不過陸德將軍此刻已向夢柏柴出發，我們帶了俘虜去追，能在半路上追着纔好。可憐那些英國軍隊，還沒有過印度洋哩。」說着，指揮他手下一小隊士兵，向太山莊進兵。那時不幸太山父子都不在莊上，莊子上只有琴痕一人。他還不知道英德已經宣戰，見有德國兵官帶兵前來，趕忙歡迎。還吩咐手下華齊禮人，準備筵宴犒師。按下不表。太山因爲不能避免的公事，赴非洲極東之處勾當，在那羅壁地方得到戰耗，知道戰事一起，德兵一定要來英屬殖民地騷擾，自己莊子，孤立無助，非常危險，星夜趕回來，想接取琴痕向安全之處暫避。他是個反對戰爭之人，很不願意墜入漩渦之中，那時還帶着一小隊武士同行，那些人都沒有太山矯健，走得很慢。太山歸心似箭，只得將他們扔下，自己單身西行。走了一程，因爲要取便利，索性把衣服悉數剝去，赤身而行。他的一顆心只在琴痕身上，深怕遲了琴痕要受驚恐，所以如此。等身上

衣服一去，他也不再自命爲英國貴族，仍舊把自己看作人猿。所想救的，也不是灰石爵士夫人，是個母猿，這個母猿，是自己拚生捨命奪來的，現在爲謀安寧起見，不得不拚生捨命去救他，那時太山的形狀，煞是凶猛。若是英倫貴族院中同僚見了，不知要怎樣驚愕哩。旋風似的，在林上走着，只有樹中的獼猴認識他，知道他是從前雄長森林的白猿。那時那些獼猴都已衰老，但是見了太山卻沒有不認識的。有一頭獅子。上一天晚上獵到一頭野豬，吃了一半，已經果腹，就倒在一邊酣睡，聽見太山過去，把他驚醒，閃眼一看，認得是他的仇人。那兩只黃而帶綠的眼珠，裏光閃閃，擺着長尾，有些生氣。這些林中獸類對於他的狀態，太山雖是匆匆過去，沒有觀看，卻沒有不知道的。雖人文明社會，已經多年。視覺嗅覺聽覺，都與從前一樣。獅子沒有看見他，他在遠處早就嗅到林中伏有獅子。就是獼猴等，啾啾唧唧的在那裏議論他，他也聽見。不要說是獼猴聲音，就是深林叢草中的蛇蟲往來，他都聽得清清楚楚。不過太山的知覺縱然靈敏，究竟是個人類，他的能力所及，不過在一方里之內，一方里以外，就沒有效驗了。就以精力而論，究竟是個血肉之軀，非機械可比，走得辛苦，一般也要稍事休息，腹中飢餓，一般也得籌劃充飢物品，這樣一來，他的行程就遲緩了許多。好容易這一天到了莊子附近森林之中，匆匆出了森林，站住脚步，向平原中自己莊上看去，纔一注目，不覺呆了。雖是相距甚遠，

看不清楚，覺得莊上已經發生巨變。因為莊上倉房已成平地，莊上煙突中，也不見煙影。暗暗叫聲不妙，飛步向莊上走去。脚下走着，各種危險的景象，業已在我心中表演出來。到了相距不遠之處，看見自己藤蔭低窳的宅子，杳無人跡，倉房已成焦土，部下人從屋也沒有了，園圃馬廄也空了，人獸之尸，狼藉於地，許多鷹隼在那裏啄食遺骸，見太山過去，都飛騰長空。這一嚇，嚇得太山毛髮森如，定一定神，硬着頭皮走進莊去。在起居室中門上，看見華新保的死尸，血肉狼藉，給一把刀釘在那裏。這個人就是義僕莫維洛的兒子，這一年來，派他做琴痕的侍從衛士，不料他如此收場，心中非常慘傷。放下死尸，推門進去，室中椅榻几案，全都倒地，地下斑斑駁駁，都是血跡，牆上器具上，也都印着不少血手印，一望而知，在這一間屋中，有一場血戰。鋼琴邊也倒着幾個華齊禮人死尸。起居室那一邊，就是琴痕臥室。室門之外，又有幾個部下衛士尸身，倒在那裏。臥室的門還關在那裏，想起門內不知還有怎樣的慘象，饒是太山那樣的英雄，也有些膽怯，覺得那扇門不開，還有許多希望，一開之後，就是完了，所以站在室中，呆了半天，低着雙肩，模糊着兩眼，好久好久，纔慢慢一步步挨到門邊，顛巍巍用手握住門上的握節，沈吟一回，忽然把腰一伸，昂着頭，把門推開，走進那一間畢生心愛人住的房中去。一眼看見床上伏着一具枯焦的死尸，咬緊牙關，走過去到榻前站住，雖是眼中並沒有淚珠滴下來，野蠻

似的腦筋中，卻非常錯亂。低頭看那死尸死得非常可慘，燒得像枯炭似的，面貌已辨別不清，低身下去，抱了起來。仔細一看，心痛欲裂。在起居室中已經看見地上有一支德國火槍，一頂踹破染着血跡的德國軍帽，明明知道這是德國人幹的事，還希望這懷中抱着的死尸，不是琴痕。不料一眼看見死尸手指上，黃澄澄的帶着一枚指環，正是琴痕的東西，只纔絕望。淒淒涼涼的抱着死尸出去。在琴痕生時心愛的玫瑰花叢，挖了一個坑，把琴痕埋下，掩上泥土，築了個墳。把那些忠心保衛琴痕而死的武士，也附葬一邊。諸事停妥，稍事休息，在屋邊找到許多新築的墳，挖開來看，裏邊埋着的都是德屬非洲的士兵，認明白軍服上的肩章，知道是德國第一師，第一旅中符號。自問與非洲土人，向無夙怨，一定有白種長官，在那裏指揮。既經證明符號，諒來去找尋仇人，也還不難，主意已定，折回玫瑰花圃中，站在給德兵蹂躪得落英滿地的琴痕墓前。呆呆的低着頭，喃喃同琴痕訣別。站了一回，看見紅日將次西沈，找着德兵足印，追縱而往。那時太山腦筋受刺戟過甚，簡直同受了創傷的野獸一般，雖是沒有淚痕，心中卻異常苦楚。喃喃的只是說着：「他是死了！他是死了！他是死了！這一句絕短的句子，吐將出來，吐一次，腦筋上痛苦一次，雖是痛苦，卻還是喃喃的說着，越是如此，報仇之心愈切，尋找仇人足印，越是清楚，保護自己避免森林中危險之意，越是謹慎。到了後來，悲悼不已，又生出敵

憤心來，覺得不但殺琴痕之人，固然可殺；就是他的同類，也不能寬恕。因此不但德兵可恨，連德國全國之人都恨將起來。這個思潮一起，忍不住昂起頭來，向着長空皓月，詛咒那些無惡不作的德國暴徒，毀壞他安樂家庭。連他們祖先子孫，都一齊罵在裏面。還舉起兩手，立了個誓，從今以後，立志殺敵，除死方休。立誓之後，覺得精神爲之一振。他自從琴痕死後，百念俱灰，現在有了殺敵的這個目的，知道前面事業要自己處分的很多，頓時精神抖擻起來。太山的爲人，本來生長獸類之中，於文明社會禮教，非常嫌惡。這幾年來爲着深愛琴痕不能不強戴着文明面具，與社會上周旋；心底裏卻酷愛自由。現在琴痕既已去世，可以無需再去取媚世人。打算把從前爲琴痕裝點出來的各種文明狀態，連着衣服，一齊拋棄他。因爲從太山目中看來，文明的這一件東西，足以剝奪種種自由，一切言語思想動作，連着一個人的愛憎，都受他的約束。他所最憎惡的。第一件就是衣服。穿了上去，既不舒服，又是難看。看了衣服，就使人想起束縛人自由的繩索來。平時看着倫敦巴黎的人，寬衣博帶，在他們未嘗不自以爲美觀；在太山看來，卻非常替他們難受。常常覺得文明社會上，有種種作僞舉動，這衣服就是一種作僞的標記，不然，人身四肢百骸，是上蒼照着自己的狀態所構造，有什麼可羞之點，必定要用衣服去遮蓋他呢？在歐洲時節，太山去看那些豢養百獸，教他們演戲的地方，常常看見那些下等

動物，給他們矯揉造作，硬給他們衣服穿，太山很替他們羞恥。對於人類，也是一般。太山從小所見那些野獸都是不穿衣服的，所以有此心理。他生平最豔羨的：是一身強健的筋肉，同沒有絲毫缺憾的軀幹。有了這兩項，無論是人是獸，都足以使他欽敬。千思萬想，想不出何以穿上衣服，會比不穿衣服來得美麗的理來。還有一件最足以使太山反對的，是凡是挂着文明幌子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貪殘，自私，橫暴的。覺得他們的心地，反沒有自己生長之處那些獸類的光明正大。縱然自己的妻子，同幾個刎頸之交，都是文明社會中人，不能一概抹殺；不過除去這幾個人以外，簡直沒有一個可以深交之人。現在琴痕既死，文明社會已無可流連，悲悼之心，因為可以恢復自由，反而稍減。就着現有裝束而論：左股上懸着他父親遺傳下來的一柄獵刀；那張長弓，同一壺利箭，斜跨肩上；還圍着一條長索，這條長索，從太山看來，當他衣服一般，若是不帶着走，就同我們穿着汗衫在大街上往來一樣，非常難受；另外還有一支極重的標槍，這支標槍，不是握在手中，就是用一條繩縛在背上。本來他還有一枚鑲嵌鑽石的金匣，匣中藏着他父母兩人的照片，上面綴着一條金鍊，小時常常挂在頸上。後來因為敬愛琴痕，在未結婚前，已經將他贈給琴痕，表示自己敬意。從此以後，這件東西，常在琴痕項上挂着，太山自己就沒有了。在發現琴痕尸身之時，尸上並沒有這件東西，諒來已給殺人的凶手刮去，因

此太山此番出外，躡緝凶手以外，還抱着追尋這件東西的志願。那天走了半天，覺得有些疲倦起來，知道此番追緝之人，聲勢極大，要報這個仇，不能專恃臂力，也不能計較時候。好在自己是個無拘無束之人。只要能報這個仇，遲一天半天，都不在乎。並且在森林中的動物，只計算現在，並沒有將來，現在的時間，非常寬廣，今天有現在，明天也有現在，何必一定要急急呢？只用抱定一個復仇目的，遲早一定可以達到的。在先心中給悲悼之心迷住了，還不覺得疲乏，現在主意已定，頓時疲倦起來，揀了一株極大的樹，縱身上去。剛上樹頂，看見天上有許多黑雲，飛也似過來，把月影遮住。太山知道有大風雨來了。那時天空似墨，林中萬籟悉寂，時時有猛獸往來之聲，若是換了我們在這種時候，宿在這種地方，不知要嚇到怎樣，太山却一些不怕。雖是如此，却非常謹慎，遇到有猛獸走來，他必定先行躲開，在尋那大樹之時，一次遇見前面有一頭獅子在那裏蹲着；又有一次，撞到一頭犀牛，都給他先事預防，躲開了。等到了那株高樹上，那時月光盡入雲中，風聲怒號，吹得森林中的樹頂，像萬馬奔騰一般，把林中別的聲音，悉行塞住。這株樹是太山常來休息的，在一個樹杈上，蓋着個很安適的小巢。雖然天昏地黑，看不出什麼，却還知道方向，一納頭逕向那樹杈邊攔去，剛到跟前，鼻腔中嗅到一般氣息，條地站穩腳頭，又用鼻子一嗅，叫聲「慚愧！」趕忙向下面一縱，縱上一株橫枝，從那株橫枝上，

又攀到別枝上去，幾次攀援，去那個樹杈已遠。諸君看到這裏，一定要問太山究竟爲了什麼這般驚惶失措？不要忙，聽我道來，原來太山走到樹杈邊，就嗅到一般虎味，仔細一聞，果然不錯，所以匆匆走了。現在已到樹杈上層，還聽見下面有猛虎咆哮之聲，從上面望下去，我們雖看不見，太山却看得清清楚楚。原來他常行休息的巢中，伏着一頭猛虎，到了上邊，知道猛虎已無能力追來，聽見那頭虎在下面咆哮，太山咽喉中也發出一種很低很嚴肅的咆哮聲音來。這個咆哮，是警告那虎速行退避，這是人猿太山巢穴之意。不料那虎一些不肯退讓，反把猙獰的臉仰起，向着太山怒目而視。惹得太山勃然大怒，慢慢順着樹枝溜下去，到了緊對下面猛虎伏着的枝上站住，一手握着那柄獵刀，這柄獵刀從前太山仗着他稱霸森林，不知殺了多少仇敵，不過遵照森林公例，不是爲獵取食品，同排除情敵，輕易不許殺害生靈的，若爲着意氣用事，只許虛聲恫喝，苟其不得已爭鬥起來，最好是用爪牙兩項，當時太山想用虛聲嚇掉他，故意把身子俯下去，大喝了一聲，激得那虎直坐起來，泚着牙望着太山。那時人虎的臉，相距不過幾尺；太山又咆哮了一聲，用刀背在虎頭上打了一下，用猿語喝道：「我是人猿太山！這是太山的巢穴。快走！不走，我要殺你了。」他的話，那虎雖是不明白，却也知道這一頭沒有毛的巨猿，想攆走他，捨他這最好的地盤。從虎目中看來，這個地方非常安穩，還可以在此靜待

別的動物前來送死，因此捨不得走，奔雷掣電似的，把身子向後一挫，舉起巨爪，向太山臉上抓去。這只爪非常鋒利，若是給他抓住，準要把太山的臉抓個稀爛。不料太山早就預備，等他抓來，早就躲開。那頭虎抓不着太山，纔站住腳，太山的標槍尖早向他面上刺來，那虎却也利害，一扭頭早給他躲開了。戰端一開，人虎兩個又對吼了一回，一遞一聲，愈叫愈響，激得那虎狂怒起來，站住腳，把身子一縮，想撲上樹去，捉拿太山下來。不料剛要上去，太山標槍又向他面上刺來。試了幾次，都是如此，沒法想，心中又怒不可遏，繞着灣徑向太山站的枝上爬來。看看相距不遠，既不知道太山本領，看着太山爪牙都不鋒利，還以為今天這一仗，一定可以佔取勝利，不但可以報仇，還可以飽餐一頓。不料一上那株樹枝，人虎分量太重，那株樹枝，慢慢向下沈去。虎向前一步，太山向枝頭退縮一步。那時風勢更猛，林中的大樹都吹得亂晃，何況橫枝呢？天色昏黑，時見電光，太山一壁退着，一壁還趁着電光，用標槍刺那虎臉。激得那虎直向樹頭追來。起初還容易走，後來風勢愈猛，樹枝愈細，臉上又受了不少槍傷。有些支持不來。太山知道時機已到，趁着一個霹靂，狂喊一聲，挺着獵刀，直撲上去。那虎嚇了一跳，站住腳，等候太山。太山知道他爪牙利害，遠遠向上一蹤，輕輕蹤上虎背，舉起獵刀，向他脅下刺去。那虎被刺，又氣又痛，不覺發起狂來，大叫一聲，直掀起來，想把太山掀下地去，不料沒有把太山掀下，自己

的身子却往下直落下去。想抓住樹枝，已經無及。只聽得唵喇喇一陣亂響，連人帶虎，落下地去。太山知道這是生死存亡關頭，既經到此地位，不能不爲生存競爭，等虎落下去，他緊緊勾住虎身，虎落平地，像貓一般，張開四爪，一些沒有受傷。不過他背上壓着一個太山把他壓得伏下地去。太山趁勢又把獵刀向他脅下刺了一下。他拚命想掙扎起來，纔站起來，又伏將下去，不多一回，太山在他背上，覺得他已經絕了喘息，知道是死了。那時雷電交作，雨下如注，太山起來，用腳踹住虎，仰起頭來一聲長嘯。這是巨猿們告捷的常例。既經逐掉侵佔自己巢穴的敵人，目的已達，在樹下採了一大捧鳳尾草，冒着雨爬上樹去，在那樹杈巢中，先鋪了鳳尾草，躺下去，在身上也蓋了些，以避風雨。纔闔上眼，在烈風雷雨之中，竟鼾鼾睡着了。

第二回 探邊營拋燈驚敵帥 雪遺恨俘虜喂山王

那雨足足下了二十四小時，最大的時候。奔騰澎湃，同潑下來似的。這一鬧，等雨止之後，所有林中尼印，都沖刷得乾乾淨淨。天明就道，太山又冷又急，止不住咆哮起來。在林中走着，同失了羣的猛

獸一般。森林中動物，給大雨一淋，本來一個個都在那裏打戰，嘈嘈雜雜的在隱僻所在擠着，見太山聲勢洶洶的撞來，都有些害怕。不但獼猴們吱吱喳喳的到處亂竄，就是獅虎們都不敢出頭。等到紅日東升，太山身上給曠曠日影一射，纔有了些暖氣，精神慢慢恢復過來。饒是如此，抱着毀室之慚，志切復仇，還是怨氣冲天。認定方向，往南追趕，想訪尋德人蹤跡。到了德屬東非洲吉林曼嘉羅大山西面，怕有不測，繞大灣走山的南麓，想依着鐵道，向丹喀去。這也是太山同人類社會周旋得到的經驗，知道劫掠太山莊的這股德軍，要歸入大隊去，一定藉鐵道運輸。找到鐵道，或者可以得到一些消息。走了兩天，在吉林曼嘉羅南坡，隱隱聽見東方有些重礮轟擊之聲。那天下午，天氣本來不好，長空中密佈着濃雲，纔經過一條極窄的山峽，已經有一點兩點的雨點，打上他赤裸裸的肩上來。把頭洒了一洒，咽喉中咆哮一聲，因為前幾天給大雨淋够了，想找一個避雨之所。不過出了山峽，礮聲越發清楚，知道英德兩軍正在激戰，很想兼程前進，看個下落。一念想起，前面同德人交仗的。是自己本國人愛國心般，很是覺得榮幸。不過轉瞬之間，又搖着頭喃喃的道：「不對！人猿太山並不是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是人類，太山却是個白猿。」雖是這般說，想起前面捨命同德人爭持的軍隊，煞是可敬。就是自己厭惡人類，也不能不生敬愛之心。只可惜他們都是人類。不是大猿而已。想到這裏，又喃喃的道：

「明天就向礮聲起處，找那些德兵便了。」主意已定，立刻向四處找尋躲避風雨之所。不多一回，在山峽北面，一座峭壁之下，找到一個很低很窄的洞口。知道若是山洞，一定是個獸穴，拔出獵刀，逕向洞邊走去。到了地頭，看見洞外同別處一般，散堆着不少大石。心中一動，暗暗打算，若是洞中沒有獸類，地方寬敞，很可以作為自己的休息之所。只用把洞外石塊，堵塞洞門，躲在裏面，又隱密，又安全，也省得在樹林中挨那無情風雨。有了這個所在，縱有絕大風雨，也是無妨。還有一件最可愛的，洞中有一道清泉，涓涓不絕的流出來，似乎洞內飲料，可以無慮，可以無事外求，想到這裏，伏下地去，嗅那洞口土地，纔嗅一下，不覺低低咆哮一聲，一掀上唇，泚出牙來。低低的道：「這是獅穴呀！」太山雖是知道是個獅穴，却不知道獅子在裏面沒有。想進去攷查一下。所以並不中止他的進行。只苦於洞口極低，進去時節，只能蛇行匍匐着進去。怕有不測，先向各處用嗅覺，視覺，聽覺，偵查一下。只纔爬進洞去。一到洞中，隱隱看見對面遠遠露出一點天光來。纔知道這個洞，是兩頭通的一條甬道，並不十分黑暗。留心觀看，並沒有獅子。就很謹慎的向光明處爬去。還怕前面有獅子阻道。到盡頭處却是一片絕大空曠之所。四周圍着峭壁，高入雲霄，並沒有別的出路。原來是峭壁中間一個深谷。那片空地有幾百尺長，五十多尺寬。從形勢上看來，一定是洪荒時代，給山水冲刷出來一個巨穴。那個山洞，就是水

的出口。年代久了，陵谷變遷，水流枯竭，只剩下一道淺澗。吉林曼嘉羅山勢本高，一年四季，山頂都有積雪。按此山高約溶化下來的水，就在峭壁上流下來。積成一個小潭，就是這淺澗的來源。曲曲彎彎，流出洞去。空地上有了這道水脈，受他的潤澤，遍地都是細草。中間還長着一株絕大的大樹。草地上縱橫狼藉着許多巨獸的骨殖，中間還有幾具人類的髑髏。太山喃喃的道：「原來是一頭吃人的獅子。從這些骨殖上看來，他盤踞此洞，已經多年。今天我太山要借他此地休息一夜，縱然他凶猛，只能在洞外咆哮一回而已。」口中自言自語，在各處攷查一回，覺得這個地方，非常幽靜，非常高燥，很是滿意。折身回到洞口，正想出去封閉那邊洞門，省得獅子闖入。不料纔到洞邊，忽然聽見一種奇異聲響。趕忙縮回去。留心觀看，不多一回，洞中伸出一個絕大的獅頭來。披着一頸子的黑色長鬣，睜着一雙綠中帶黃的怪眼，望着太山低低吼了一聲，上唇一掀，露出一口極鋒利的長牙來。太山吃了一驚，仔細一想，自己本想在此安睡一夜，料不到他來得這般快，眼看着要成爲畫餅了。不覺勃然大怒。喝道：「你這個萬惡畜生！我是森林大王人猿太山。今夜我要在此過夜哩。你給我快走。」太山這般講，那獅子並不退却，反而狂吼一聲，逼近了幾步。太山惱他的面色猙獰可惡，拾起一塊石子來，向他臉上砸去。獅子的個性，同人類一樣，各個不同。也有給人家這般一嚇，嚇得他掉過身子就跑的。太山在

森林中混得久了，常常遇見這種獅子。今天也想用這個方法，嚇退獅子。不料大出他意料之外。原來太山那塊石子，扔中了獅子鼻尖，這一處是獅子全身最嬌嫩之處，給石子一砸，砸得他怒不可遏。把長尾往上一豎，狂吼了幾聲，像特別快車的機關車似的，向太山直撲過來。還虧得太山站的地方，離那株大樹不遠，看見他發起威來，知道不妙，趕忙掉轉身向樹奔去。不等他到，縱上樹去，到最高一枝上坐定。用種種言語辱罵獅子。獅子見太山跑上樹去，氣得繞着樹亂吼。那時雨勢漸大，認真的銀河倒瀉似的落將下來。太山高踞樹巔，一些沒有遮蔽，很使他感受不快。心中異常生氣，不過生氣雖是生氣，知道這頭獅子，非常凶悍，要降伏他只有出於爭鬥一法。看他那種凶猛，爭鬥起來，想佔勝利，很是不易。因為想爭一夜安樂，同那不可必的命運戰爭，也是無謂。這樣一想，頓時盛氣悉平。還希望他給雨淋不過，自己退進石洞去。那知他一些不怕，還是不斷的在樹下繞着。還走了幾步，要抬起眼來望望太山。太山見了這個形狀，知道從石洞逃出去，是絕望的了。只有另想別法。向那圍着的峭壁上找尋出路。這種峭壁，若是我們平常人遇見了，一無法想。太山却是生長在山林中的，爬山越嶺的本領，與別人不同。四周一看，早就看出壁上有幾處足以容足。只用獅子離開樹下，就可以冒一冒險，縱下樹去，從壁上逃生。回耐那頭獅子，只是不走。太山給雨淋得渾身冰冷，非常難受，於是又想下去同

他拚命決一死戰。正在躊躇，忽然那頭獅子像記起了什麼東西似的，一轉身頭也不回，鑽進洞中去了。太山等他進洞，也不再事游移，縱下了樹，飛也似的上峭壁去。不料那頭獅子也安着誘敵之心，他纔進洞去，立刻退將出來。看見太山已經下樹，掣電似的追來。虧得太山脚步快，獅子纔退出洞，太山已到壁下。此時也不能再顧什麼，飛步上壁。若是徹天之倖，得有容足之所，就可以從此逃生，若是天雨石滑，一失足跌將下去，準是個死。因爲獅子一到壁下，一落下去，就得齧他牙爪。狸奴似的，拚命向上。一口氣跑上三十多步，找到一個可以插足之所，纔敢迴頭向壁下觀看。只見獅子怕給太山逃了，也努力往壁上追來。只苦於身子過重，纔跑上一二十步，一失足立刻像皮球似的滾將下去。幾次都是如此，太山知道可以無慮，慢慢向峭壁頂上爬去。雖是有幾次非常危險，居然給他掙上了壁頂，立定脚步，拾起一塊石頭來，扔了獅子一下，只纔揚長而去。從峭壁仍舊折回山峽，那條路還容易走。到了山峽，又聽見礮聲。正想就此長行，忽然起了一個念頭，臉上露出一派笑容。折身躡回獅洞外面，側耳而聽，好一回纔動手把獅洞外面的巨石，一塊塊疊起來，把洞口塞住。到將近塞到洞頂，獅子聽見聲響，趕將出來，看見洞口將次塞滿。又從裏面望見太山，又狂怒起來，暴雷似的吼着，又用前爪拚命想抓開石塊。那種吼聲，若是給我們聽了，一定要魂飛魄散，太山却一些不怕，從小在他義母長毛鬚

繫的懷中睡着，夜間常常聽見；後來在森林中往來，也沒有一夜不聽見的。餓獅哩，怒獅哩，失戀之獅哩，種種獅吼，從太山聽來，同我們聽見大道上汽車號角一般。當着路，一定趕緊躲開。若是我們在這傍站着，却儘他叫去，一些也不擔心。太山那時的心理，也是如此，知道洞口塞的石頭，非常結實，獅子萬萬攻不出來，所以儘他發威，他還閑閑的一塊塊石頭砌將上去。等到將次完工，在石隙中向獅子嬉笑道：「你這吃人的惡獸，從今以後，怕再也吃不到人了呢。」當晚太山找一個山岩之下，可以避風雨的所在，睡了一夜。次晨起來，打了一只野獸，吃了一飽，立刻就道。森林中生物，向來慣例，吃飽之後，必得甜睡一覺。太山却沒有這種惡習。這就是太山同他種生物一種絕大的異點。那天遠地裏的礮聲，時作時息，太山留心諦聽，大概日出之後，黃昏時分，最為緊密。一到夜間，就鴉雀無聲。第三天午後，遠遠望見一隊開赴前線的軍隊。看去像是出來掠食的，大隊之中，夾着許多牛羊。那些本地的輸卒，一個個擡着糧食。頸上都用長練牽聯着鎖住。全隊兵士，都是德屬非洲土人，穿着德國軍裝，軍官却是白人。太山在樹上來往視察了他們兩小時，却沒有給他們看見。太山仔細看他們軍裝上的符號，完全同理在自己莊上，給他挖出來的死尸符號不同。知道莊上的事，不是他們幹的。因此也不肯露面。胸中雖抱着洗盡德人的宏願，在未經懲治殺害琴痕，蹂躪太山莊的凶犯以前，深恐洩漏消息，

還不願動手，等那筆帳結清以後，纔可以見一個殺一個。既是存心找上他們去，諒來也是不難。等到逼近前線，所見的軍隊越發多了。汽車隊哩，牛車隊哩，由一隊隊獨立團押着，運載子彈向前線去。從前線載受傷的軍士回來。太山在路上已經越過一條鐵道，知道這些傷兵，一定由鐵道運向丹喀一帶近海地方醫院去的。黃昏時分，已到鏟山。在鏟山脚下隱僻去處，給太山找到一座大營，抄到後面去看，步哨很少。守衛的兵士，都不在崗位上。守到天黑，很容易的給他蛇行匍匐而前，向那帳篷外竊聽消息。打算進行復仇的計劃，聽來聽去，聽到一處，圍着些士兵，在那裏談笑。正是談的與太山莊有關係的話。太山伏在帳後，側耳細聽。只聽得有個人笑道：「華齊禮人同魔鬼一般，真也會打。不過我們究竟比他們利害。一個個給我們殺了。我們得手之後，營長纔進來親手殺那女子。講起營長，却也可笑，我們在裏面動手，他拚命在外面高聲吆喝。自己却不進來。郜思少尉比較上要勇敢些，他是進門去的，站在門內吶喝着，傳達他營長命令，聲音却也不低。那一個受傷的華齊禮少年，不就是郜思少尉，教我們將他用刀釘在起居室門上的嗎？那個少年，受傷已重，掙扎不來，釘上門去，痛苦不堪，那種形狀，非常可笑，同行的兄弟見了，一陣狂笑。現在想起來，還宛然在目呢。」太山伏在帳後亂草中，聽得清楚，知道這講話之人，正是劫掠太山莊的餘黨，腦筋中不知打什麼主意，臉上露出些獠笑之

色。還是一聲不響，伏在那裏，灰色眼珠，却注射帳前，偵查動靜。不多一回，聽着那講話的士兵，站起來告辭，原來他是別帳中來的。出了那個帳篷，向後面走來，在離太山伏的地方十多尺遠近過去。太山不再游移，暗地裏跟着追下去，到一處僻靜之所，在後面猛地一撲，將那人放倒地下，雙手一摺頸子，那人已經叫喊不出。縱身起來，把他拖入林中，放了手，用土人的話低聲喝道：「不准嚷！」那人一壁喘着氣，一壁用驚惶失措的目光，打量這拿他的人。看見太山赤身裸體的凶相。記起方纔摺他頸子的手勁，同拖他進林的膂力。知道太山力氣不小。既經給他拿住，要想逃走，是不能的了。所以索性躺在那裏，聽憑處分。太山見他不再抵抗，問道：「你們同華齊禮人打仗，那個手殺莊上女子的白種兵官，姓什麼？快些供來。」士兵掙扎了半天，纔掙出聲音來，答道：「是史鄴圖營長。」太山道：「那廝現在那裏？」士兵道：「他上此地來的，或者在大本營呢。今天晚上大本營有軍事會議，大部份軍官都上大本營聽令去的。」太山道：「既如此，你起來引我上大本營去。你得仔細，不許聲張，若是洩漏我的行藏，我就要追你的命。」士兵沒法，只得掙扎起來，在前引導，繞大灣向大本營走去。有幾次撞見前面有人走動，都預先藏匿起來。走了一回，走到一處空場上。堆着一大堆乾草的草包。在拐角處，士兵指着遠處一座兩層樓房道：「那就是大本營，守衛很多，關防嚴密，過去幾步，就得給人看見，當奸

細拿住，不很穩便。」太山揣度情形，也知道再同士兵一起過去，也是不便。望着士兵沈吟了一回。放低聲音惡狠狠的問道：「那個華齊禮人華新保。是你幫着將他釘死在門上的嗎？」士兵一聽，知道不妙，渾身打戰。跪下去申辯道：「這是長官的命令，概不由己。」太山詰問道：「誰教你動手的？」士兵道：「部思少尉，他也在此地哩。」太山猶笑道：「我一定去找他。不過你是幫着釘死華齊禮人華新保之人。他在那裏受苦，你還在一傍狂笑哩。」士兵聽了，知道這是宣佈他死刑的一個判決書。嚇得倒在地下，動彈不來。太山俯身下去，也不再說什麼，一把掐住他頸子，只把手指一緊，那士兵一聲也沒有哼，已經氣絕。太山雙手舉起那個尸身，在半空中舞了三個圓圈，一鬆手，扔入遠林去了。只纔向陸德將軍大本營後面走去。後面的步哨，只有一人，太山伏下地去，像林中獸類似的，匍匐而前。留心看那步哨目光射過來，他就伏着不動，像石頭一般，等他迴過臉去，立刻努力前進，等到相距咫尺，就停住了，等待時機。到那個步哨迴過身去，太山從地下縱起來，輕輕趕到背後。伸過鋼鉗似的雙手，上去只輕輕一扳。可憐那步哨連太山的影子都沒有看見，給太山掐死了。藏起尸身，放大了胆，徑向大本營走去。走到後面一看，樓上並沒有燈光，樓下却有兩間房內有燈。一間在前，一間在後。前面一間很大，擠着不少軍官，有來回走着談天的。也有坐在那裏繕寫軍書的，窗戶洞開，他們的談話，太山

聽得非常清楚。都說德軍在非洲很佔優勝，只不知歐洲方面怎樣。紛紛的在那裏猜度大軍幾時可以進巴黎。還有人說，聽說皇帝已經移蹕巴黎。聽他們講到比利時人，卻沒有一個不痛恨的。太山對於這些事都不很注意，所以也不去再聽。後面那一間房子，比前面那一間略小。中間一張大公事桌邊，坐着一個相貌雄武，身材高大的紅臉大漢，正是陸德將軍。他的幕僚，都在後面各人自己桌上辦公。陸德公事桌前，站着兩個軍官。陸德一壁問他們的話，一壁捧着桌上放的那盞油燈，在那裏玩。正在那個時候，一個副官，敲門進來報告道：「戈翠姑娘報到。」陸德道：「教他進來。」說着，向面前站的兩個兵官點了點頭。那兩個兵官行了個軍禮，退出去了。他們纔走，姑娘已經進來。他一進來，陸德的幕僚，都站起來，向他行禮。姑娘也微微一笑，向大眾招呼。太山看他雖是穿着一套材料很粗劣騎馬服裝，衣上臉上籠着不少塵土，相貌很是靚麗，年齡很輕，估量過去，至多不過十八九歲，孌孌婷婷，向陸德公事桌邊走去。陸德已經起身相迎。戈翠在懷中掏出一束摺疊得很好的紙來。遞過去。陸德接在手中，殷勤讓坐。就有一個幕僚，送過一張椅子來，讓戈翠坐下。室中鴉雀無聲。陸德打開紙來，一頁頁仔細默誦。太山留心觀看室中諸人，穿營長服裝的，卻有兩個，只不知那一個是史鞞圖，不肯冒昧動手。這個戈翠大概是諜報部中人物，一定在英屬非洲當間諜的。雖是個少年美女子，從他行爲

上定罪，應當處以縊首之罪，只他籍隸德國，就是該死的。不過自己目前要找史鄴圖，還沒有工夫，管這些閑帳，暫且饒他。陸德看完報告，向戈翠道：「很好。」立刻又吩咐手下副官，傳史鄴圖少佐來聽令。太山在窗外聽見少佐的稱呼，不覺毛髮森如，暗想這史鄴圖就是殺琴痕的凶手，怎樣升了官了呢？難道就因為手殺琴痕一件事，論功行賞，纔升官的嗎？仇人將到，報仇雪恨，即在目前，只得安心守候。那副官出去傳史鄴圖，陸德無事，就同戈翠談起戰事。太山從他們言語中聽來，德軍在東非洲的兵，比英軍來得雄厚，戰事起後，英軍損失很大。太山藏在一大堆灌木叢中，他可以望得見室中，室中的人，卻看不見他，就是外面有人走動，也是看不見太山。所怕那個步哨忽地不見，倘有巡邏的軍士，或是來換班的走來，不見了他們同伴，一定要聲張起來。這一聲張，一定要到處搜尋，那就糟了。暗暗禱告，但願史鄴圖早一些報到，正在着急，那個出去傳令的副官進來，後面跟着一個穿少佐服裝，中等身材，虎鬚倒豎的一個軍官，大踏步走到陸德面前，站住了個軍禮報到。陸德點了點頭，向戈翠道：「戈翠姑娘，我給你介紹介紹。這一位就是史鄴圖少佐。」纔講到這裏，太山再也按捺不住，縱出灌木，搶到窗口，用手一按窗檻，跳入房中。陸德等見平空跳進一個赤身裸體的蠻族來，都嚇得呆了。太山趁他們驚呆的時節，搶到陸德面前，用手一揮，把那只油燈，搶在手中，向陸德身上砸去。陸德吃

了一驚，向後一讓，用力過猛，連人帶椅，倒下地去。有兩個副官見了，搶步上來，想捉拿太山。太山早作準備。等他們上前，抓住一個，提將起來，向後面那個扔去，把兩個都打倒地下，動彈不來。戈翠看見太山那種凶猛，縱身起來，貼着牆壁站住。全室之人，頓時騷亂起來，大聲招呼衛兵進來拿人。太山的目的卻在史鄴圖一人身上，目光始終沒有離開他一步。看見室中的人不敢近前，上去一把抓住史鄴圖的頸子，抗上肩頭，旋過身去，給大家一個措手不及，縱出窗外。抬頭向四周一看，殺死步哨的事，尙沒有發覺，帶着史鄴圖落荒而走。不多一回，已到方纔殺死士兵的草堆後面。史鄴圖給太山一把頸子，掐得暈了過去。到了此地，方纔將他放下，隔了一二分鐘，史鄴圖迴過氣來。太山低喝道：「不許嚷嚷了！就掐死你。」仍舊將他提起，直到出了步哨線，纔把他放下，押着他向西走去。走到夜半，已經走過鐵道有幾里路，纔把脚步放慢下來。史鄴圖不知太山是誰，爲什麼將他拿住？一路上喃喃咒罵，想問出一個原因來。不料太山只是不睬。饒是恫喝他，他的答語，就是用標槍向他，不致命所在戳來。太山的趕逐史鄴圖比趕逐犬豕，還要殘忍。因爲從太山目中看來，史鄴圖虐殺琴痕，行爲比犬豕還要卑劣，所以對待他的手段，也格外殘酷一些。但是他雖然拿住了史鄴圖，用怎樣方法收拾他，纔可以報仇雪恨的計劃，還沒有計算起來。到了目前，纔思索這個計劃收拾的結局，當然離不了宣佈死刑，

不過入手的方法，應當怎樣呢？論太山的素性呢，他本來是個英雄，向來講一刀一槍決鬥，從來不肯把無形的苦痛給別人受，因此關於挫折別人的詭計，一些都沒有。這一次還是他初次，也知道就是殺他，還不足蔽辜，因為燒得琴痕那樣，琴痕死的時候，一定非常苦楚。只是要太山照樣收拾他，太山也辦不到，也不過使他肉體上受些報復，精神上還是沒有受苦。想不出計較，只有沒命的督促史鄴圖進行。整整走了一夜，這一夜，史鄴圖真是難受，最使他難受的，就是太山給他個不開口。用盡種種方法。詰問哩；哀求哩，凡是史鄴圖一開口，太山就用標槍尖亂戳，戳得史鄴圖遍體流血，痛楚非常。累得他後來走路都走不動了，不過跌下地去。總是給太山使標槍戳他站將起來，直到次日黎明，太山纔想到一個復仇方法。這個方法，也是他驟然間想起來的。想到之後，頓時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來。既經有了打算，就想找一個地方休息休息，好讓那個俘虜，養足精神，去受那苦楚。前面橫亘着一條溪流，認得是前天經過地方，常有獸類在此地，出沒飲水。若在溪邊埋伏，準可以得到很鮮美的食品。用手招呼史鄴圖教他不許亂嚷。兩個人悄沒聲兒向溪邊走去，太山眼快，早就在那獸跡縱橫的小徑上，看見有幾頭鹿飲完水，剛要入林，趕忙把史鄴圖推入灌木叢中，自己縱上樹去守候。史鄴圖看見這種舉動，很是驚愕。黎明之後，也曾偷偷的打量這一語不發的捕獲他的人，猜不出這個白種蠻族，

究竟是何等人物。在草堆邊，聽他講的幾句極流利的德國話，還是上流文人談吐。卻爲什麼舉動這般獷野？看他蹲在那裏，簡直同猛獸一般，看着令人生怖。史艱圖並不知道太山要來行獵，看着那靜止形狀，同彫像似的伏着，很是不解。不多一回，聽見下風頭來了一派獸蹄雜沓之聲，迴頭一看，原來是鹿羣來了。第一頭，是一只老鹿。昂然從道上過去，一些沒有覺得附近有什麼危險。老鹿之後，就是一頭極肥的小鹿，纔從身畔過去，樹上發聲像猛獸行獵時的猛喊，那頭小鹿直伏下去，背上添了一個太山。這一下嚇得史艱圖魂飛九霄，幾乎失聲叫將起來。正在驚愕，眼看着太山一動手，已將那鹿殺死。自己割了一塊心愛的肉吃着，把剩下的，全給了他。史艱圖生起火來烤着，飽餐了一頓。吃完之後，就在溪邊躺下睡一覺。到下午起來，從新催着史艱圖西行。史艱圖不知太山押他上什麼地方去，很是着急。伏在太山身邊，叩問拿他的理由，要太山寬恕他。太山只是不睬，拚命在後面督促。稍行遲緩一些，還是照上天一樣，用標槍亂戳。直到第三天正午時分，纔到地頭。太山慢慢押着他上山去。山路崎嶇，他覺得非常難走，好容易走到一座峭壁上面，太山站着脚，教他往下去看。史艱圖依言一看，看見下面有一個絕小的深壑。壑中長着一株樹。曲曲彎彎流着一條溪水。壑中地上，綠沈沈的長着些草。太山使手勢要他下去，他退縮不前。給太山一把抓住，拖到壁上。喝道：「快下去！」這是三天之

中，史鄴圖第二次聽見太山講話。聽着聲音，看着神色，雖是害怕，知道要躲也決計躲避不了。只得硬着頭皮，預備下去。正想動脚，太山又把他叫住道：「且慢！我教你下去的原因，不能不告訴你。我就是英國灰石爵士。你在華齊禮部落中殺死的一個女子，就是我的夫人。我拿你來的緣由，現在諒來你也明白了。快給我下去。」史鄴圖跪下去求道：「我並沒有殺害你的夫人，請你恕我。我不但沒有殺他，連這件事我都不知道。」太山見他這般說，還以為幹殺人勾當之人，一定會撒謊。暴躁起來，舉起標槍來喝道：「不必多言，快給我下去。」史鄴圖還是喃喃的哀求。太山用標槍戳了幾下，他沒法想，從地上起來，慢慢向下走去。太山也跟着下去，到難走之處，還提攜他。到離地不過幾尺，太山站住，教他靜靜聽着。指着對面峭壁下一個石穴道：「那個石洞中，藏着一個餓獅。你下去之後，若是能够趁他沒有出來，爬上樹去，你還可多活幾天。不過幾天以後，你飢渴難忍，拉不住樹枝，跌下樹來，那就要喂那一頭獅子了。」說着把史鄴圖往下一推。大聲道：「快上樹去。」史鄴圖知道不妙，戰戰兢兢向樹奔去。將到樹下，石洞中忽地暴雷似的狂吼一聲，飛也似鑽出一頭餓獅來。那時史鄴圖離樹還有幾碼，獅子已經追來。太山看那情形，唇上露出笑容來。還算史鄴圖脚快；給他暫且躲過。等太山爬上峭壁頂上，只聽見下面餓獅怒吼聲，同史鄴圖痛罵聲，攪成一片。覺得人聲比獸聲還要慘厲。低下頭

去一看，看見史鄴踮高踞樹頂，那頭獅子靜靜在樹下守候。太山看了，很爲滿意。抬起頭來，望着日光。喉中吐出一聲長嘯，以表勝利。

第三回 屠鬣狗林表奮雄威 謁元戎營中逢舊雨

太山收拾了史鄴圖，心中還覺得餘怒未平。也知道要報這個仇，除非把幾百萬德人，殺個乾淨，方纔快意。不過德人衆多，太山一個人究竟殺得完殺不完，即使殺完，他的心愛的琴痕可以復生不可以，這卻是個絕大關鍵。在鏖山下德國大本營中，聽得英國軍隊在非洲方面，損失很重。在聽的時候，自思琴痕已死，自己同文明社會上關係已斷，不願再做什麼人，還是返本歸原，做個巨猿，來得逍遙自在。現在史鄴圖已經授首，心中更是滿意，也懶得再去問信。繞過吉林曼嘉羅大山，想一路行獵向北非洲去。不料所走的路，都在大軍爭戰線內，獸類早已遠颺，心中又不快起來，無意中又想起史鄴圖那天從峭壁上看着他高踞樹巔，樹下伏着那頭餓獅，從理想上推度過去，他在樹上爲飢渴所困，精力一天衰弱一天，一定有一天跌下樹去，在將落下之前，知道一落下去，必果獅腹，心中一定異

常難受只不知獅子等他不下來會退進石洞去不會史鄴圖會趁獅子回洞當兒下樹向溪中飲水解渴不會？若是他下樹這些德國兵官走路非常笨重，一定有許多聲響，獅子聽見，一定從洞中復追出來。史鄴圖餓了幾天，一定再也爬不上樹去。獅子一到，就可以送他上天去了。太山胡思亂想，又從史鄴圖想到英國軍隊去。他想要自己雖是很圓滿的報了這個仇，非洲地方，卻有不少英國軍隊，在那裏受苦，並且受的又是德國人的苦，想到這裏，把本來昂着的頭，慢慢低將下去，喉中又吐出咆哮之聲來。太山雖拚命想做巨猿，無論怎樣，卻不能不自認是個英國子民。既是自認是英國子民，明知同國軍隊，在那裏受異族蹂躪，何忍逍遙事外，在附近地方行獵，不去拔刀相助呢？這樣一想，頓時生出一種救助同國人的敵愾心來。改變方向，徑向德軍大營走去。雖然還沒有決定怎樣協助英軍，卻知道一到前綫，準有機會可以阻撓德軍進行，同破壞他們計劃。他這往回一走，那個封鎖餓獅的小洞，是他必由之路。從山峽裏走着，忽然記起史鄴圖好奇之心，又把他敵愾心戰勝。跑上峭壁去，往下一看，史鄴圖已經不見，樹上是空的了。獅子也不在外邊。拾起一塊石子，往下一扔，谷碌碌正滾到獅子潛伏的洞口，石子剛到洞口，獅子已經出來。可憐獅子同從前大不同了，兩星期前初封鎖在內，是毛片潤澤很雄壯的，現在卻瘦骨支離，連走路都走不動了。太山喊道：「那個德國人呢？從樹上跌下來

時候，還可以嗎？餓瘦了沒有？」獅子聽了，咆哮了一聲。太山接着道：「奴邁獵語獅也我看你是餓了，把穴中的青草同可以齧得到的樹皮都吃淨了，你還想吃德國人嗎？」說着，笑了一聲走了。走着也覺得有些飢餓，在一株樹下，撞到一頭鹿在那裏睡覺。蹇過去將他殺死。就蹲在鹿邊，一塊塊肉割下狂啖。正握着一塊骨頭，細細咀嚼骨上的肉。忽然聽見自己背後，彷彿有只野獸，輕輕的走來。迴頭一看，卻原來是一只鬣狗。拾起地上一根枯枝，向他擲去，喝他快走。不料那只鬣狗也餓極了，自顧身材很大，有些膂力，所以反望着太山狂嗥了一聲，繞着灣走着，聲勢洶洶，大有覓便進攻之意。太山深曉鬣狗們情性，知道爲飢餓所迫，所以如此。他的那種舉動，是預備抖擻精神，向上來襲擊，這也是看出自己是個人類，以爲人類都是怯懦的，因此一些沒有畏懼之心。若是他捨命而來，倒不能不事防範。慢慢把背上揹着的標槍。趁鬣狗掉過身去，卸將下來，放在手邊。還是若無其事的咀嚼那骨頭上餘肉。兩只眼睛，卻目不轉睛的留心鬣狗動作。他久居森林，天天要遇見這種同樣的危險，從太山目中看來，簡直同我們在田莊上，熱鬧街道，遇見同類一般，一些不怕。並且按照森林慣例，慢說他是森林霸王，不怕異類，就是獅虎犀象，也有保衛自己獵到的食品特權。不過遇到強有力的敵人，卻也可以放棄一部份所有權給他，並不算失敗，所以設或有獅子來向太山爭奪，太山也可讓他一步。因爲森

林中勇敢的生物，都是聰明的。明知爭奪起來，必有一個損傷，又何苦爲了口腹之奉，使自己生命上有危險呢？講到那只鬣狗，卻也非常乖覺，本來他早就要撲上來，只因聽見太山人類喉中發出獸類的咆哮聲音來，看不出太山究竟是人是獸。從前在土人村落中，也攻擊過人類，婦人兒童不用說，就是男子圍着火坐在那裏，他一闖過去，也沒有不望風而逃的。不料這個人卻一些不怕，並且不但不怕，反倒咆哮起來。從那咆哮聲音聽去，簡直同獅子發威一般，並不是人類的驚喊。所以那只鬣狗，反有些害怕起來。太山吃饱之後，正想站起，把骨頭扔給鬣狗，剩下來的鹿，也給他吃，好讓自己走路。忽然記起那頭餓獅，提起殘鹿，放上肩頭，也不顧鬣狗，徑向山峽走去。這一下把鬣狗鬧得氣極了。跟在背後一陣狂嗥。後來迫於飢餓，深恨太山把殘鹿全都帶走，連嘗都不讓他嘗嘗，彷彿把他口中的食搶去似的，也就不顧利害，隨後撲來。太山腦後雖是沒有眼睛，知道鬣狗必有這種舉動，扔下殘鹿，舉起標槍，旋身過去。握槍的手，向後一歪，再向前一伸，把渾身的力仗全都放上標槍去。那支標槍就像電光似的，脫手而出，直奔鬣狗。準頭真準，鬣狗從後面撲上來，剛好標槍刺過去，從肩窩裏直穿進他肚子去，悲號一聲，隨槍而倒，眼見得是死了。太山上去抽出標槍，把他連殘鹿一齊抬起，向峭壁上走去。到了上邊，往下一看，看見那頭獅子，還在樹下伏着。太山叫了他一聲，他聽見人聲，慢慢的從地上

掙扎着站起來。認得太山。雖是疲乏不堪，還掙出一種很慘厲的吼聲來。太山很可憐他，把殘鹿同鬣狗尸身，好好從峭壁上拋下去。叫道：「奴邁你吃罷，我將來還要你用你哩。」說着，見獅子見了食品，精神頓時健旺起來，縱上鹿身，大嚼起來。太山也就走了。第二日，走到一處地方，已經望得見德兵前線，繞上一個樹木茂盛的橫嶺去，往下一看，正是德國軍隊的左翼。德軍前面，就是英軍前線，從太山潛伏之處，看那戰地形勢，在別人看去，無論是誰都看不清楚，太山的視覺，本來是超人的，在森林中又受了特殊經驗，所以從太山看來，瞭如指掌。德軍的機關礮，安置得非常巧妙，若從英軍方面看過來，簡直偵查不出藏匿的地方。德軍潛聽機關，也是設到火線中隙地上。正在觀看形勢，忽然在太山潛伏所在下面山岩中，飛出一聲槍聲。那時戰地上槍炮之聲極緊，在別人萬不注意，太山卻頓時留意起來。知道那山岩之中，一定伏有伏兵，目不轉睛的留心那處動靜，想偵探那放槍人真確所在。第二槍放出來，認明地點，飛身下去，山路瑣瑣，非常難走，太山像虎豹一般，一些不怕，雖不知踹的地方，是平地不是，卻步步留意，決不使踹下去。踹到石子枯枝，發出些微聲響，這也是太山生平的絕技。走了一回，經過一叢灌木，在一個很低的峭壁上往下一看，看見相距十四五尺地方，有一個德兵躲在一大堆亂石同密樹叢中，向英國軍隊射擊。那斃槍法極準，一槍槍射出去，都是從自己軍隊頭上飛

過去，卻一些不傷自己的人。那支火槍，也是特製之品，射擊力極遠，上面裝着極準確的目測，身邊還放着一個望遠鏡。太山往下看的時候，他正在舉起望遠鏡向英軍前面偵視，不知他是看上一槍的效果呢？還是另覓新目標！太山跟着他向英軍前線看去，覺得這廝所估的形勢很好，若是有這種火槍在身邊，英軍方面很有許多弱點，可以攻擊。看着那廝放下望遠鏡，從新舉起火槍來想打，不料纔把火槍舉起，半空中太山已經落將下來。悄沒聲兒，那廝也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平空將他按倒，鐵鈞似的幾個手指，把他的咽喉掐住，他拚命掙扎，也掙扎不來。不上兩分鐘，太山已經將他掐死。扔下德人死尸，伏下他潛伏之所，向下一看，原來相距不遠，就是德人戰壕，官長兵士，在壕中往來，都看得很清。戰壕之前，藏着一尊機關炮，藏得非常嚴密，射擊起來，英兵很感痛苦。太山拾起那支火槍，看了看給他打死的那個德人，目光又轉到德國戰壕去。把槍上的目測挪了一挪，端起槍來，放上右肩窩，把機括一扳，太山槍術很精，幾年來有朋友到非洲行獵，用的都是新式快槍。太山對於獸類是除去獵食品同自衛，不肯妄殺的。見了這種火器，卻也時常練習，目力既強，腕力又非常堅定，起初雖然不能取準，後來居然可以隨便擲一件東西上天空中，不拘大小遠近，都可以打到。無形之中，給他習會了槍術。從前不肯傷害獸類，現在因為深恨德人，居然打起人來。撥那機括之時，唇上露出一絲笑容，那

一顆槍子出去，直奔德國戰壕之前，竟把德軍一尊機關炮打毀了。接着又把幾個炮兵，在三分鐘以內掃淨。纔把末一個打死，戰壕中兵官，已經看見機關炮炸燬，炮兵一個個倒地，很爲不解。從戰壕中帶着三個下級軍官出來攷查。太山怕洩漏機密，不敢再向那兵官射擊，省得給他們看出破綻來。知道機關炮所在地，除去本隊之人，別人都不知藏匿所在，不是有奸細在本隊之中，決不會受英兵炮擊的。自己不露踪跡，好讓他們庸人自擾，禁亂自己秩序。所以又把槍上目測挪了一挪，把右首最遠的一尊機關炮又炸燬了，炮兵也打個乾淨。在幾分鐘以內太山不動聲色，毀了德國兩尊機關炮。附近戰壕中兵士，不知所以，都紛紛擾亂起來。太山趁勢又打死了幾個。這一來，德軍方面纔斷定是個深知內容，瞭悉戰壕情形之人，在那裏搗亂。一窩蜂向戰壕前隙地上瞭望。有一個軍官，靠着一垛齊胸口的矮牆，舉起一個望遠鏡來，向面前看視。不料腦後飛來一槍，把他打死。那顆槍彈穿過腦殼，落入面前戰壕之中。德人纔知道這顆槍彈，是從後面來的。有一個精細的兵士，拾起那枚槍彈來，仔細一看，認出是德國製造之物，不覺吃了一驚，同大家一講，一齊伏在背牆之下，派人四面傳信。不多一回，各戰壕中兵官，都靠着背牆，分頭用望遠鏡偵查這行凶之人。果然利害，太山藏匿之所，竟給他們看出破綻來。有一尊機關炮，已經在那裏掉過太山這一邊來，還沒有放好，炮兵一個個都給太山打

死，不過炮兵雖死，那些兵官，用武力逼迫着別的炮兵上前，繼續工作。同時還有兩尊炮，也掉過來了。知道事機已迫，此地不能久留，開一槍又打毀了一尊炮，扔下火槍，悄悄走了。他走之後，不到幾分鐘，炮彈飛蝗似的向他方纔離開的地方打來。德人怎會知道太山早就走了，徒然耗費炮彈呢？太山一壁走，一壁喃喃的道：「他殘殺我的華新保，這一來他們損失卻也不少，似乎可以雪恨。只有琴痕的仇，却有些不容易報，就是把他們全國之人殺完了，也報不過來哩。」那天晚上，太山乘着黑夜，越過德軍前線，同英軍步哨線，逕入英軍前線。不但沒有人看見，連影蹤都不知道，羅德山第二師大本營，離前線很遠，在敵兵偵查不到的隱僻所在。營中燈燭輝煌，賈沛爾大佐，坐在一張案前。案上擺着一幅戰時地圖。大佐指着圖，同幾個兵官在那裏談天。他們坐的地方，上面低蔭着一株大樹，案上點一盞燈，地下種着一堆火。那時德國飛機都在歐洲前敵勤務，非洲一只都沒有，所以大佐放心生火，不怕給敵人看見。他們講的是敵兵人數過多，處處佔着優勝，英軍只能僅僅保守原有地位，一步不能發展。幾次攻撲，想沖出前線，都給敵人用重兵相壓，退將回來，還受了絕大損失。最足以使大佐不安的，就是敵人藏匿戰壕前的那些機關炮。言語之間，常常提及。一個少年軍官道：「今天午後，不知怎樣，炮聲忽地靜了一回。我瞭望了一回，也看不出究竟爲了什麼。只覺得他們左首戰壕，很起了些騷

亂，似乎後面有人在那裏攻擊。那時我曾經飛報大佐，諒來大佐還記得起來。那時他們的炮門，確是向着後方，並且後方常有烟塵飛起，彷彿有炮彈爆裂似的。只不知究竟是什麼理由。」剛說到這裏，他們頭上樹葉微微一動，縱下一個裸體的人來。大家不認識太山，都按住手槍站起來。看見是個筋肉強壯的白種蠻族，非常詫異，都呆呆望着大佐。大佐詰問道：「先生！你是何人？敢於擅入此地。」太山道：「我是人猿太山。」有個少佐叫道：「啊！灰石嗎？」說着，上前要同太山握手。太山也認識，欣然同他握手道：「原來是裴師威。」少佐向太山請罪道：「方纔乍一見面，我委實不認識你。上一次在倫敦同你見面，你穿着夜禮服，同現在的裝束，完全不同。這個諒來你也承認的，不能見怪。」太山微微一笑，也不再多談。轉身向大佐道：「各位的話，我都聽見。我纔從德軍陣後來，自問可以相助。」大佐聽了有些躊躇，目視少佐。少佐會意，趕忙上前同太山介紹。太山也把自己此番出來協助德軍的理由，陳述出來。大佐聽了問道：「這樣說，閣下是來投軍的了。」太山搖頭道：「我並不是正式加入。不過我能够自由出入德軍，無論何時，都可以用我個人的戰略，協助各位戰敗這些德人。」大佐微微一笑，搖着頭道：「這個恐怕不能像你說的這般容易罷。上星期我手下有兩個諜報部的軍官，都是確有經驗。沈毅勇敢的好男子。就是想潛入敵營，死在敵人手中的。你怎樣能夠如願呢？」太山

道：「難道德國前線，比英國前線，還要難進嗎？」大佐剛要回答，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滿面驚疑的問道：「不錯，誰帶你上大本營來的？誰放你經過我們步哨的？」太山道：「我從德軍前線，越過你的步哨，就到此間。不信你去向各營兵士問去，有人見我沒有？」大佐道：「究竟是誰同你來的呢？」太山見他苦苦追問，有些不悅。挺身而立，慨然道：「我是一個人來的，你們文明社會中人，一進森林，就得身死，比起獼猴來，他們比較上還聰明些了。我不懂你們爲什麼至今還能够生存。大概還是人數衆多，器械精良，還恃着些理論的力仗，纔逃了性命。其實有什麼實力呢？若是我有幾百頭巨猿，有了你們的智識，早就可以把這些德人趕入海中。還算你們僥倖，巨猿們沒有智識，不然非洲全部，休想有一個人跡，不過這都是些廢話，不必再去提他，你究竟要我相助不要？你要知道德軍機關炮藏匿之所不要？」大佐聽到末了幾句話。當然是欣然求教。太山走到案前，把那幅地圖仔細一看。指出三處地方。並且特別指着一處，向大佐道：「這一處是德兵的弱點。因爲據守此地，都是士兵。不過前面管理機關炮，都是德兵。倘若——你等一等，我有方法，你可以派兵去佔領這條戰壕。再用他們自己的機關炮，攻擊他們右翼。」大佐笑着搖頭道：「你說得太容易了。」太山道：「我去幹這件事。非常容易。可以不廢一顆槍彈，驅逐那些士兵，出那一處的戰壕。生長森林之中，林中生物，同這些土人的情

性，我所深曉。你瞧我罷。現在我要走了。下一次再見。說着，掉過身去要走。大佐攔住道：「且慢！我派人送出去。」太山笑一笑揚長走了。他纔離大本營，迎面來了一個身材瘦小的人，披一件很厚的軍官常穿的外套，領子圍起，一頂軍帽卻低壓眉頭。從火光中交互着過去，太山看那人容貌，覺得有些似曾相識。以爲是在倫敦見過的，也不以爲意，匆匆出去。越過營壘，一路上竟沒有人見他過去。這一天他在吉林曼嘉爾太山走着，差不多走了一夜。所走的都是生路，不過依理想上揣度過去。他所需要的東西，一定是在那樹木茂盛的峻坂上纔有。所以不走原路，專走這一邊。走到離黎明還不上三小時，鼻腔中嗅到一種氣味，知道是距離目的地已近，縱上一株高樹去睡了。

第四回 棄人用獸太山建功 入塹折腰部思授首

太山一覺醒來，天已大明，把四肢伸了一伸，用手指掠一掠頭髮，輕輕縱下樹去，立刻依着上一夜嗅到的氣息，徑向一個山谷邊走去。到了谷上，知道相離不遠，從低蔭谷邊的樹上，向下看去，下面果有許多野豬在內。御下肩上背着的那張大弓，挑了一支箭，搭上弓弦，拽足弦，照着一只極大的野

豬射去。口中還銜着一支。第一支纔出去，第二支已經又跟着射將出去。兩支箭射死了兩頭野豬，豬羣中頓時騷亂起來。都不知敵人潛伏之所，無從躲避，全都呆了一呆，隨後繞着谷底亂跑。這一來，又給太山射倒了四頭。他們看勢頭不好，纔一陣狂啼，旋風價躲進豐草中巢穴裏去了。太山等他們走完，從樹上下去，先把未曾嚙氣的殺死，然後把他們的皮，一只只剝將下來。他剝皮手段很高明，手脚又快。普通文明社會中人，做事時節，都愛哼小曲，打唿哨。太山卻沒有這種習氣，這也是從小在森林中過慣了，所以與他們不同。森林中生物，春期成熟之時，大抵都愛嬉戲。過了那時，就逐漸嚴肅起來。以巨猿而論，也是如此。而公猿比母猿尤甚。大概年齡愈大，性情愈形激烈。這也是在森林中，不免要常鬧飢荒。到那個時候，爲各個餬口計，不得不同伴侶爭那分所應得的食物。因爲生長森林的，都把行獵作爲天天唯一的課程。既把這件事作爲課程，當然不能輕視。所以太山在那裏，剝那六只野豬的皮，心底裏覺得自己所抱的目的，非常滑稽，止不住要笑。臉上神色，卻異常嚴肅。並且把聽覺嗅覺，格外靈敏一些。眼睛手指雖是忙着剝皮，兩耳同鼻觀，卻很忙碌，向各處偵查，有無敵人踪跡，不多一回，給他在風中嗅到一股氣味。雖是沒有目覩，卻已知道，有一頭母獅嗅到新宰豬肉香味，從下風頭尋來。一凝神早就嗅出獅子的遠近。那時已把五頭野豬的皮剝下來，正在剝第六張。他一些不着

忙。只把那五張已經剝下來的皮，拖到身邊，在那株枝葉扶疏的大樹下，靜靜的工作。獅子未到左近，一些不忙，只把聽覺注意獅子行動而已。等他那第六張皮剝下來，獅子已到背後叢草之中。纔站將起來，把六張豬皮，一只豬身提起。母獅從樹中出來時，他縱身一躍，已上大樹，隨手把豬皮搭在一株橫枝之上，靠着樹幹坐下。把帶來的豬身，割下一塊後腿上的肉，送入口中。一壁細細咀嚼。一壁偵查獅子舉動。只見那一頭母獅，到了外面，望着樹上，低低吼了一聲，立刻抓住太山扔下的豬身就吃。太山見了，臉上露出一種貓笑。記起以前，同一位著名的獵取獅象之人，閑談獸類的個性。那人說，獅爲獸王，非自己所殺，是寧死不吃的。這種無稽之言，別人聽了，或者還會相信怎可以騙太山呢。太山久在森林，深知獅子們迫於飢餓，連死尸都吃，何況其他，也曾同那人爭辯過幾次，後來見那人成見過深，也就罷了。閑言休表，且歸正傳。太山果腹以後，立刻收拾那些豬皮。那些豬皮尺寸極大，很爲結實。先在每張皮上，用刀割下半寸寬的許多皮條，就用那些皮條，把兩張皮縫在一起。在邊上每距離三四寸，鑽一個窟窿，用皮條穿起來。用力一收，做成一只絕大的豬皮口袋。把那四張皮，另行照樣做四只小口袋。做好之後，把吃剩下來的豬肉，在樹杈上皮好。抗起所作的口袋，採了一只大而多汁之果，砸了獅子一下，纔從樹上徑往西南奔去。不多一回，已到封閉獅子的谷上。輕輕走近谷上峭壁頂，向

下一看，卻不見獅子蹤跡。側着耳聽了一聽，又用鼻子嗅了一嗅，雖是聽不見什麼聲音，卻知道獅子一定還在下面穴中。他很希望獅子在穴中打盹，好下去相機行事，不至於給他聽見，做了準備。偷偷的從壁上走下山谷去，到了距離百尺左右，站住脚步，又用聽覺視覺，偵查獅子動靜。一到谷底，那時形勢非常危險。倘能在獅子未醒以前，趕到樹下。他的計劃，方纔不致失敗。這也是上一次經驗，所以這般細心。因為峭壁下面，有六十餘尺光滑如鏡，不能着腳。上一次上去，非常艱苦，經過一次，不到萬不得已，決不願再受此險。因此一到谷底，抗着口袋，徑向那株樹下走去。走了一半，還不見獅子蹤跡。抬頭看那株樹，已經給那頭餓獅，咬得不像樣子。不但樹皮盡去，連木頭都給他咬去不少。縱身上樹，坐定之後，不覺有些懷疑。還不知獅子究竟還在穴中與否。深恐久閉穴中，發起威來，將那一邊封閉之物，給他沖開，逃了出去。還怕他是死了。不過這末了一層，太山非常放心。因為不多幾天以前，還喂他一頭鬣狗，一頭鹿。獅子體質壯碩，決不就會餓死。谷中溪水長流，也不至受渴。正想冒冒險，上他潛伏所在找他。轉念一想，與其冒險，不如喚他出來，主意已定，低低的咆哮了一聲。聲音剛絕，獅穴中起了一種異響，緊跟着那只獅子，從穴中直竄出來。那時已經瘦得走都走不動。一眼看見太山，肌膚充碩，蹲在樹上。認得這個就是封禁他在谷中之物。並且知道這個東西，非常可口。狂吼一聲，撲上樹

來。所苦身子太重，兩次蹠上來，雖都給他抓住下面橫枝，身子往下一沈，依舊跌下樹去。每一次跌下去，怒氣愈盛。吼聲震動山谷。太山以逸待勞，靜靜坐着觀看。不但怕，還時時用種種方法，去撩撥他，惹得他在樹下亂跳。這樣一來，把獅子飢疲身中一些力氣，完全使盡了。太山纔從樹上站起，卸下肩上的那條長索，打了個活扣。左手整理好繩索，緊緊握住。右手提着索上活扣，兩只腳踹住兩個橫枝，背脊緊靠樹幹，準備停妥。只纔又去撩撥那頭獅子，惹得他又向枝上縱來。太山趁他上來，把活扣落將下去，正扣住獅頸，把握繩的左手一拽，將獅子的頸緊緊扣住。等他落下地去，只有兩只後腿落地。太山慢慢扯住繩子。向枝頭拖去。直到把獅子的後腿拖離了地，四個爪子抓不着樹幹，只纔把繩子在枝上緊緊拴住。先把豬皮口袋扔下去，自己也輕輕下地。獅子吊在枝上，非常難受，拚命用前爪把索子亂揪。知道若是不趕緊動手，索子就要斷了。趕忙上去，先用大口袋撐開，罩上獅頭。罩好之後，用力一收，將袋口收在頸上，用皮條緊緊縛住。縛得緊緊的，一些不使鬆動。隨後又用皮條，把他四爪也縛在一起。這個工作，煞是危險。獅爪猛利，太山的皮膚，幾乎給他抓爛。五只口袋剛正套好，獅子已無掙扎之力。太山怕他氣絕，趕緊上樹，把索子一鬆，輕輕把他放下地來。自己跟着下樹，把獅頸活扣鬆開，又用刀將皮袋近獅眼之處，挖了兩個窟窿。一則可以使得他看得見外面東西，二則可以放他呼吸空

氣，見他不能掙扎，就把那縛着皮條的四爪上，把那四個口袋，給他每個爪子套上一個。後面兩只爪上套的口袋，不但捆得結實，還用皮條穿住袋口，繞膝而上，緊緊將膝蓋縛住。前爪上也是如此。這樣一來，把這一位雄冠百獸的山王，鬧得同鹿豕一般，一些發不出威來。紮裏纏了，他漸漸蘇醒過來，喘了一回氣，掙扎着想站將起來。只苦於四條腿，緊緊綁在一起。饒是那頭獅子筋力強壯，捨命的掙，只掙不開。掙了一回，那時力氣已經回復，狂吼起來。一壁吼，一壁亂掙。鬧了許久，鬧得精力俱盡，慢慢鎮靜下去。太山等他照樣鬧了幾回，知道時機已到，用繩子將他頸子縛住。這一次並不用活扣，只鬆鬆的縛住，以備牽引。把那一端緊緊拴在樹上，拴好之後，纔把綁他四足的皮條割斷。獅子覺得四足已可自由，就地一滾，站將起來。因為爪上套着口袋，不很舒服。四只腿分得很開，一只只提起來亂洒，想洒脫上面的口袋，只洒不了。後來又把前爪舉起來，想抓脫頭上套着的東西。太山深怕給他抓掉，枉費心機。所以挺着標槍，站在一邊，靜觀變化。幸虧太山紮得很緊，饒是獅子利害，只掙扎不開，氣得他亂撲亂咬，亂抓亂滾。知道是太山幹的，還向太山攻撲。不過繩子一頭拴在樹上。幾次撲來，太山站得很遠，獅子都給繩子拖住。太山過去，用標槍桿把他頭上打了一下。獅子人立而起，舉着前爪，想打太山。給太山握着拳頭，向他耳上一拳，打得他滾在一邊，氣都背了過去。等他醒來，重又上前，太山照樣

又是一拳，打了他四次，獅子知道是遇見了主人，也不再抗拒。太山過去，他雖是喉中尚有咆哮之聲，身子卻只向後面退縮。太山曉得是訓伏的了。扔下獅子，跑進獅穴，把通山峽那面的洞口中，自己塞在那裏的石塊撤去。折回山谷，向樹下走來。獅子力乏，見太山出去，伏在當道休息着。見太山向他走去，喉中發出一種洪怒之聲。太山上去，一拳把他打開。走到樹邊，把繩子解開，趕着獅子進洞出山峽。這個獅子怎樣肯答應呢？不過人類的器械，究竟利害，獅子幾次反抗，都給太山用標槍戳去，將他戳退。費了半小時的光陰，纔將他趕入洞中。一進了洞，獅子在前面，太山在後面，那就容易辦了。一到他停步不前，太山就用槍尖，向他後股上一戳。吃了幾次痛苦，知道無術抵抗，簡直乖乖的向前走去。一到峽中，也知恢復了自由。這一喜喜得他抬起頭，把長尾一舉，飛步向前狂奔。太山挽住長繩，還沒有出洞，在地下蛇行而前。沒有提防給他這樣一拖，拖出一百多碼以外。臉上身上，給山石割破了不少地方。好容易拚命的將他拽住，掙扎着站起來，勃然大怒。在沒有起來以前，很想將獅子一標槍結果他的性命。還虧得從小受的教育好，從不肯意氣用事，破壞大事。忍了又忍，竟把這口氣忍住。既經安全出了山峽，趕着獅子，向目的地走去。一人一獅同走，是向來沒有的，真是開森林中歷史上的新紀元。不過起初非常艱困。起初獅子用強力反抗。反抗不來，又賴着不走。經了不少標槍尖的刺擊，纔將他劣

性除去，乖乖的聽憑指揮。走到天黑，獅子飢渴疲乏，不能再走。太山雖是知道，卻不敢把他頭上的口袋除去。只在近口處袋上，給他開了一個小窟窿，讓他喝些水。至於食品的話，只能從緩再說。放獅子飲水以後，將他拴上樹，自己出外找取食品，吃了一飽，上樹睡了。次晨起來，仍舊帶着獅子，長行在吉林曼嘉羅大南山。山下繞道東行，一路上林中生物，見他們倆個走着，老遠的就跑了。因為嗅到獅味，已經使他們驚避。何況這頭獅子，給太山裝扮得那種模樣。氣味雖像獅子，形狀卻目所未見的奇異。怕人。又給一個身材高大的白人，帶着向林中走來，怎樣使他們不怕呢。只有這頭獅子的伴侶一頭母獅，遠遠嗅到他丈夫的氣味，非常快樂。不過覺得這股氣味之中，夾着白人同野豬的氣味，深為不解，趕來偵視。太山同那頭同走的獅子，聽見一種悲鳴，知道有母獅前來尋覓伴侶。獅子的容貌雖極可怕，性情卻也有怯弱的。母獅胆子尤小。嗅到這種夾雜的氣味，很足以使他替丈夫擔心。發出這種聲音，是含着詢問之意。太山怕有疏忽，卸下肩上背的標槍，握在手中，準備迎敵。那頭同走的獅子，卻站住了，掉過那不自在的頭，向着母獅悲鳴之處，發出一種鼾聲。太山正想用標槍尖刺着，督促他趨行。不料母獅已經趕到，後面還跟着四頭公獅，太山吃了一驚，知道這時候同走的獅子，設或又反抗起來，一定要給那追來的五頭獅子圍攻，只得靜候變化。明知既有獅子追來，免不了有一場血戰，只

是獅性不同，不知他們追來，究竟抱着怎樣目的。再看那頭母獅，年齡還小，毛片非常光滑。四頭公獅，卻都在盛年，三頭的毛片不很華美。只有那先走的一頭，頸子上披着一頸子的黑色長鬣，走路時給風吹着，很是好看。母獅正相距百尺以外，即行站住。那些公獅，卻由長鬣的帶隊領着。那三頭越過母獅好幾步，纔一齊站住，豎起雙耳，個個目光中都含着驚詫神色。太山也猜不出他們心中抱着什麼主意。那頭同走的獅子，卻掉過身來望着他們，靜靜的站着。不多一回，那頭母獅忽地又一聲悲鳴。和太山同走的獅子聽着，一聲狂吼，拖着太山，向那頭長鬣公獅身邊直撲過去。長鬣公獅吃了一驚，也看不出撲他的是個什麼東西。咆哮一聲，掉過身去，就想逃走。累得那四頭獅子，也跟着逃避。最後走的，就是母獅。和太山同走的獅子，還想追趕，却給太山一把拖住。他憤怒已極，掉過身來，向太山發威，給太山用標槍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把頭洒了一洒，咆哮一聲，又使了一回性，只纔回原路前進。走了一小時，纔把怒氣平下去。那時獅子餓得不堪，雖是不願，卻給太山訓練得馴熟了，也不敢再行囂強，像一條獵狗似的，靜靜傍着太山走。避過德軍步哨，等到走到英國地界，天已昏黑。在英國步哨線外，把獅子拴在一株樹上，單身前進，穿營壘，直抵賈沛爾大佐的大本營。那時大佐又在那裏召集會議。太山同幽靈似的閃入人叢之中，大家忽然看見，半空中落下一個人來，都吃了一驚。後來仔細

一認，纔知道又是太山。見他這般自由出入，都面有笑容。大佐卻非常生氣，搔着頭喃喃的道：「那些步哨設着，同不設一般。應當槍斃一兩個，警戒警戒他們將來。怎樣堂堂大本營，可以隨意任人出入的呢。」太山聽了，微笑道：「大佐你不必抱怨他們，我是個汰蠻甘尼，並不是人。無論那一個蠻甘尼要進營來，都可以自由行動。你若是派蠻甘尼做步哨，纔足以避免這種危險。」大佐問道：「蠻甘尼是什麼人？既是你這般說，我們就去召募些來也好。」太山搖頭道：「蠻甘尼就是巨猿，是我的子民，你們是不會用的。這些巨猿宗旨不定，決不能使他專做一事。我對於使用他們，很有經驗，也可以游說他們，使他們來做步哨。不過來是一定可以使他們來的，在極短時間以內，一般也可以使他們興會淋漓的勤務。所恨爲時極短，等他們興會一減，他們竟會丟掉職守，上森林找食品去，同小兒一般，完全靠不住。他們至今不能進化，就爲了這一點。」裴師威少佐問道：「你叫巨猿是蠻甘尼，叫自己是汰蠻甘尼，怎樣分別的呢？」太山道：「汰的意思，就是白；蠻甘尼，就是巨猿。喀卻克種族，替我提這個太山，就是白飢的意思。因爲我義母卡拉，也是同喀卻克種族一般，渾身披着長毛。我小時飢腐似雪，假在義母的黑毛鬚髮的懷中，格外顯得白，因此都叫我白猿太山。他們叫你們，也是白猿的呀。」說着微微一笑。賈沛爾笑道：「灰石算了罷，不用同他計較，我也不去責備步哨。你能够在營壘中來

去自由，已具有超人本領。閑話少說，你上次來講的計劃怎樣？究竟你能够實行不能？」太山道：「現在那道戰壕，還由古蠻甘尼防守嗎？」大佐道：「古蠻甘尼又是什麼東西？那道戰壕還是士兵防守，古蠻甘尼是不是士兵呢？」太山道：「不錯，古蠻甘尼就是黑色巨猿。黑色巨猿，就是十人。」大佐道：「你預備怎樣着手要我們怎樣進取？」太山過去，指着地圖上一處道：「這是敵兵潛聽機關，中間藏着一尊機關炮。從這一處同後面戰壕，有地道可通。往來這條地道，就在此處。」說着，細細指給大佐看。接着道：「你給我一枚炸彈。你若是聽見炸彈爆裂聲響，就派大隊前來援助，不過不可過於匆促，只用緩緩前進，預計他們一到戰場中隙地，就可以聽得見，前面戰壕中騷亂之聲。聽見之後，還得掩旂息鼓，悄悄前進。還得請你警告他們一聲，我也在前面戰壕中，萬不願受本國軍隊的攻擊。」大佐吩咐人去取炸彈，緊跟着問道：「你沒有別的命令嗎？難道你預備單身去肅清那道戰壕不成？」太山獰笑道：「我並不是單身，不過我一定可以肅清得了的。若是你部下軍隊有那勇氣，也可以從潛聽機關地道中，進那道戰壕去。極遲在半小時內，便見分曉。大佐你可以下令了。」說着，揚長走了。出營之時，忽地記起，上次所見的那個身材瘦小的兵官。雖只在火光中交互着走過，沒有看清楚。仔細想來，他的容貌，同捉拿史鄴圖時候，在德國大本營中，看見的那個女間諜戈翠，有些相同，有些犯

疑。不過心中有事，也不去再事思索。匆匆越過英軍壁壘，抄過步哨，徑去找他拴在樹上的那頭獅子。太山過去，獅子正伏在地下。看見太山，站將起來，很悲慘的哀鳴了一聲。從那聲音聽去，簡直不是稱雄百獸的獅子之聲，有些像飢驅乞食的餓犬。太山不覺一笑。太山輕輕用猿語撫慰他道：『奴邁不要急，不久你就可以自由，可以果腹了。』說着，上去解開繩索，牽着獅子，溜進戰場中隙地。一到隙地，兩邊槍彈常在空中飛舞，間或夾着炮彈，所幸雙方炮彈槍子，都是向敵人戰壕中打的。所以太山一些不怕。獅子卻從來沒有這種經驗，時時低着頭，戰兢兢貼着太山而走，彷彿要太山保護他的樣子。人獅兩個，徑向德人潛聽機關所在之處走去。太山一手握着在英軍中取來的那顆炸彈，一手牽着獅子，到相距不過數碼，太山視覺靈敏，已經看見那個在機關炮邊瞭望人的頭同肩膀。把右手握着的炸彈，舉起來測準距離。兩腿一用力，站將起來，把炸彈向潛聽機關扔去。炸彈纔脫手飛出，趕忙從新伏下地去。五分鐘後，那個潛聽機關震天價一聲響亮，炸彈居然爆裂開來。聲音過響，嚇得獅子捨命亂奔，幾乎吃他跑了。還虧得太山早作準備，一把將他拖住。跳起身來，拖着獅子向前奔去。到了潛聽機關邊，往下看已無人迹。那個德兵站的地方，只剩下幾縷血肉。那尊機關炮，有沙袋擁着，一些沒有受傷。太山深悉那一聲炸彈爆裂聲響，後面戰壕一定聽得。知道潛聽機關出了岔，必然派兵從地

道過來救援。若不立刻下去迎敵，給他們上來，衆寡懸殊。煞是危險。拖着獅子下去。獅子膽小，賴着不肯走。太山沒法，只得從新上來，先將獅子推入穴底。穴底一邊，就是上戰壕去那條地道洞口，用力將獅子推進洞去。忽然想起一條妙計，旋身過去，把牆壁上的那尊機關炮，掉過來，也放在穴底，炮門向着地道口。佈置已畢，上去把獅子四足，同頭上套着的口袋上皮條，一齊割斷。手段敏捷，不等獅子醒悟，把所有口袋，悉行除下。然後盡力一推，把他推入地道。獅子還有遲疑。太山在後面用標槍尖，戳着趕着。等他走到不能退縮之所，纔行罷手。獅子在地道中，恢復了自由，慢慢向前走去，喉中發出哮咆之聲。及至嗅到前面有生肉氣息，頓時怒吼起來。太山拖着機關炮，在後面緊緊跟着。及至獅子同敵人見了面，太山聽得前面獅吼聲中，夾着人類悲號，不覺一陣猶笑。喃喃的道：「他們虐殺我華齊禮人，殺我莫維洛兒子華新保，我也使他們受些痛苦。」趕到戰壕之中，走將出去。抬頭向四面一看，竟不見一個人。走了兩道戰壕，都是如此。再走過去，那第四條防線，正是德軍精銳所在。太山過去一看，也只剩下十多個人，這十多個人，都給獅子截住在一個拐角上，跑不了的。獅子咬得性起，張牙舞爪的拚命亂咬。那些人看見獅子的聲勢，來得凶猛，嚇昏了頭，自相殘殺，爭着亂竄。有幾個索性冒着險，逃上戰壕去，向戰場中隙地上逃命。那些先逃走的，也是從那方逃走的。英國軍隊，從對方慢慢開上。

德軍這一溜戰壕來，遇見這許多人出去，一個個給他們解除武裝，作爲俘虜。士兵爲救死計，卻也帖耳受縛。這些羅德山第二師中健兒，拿雖拿住了不少俘虜，卻猜不出他們爲什麼，無故從自己戰壕中哭着喊着，逃避出來。爲什麼戰壕之中人聲嘈雜中，夾着獅吼。直到將近戰壕，纔聽得壕中來了一陣機關炮響。正在驚疑，忽然看見壕中，有一頭絕大的獅子，口中啣着一名德兵，縱將出來。掣電似的，向黑暗的深林中去了。再往前去，看見太山騎在一座橫牆上，面前放着一尊機關炮，開着機關，轟擊敵軍。太山正在得意，不料後面有一個軀幹雄偉的德國兵官，從一個地道中出來。在地下抬起一支裝好刺刀的火槍，慢慢溜到太山背後，英軍見了，都替太山捏一把汗，因爲奉到軍令，不敢開槍。又怕太山受害，狂奔而前，大聲警告太山。不料炮聲猛烈，竟把他們聲音壓住，太山一些沒有聽見，辜負了他們一番盛意。再看那個兵官，已上短牆，雙手端定火槍刺刀尖，指着太山背心。用足全力，向前刺去。不料太山果是利害，竟沒有遭他毒手。在刀尖相距不到半寸時候，太山忽地覺得，後面有人要下毒手。扔下炮，旋風似的掉過身來。一眼望見軍官的肩章領章，正同殺害自己莊子上的人，死在莊上的士兵一樣。知道蹂躪莊子，一定有他在內。不覺怒氣填胸，像野獸似的狂吼一聲，直縱起來。迎上去用手輕輕一格，像乾草似的，把他火槍格落。抓住那人，一口將他肩頭咬住。緊跟着兩隻鋼鉗似的手，將

他頸子一拔，向地上一擲。羅德山第二師的健兒，看着他把那人，又從地上抓起來，一陣亂洒。洒得那人雙目瞪視，牙齒咬得格格亂響，握着拳頭，把太山頭上胸前亂打。太山洒了一回，又把他旋過身來，站穩腳頭，用一個膝蓋，把那人背心頂住。一只手臂勾住頸子，向後慢慢扳去。那人站不住腳，撲地跪下。太山兀自不放，仍舊用膝蓋頂住他背心，手臂勾住頸子，向後彎去。那人起初還是悲號，後來忽地唵喇一響，像是身子折斷似的。太山一鬆手，那人身子軟洋洋倒將下去，竟是死了。那些羅得山健兒，見太山這般英雄，一齊擁上去，想替他歡呼慶祝。聲音還沒有發出來，忽地見他踹住那人死尸，仰起頭來，一聲長嘯。大家聽見這個慘厲的嘯聲，竟把他們的歡呼嚇回去了。再一看那被殺之人，正是德營部思少尉。太山嘯畢，扔下英兵，縱上戰壕，落荒而走，眨眨眼已經無影無踪了。

第五回 獲間諜太山退獅子 逃網羅戈翠擊人猿

東非洲的這一小支英軍，受了德人許多蹂躪，總算得了最後勝利。那些德軍陣勢既破，銳氣已挫，紛紛沿着丹喀鐵道，向後方退卻。英軍之所以得到最後的勝利，還是太山帶着獅子，那夜去一擾，

擾得德軍中士兵，站不穩腳頭。羅德山第二師中健兒，順勢佔了那道戰壕。就從那道戰壕上站住隊，用猛烈的炮火，攻擊其餘的戰壕。德軍抵擋不住，紛紛退避。形勢已失，沿着鐵道直敗下來。鐵道左近並無水泉，一路上荊棘叢生，走了幾星期，德國敗兵，很感受不少的痛苦。太山自從手殺部思以後，就潛蹤入德屬非洲去了。英軍方面，簡直沒有再見過他。因為許久不見，都替他擔心。就是賈沛爾也是如此。有一天同裴師威閑談，提起太山，還惋惜不置，愀然道：「我看灰石是被害的了。要捕獲他作爲俘虜，諒敵人也沒有這種能力。」他們雖在那裏悲悼太山，其實太山並沒有死。這幾個星期之中，他很安樂。還因此得到不少學問。各處偵查，德軍的編置整理，軍實的支配，徵募軍械的運用輸送，調查得非常清楚。時時用特殊方法，擾亂他們秩序，使他們不能安枕。那時他抱着一種目的，知道德軍方面，有個偵探，異常詭譎，第一次上德國大本營，親見這女偵探遞一束文件，給德國元戎。後來又見這女子，穿着英國軍官服裝，在英國大本營往來。把這兩件事合併起來，這個女子，一定是個德國間諜。太山想訪查他的蹤跡，生擒過來，解送英軍，抱了這個目的，所以常在德軍大本營左近出沒。一則探聽那女間諜的消息，一則竊聽他們軍事計劃，加以妨礙。第二件目的進行得非常順利。有一夜，他在一旅司令部左近，草叢中伏着竊聽。幾個兵官在那裏議論，幾禮拜以前，士兵戰壕，忽地發現一頭

餓獅，一個身材高大，裸體的白人。從士兵口中說來，這兩個都是林中魔鬼。他們都是德人，受過教育，有些不信。互相研究了一回，忽地有一個軍官失聲道：「呀，是了。那個裸體白人，莫非就是那天在大本營，攫取史鄰圖少佐的那個人。我至今還不明白，爲什麼他專同史鄰圖爲難。據那夜在座的人講，那夜他一進大本營，目光始終沒有離開史鄰圖身上。吉圖在他身邊，陸德將軍也在面前，他都不放在眼內，只去追捕史鄰圖，把他帶走了。至今沒有消息，眼着着已經遇害的了。」有一個軍官聽了，搶着道：「這件事內幕，營中只有史鄰圖蕪烈營長一個明白。一兩星期前，他同我講過。他哥哥的被擒，完全出於誤會。其中原因，直到獅子襲擊戰壕，郜思少尉給一個裸體白人殺死，那夜他方纔會悟過來。因爲郜思是隸屬史鄰圖一隊的，並且史鄰圖少佐被捕的那一夜，蕪烈營中一個士兵，給人在大本營附近，捩斷頸骨而死。從這幾件事看來，那斷要捉的是蕪烈，同他手下人，並不是他哥哥。他告訴我，陸德同他講，那天晚上，纔把少佐介紹着，同戈翠見面。史鄰圖的名字，纔吐出口，那個野人已經從窗中跳進來捉他。」那人剛說到這裏，忽地營邊草中，發出一聲野獸咆哮之聲。大家聽了，都吃了一驚，爭着問道：「這是什麼聲音？」目光都注射在草叢裏。書中交代，這一聲咆哮，是太山吐出來的。他聽見上一回扔給獅子吃的，並不是真正仇人。他的仇人，還逍遙事外。這一氣氣得他咆哮起來，露出

行藏。那些德國兵官，因為營中常有失蹤之人。那些步哨，也常自給人掐死。掐死的尸身，形狀非常可慘。頭上有巨指的血印，肩上有給利齒咬住的痕迹。現在聽了這咆哮聲音，恐有不測。都拔出手槍，目視草際，準備射擊。有一次草頭給風吹動一下，有一個兵官，用槍向着草中打了一槍。太山趁着他們騷亂，悄悄走了。十分鐘後，給他找到史鄴圖營長下寨之所。他的軍隊，都是士兵。晚餐之後，一個個躺在地上睡覺，也沒有營帳。那些軍官，都是有帳篷的。太山徑向帳篷邊走去。德軍因為太山常去騷擾，防守得非常嚴密，一有響動，立刻出哨搜捕。太山這一次探營，很是危險。他卻一些不肯退縮，潛踪而往，越過幾重步哨，逕到一個帳篷後面，伏在地下，側耳向裏面一聽。聽見帳中透出一種極自然的鼾聲，很為滿意，拔出刀來，割開後面絆帳繩索，掀開一些帳篷鑽將進去。聲音很輕，比風吹落葉，還要輕些。直到一張軟榻前，低頭一看，看見榻上睡着一個人。因為向來沒有見過史鄴圖，還不知道這是他，不是，不肯冒昧從事。想向他打聽一個明白，再行動手。上去握住那人肩膀一搖，把那人從夢中搖醒，咽喉中吐出含糊的抱怨聲音來。太山佈着他耳朵，低聲喝道：「不許嚷，嚷一嚷就取你的命。」那人吃了一嚇，閃眼一看，看見榻前站着一個赤身的梢長大漢。正待掙扎，太山一隻手早到，握住他的肩頭；一隻手把他咽喉一掐。喝道：「不准開口叫喊，只許你輕輕答我一句話。你姓什麼？」那

人見太山這種形狀，記起營中謠傳，同那些步哨的慘死，不覺打起戰來。顛巍巍的答道：「我是路寶，你要什麼？」太山道：「史鄴圖蕪烈呢？他的營帳在那一處？」路寶道：「他不在此地。昨天奉令，上威廉鎮勾當公幹去了。」太山道：「現在我不殺你，先上威廉鎮找史鄴圖去。若是他不在那邊，一定你撒謊哄我。那時我再來找你，取你的命。你知道我上次捉去的史鄴圖少佐，是怎樣死的？」路寶搖一搖頭。太山道：「我卻知道他死得真慘。大概你們這夥殘忍的德人，都夢想不到呢。現在我要走了，你給我掉過身去，伏在枕上，把眼睛蒙住，不許動，也不許作聲。」路寶依言伏好。太山趁他伏下去時候，溜出帳去，徑奔威廉鎮。這威廉鎮是德領東非長官避暑之所，太山是認識的。按下不表。太山在德營騷擾的時候，戈翠姓蒲石名正在林中迷失道路。他向來自負，出沒森林不會迷路的。不料在潘家坵同丹喀鐵道間走着，竟會迷失了路。明知威廉鎮在東南方面，在黑地裏走着，竟辨不出方向來。心中又是恨，又是氣。本來他在德國大本營，奉了命令上威廉鎮去，走的是一條極易辨認，軍隊常走的路。若是依着那條路，無論如何，都可以到那地頭。不料走了一回，前面有人迎來，送信說：「潘家坵西岸，有一支英國游擊隊，兵力很厚，直向南方而來，論不定來搶丹喀鐵道。」戈翠恐有疏忽，得到此信，一納頭向森林中走去。走了一回，天時雖早，日光卻給濃雲掩住，漸漸不辨方向。要找指南針，找了半天，

找不到，纔知是沒有帶來。起初仗着自己在森林中往來慣的，依稀彷彿的向西走去。走了半天，估計大概由此往南，可以避去英國的游擊隊。一心只在避免兵鋒上，努力前進。等他由南而東，已經找不出那條上威廉鎮的大道來。那時已到薄暮時分，任憑怎樣找，只找不到大道，心中漸漸焦急起來。他的馬走了一天，既沒有草吃，又沒有喝水。天色漸晚，知道這一回真是在蟲蟻飛舞，獸跡縱橫的荒林中，迷了路了。也知道想在昏暗的森林中，既不辨方向，又沒有嚮導，想覓路上大道去，煞是不明。不過要在這恐怖之區過夜，也萬萬不能。思想起來，只有努力前進一法。所幸膽子尚壯，暗想與其坐困在危機四伏的森林之中，不如冒險而前，或者還可希冀出險。走了一回，到天色將黑，走到一片空場，上面遍地淺草，疏疏朗朗長着些灌木，場中一簇小林，估量草色蒙茸，足供馬的食料。還有很高的一堆，可作臥榻。地下枯枝狼藉，可備種火之用，打算在此尖宿，次日再事長征。下了馬，卸下鞍轡，放在一株樹下，把馬就拴在附近。拾了不少枯枝，種起火來。天色纔黑，那火已經熊熊燒着。還拾了許多，放在一邊，預備隨時添增。佈置已畢，纔從食囊中取出些冷食來，胡亂吃些。又從水瓶中喝幾口水，因為不知道以後再向何處汲水，所以不敢多喝。自己既只喝幾口，他的馬是不必說，沒有水喝的了。仔細一想，心中很可憐那匹馬。他雖是個德國間諜，究竟年紀輕，又是個女子，因此有這種慈悲。那天空中濃雲

密佈，星月都是沒有，空場中只有這一堆火光。從火光中看去，除去附近的草同樹幹以外，其餘一無所見。場中萬籟悉寂，遠遠聽見些炮聲。因為相距太遠，饒是屏息而聽，也聽不出是在那一方來的。這個炮聲，從戈翠看來，非常鄭重，若是他沒有走錯方向，這炮聲一定從北方來的。只要聽得清楚，第二天即使沒有日光，也可以徑赴威廉鎮去。想到第二天，不覺打了個寒噤。在這獸跡縱橫之處過夜，不知還可以看得見第二天日光不能。想到這裏，又自己喚醒自己，千萬不可這般頹喪，自灰壯志。振作精神，唱着歌，把鞍轡挪到火邊。拔了許多草，厚厚舖了一個很安適的草舖，上面用馬上揭下來的氈毯一蒙。因為林中寒冷，披上一件軍用大氅，坐在舖上，靠着鞍轡，守此長夜。在一點鐘以內，岑寂深林中，只聽見遠地炮聲，同自己的馬鬣草聲響。隨後一里以外，飛來一聲獅吼。吃了一驚，用手按住身邊放的那支火槍，打一個寒噤，有些肌膚生粟。再聽那獅吼之聲，一回近似一回。仔細聽去，已經聽出獅子走來的方向。他在上風頭，雖沒有嗅到戈翠氣味，卻已瞥見火光，因此走來偵察。戈翠向着獅吼起來的方向，側耳而聽，聽了一小時，卻再不聽見有什麼聲音，雖是如此，也知道他已在那邊潛踪而來。望那森林，卻陰沈沈地，看不出什麼。那時幻想陡起，似聞足音。戈翠自己覺得，有些身上發抖。拾起火槍，放在膝上，準備射擊。忽地他的馬把頭一昂，鼻孔中發出一種異響。戈翠知道馬性靈警，也有所聞。

一聲驚呼，縱身而起，那馬聽見呼聲，旋身向他奔來，卻給拴住他的繩子勒住，走不到他身邊，又把身子迴過去，聳起雙耳，注視林中。照這種形狀，足足鬧了一小時光景，這一小時內，那馬還時時留心林中動靜。卻也古怪，只見那獅子出來。戈翠怕所種的火要滅，時時把枯枝加上去。走了一天，疲倦不堪，給熱氣一烘，有些睡思上來。覺得一雙不受指揮的眼皮，時時要闔將下來。雖是如此，卻不敢打盹，怕擢不測。站起來在火光中來回走了幾個轉身，過去撫摩着馬鬃，安慰他一下。仍舊回到草鋪上，靠着鞍轡坐下，打算明天上威廉鎮去的計劃。不知怎樣心思一定，竟睡着了。等他醒過來，恐怖的黑夜，已經過去，天已大亮。大概這一覺睡有數小時之久，火已成灰，他同那匹馬都安然無事，獅子也不見踪跡。還有一件喜事，是日光明媚，已可辨明方向。這一喜喜得他幾乎疑在夢中。匆匆吃了些東西，喝了幾口水，作爲晨餐。結束已畢，把鞍轡駕好，飛身上馬。纔上馬去，覺得自己像已到地頭一般。不料他災星未退，剛在那裏得意，草叢中有一雙炯炯目光，在那裏偵察他的行動。那目光射出來之處，正當他的去路。他策着馬，興頭頭向林中走去。林中小道上，蹲着一道巨獅，目光似炬，直射場中，擺着長尾，四個爪子，站得齊齊的，準備攻撲。戈翠的馬纔到林邊，獅子一躍而起，舉起鋼鈎似的巨爪，向馬的右肩上就是一掌。打得那馬吃了一驚，一旋身想向後面奔逃。不料用力過猛，站不住脚，撲地倒下。戈翠

來不及下馬，連馬倒地，一只左腿，給馬壓住，急切轉動不來。說時遲，那時快，獅子見這匹馬給他打倒，不肯待慢，撲上馬身，張開血盆似的巨口，把馬的頸皮一口銜住。只用幾酒，耳聽得那馬悲鳴幾聲，喀擦一聲，獅子已把馬頸咬斷。眼看着這匹忠心的馬，渾身肌肉震動幾下，竟給獅子咬死了。獅子見馬已不動，兩只前爪扶住馬身，目光卻向戈翠臉上射來。戈翠壓在死馬之下，抽身不來。只覺得獅子呼吸的熱氣，夾着身上一種奇臭，撲面而來，直刺鼻管。照這樣互相注視，究竟有多少時候，戈翠模模糊糊，也記不起來。直到獅子向他咆哮了一聲，只纔將他驚醒。他年紀雖輕，自戰事發生以後，爲祖國效力，出入沙場，也常常冒險。比較起來，以前的閱歷，都沒有這次的可怕。右首腰間，也掛着一柄手槍。這種軍器，用他抵抗人類，還是容易。若要藉他同獅子爭持，卻是不夠。明知一槍打去，不但手腕發抖，不能命中；反要招他發起威來。不過自己已經陷身死地，即使有人看見，前來相救，也難倖免。既是不能倖免，打算索性同他決一死關。主意已定，把眼睛挪開，避掉了獅子目光，暗暗默禱上蒼，想要上蒼垂佑，決鬪起來，死得快些，好少受些苦楚。戈翠在那裏這般着急，那頭獅子煞是奇怪，並不上來傷他。看了一回，又咆哮了一聲，低頭下去，咀嚼那匹死馬，並不再來同他騷擾。戈翠遲疑了一回，想把壓在馬身下面的左腿，輕輕抽將出來。卻因馬身沈重，不能如願。稍爲用一些力，又驚動了獅子，抬起頭來，向

他咆哮了一聲，含着呵叱之意，只得停止。那時只希望獅子飽餐以後，自己走開。不過究竟走的時候，肯扔下他不來咬死他不肯。還怕臨走時候，還要將馬的遺肢，拖入草中藏匿。拖去馬身，見自己還活在那裏，一定要來相害。戈翠在那裏愁腸萬疊的想，獅子見他不動，從新低下頭咀嚼起來，聲音非常慘厲，把戈翠嚇得什麼似的。以前也常常想，見一頭獅子，用火槍將他打死，嘗嘗獅肉風味。現在見是見了，卻不能動作，很是着忙。他的手槍，在馬上摔下來時候，皮帶一挪，壓身下。想拖他出來。身子一動，又把獅子驚起，條地站起，一只前爪按住馬身；把那一只，將戈翠劈胸一按，從新將戈翠按下地去，喉中連珠般吐出吼聲來。臉上同目光中，露出凶悍之色。停了一停，戈翠忽然聽出。身後發出一種怪聲。獅子也聽見了。抬頭一看，狂吼一聲，往後一縮。他那按住戈翠胸口的前爪一拖，把他胸口衣服撕開。還虧得皮膚卻沒有受傷。那個怪聲，原來是太山發出來的。太山剛從此地經過，眼看着獅子攻撲戈翠。既經認定，戈翠是個德國人，是個德國偵探，看見他在德國大本營中，呈遞秘密文件。又見他改穿英國軍服，在英國營壘中往來。就是給獅子吃了，也不爲過。所以袖手傍觀，不去救援。後來忽地想起，戈翠既是一個間諜，論不定知道些德國軍事上秘密。不如把他解上史墨麟將軍大本營，聽憑將軍訊問之後，再行槍決，也可以稅助祖國，好在這頭獅子，太山早已認識。在我們看來，獅子面貌都是一

般，辨別不出誰是誰來，從生長森林的生物，卻看得瞭如指掌。從他們看來，同人類一樣，面貌，身材，舉動，各各不同。最足以辨別者，就是氣味。獸類也像人類似的，各個有各個的特殊氣味。辨別這種氣味的嗅覺，林中生物最爲靈敏。諸君不信，我有一個絕妙的證據。這個證據，是人人看見，不過沒有留心而已。我說的證據，就是各家自己的狗。狗聽人家叫他，他認識聲音，一定抬起頭來觀看。喊他的人，若是他認識的，照我們人類已可以滿意。他卻不然，必定要來到身邊嗅上一嗅。氣味對了，纔同你親熱。別的獸類也是如此。從獸類方面看來，聽覺視覺都靠不住，只有嗅覺，可以有把握。他們既把嗅覺看得這般重，可見各個有各個特殊的氣味了。這頭獅子，太山認得，就是以前給他套豬皮口袋，用繩子牽他兩天，在德軍戰壕中釋放的那一頭。還知道獅子吃過他標槍尖風味，一定也記得他。所以一路走來，用猿語逐他開去。獅子見了太山的形狀，同聽到他講話聲音，還有握在褐色右手中的那柄槍，怎樣會不認識呢？所以見太山上前，他退縮着走了幾步。窄小的腦筋中，在那裏打算進攻，或是退避的主意。太山趁勢直逼上去，喝道：「奴邁，快走，不走我可又要用繩子拴你起來，牽着走，不給你東西吃了。你認識我這柄標槍不認識？這標槍的槍尖，曾經戳過你，槍柄也在你頭上打過。快走，我是人猿太山，難道你還不認識嗎？」獅子聽了，把臉上的皺紋皺了起來，幾乎把兩只眼睛，擠成兩道窄縫，口

中不住狂吼。太山把標槍尖刺過去，他舉起巨爪，打了一下，身子却往後倒退下去。太山走到死馬邊站住。戈翠見太山身材魁梧，會把一頭怒獅逐開，不知是何等人物，驚得呆了。太山等獅子退出幾碼以外，迴頭用很純粹的德語問道：『你受的傷重嗎？』戈翠道：『沒有事，只苦於一條腿，給我的死馬壓住，抽不出來。』太山道：『你再試一試。我自己都拿不定，可以約束奴邁多少時候哩。』戈翠依言，又拚命掙扎一回，却依然無用。仍舊倒下去，用手肘撐住道：『沒用，還是拔不出來。』太出慢慢退過來，走到死馬邊。一手握住標槍，一手拖起死馬。只一掀，戈翠趁勢抽出那條腿，掙扎着站起。太山道：『你還能走路不能？』戈翠道：『還能走路，不過有些麻木，傷却彷彿沒有受傷。』太山道：『既如此很好，你給我慢慢退到我背後去，不要匆忙，諒來他也不曾來追趕的。』說着，等戈翠退到身後，帶着戈翠，向後慢慢退去。獅子見他們要走，吼了一聲，也慢慢追上來，太山見了，有些懷疑。不知追到死馬邊，他還要向前追趕不要。若要追趕，一定抱着攻撲之意。倘若攻撲，他同戈翠，必有一個遭他毒手。所以步步留心。等他走到死馬邊，故意把腳立定。那獅也立定了。這是太山所希望的。於是又留心他的舉動。只見他澄澄的，看着他們，又咆哮了幾聲，只纔低下頭去，看那匹死馬。看着馬肉，有些垂涎。蹲下去，繼續着吃那馬肉。戈翠見獅子不追，方始安心。仍舊跟着太山，慢慢退下去。獅子吃得起勁，只看了他們

幾眼並不來追，等到退到一個灌木叢中，戈翠精力疲乏，幾乎暈倒地下。虧得太山，將他扶住。戈翠停一停神，纔向太山道歉道：「我受驚已深，纔行如此，請你不要見怪。還虧得不過一時頭眩，現在已經好了。承你見援，感激莫名。真也奇怪，爲什麼你不怕這頭獅子。他反怕起你來？你是何人？」太山掙笑道：「他是認識我的。因此他見了我怕。」太山講話時節，面向戈翠。這一次纔仔細，把戈翠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他的容貌，確是艷麗。從太山目中看來，這個顏色，不過是表面上的裝飾。他既是德人，又是一個間諜，心腸一定非常狠毒。所以見了，不但不生愛護之心，反而恨得他什麼似的，非得將他殺了，方纔快心。無意中看見，他胸前給獅爪撕開的衣服中間，雪白的肌膚上，掛着一條金鍊。鍊子盡頭，垂着一枚鑲嵌鑽石的裝照片小金匣子，正是自己送給琴痕，後來給史鄴圖劫去之物。不覺大怒起來。戈翠不知就裏，吃了一驚，剛待要走。已經給太山將他膀子一把，緊緊握住。先把鍊子除下，詰問道：「這件東西，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戈翠還不明白，怕太山有什麼不軌之意，正色教他把手放開。太山不睬，反而把手握得緊些，喝道：「這鍊子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快說。」戈翠道：「這個與你有什麼相干？要這般苦苦追問。」太山道：「這是我的東西。快說，這是誰給你的？你不說，我可要把你扔給奴邁吃去。」戈翠道：「你敢這樣辦嗎？」太山道：「爲什麼不敢呢？你是一個間諜。間諜們被擒之後，

總是一個死。」戈翠道：「這樣說，你要殺我了。」太山道：「我原打算解你上大本營，聽候他們發落。你若是不肯說，這條金鍊的來歷，我只有將你喂奴邁的一法。兩條路隨你挑罷。」戈翠道：「既如此，我告訴你。這是史鄴圖蒞烈營長給我的。」太山道：「既然你說了出來，我帶你上大本營去。快走。」說着，帶了戈翠就走。戈翠隨着太山走着，腦筋中卻風車似的，在那裏打算主意。那時他們是向東而走。戈翠怕前途遇見不測，有太山保護着，很是安心，並且自己的手槍，還在腰間。太山沒有注意到此，因此並沒有解除他的武裝。戈翠心中暗暗稱幸。走了一回，問道：「你爲什麼說，我是個間諜？」太山道：「我在德軍大本營見過你一次。後來又見你在英國軍隊中斷混。不是間諜是什麼？」戈翠聽了，知道一到大本營必然無幸。自己又急於上威廉鎮勾當公事。打算無論怎樣，一定要達這個目的。即使要憑手槍的力，也說不得。偷眼打量太山，卻也欽佩他的英武。不過自己若不動手，不是受他毒手，就是上大本營。上了大本營，也是個死。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是那條金鍊，在他掌握之中。若不將他劫回，即使到得威廉鎮，也是無用。那時他們脚下走的那條路，非常逼窄，兩人相距不過一二尺。偷偷的把手槍拔在手中，距離既近，只用一顆槍彈，就可以了事。在太山背後，打量一回，覺得心中究有不忍。他救了自己性命，反要傷他的性命，良心上很說不過去。不過既要取回那條金鍊，又拿定主意，要上威

廉鎮去，說不得只能忍心一下。咬定牙關，條地舉起手槍，把槍托用力向太山後腦上砸去，只一下已把太山打倒。

第六回 殺乳虎雄獅拯太山 誅德將英豪釋戈翠

一小時後，有一頭虎出外獵食，無意中抬起頭來，看見下風頭一里以外，一隻巨鷹，在碧空中盤旋。在我們人類看着，未必肯去注意他。那頭虎卻是不然，瞪着那雙黃色眼珠，目不轉睛的望着巨鷹。看着他在半空中盤旋作勢了好一回，纔落下林中去。一回又飛將上去，知道林中一定有血肉之物在內。不是有別的動物，在那裏吃那件東西；就是那件東西還沒有死。所以巨鷹不敢下去啄食。無論如何，那頭虎想去攬來，作爲自己食品，悄悄的繞着大灣，從下風頭徑向那林中走去。獅虎們身量雖重，在獵食之時，卻非常謹慎。走起路來，聲音很輕，一路走着，留心嗅那氣息，要先刺探林中，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到了附近，纔嗅到一股白人氣味，忽地把脚步停住。這頭虎身材雖大，年齡很輕，向來沒有嘗過人肉風味。從小受着天然界的訓練，不願同人類接觸。遇到這種氣味，以前都是遠遠避開。自從

非洲起了戰事，這種荒僻地方，也常有兵士往來，慢慢的把他們的氣味聞慣了。向來可以供他咀嚼的獸類，又給那些兵士們嚇掉，常常幾天之中，得不到一件小動物，可以充飢。這一天，也是因為餓不過，纔出來獵食的。知道巨鷹既在空中盤旋作勢，這個白人，一定已無抵抗能力。過去掠取過來，倒足以飽餐一頓。在飢餓之時，還分什麼人獸呢？那虎定了這個主意，仍舊繼續前進。從一大叢灌木裏，鑽將出去。看見外面那條很窄的道路上，一個赤身裸體的白人，面向着地，伏在那裏，不覺一驚。黃而帶綠的眼睛，睜得圓圓的，脚步就立定了。這且按下不表。那頭獅子，把戈翠的馬吃了一飽，站起來把吃剩下來的馬肉啣住，拖入豐草之中，慢慢向東走去，想找他伴侶來，享用他獵到的這頭死馬。吃飽之後，有些睡思上來，並沒有同異類爭競之心。不過自分是個獸王，又不想獵食，走路雖慢，卻要不失他自己莊嚴態度，脚步很重。走了一回，走到一條很窄的獸徑上，怕有不逞之徒，潛伏左右，謀害自己。一壁走着，一壁左顧右盼，偵查動靜。剛一拐灣，一眼看見有一頭虎，悄悄的從灌木中爬出來，想吃伏在道上的。一個裸體白人。趕忙住步，先看一看那個白人，認識正是他的故主。那時虎足已經按上太山背心。獅子喉中，低低吐出一種吼聲，露出警告之意。那虎起初一心只在太山身上，並沒有看見獅子走來。聽見吼聲，吃了一驚，站住脚迴過頭來，望着獅子。他腦中作何思想，我們也不得而知。不過從他

看來，這太山是他找到的，應當爲他所有，不能讓給他人。無論是誰來搶他，都不肯給的。所以也狂嘯起來，想嚇退獅子。那獅子見他這般，怎樣肯依。從他腦中想來，這個白人是降伏他的，就是他的主人。他是他主人的獅子，主人是他的主人。從前雖是受他標槍戳打，當時也很恨他。不過主人常以食品見餉，漸漸由恨生起愛敬之心來。這個愛敬之心，至今還深印腦中。又見那虎不知高低，同他發起威來。這一氣氣得他什麼似的。拿定主意，驅逐那虎。一則保衛故主，一則維持獸王尊嚴。就使自己腹中已飽，也不許那虎吃他主人。抖擻精神，一聲狂吼，向那頭發威的虎撲去。以爲那虎一定要避他的。不料他一些不肯退讓，把背躬了起來，泚着牙齒，同一頭黃黑斑斕的狸奴似的，在那裏守候。獅子起初並沒有抱着殺心，只因那虎這般胆大，敢於同他抵抗，不覺大發雷霆。一雙圓眼，幾乎要冒出火來。把長尾一豎，直撲上去。那虎不知獅子竟下起毒手來，相距既經不遠，即使要想逃走，已是無及。只能張牙舞爪，奮勇迎敵。只是比較起來，獅子的力氣究竟來得大，爪牙也是銳利，怎樣抵敵得來。纔一交鋒，已經迎面而倒，給獅子按住。還把四爪拳將起來。預備獅子上來。抓破他的大腹，不料獅子早作準備，一口咬住他的咽喉，斫磔一聲把他咽喉咬斷。等他氣絕，方纔釋放。從他鮮血淋漓的身上站起來。獅子自己身子，也給那虎抓破幾處。傷勢雖輕，卻也使他發怒，低頭看着死虎，忍不住又抓住他的遺骸，

咬了幾回，方纔氣平。掉過身來，觀看太山。慢慢走到太山身邊，把他從頭到腳，嗅了一過。然後用巨爪把太山的身子翻了過來，面向着天。又從新上上下下嗅了一遍。用他的那條像對刀似的舌頭，舔太山的臉。這一來，纔把太山驚醒。太山醒來，一睜開眼，看見身邊站着一頭巨獅，鼻中熱氣直撲臉上，還用舌頭舔他的臉。太山一生險阻備嘗，但是從來沒有這個時候的危險。模模糊糊，還以為獅子含着歹意，自己性命恐在呼吸之間。他的腦筋，給戈翠打得昏沈沈的並不認識，這頭獅子。後來見他沒有傷害之心，只纔隱隱約約記將起來。不過獅子的巨爪，還按在胸口，要站起來，非把他推開不可，估計他的神色，一定疑心自己已經身死。若是驟然間把他的爪推開，要勾起他的殺心來不要？卻是目前一個重大問題。不過長此不變，也是不好。並且那個間諜給他脫逃，心中委實有些不甘，急於要想起來。正是着急，虧得那獅子剛好向他臉上看來，見他眼睛已經睜開，知道他還活着，把頭一側，喉中吐出一種悲鳴。太山聽了這種聲音，知道獅子並沒有發怒，也不是飢餓。胆子一壯。打算冒一冒險，用手掌推開獅子。喝道：「奴邁，你走開一些。」推開獅子，立刻縱身起來，一手握住標槍，靜候他的動作。站了起來，方纔看見獅子受傷，又看見那頭死虎。從死虎再看獅子，心中早已了然。纔知道自己是獅子從虎口中救下來的。獅子爲了救援自己，還受了傷，心中非常感激。迴身過去，放大了胆，走到獅子身

邊，替他診視傷痕。跪在身畔，細細觀看，方知都是些浮傷。獅子見他這般，也有欣慰之意，把耳朵向太山肩上磨擦。太山也把手撫摩了他一遍，表示感謝之意。只纔提着標槍，在地上尋覓戈翠足印。不多一回，已經找到，見是向東去的，也就向東追去。臨走之時，摸索自己身上，不見金鍊，知道是給戈翠取去。臉上雖沒有怒色，只有牙齒卻咬得緊緊的。用手摸那腦後，給戈翠用手槍打出來的地方，已經腫了起來，不覺微微一笑。暗想這妮子真也利害，竟會趁我不防，打我這一下。並且從此地到威廉鎮，要越過幾座山。他憑着一支手槍，冒險前進，可稱勇敢。太山是崇拜勇敢之人的，對於戈翠，雖是因爲他替德人做間諜，很看不起他。這樣一來，卻非常欽佩。不過轉念一想，敵軍中有這種勇敢的間諜，於英軍前途，很爲不利，決心要剪除他。並且想在未到威廉鎮以前，追到他，省得他再去爲祟。所以飛也似直追下去。追了一回，又想起從此地上威廉鎮，還有三十多里。並且大部份是山。山路崎嶇。若是戈翠走，至快要兩天，纔能趕到地頭。正想到這裏，忽然聽見東方飛來一聲火車上汽笛之聲。纔知火車停了幾天，今天又已開駛。暗想若是有向南去的列車，戈翠在鐵道邊經過，一定可以發一信號，止住列車，載他南下。正在着急，忽然聽見火車汽笛一聲，果然停了。不上兩分鐘，又是汽笛一聲，車又開了。聽着輪軸之聲，竟是向南去的。等他追蹤而往，果然看見戈翠足印，到鐵道西邊就沒有了。只纔絕了望，

知道只有追上威廉鎮去的一法。到了那邊，一則可以找尋史艱圖，一則可以找尋戈翠。努力向前，趕到鎮外，已經天黑。到了鎮外，不覺又躊躇起來。曉得鎮上宣佈戒嚴，德兵很多。一百步以外，就有一個步哨。在那裏來回走着，要避開步哨的耳目混進去，還容易。不過一到鎮上，人人都是衣冠楚楚的，怎容易自己這種赤身裸體的人往來。要去訪拿那兩個人，更是不易。爲今之計，只有先混進鎮去，再行設法。主意已定，伏下地去，在黑影中慢慢前進。遇見步哨，掉過頭來，就向地上一伏。用這個方法，給他溜到村前一家屋邊站起來，從黑影裏一家家蕘過去。不料在一家茅屋邊，撞到一條大狗。看見了太山，咆哮着向他慢慢走來。太山怕有不測，閃到一株樹下站住。看見茅舍中燈火熒熒，有幾個穿軍服之人，憧憧往來。深怕那條狗狂吠起來，驚動茅舍中人。還虧得他並不狂吠，不過咆哮得像發狂似的。茅舍中已有人開着後門，出來觀看。就是那個時候，那狗向着太山直撲上來。他身材很大，同鬣狗一般。撲起人來，彷彿獅子似的。太山蹲身下去候着。等他撲來，咬他咽喉，一把將狗的咽喉掐住。那狗狂嗥一聲，纔想用爪來抓太山胸口，已經氣絕。太山手指下覺得狗已不動，站將起來，把他扔在一旁。同時後門口的人，聽見狗的狂嗥，叫了一聲辛伯。見狗沒有聲響，那人一壁叫着，一壁走到樹邊來。太山從後門裏射出來的燈光中看去，看見來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德國軍官服裝，趕忙向樹陰中一閃。那

個軍官叫着狗的名字，向樹下走來尋找那條狗，卻沒有看見太山伏在黑暗中，準備襲擊。等他走到十步以內，太山直撲上去，用力極猛。只一撲，已把德國兵官撲倒，沒有讓他嚷出聲來，一雙鐵腕，把他咽喉攔住。他拚命掙扎，也無用。只一兩分鐘，把他攔死。站將起來，望着死尸，很有些悵悵。因為四面都是敵人，不能發那佔了勝利的嘯聲。不過看着那套軍服，心中一動。曉得有了這套軍服，在威廉鎮上，就足以來去自由，暗暗歡喜，趕忙裝扮起來。十分鐘後，扮成一個身材高大的軍官。從茅屋後走上大街去。樹下草中扔着一個裸體的人，同一條狗的死尸。太山在街上走着，路上遇見他的人，誰都不知道，這一套德國皇家，忠心愛國軍官的軍服中，藏着一個反對德國的人。那時太山的目的，想找鎮上的旅館。知道找到旅館，就可找到戈翠。有了戈翠，史艷圖就也有着落。因為從太山目光中看來，他們兩個不是心腹朋友，就是戀友，說不定還是心腹的戀友，找到他們，那條金鍊，也可收回了。找了一回，居然給他找到。一家面前有走廊，二層樓的旅館，樓上樓下，都是燈光燦爛，人語喧闐。出入的人，大半都是軍官。想進去問一問，那兩個人的消息。後來一想，怕遇見認識的人，設或露了踪跡，反為不美。所以打算先暗地裏偵探一下。繞着旅館，走了一個轉身，從外面看進那幾間有燈的房間去，卻不見戈翠的蹤跡。悄悄縱上走廊的屋頂，向樓上各房間窗內偷看，在拐角處，看見後面一個房間，百葉窗關

得嚴嚴的，裏面有講話聲音。百葉窗上有個人影一晃，彷彿是個女子。悄悄在窗邊竊聽，果然房中有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講得很低，聽不清楚講的是什麼。只分得出講話的人，確是一男一女而已。留心看那隔壁的房間，卻沒有燈光。用手把百葉窗輕輕一拉，居然開着，並沒有上門。側耳向屋中一聽，並不聽見有什麼聲響。上去把窗門向上一推，再行細聽，還是不見聲響。輕輕跨進窗戶，向屋中細看，竟是空的。把房門開了，向外面一看，原來就是甬道。甬道中並沒有人往來。放大了胆，走出甬道，在隔房的門外留心竊聽。剛好室中那兩個人，不知爭論什麼，講話的音調放高一些，聽得非常清楚。只聽得那女子高聲道：「我是帶了這條金鍊來，作爲信物的。這是你同陸德將軍，預先訂下的約言。只要有這件信物，就可把文件交我，此外別無信據。將軍說，只用金鍊就够的了。現在請你趕快把文件交出來，好讓我就道。」那男子聽了，低低的不知講了幾句什麼話。那女子又氣又急的道：「我諒來你也不敢。」接着叫道：「史艱圖營長，不要囉呢，快把手放開。」太山聽了，再也忍耐不住。推門進去，到了房中，一看看見一個身材雄偉的德國軍官，用一隻手臂勾住戈翠的纖腰，一隻手推住他的粉頰，硬要同他接吻。戈翠拚命掙扎，怎樣掙扎得來，身子一步步，向後慢慢的退下去，軍官嘴唇也慢慢湊近去。太山進去，史艱圖聽見房門啓閉的聲音，掉過頭來，看見是個穿副官服裝的面生軍官。扔下戈

翠，站起身來，厲聲詰問道：「副官你擅入我的房間，是何道理？」說着，上前認了認肩章，喝道：「省事的，快給我退出房外去。」太山也不回答，只在喉中吐出一種很陰慘很沈著的咆哮之聲。這一聲咆哮，嚇得戈翠打了個寒噤。就是史艷圖，也嚇得面容失色。一只手去按手槍。不料手槍纔握上手，已經給太山搶去，隨手扔出窗外。太山扔掉史艷圖的手槍，仍舊退到門邊，慢慢把那套軍服脫去，向史艷圖問道：「你是史艷圖，菲烈營長不是？」史艷圖道：「你問他幹什麼？」太山道：「我就是人猿太山。這樣一說，諒來你可明白我的來意了。」史艷圖同戈翠看着，他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連褲子一齊剝掉，只剩一條圍巾。到了這個時候，戈翠方纔認得，他就是以前在大本營生擒史艷圖少佐之人。太山見他的手，也向手槍上摸去，喝道：「你的手不要握手槍，給我好好走來。」戈翠無奈，只得嫻嫻的走來。太山也把他的手槍拔出，扔往窗外。史艷圖聽見太山自己報名以後，太山見他顏色，格外灰白。知道今天纔遇到殺害琴痕的真正仇人，浮生苦短，琴痕之仇，縱然不能盡報。不過德人太多，一時未能悉數翦除。得了這人也足以稍洩胸中之氣。史艷圖強打精神的問道：「你有什麼事要找我？」太山道：「你以前在華齊禮部落中，一家莊上幹下一件事，今天來找你算那筆帳的。」史艷圖聽了，還支撐着胆子，用話來恫喝。太山不睬他。悶悶的把房門鎖上，先警告戈翠道：「你避開一些，今天我人猿

太山要殺人哩。」說着，走上去，想把史鄴圖也扔出窗去。史鄴圖看見勢頭不對，不敢再事恫喝，哀求道：「我並沒有幹什麼歹事。家中還有妻子，我——」太山道：「你同你那些同國之人，一般應行伏誅。料不到手上染着血漬，唇上還會吐出謊言來。」說着，仍舊向前走去，史鄴圖看見用恫喝哀求兩種方法，都是無用。又是個膂力方剛，身材高大之人。自願身體高度，同太山相彷彿，體量只有重些。像一隻給狸奴逼到屋角的耗子似的，遵守着生存競爭的公例，預備同太山拚命奮鬥。把頭一低，直沖過來。太山早就準備，一把抓住。兩個人在室中，互相扭住，搖擺不定的掙了一回。究竟太山力大，不多一回，已經將他按上一張棹子去。棹子雖也結實，卻經不起兩個極重的身子壓上去。纔壓上去，唵喇一響，已把棹子壓碎，兩個人一齊滾下地去。戈翠看着他們拚命爭鬥，嚇得目瞪口呆，看着他們在地上來回亂滾，太山喉中常常吐出咆哮之聲。史鄴圖想用手指去搯太山的頸子，太山卻想用牙齒來咬斷他的喉管。戈翠看得清楚，正在那裏替史鄴圖着急。史鄴圖也知道，再行爭撲下去，非常危險，拚命想脫身。趁自己身子在上面時節，給他一掙，居然掙脫了太山的掌握，跳起身來，徑向窗邊奔去，想從窗中跳出去逃命。不料太山手脚敏捷，沒有等他跳下去，已經一把抓住，向對面一擲，擲在牆邊，趕過去兩個人又扭打起來。打到後來，史鄴圖再也忍受不住，極聲呼起救命來。太山一把搯住他的頸子，

一手拔出獵刀。那時他的背脊緊貼牆上，身子雖是跪着，給太山這一搯，搯得他挺身而立，動轉不來。太山把刀尖指着他的小腹叱道：「我妻子是這般死的，你也應當這般的死法纔是。」說着，想把刀尖向前刺去。戈翠見了，嚇得魂飛魄散，掙扎着向前走來，叫道：「天呀，這個萬萬使不得。你是個很勇敢的，怎樣幹出這種畜生般的事來呢？」太山掉過頭去，看着戈翠道：「你說得不錯，我既不是你們德國人，這種行動，是使不得的。」說着，把刀尖向上一擲，照準心窩，直戳進去。史艷圖臨死之時，失聲叫道：「我並沒有殺你妻子，他沒有——」說到這裏，就嚥氣了。太山以爲他是至死不悟，還在那裏撒謊，也沒有介意。等他氣絕，只纔伸着手向戈翠道：「把我的鍊子還我。」戈翠指着史艷圖的尸首道：「在他身邊呢。」太山俯身下去，搜了出來，又問戈翠道：「現在你把那文件給我。」戈翠在身邊取出一個摺疊好的文件，一語不發，交給太山。太山看了戈翠半天，纔冷冷的道：「我此來原也想要來拿你，不過在此地帶你出去，很不容易。當初我立誓殺盡德人，因此想取你性命。方纔你那幾句話，把我提醒了。你說我不能用卑劣手段，殺死史艷圖。用那種手段，就同畜生一般。我仔細一想，殺死女子，也是畜生行爲。既沒有卑劣手段，殺死史艷圖，當然也不能要你性命，讓你逃去罷。」說着，走到窗邊，把窗戶往上一推，眨眨眼，已經縱出窗外，無影無蹤的走了。戈翠等他走後，先到史艷圖尸首邊，

向他外衣袋中一搜，搜出一疊紙來，揣入懷中，方纔走到窗邊，高聲呼救。

第七回 琴亡人在避世逃名 解渴療飢茹毛飲血

太山事後追思，想起戈翠是個間諜，落在自己掌握之中，還放他逃生。雖是殺了史鄴圖營長，邵思少尉也是在他手中授首。蹂躪太山莊的士兵，也死了不少，心中還有些快快不樂。一則史鄴圖的副官蒲介子還在漏網，到處躡緝，只躡緝不到。據最近得到的消息，說是他奉着特別任命，出外勾當公事。究竟還在非洲，或是已返歐洲，一些訪問不出。大概這報告的人，不是實在不知，就是不肯實言。遂使焚掠太山莊的一重公案，不能結束，這是他第一件抱恨之事。二則威廉鎮旅館之中，德國女間諜戈翠，已在掌握之中；卻因抱了一點不忍之心，讓他漏網。饒是拿了他交出來的文件，呈送大營。營中將士憑着那束文件，破了德軍。太山心中還覺得自己婆子氣太甚，遂致坐失事機。深恐以後撞到戈翠，再有這種心思發生。悔恨之餘，總覺得這不忍之心，是從同文明社會中人往來，纔得這顆種子。從前在文明社會，見着那些男子，盡力保衛女子。女子因為仗着有男子保衛，越發顯出弱點來，聲音

笑貌，處處動人憐惜。太山雖是獸類給他乳吃，生長又在獸類之中，落落寡合。同文明社會中人往來，認識的人也有幾百，知交絕少。不過究竟含着貴族中人血胤，對於朋友，非常忠心。幾個够得上知交的人，他卻肯爲他們而死。他們對於他也是如此。只因這些知交，一個沒有上東非洲來。在東非洲的德兵，已在全部退卻，眼看着此方戰事，已可告終。自己的仇恨，雖未全平。既是這種怯懦，再在人類中往來，也不能逞志。還不如退隱森林，尋覓兒時伴侶，倒落得與世無爭，逍遙自在。好在自己並沒有正式宣誓，替王上服役，並無久留行間的必要。因此他決定退隱的那一天，也沒有同營中諸友告別，飄然而去。等人家知道，他早已走得無影無蹤了。論太山的本性，從前我也曾講過，是深厭塵網的。他的從前依依不捨，還是爲着琴痕。現在琴痕既逝，他的羈絆已斷，從此很可以像少小時一般，遯跡森林，不問塵事。即使老死林中，也屬快心。所以一出營中，一心向目的地走去。叵耐他所走的路，完全是荒漠之區，亘古至今，沒有人走過的。在別人到這種地方，一定要裹足不前。他却一些不形膽怯。見着一路上荆榛塞道，反形欣悅。這也是他含着人類勇敢血脈，覺得既屬人類，足跡是應當踏遍全球，不應有所退怯。至於飲料食品，平常人或者有必需注意之處。太山卻一切不顧。他是生長森林的，森林中玄奧，知之甚諳，向來就是別的動物所知道的，他無有不知。以飲料而論，在極遠之處，就嗅得到前面

的水氣。在我們有渴死之虞的地方。他卻隨意都找得出水來。初上路的幾天，飲料食品，隨處可得。一路上獵取食物，緩緩而行，從新同林中生物，宣起戰來。只有那些獼猴見了他，還時時吱吱喳喳的罵他，來騷擾他們治安。不過太山同他們感情尚好，所以遇到前面草中伏着長蛇，獼猴也會預先警告太山，使他預先提防。太山向他們打聽，巨猿們消息。他們告訴太山說：「是此地所住的巨猿極少；即有幾個，也上北方行獵去了。有一個很淘氣的獼猴。」接着道：「猩猩卻多得很，你歡喜見猩猩嗎？」他說話的語氣，含着鄙薄藐視神色。這也是因為從獼猴們目光中看來，世界上生物，是沒有不怕大猩猩的，以為太山也是如此，纔用這種語氣恫喝。太山安有不知。所以聽他講畢，把胸口挺出，握着雙拳打着，大叫道：「我是人猿太山，太山小的時候，已經親手殺過一頭大猩猩，並不怕他。太山找那些巨猿，因為他們都是太山的兄弟，猩猩並不是太山的兄弟，爲什麼要去找他？不過找雖不去找他，若是他來找太山，太山也不能饒他。他省事的得避開我太山纔好。」森林中生物，腦筋非常簡單，人家一誇張，是沒有不信的。因此獼猴聽了太山這一說，都很信仰太山，爭着報告巨猿們消息。他們道：「那些巨猿是向那邊那邊去的。」說着，把棕色膀子，先指北方，再指西方，末了又指南方，接着道：「他們上那些地方去，都爲着那邊食品衆多。不過從此地去，必需經過一片沒有飲料食品的大平原。雖

是難走，他們卻努力前進，一些沒有退縮之心。」說着，又把手向三方一指。太山知道那些巨猿，秉性很懶，到處輒住，決沒有急進之理。既要去追趕他們，還是併力向前追去的爲是。也曉得前面有一片大荒原，若是繞道而行，必需多費時日，不如直渡那片荒原，可以縮短三分之二行程。主意已定，徑向西走。有一天渡過一帶山嶺，向山下一看，橫亘着一大片荒原，簡直是寸草不生，渺渺茫茫，一些生物踪跡都是沒有。荒原盡頭，隱隱有些高山峻嶺，遙望形勢，知道山後的景象，同山前完全不同，一定是很繁庶的。巨猿們一定都在那邊行獵。急於想越過荒原渡過山去，同他們斷會，預備在山後勾留幾時，再行起程，躡返兒時游釣之所，尋一尋海港內，先人手築的那座小宅。打算回去之後，把房子擴充一些，建築些倉庫。在物產豐富之時，屯積些食品，以備不測。這種計劃，巨猿們是向來沒有深謀遠慮的，想不到這種計劃。太山預備替他們佈置一切，也知道自己當年那些舊侶，一定還在林中。若去找他們，很可以重登王位。若是能够得他們推戴，還打算把自己在人類中得到的智識，挑有益於巨猿的，教道他們一些。所怕巨猿們沒有持久之心，把自己一片苦衷，付諸流水而已。向山下走去，道路非常崎嶇難行，植物稀少，遍地都是淺褐色的砂土，一眼看去，目光很是難堪。地上遍處都是粗石同細砂。一步踹下去，砂土隨着腳飛將起來，像騰雲架霧似的，眼睛都睜不開來。下山之時，天纔黎明，長

空中一些雲都沒有，日影麗天，射將下來，炎威甚烈。饒是久居炎荒的太山，也有些支持不住。不過索性囂強，不肯退縮。足足走了一天，到日落時分，抬眼看對面山嶺，還是遠在天末，同早晨所見的一般。一路上也沒有見過一個生物，只有一只巨鷹，卻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跟着下來，在空中飛着。一步不肯放鬆。太山知道這是一種凶鳥，並非可吃之物，因此也不去注意。所以這一天太山不但一些東西沒有入口，連一滴水都沒有沾唇。到了晚上，雖然想着涼夜再走些路，巨耐困於飢渴。即使太山有超人精力，究竟是個血肉之軀，再也挪不開步來，只得倒下地去，休息一回，太山是深愛非洲的，非洲各部，他的足跡都已踏遍。薩哈拉大沙漠中，他也去過，漠中一般也有水泉。料不到這個荒原，這般樣子。雖是如此，他是聽過獼猴們警告，明知此地是個荒原，自己願意來的，所以一些也不心灰。爲飢渴所困，一夜沒有好生安睡，在地輾轉反側了一夜。掙到天明，從新就道。這一天走到第八座懸崖上面。這一座懸崖，比這兩天以內所經過的七座，還要險峻。往下面一看，全都幾百尺的深壑，山路又僅足容腳。這種地方，只有不爲飢渴所困，精力強壯之人，可以過去。到了這種場所，頓時躊躇起來。並不是怕死，自從琴痕逝世，生趣索然，也想早脫塵網，好同琴痕在天國廝會，不過秉性好強，遇到危急存亡之秋，苟其軀幹中還有一絲生氣，還想竭力掙扎，同那命運戰爭。到呼吸停閉，纔肯罷手。所以他的躊躇，

完全是爲商量走過這段山路起見。正在躊躇，忽地看見有一個黑影，飄飄蕩蕩，慢慢的在他身畔地下過去。抬起頭來，見又是那隻巨鷹，繞着大彎，在他頭上過去。見了這鷹，不覺又勾起他的好勝心來，振作着精神，站起身來，放大了膽，走到崖邊。將要舉步，忽地把身子站住，旋過身去，向着巨鷹，學那巨猿長嘯了一聲。接着大叫道：『我人猿太山，是森林之王，不是給你啄臭尸肉的巨鷹吃的。還是回到魔鬼窟中，吃鬣狗遺骸去罷。我太山決不把骨殖留在這荒涼寂寞死谷中的。』不料走過危崖，又是一道深谷。纔到谷底，向對面一望，又是一座峭壁擋路。纔想上壁，精力已盡。倒下去的時候，還泚着牙咆哮了一陣。峭壁之下，日光不照。太山倒在地下，休息了一小時。谷中萬籟悉寂，靜得同墓道中一般。休息一回，給陰森之氣一逼，神思有些替亂起來。覺得不好，掙扎着站將起來，像獅子似的，把身子拚命一洒，自己喚醒自己道：『呸！你是不是太山，是不是大人猿太山？不錯，我正是大太山。這大太山的名號，除非脈息停止，纔可以免除。』說着，徑向峭壁下走去。走了幾步，看見前邊地上，有一件東西，異常觸目。看去陰慘慘的，同四邊景物，有些不同。然而給東邊峭壁上夕陽返照下來，又彷彿是這種地方應有之物。過去一看，原來是人類的一具髑髏，同一付骨殖。骨殖上面，還隱約留着些衣服，同些飾品。俯身下去，仔細檢查。覺得很有興味。雖然自己處境很是危險，想起這個死在谷底之人，很有研究

的價值。不知他死了有多少年月，爲什麼死在此地。這般一想，竟把自己的痛苦忘記了。細看那付骨殖，雖是肌膚完全給巨鷹啄盡，骨殖却整整齊齊，一根都沒有斷。從他飾品上攷究起來，那人死已多年。只因有峭壁擋住，風霜雨露都不能到，既無別種生物走來踐踏，也不致給風雨擾亂。骨殖邊放着一頂用黃銅打成的牟兜，一具銹蝕的鋼質護心鏡。那一邊橫着一柄長劍，一支火繩槍。長劍上還套着劍匣。從骨殖的長度看來，那人在生的時候，一定身材是極高大的。不然他若是沒有過人力量，決不敢全身武裝，深入非洲中部的。雖不知此人姓氏，覺得他既有這般尙武精神，很足受人崇拜。不知他生前有多少驚人事業。這一具白皚皚的髑髏中，以前不知包藏着多少智謀，多少戰史。細細檢查他的衣服，只剩下幾縷碎灰，也辨不出何種原料。他身上用柔革所做東西，完全不見，大概也是給巨鷹攫去吃了。若是那人生前穿着靴子，也是不見，身邊散着不少扣子。從那個看來，他的大部份裝束，都是柔革做的。手骨之下，放着一枚八寸長，二寸圓徑的金屬圓筒。拾起來一看，見那筒上敷着一層髹漆，因此一些沒有損傷，同許多年前那人初落下地去一般。仔細檢查，看出一頭可以啓閉。用力一扭，已經扭開。往裏面一張，只見中間藏着一束紙捲。倒出來看，却是幾張年代久遠，變成黃色的紙，上面密密的寫着許多字。從字面上看來，像是西班牙文，却不知上面講些什麼。看了半天，看不出來，大

概是些祕密文件。末了一紙，却是一張手繪的略圖，上面打着許多符號，也看不出是張什麼圖。既是不看，不明白，生起氣來，仍舊將他捲好，放入圓筒，蓋上了蓋，預備仍舊扔在骨殖邊。剛要扔下，忽然又給好奇心所動，將他放入自己箭囊之中。放下去之時，忽地想起自己的處境之險，安知幾百年後，不又有人在他的骨殖上，搜出這個圓筒，加以攷證。想到這裏，不覺一笑，又看了那付骨殖一眼。只纔努力，向西邊峭壁上爬上去。壁勢陡險，幾次滑將下來，又幾次掙將上去。總共費了多少時候，上那座峭壁，連太山自己也說不清楚。好容易爬上壁頂，氣力已經用盡，也顧不得危險，倒在壁頂，休息了片刻，只纔掙扎着起來。那時的太山，已沒有以前的敏捷。掙扎了半天，纔跪了起來，然後慢慢的站起，站雖站了起來，兩條腿只是色勒勒的亂抖。饒是如此，還拚命把肩膀一擺，用力把頭一洒。頓巍巍的向前闖去，怕還有深谷阻路。知道再若要他越谷過去，性命一定難保。所以一壁走，一壁觀察前面形勢。不料抬起頭來，接一連二，都是層巒疊嶂。從荒原那邊山上望過來，極西的遠山，就在足底。那些山峯一個個在日影中撐着，站在目前。知道越過這重山，到了山下，就是巨猿們嘯聚的一片膏腴之地，非常快樂。不過山嶺起伏，縱使前面沒有深谷，已覺艱難。能否掙下山去，還是個絕大問題。何況再有深谷呢？再看半空中巨鷹，還在那裏盤旋作勢，彷彿知道太山精力已盡，所以愈飛愈低。太山見了，異常生氣。

乾枯的嘴唇中，吐出咆哮之聲。腳下却用那垂盡的力氣，掙扎着向前進行。雖是一步步走去，渾身筋骨，走一步痠痛一些。若是平常人，早就倒將下去，束手就斃。他却努力進行，用着全副精神督促着，把自己肉體，當作機械，走一步是一步，並不稍行停頓。一顆心漸漸麻木起來，望着前面的山峯，也不認得是什麼，只是向前趨行。有時還自己詰問自己，爲什麼一定要趕過那座山去。一回又把那些山頭，當作德國人。覺得這些德國人，是虐殺他那親愛的伴侶的，必得追到了他們，殺了他們，好替已死的伴侶報仇。這個心念一起，頓時精神又振作起來。既有復仇之心，連頭都抬了起來，脚步也不再歪斜。不過精神究竟已盡，纔走幾十步，給石塊一絆，倒將下去。初倒下時，還想掙扎起來。掙了半天，掙不起來，只得匍匐而行。爬不到幾碼，手腳的力用盡，只能停住，伏在地上，喘息不已。就在那個時候，聽見頭上來了一陣烏羽飛翔之聲，呼呼的愈飛愈低，吃了一驚。用足力氣，翻過身來，仰面而睡。睜開眼來一看，只見那隻巨鷹，盤旋作勢，想下來啄他。見他醒了，又飛上天去。太山見了那鷹，心中忽然一清，自思道，難道我快死了。他知道消息，想下來啄我尸首吃嗎？想到這裏，那腫脹的嘴唇上，現出一陣瘳笑，同猛獸給敵人逼迫過甚，忽地想起一個很惡毒的復仇主意來一樣。把眼睛一閉，怕巨鷹下來，用他長喙啄他眼睛。舉起一隻手臂擋住，靜靜的睡在那裏。那時天上剛好有了雲，日光隱入雲中。太山疲倦

不堪，這樣躺着，異常安適。幾次要朦朧睡去，都是自己喚醒自己。若是一入睡鄉，是不能醒了。所以提足精神，只不肯睡。不過外面的筋肉，却一些不露醒時狀態。那只鷹從空中下視，以爲太山已死，他的唯一機會到了。慢慢的盤旋着，向下面落下來，一回低似一回。他的目的，完全在太山身上。太山却一些不動。究竟那鷹下來之時，太山是否疲倦已極，深入睡鄉；還是精力既盡，業已身死，是否那顆雄心，業經停止搏躍。做書的人，委實不知。那鷹却非常謹慎，只是盤旋作勢，不敢下來。有兩次業經落在胸口，還從新飛上天去。等他第三次落下來，太山的那隻褐色手臂，遮住眼睛的，忽地掣電似的。不等鷹振翅再飛，一把將鷹抓住。那鷹雖是力大，究竟不是太山的敵手。不多一回，太山牙齒已經咬將上去。他的肉雖是粗糙，還有一種臭味，肉味也是惡劣，究竟是種食品。他的血，究竟是種流質，可作食料。飢渴之時，只要有東西可吃就是了，還要攷究什麼。不過雖是飢餓已極，心中很有主宰，不肯完全吃完。還剩下半隻，以備緩急。巨鷹既死，已可安睡。倒過身去，不多一回，已經睡熟。睡了多少時候，他也記不起來。朦朧中給雨打醒過來，一谷碌坐起，用手盛受落下來雨的雨點，潤了枯燥的嘴唇同咽喉。雖是所盛不多，覺得非常適口。又吃了幾口鷹肉，喝了些雨水，加着方纔又睡了一覺，疲乏的筋力，頓時健旺了許多。再看前面的山頭，覺得近了許多。雖是沒有日光，覺得天地間異常光明。這也是知道自己已

可無事，心中快樂，所以連環境都變換了。想起那隻鷹，本來想吃他的，不料反供給他的食料，同天上降下來的雨，救了他的命。又吃了幾口難吃的鷹肉，站將起來，脚下已經輕鬆不少，差不多同平時一般。慢慢向西山走去，走到天黑，已到山下，覺得脚下慢慢一步步高將起來，方纔止步，躺下地去安睡。預備次日覓路上山。那時雨雖已住，天上雲障未開，山路黑暗，看不出路徑。臨睡之時，把剩下的鷹肉吃完。睡到次晨，日光上來，纔將他驚醒。醒了過來，覺得精神差不多完全恢復過來。覓路上山，離了那陰沈沈的死谷。到了山上，向山下一看，山下景象，同東邊大不相同，一個很深的山谷，谷中樹木茂盛，林中彎彎曲曲流着一條長河。那個山谷，面積極大。遠遠一帶頂上，存着積雪的高山，風景豔麗，宛若畫圖。這種幽靜之所，太山有生以來，從未見過。別的白種人，除去死谷中只剩骨殖的那個無名英雄以外，諒來也沒有第二個人來過。

第八回 困荒村戈翠殺狂徒 講人道太山拯間諜

太山在山谷中休息了三天。這三天之中，所吃的無非是枝頭鮮果，硬殼果，同容易捕獲的小動

物。到第四天，纔向谷中四處訪尋巨猿。從此刻的太山目中看來，時間很不足注意。從此地上西海岸，走一月也好，一年也好，就是走上三年，也未始不可。好在有的是時間，非洲地方，自己既已復了自由，同人類社會關係已斷，很可以來往自如。雖只剩下孑然一身，林中生物極多。從前經驗上得來，仇敵雖有，友朋却也不少。並且這些生物，苟能折節，同他們訂交，他們都很容易結合的。不比人類，蒙着文明面具。心裏却機械變詐，不堪問聞。太山第四天出去訪求巨猿，就是抱着這個目的。不料纔走得不多遠，忽地從鼻觀中，嗅到一股黑人氣味。覺得黑人的數極多，中間還夾着一個白種女人氣味。縱上了樹，徑向那氣味濃厚處走去。太山在平時追躡獅虎熊之類，都是繞大灣走所躡的生物下風頭。因爲林中生物，嗅覺敏捷，一經覺察，就要給他作了準備去。所以都要到逼近咫尺之處，纔行露面。人類嗅覺極鈍，視覺聽覺，也非到逼近左右，方纔覺得。因此太山這天，並不繞道，徑向那邊走去。到了一株大樹上，從樹葉濃密處向下看去，正見一大隊凌亂沒有秩序的黑人，從樹下過去，有的穿着德國軍服。這種軍服，是德人給東非洲土兵準備的。有的只穿一件軍衣，或是穿一條軍袴，大部份連衣服都不完全，中間夾着許多黑種女人。怕他們囉唆，一路走着，勉強同他們說說笑笑，非常熱鬧。那些男子，一個個都帶着德國火槍，腰間束着皮帶同子彈帶，仔細一看，却沒有白種兵官統率。從他們舉

動看去，彷彿有土人兵官在內指揮，殺了白種官長，逃入森林來的。這些婦人，不是他們自己的眷屬，就是在路上劫來的。他們目的，是想逃入內地，佔據一個隱密所在，幹那殺人越貨勾當。有了這些利器，很可以使附近土民，陷入恐怖時代，他們却可以爲所欲爲。黑種女人之中，雜着一個白種女子，由兩個黑種女人挾着同走。這個女子，身材很長，帽子已經失掉。一身騎馬服裝，也給人撕碎，外褂是沒有的了，腰帶也已扯斷。那兩個黑種女人，還時時握着拳頭，打那女子，或是使勁推那女子。太山看了這種形狀，眼睛半開半闔的望着。起初很想縱下樹去，奮勇救那女子出險。後來認識他是戈翠，纔把他的義勇心阻住。暗想這女子是敵人的間諜，他遇到這種不幸，也是咎由自取，於我有何關係。從前在我掌握之中，生殺由我。只因受了文明社會的束縛，不肯殺他。現在他落在這些人手中，縱使他的結局一定非常可慘，也是間諜們應得的收場。眼看他受這種報應，也是快心。這樣一想，立刻抱定一個不干涉主義，看着他們撈了戈翠，從樹下過去，也不去驚動他們。正想等他們走遠，自己幹自己的事去，不料有一個命運不好，好的土兵，他因爲勾當一件私事，在路上耽擱了一回，就同大隊離開了。抬頭知道不好，隨後追來。給太山望見，就躲在樹上守候。等他從樹下過去，從樹上飛也似落下一個活扣去，把他頭頸套住。那人吃了一驚，狂叫一聲。聲音未絕，已經給太山揪上樹去。那時大隊相距不

遠，聽見叫聲，都站住腳，迴頭觀看。恰見他們一個伙伴，冉冉騰空而去，都嚇得呆了。那時他們領袖鄔三甲排長，下令回兵偵察，帶着全隊的人，一路吆喝着走來，到了那株樹下，一聲令下，把那株樹，緊緊圍住，各人都握槍實彈的守候。鄔三甲大聲詰問，樹上誰在那裏藏着，不見有人答應。握着槍向樹下走來，向樹上望去，一些看不見有什麼。把圍漸漸收攏來，五十多個士兵，目光都注在樹上，也看不出什麼破綻。那個伙伴冉冉上這株樹去，是人人看見的。現在失了蹤跡，究竟那人上那裏去了呢？士兵之中，有一個胆大的，告奮勇爬上樹去，尋找一兩分鐘之後，下樹報告，也說找不出蹤跡來。大眾聽了，沒有法想，只得覓路，仍向前行。經了這一次驚恐，對於後路，都有些戒心。遲遲疑疑的，時常掉過頭來觀看，興致減了不少，連笑聲都沒有了。走了一里多路，在前面走的人，忽然看見那個失蹤的伙伴，躲在前面道傍一株樹後，窺探他們。那人一見，喜出望外，高聲招呼後面伙伴，一窩蜂向那株樹下趕去。不料纔走幾步，先到樹下的人，忽地站住，向後倒退了一步，兩隻眼睛骨碌碌地四處亂望，怕那件無形恐怖，在樹後跳將出來。還算好，等了好一回，並沒有什麼動靜。方纔去看那個失蹤的伙伴，究竟怎樣。大家上前觀看，那個伙伴業已身死，一個身子已經不見，頭卻擱在一個斷枝中間。所以從迎面走來，那個頭顱，彷彿在那裏偷看大眾。士兵見了這種可怖景象，都不敢前進，異口同聲，都說一定得

罪了林中大神，沖犯了他們大駕，所以有這種不幸之事發生，不能再往前去，自投絕地。鄔三甲只是不聽。他說德人懲處反叛之人，手段非常嚴酷。若是退回去，給他們包圍起來，準是個死。這樣一講，大家無法，只得聽憑鄔三甲，像羊羣似的攆着前進。好在黑種人腦筋簡單得同兒童一般，他們的悲苦期間，爲時絕短。所以不上半小時，又嘻嘻哈哈的快樂起來。把初見首級時的悲慘之心，都扔掉了。不料剛一拐灣，前面大道上，橫着一具沒有頭的尸身，正是那失蹤伙伴。這一來，又把那恐怖之心勾起，這個伙伴是怎樣死的？是誰殺的？爲什麼將他身首異處？這幾種問題，事實含着無窮神祕。看了這個伙伴的慘死，不覺人人自危起來。在青天白日，尙有這種事件發生，何況黑夜。這樣看來，這森林中決非久戀之鄉。想到這裏，都有些不寒而慄。戈翠見了，雖也有些驚愕。只因既經落在這些暴徒之手，速死倒是一種很快樂之事，所以一些不露恐怖之色。自從給他們擄來之後，雖也受盡那些黑種女人的凌辱，卻也虧得有了他們，纔免了不測。那些男子之中最可怕的，就是那個排長鄔三甲，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戈翠很是怕他。還虧得他的妻子也一起走的。那個女人身材雄偉，性情兇悍，連他丈夫都是怕他。他對待戈翠，也很粗暴。戈翠卻把他當作自己救主看待。傍晚時分，這一隊士兵，走到一條河邊。河邊有一個小村。村牆是一帶長柵，村中茅舍很多，柵外一片廣場。村中人見士兵到來，都擁出

來探問消息。鄔三甲的初意，原想用武力奪取這座村子。只因給太山那樣一攪，胆寒起來，怕有不測。只帶着兩名兵士，入村去見酋長，向他借宿，省得在森林受大神懲罰。他的去見酋長，還抱着一種目的，想向那酋長打聽打聽，森林中究竟是什麼神聖？同村人要好不好？若是同大神要好，打算對於村人格外敬禮，以便取悅大神，得他垂佑。不料同酋長一談，酋長的食品很多，不過要火槍子彈衣服去同他交換。鄔三甲一想，這些東西，都是寶重物品，怎樣捨得將他交換食物。依他的心想，立刻宣戰，同酋長決一雌雄。還虧得同去的兵士上條陳，說是酋長若能招待他們，次日帶着全隊兵士出外行獵，獵到的獸類，完全送給酋長。酋長聽了，欣然應允，言明鄔三甲以明日一天所得的獸類相贈。酋長撥一部份茅舍，給鄔三甲屯兵，供給他們食品。這個談判，足足開了一小時多，方纔定局。這也是非洲人常態。談判終了，鄔三甲出去移兵入村。戈翠住的是一間小小的茅屋，只有他一個人住着。那間茅屋緊靠長柵，在村中大道盡頭處。雖是沒有綁縛，沒有人看守。鄔三甲送他入屋之時，曾經再三曉諭他，說是林口獅虎甚多，你即使從村中脫逃出去，決難活命。接着道：『你得好好接待我鄔三甲，決不致受苦。等他們睡了覺，我一進來看你。我們可以訂個交情。』說着走了，他走之後，戈翠不覺打了個寒噤，用手握住臉，坐下去。聽見鄔三甲這般一說，纔明白他不派別的女人來看守自己的用意。只

不知這個佈置，他妻子知道不知道。從他妻子這兩天的舉動看來，並不是個愚魯之人。他丈夫既有不逞行動，諒來也有些覺察。這件事只有他來，方纔可以救自己出險。只是那個女人，不知他住在那裏，用怎樣方法，給他通信。想到這裏，忽然記起，從史艱圖身上取到的那一束文件來。自從上一夜被捕以來，恐怕洩漏機密，一向不敢追尋。現在趁左右沒有人監視，向懷中一摸，居然還好，好在裏夾層之中。暗想文件雖沒有遺失，自己身陷此地，萬苦千辛得了來，還不能呈給政府，同廢紙一般，不覺暗暗浩歎。戈翠是個沈毅果敢的女子，雖是如此，一些也不灰心。還希望潛身逃出虎穴，好把這束文件繳呈總部。戈翠在這間小屋中等了多時，那些士兵彷彿把他忘了，連飲食都不給他送來。耳邊聽着他們在村道那一端，笑着嚷着的歡呼暢飲。戈翠是個聰明女子，知道自己被囚在中央非洲，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土人部落中，全村土人轟飲之後，一定更無法紀。白種女子只有自己一人，處境異常危險。所望現在既沒有人來，論不定酒醉之後，那些人已經把他遺忘。若是如此，倒可以苟安一夜。等到天黑，還是沒有人來。戈翠記起方纔鄔三甲今夜要來看他的話，怕他實行起來，想放大了膽，出去尋找他妻子那雷圖。走到門邊一看，看見門外並無守衛之人。慢慢溜出去，一徑向村道那一邊，熱鬧地方走去。走了一回，望見村人同士兵，打了一個大圓圈，坐在一個大火堆外面。火前有六七個武

士，赤着身子，在那裏跳舞。傍觀的人，傳遞着裝酒的壺，同煮肉的罐頭歡飲。看見肉罐傳過來，一個個伸着五指，向罐中撈取肉塊，流水價送進口內大嚼。從不知道的人看來，這一夥人，簡直同餓了許多天的化子一般。酒壺遞過來，也是送到口邊狂吸。來不及吸的時候，那酒淋漓漓，洒了一身。必得鄰座之人拚命來搶，纔肯放手。那些人都有些醺然。戈翠在黑暗中閃過去，想找那雷圖。不料纔到人叢外，已經給一個女人看見，大叫一聲，直撲上來，拚命抓住戈翠撕打。戈翠沒有準備，幾乎給他打倒。虧得有一個武士出來干涉，把那個女人截住。鄔三甲見是戈翠，跟踉跄跄的走來，叫道：「你要什麼？要吃要喝，可以隨我來。」戈翠叫道：「我是來找那雷圖的，並不要別的。他現在何處？」鄔三甲聽了，驀地一驚。本來他的一隻手臂，已經攔腰把戈翠圍住，想拉他進人叢中去。聽了這兩句話，忽地立住，神色張皇，向四下一找。天幸那雷圖並不在左近，趕忙吩咐一個兵士，送戈翠回去，教他小心看守，不許胡走。那個兵士得令，取了一個酒壺，指揮戈翠先走，自己在後面緩緩跟着。到了室外，看着戈翠進去，自己蹲在門邊，喝起酒來。戈翠進屋之後，遠遠縮在牆邊坐下，因為以後自己的命運不知怎樣，所以時時刻刻打算脫逃的計策。雖是知道危險，卻不能不作此希望。那個兵士喝了半小時酒，忽地走進屋來，勾搭着同戈翠談天。走到戈翠坐的地方，把手中握着的那把短刀，靠在牆邊，也坐將下去。

口中有一搭沒一搭的講話，身子卻慢慢挪到戈翠身邊來，到相離切近，伸着雙臂，想攬戈翠。戈翠猛吃一驚，狂叫一聲，把身子向傍邊一閃，叫道：「不要囉唆。若是你不趕快給我走開，我是要報告鄔三申的，告訴了他。他決不饒你。」那個兵士喝醉了酒，聽見戈翠這般說，不覺一陣狂笑，探身過來，一把揪住戈翠，想拖他過去。戈翠一壁掙扎，一壁狂呼鄔三甲。正在危急當兒，忽然門口黑影一閃，走進一個人，喝道：「你在這裏幹什麼？」戈翠一聽，正是鄔三甲的聲音。戈翠聽見鄔三甲到了，也知道沒有什麼好處，除非把那雷圖提出來嚇他，或者可以絕他的惡念。正在思索，鄔三甲已到屋中，見自己派來看守戈翠的兵士，在那裏逼迫戈翠，非常生氣，踢了他幾腳，攆他出屋。那人被踢，口中喃喃辱罵的走了。兵士走後，鄔三甲徑向戈翠走來。那時他已醉了，戈翠身材伶俐，幾次給戈翠躲開，有兩次還給戈翠推下地去。惹得他勃然大怒，直冲上來。張着兩隻巨猿似的手臂，想攬抱戈翠。戈翠爲自衛計，握着雙拳，向他臉上亂打，想趕他走開，口中却時時提起那雷圖。說是給他知道，一定要生氣。生起氣來，大家臉上都不好意思。鄔三甲聽了這些話，頓時變了態度，平心靜氣的勸導戈翠，說是一切有他保護，決不使戈翠受絲毫委屈。戈翠只是不從。鄔三甲見勸導無用，又用起強硬手段來，像發了瘋似的來抓戈翠。不料那個被踢的兵士，一走出去，立刻去報告那雷圖。那雷圖聽了，飛也似趕來。戈翠正在

爲難，他已經進來。一到屋中，抓住鄔三甲，亂抓，亂打，亂咬。鄔三甲抵抗不住。也顧不得戈翠，掙脫了身。向屋外就逃。那雷圖不捨，緊緊相追。戈翠聽着他們夫婦兩個吵吵嚷嚷走上遠處去，想起今天的危險，雖已過去。以後這夫婦兩人，輪流着來鬧，却也有些支持不來。就以今天之事而論，那雷圖一心只在那裏對付鄔三甲，一到明天，必來尋事，不知要用什麼方法，收拾自己，不覺渾身打戰。正在驚惶失措，那個兵士又蹇了回來，向門內一張，看見只有戈翠一人在內，格格的笑道：「白女子，現在我可以自由行動，不怕人來打岔了。」說着，飛步向戈翠撲來。按下不表。太山收拾了士兵之後，打到了一隻鹿，割下一塊鮮美可口的鹿肉，送入口中，細細咀嚼，在那個時候，太山已經到了物產豐富的非洲內地，吃的又是向來愛吃的肉，理應心滿意足的快樂。不料自從看見戈翠，給黑種婦人那種推搡，那種毒打，那些慘狀，尤其是懸在目前。無論怎樣排遣，也排遣不開。還推想到戈翠身陷暴徒之中，那些暴徒又是最不堪的黑人。顛來倒去想着，心中非常不安。明知他是個德國間諜，不知怎樣，總去不開來，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爲了他是個白種女子，替他這般擔心。想到這裏，又想起他雖是個白種女子，究竟是個德國人。像德國人那種殘忍，應當受這種懲罰，並不足惜。拿定主意，把自己的一顆心放得定定的，不再去想他。不料饒是如此，那戈翠的慘狀，仍舊不由自主，湧上目前來，很使他踢促不寧。

並且還想到，不知那些黑人，怎樣收拾戈翠，戈翠現在給他們劫到何處去了？想着，又自己覺得有些抱愧起來。記起在威廉鎮不殺戈翠，事後追思，深恨是生平一種弱點，難道還想去救他嗎？這是萬萬使不得的。自怨自艾了一回，天色已黑，揀一株大樹，縱身上去，預備睡覺。誰知越是想睡，越睡不着，反倒勾起思潮中的戈翠來。眼睛一閉，彷彿又看見一個白種女子，給許多黑種婦人毒打。又彷彿看見森林深處，有許多黑人在那裏，凌辱那個白種女子。再也忍耐不住，一聲咆哮，把身子洒了一洒，從想在那裏過夜的樹上，跳上鄰樹去，找到午後鄔三甲所走的那條古道，追蹤而往。那條古道，是常有人往來的，很容易辨認。走到夜半，已到一個小村外面。嗅了一嗅氣味，知道目的地已到；不久就可以找到戈翠。縱下樹去，像獅子追躡別的獸類似的，在河邊伏在地下，輕輕向村柵邊爬去。一壁側耳細聽，一壁嗅那氣味。到了柵外，看見柵邊有株大樹，樹枝橫亘柵頂，縱上了樹，從橫枝上輕輕落入村中。一到村中，在一家茅舍邊偵查蹤跡。查了一回，果然在許多黑人氣味中，嗅到戈翠的氣味。這縷氣味，非常薄弱，是從一間小屋中透出來的。那時村中之人，把酒已喝完，肉亦告罄，一個個縮回室中酣睡。雖是如此，太山怕有不測，走路還是很謹慎的，不敢露出一些聲息。輕輕趑到小屋門口，側耳而聽，裏面一些聲息都沒有，連鼻息都聽不見。不過從室中氣味上辨別起來，戈翠確在屋中。溜進去站在那

裏，留心細聽。饒是太山聽覺敏銳，還是聽不見一些聲息，不覺起了疑心。仔細偵查，那時在黑暗中已經多時，雙眼已能辨物。只見地上橫着一件東西，看去彷彿像個人形。走到傍邊，俯身下去一看，見是個黑人中裸體武士的尸首，胸口插着一柄小刀。又把屋中各處一找，仍舊回到武士尸邊，把刀柄嗅了一嗅，微微一笑。把頭一昂，已經明白其中情形。再出去在村中各處尋了一遍，曉得戈翠已逃，既沒有受黑人凌辱，遭他們的毒手，心中稍爲寬慰。其實戈翠逃入森林，危險很多，太山一些不去注意。從他看來，森林之中，比倫敦巴黎還安穩得多哩。出了村，重入林中，忽地遠遠送來一陣從兒童時常聽見的聲音，不覺笑逐顏開。像森林中大神似的，站在一個高枝上，側耳而聽。聽得確切，喉中立時吐出一種巨猿們的長嘯，畢也不再游移，飛也似向鼓聲起處走去。這一嘯，把村中黑人驚醒起來，看見戈翠失蹤，屋中又殺死一個武士，嚇得他們疑神疑鬼，幾天不敢出村。戈翠殺了那個武士，逃出村外，循着古道，在森林中趨行，自己也不知走到何處去。只希望離開這座恐怖的蠻村。走得遠些，省得給他們追到，不很穩便。明知在森林中走着，前途吉凶莫卜。只是一息尚存，不能不同不可知的命運奮鬪一下。他既有這種決心，上蒼也彷彿垂佑於他。那一夜在獅虎犀象出沒之所，足足跑了一兩個鐘頭，一些沒有遇到什麼危險。後來隱隱聽見，前面有獸類咆哮，同往來走動的消息，怕有不測。並

且知道離那蠻村已遠，次晨從這裏起程，也不致給黑人追到。前面既有猛獸擋路，不如在此過夜，省得去冒危險。主意已定，徑去找一株大樹坐下，預備休息。他纔找到一個安穩去處，往下一看，方纔曉得樹的前面，是一個空場。場心站着二十多個同人類一般高大的巨猿。從月光中看去，長毛鬚鬚，異常可怕。一個個都用前爪支持着，站在那裏。他的毛片給月光一照，光芒閃爍，煞是好看。方纔聽見的咆哮之聲，就是從他們咽喉中發出來的。只因樹下長着許多草，所以在樹的前邊，沒有望見。一兩分鐘以後，陸續又有許多巨猿走來，單走的，結隊走的都有。不多一回，場中到了五十多頭巨猿，中間還有許多小猿。那最小的，都摟住他們母親頸子，站在他們的肩上。巨猿到齊之後，倏地分開，圍着場心一個圓形平頂的土墩，成了個絕大圓圈。就有三個老母猿進去，蹲在圓墩後面。每個母猿，抓着一對短短的分量很沈的棒，把面前那個平面圓墩，敲將起來。原來那墩是空心的，敲將上去，其聲淵淵，震動四面的空林，同鼓聲一般，鼓聲一起，場中的猿陣頓時走動起來。依着鼓聲，前後進退。從戈翠坐的地方往下看，彷彿同波浪一樣。那鼓聲起初並沒節次，後來有了音節。巨猿們步伐一致，身子搖擺起來。全隊分作內外兩圈。外圈是母猿同小猿，內圈是巨猿。外圈停止跳躍，內圈卻跟着鼓音向一邊旋轉。就在這個時候，戈翠聽見蠻村一邊，飛來一聲很尖銳的怪叫。巨猿們聽了，倏地站住脚步，像在

那裏側耳靜聽似的。聽了一回，見沒有第二聲飛來，一個身材比別的巨猿高大的巨猿，昂起頭來。向着天長嘯了一聲。這一聲明明答那一聲怪叫的。戈翠聽着那種陰慘之聲，不覺打了個寒噤。巨猿嘯罷，三個母猿，仍舊擊動土鼓。巨猿們又繼續跳躍起來。戈翠看那情形，知道他們一定在那裏舉行什麼慶典。自己深藏樹中，或者不致給他們找到，一顆心方纔放了下去。先向懷中摸一摸，那藏在懷中的文件，見好好藏着，並沒有遺失。又換了一處，看得清楚下面，很安穩的所在坐下。隔了半小時，鼓聲一回緊似一回，巨猿們步伐也加緊起來。那頭聽了那聲怪叫出來長嘯的巨猿，躍入內圈同土鼓之間，單獨跳舞。把身子忽俯忽仰，咽喉中時時咆哮着。跳了一回，還時時站住腳，向着明月搏膺長嘯。這是他向敵人挑戰，戈翠卻不知道。見他長嘯之後，靜靜站着，等候敵人到來。戈翠見他那種凶悍之色，不覺愕然。正在驚愕之時，忽然自己背後，也來了一聲同樣的嘯聲。同時附近樹上，有一個赤身白人，向空場上跳下去。他一下去，那些巨猿們像發了瘋似的，頓時騷亂起來，叫着跳着，張牙舞爪的恫喝着。戈翠嚇得幾乎把呼吸都停止了。暗想這個人莫非是瘋了嗎？爲什麼輕身擅入這些猛獸之中，一個人怎樣抵敵得五十頭巨猿呢？看着他一些不畏怯，從月光中竟向那些巨猿走去。從他走路的姿勢，同他的身材形貌看去，認得就是以前在陸德將軍大本營，生擒史那圖少佐之人。以後曾經從獅

口救出自己，因怕押上敵營，使用手槍柄把他打倒。在威廉鎮旅館中殺死史鄰圖營長之時，受過他不殺之恩，見了他有些害怕。見他一壁走，一壁喉中吐出咆哮之聲。若不是親自聽見，還不信人類喉中，會吐出這種聲音來。太山走到外圍，向着那些母猿叫道：『我是人猿太山，是屬於別一部落的。因此你們不認識。我上你們此地，並無仇視之心，不過要同我決鬪，我也可以奉陪。和戰都由你們。你們的王在那裏？我去找他講去。』說着，也不等母猿們作答，徑向前闖。那些母猿知道攔他不住，讓出一條很窄的路，聽他進去。進去時節，那幾個身上站着小猿的母猿，一個個把長毛豎起，口中咆哮着，卻不敢妨礙太山進行。太山進去，那些巨猿又發起威來，張牙舞爪的表示勇猛，太山不去睬他。大聲道：『我是人猿太山，要來同衆位兄弟跳登登舞的，你們的王呢？』說着，仍舊往裏闖去。戈翠在樹上見了，用雙手捧住自己的兩頰，圓睜着眼，怕太山這一來，一定給那些巨猿抓住，撕個粉碎，再也不能避免的了。不料那些巨猿見他過去，雖是齊聲吶喊，仍舊讓出一條路，放他過去。不多一回，太山已經走到猿王身邊，向猿王道：『我是人猿太山，太山想來同衆兄弟同居的。來的目的，純粹是和平，很希望衆兄弟讓他安安穩穩的住下，否則太山可要斲殺了。無論如何，既經來了，是預備同住不走的了。你們正在這裏跳登登舞，不知那一位兄弟，肯安安靜靜來同我太山同舞。不肯的話，我太山可要殺起

來了。」猿王聽了，大叫道：「我顧萊德就是猿王，我要廝殺，廝殺廝殺。」說着，狂吼一聲，向太山撲去。戈翠看得清楚，他見猿王撲過去，太山一些沒有準備，總以為太山這次一定要給他撲倒。不料相離切近，猿王纔想伸過長臂去抓太山，太山忽地動起手來，舉起右手，像長蛇吐信似的，一把將猿王左臂抓住。只輕輕一旋，猿王右臂，也給太山夾入右臂之下。這是太山同文明社會中人往來，學到的一種東洋柔術。這樣一來，很可以把猿王手腕挾斷。他卻並不去挾斷他，只把他挾得轉動不來，從新叫道：「我是人猿太山，你還是好好同我跳舞，還是願意就死？」猿王不肯屈伏，只是喊殺。太山聽了，忽地將猿王摔了一跤，也叫道：「我太山是猿類之王，你現在肯好好同我跳舞不肯？」猿王跌了一跤，越發生氣。縱起身來，大聲喊殺，又向太山撲來。太山迎上，一把抓住，又將他慣了一跤。手脚敏捷，連那些巨猿見了，都歡呼起來。戈翠只纔知道太山真有本領，所以敢於輕身插入他們中間，一些不怕。眼看那個猿王，給太山慣得躺在地下，迴不過氣來。太山又叫道：「我人猿太山，是來同諸位兄弟跳登鼓舞的。」那三個敲鼓的母猿，貪看猿王同太山決鬥，把鼓都停了。太山把手一揮，吩咐他們從新起鼓。鼓聲纔起，猿王已經蘇醒，把頭一抬，爬將起來。太山上去，逼着問道：「現在我人猿太山，可以同兄弟們跳登鼓舞不可以？還是再想廝殺？」猿王把血色眼珠望着太山道：「我降伏了，人猿太山儘可以

同他的兄弟們跳登登舞。我顧棄德就同他一起跳。』戈翠在樹上看着太山雜在巨猿之中，一般也會依着土鼓音節跳躍。他的號叫之聲，比巨猿還要慘厲。相貌雖是雄偉，卻有些怕人。他們的跳舞，雖是在這種荒林之中，看着非常可觀，只是搬演的是巨猿，也是可怕。戈翠正看得出神，忽地背後輕輕響了一聲。掉過頭去，從月光中看見一株大枝上，射過來兩道黃而帶綠的睛光，吃了一驚。原來是一只猛虎，相距很近。若是伸過他的巨爪來，就可以給他抓住。事機已迫，也沒有工夫可以思索，沒有工夫可以躲避。嚇得戈翠狂叫一聲，徑向空場上縱去。空場中巨猿正在跳得發昏之時，又在月下聽見聲音，都掉過頭來，見是個女白人，沒有人保護他，單身站在場邊。發一聲喊，一窩蜂趕來。樹上的虎見巨猿來了，知道連獅子都怕他們，不敢在他們跳登登舞時候，出去騷擾，所以也悄悄走了，上別處去找食品，不敢露面。太山也聽見戈翠的狂叫之聲，同別的巨猿，掉過頭來，見是個女子，又認得他是戈翠。雖是知道，這一次又可以讓別人去殺他，不必上去攔阻。不過不知怎樣，心中總有些不忍。縱然有了不忍之心，不免有些抱愧。也不能再顧，因此那些母猿趕到戈翠身邊，纔想動手，太山已經縱身而入，把他們打開。那些巨猿，也想前來分些戈翠的肉吃，不料太山出來干涉，都疑心太山依仗武勇，想獨嗜這件異味，都有些憤憤不平。太山深知他們性情，知道同他們講也講不明白，只得用一只手臂

勾住戈翠的腰，向巨猿道：「這是太山的女子，你們不可傷害他。」明知只有這個方法，可以避卻危險。並且知道戈翠是不懂猿語，不過對着巨猿用這種手段，保衛一個敵人，很覺得很有些慚愧。自己寬慰自己道：「這也是沒法。他是個女子。我又不是德人，也是出於無奈。捨此還有什麼方法呢？」

第九回

探海濊普西遇強梁

困蠻荒戈翠悲身世

德屬非洲英國大本營中，得到一種報告，說是西海岸有一支德軍登陸，從那邊直向東方開來，接應東部德兵。據說相距東部，不過十多天路程。這個報告，那到大本營報告之人，也說是得自傳聞。明知是不可靠的，不過在戰爭時候，不可靠之事，往往會得實現出來。因此知兵將帥，遇到這種報告，向來要派人出去仔細調查的。那時皇家飛行隊少佐史涅威姓哈羅名普西字剛在大營中候令。就奉着主將命令，駕着飛機，低低的向西飛去，偵探敵人蹤跡。一路上經過了不少地方，看着地面上有一大片森林，枝葉濃茂，怕有敵人潛伏在內，在半空中飛翔了許多時候。森林過去，就是一片大山。山下卻有草地。草地過去，一個絕大沙漠，始終沒有看見一些人跡。想找那拋棄下來的小車，同破碎破

車，結過營帳的殘壘，也找不到。只得再向西去，飛到午後，到了一個有樹木的平原，平原之中灣灣曲曲流着一條長河。天時不早，正想飛回大營去。路程雖遠，預計直飛回去，在天黑以前，可以趕到。仗着機中汽油充足，機器又是很可靠的，一定可以如願。不料纔想回去，飛機忽地往下面直沈下去。他本來飛得很低，沒有方法，只得落下地去。他見東方樹木太多，落將下去，挂在樹上，非常危險，所以向河邊草地上落去。一到平地，立刻修理起來，一壁修理着，一壁還在那裏哼倫敦音樂會中一年以前著名的歌曲。聽他哼那歌曲的神情嫺雅，簡直像在很安全的英國飛行場，四周都是自己的伴侶光景。一些不像身處未經開闢的非洲中部。這也是他習性使然，自由慣了，也不管環境不同，時時要流露出來。講到史渥威的相貌，長着一頭秀髮，蔚藍色雙瞳，長身玉立，兩頰上紅得玫瑰花似的，剛健之中，含着英秀。若是不着軍服，乍一看去，竟是個勝衣就傅時候的兒童，並不是出沒沙場的壯士。他也知道在這種荒涼寂寞地方非常危險，又怕附近真有敵兵潛伏林莽深密之所。口中雖哼着歌曲，兩道目光，時時向四圍偷看。不過史渥威雖是機警，究竟是個人類，沒有超人的感覺。他雖沒有偵察到敵人蹤跡，林深箐密之中，卻有二十對野蠻眼睛，在那裏目光灼灼，偵探他的行動。那些野蠻見他從天而降，都露出駭怪之色。史渥威一些不知，口中唱着歌辭，慢慢把機器修理。修理完整，把汽門一開，試

驗上一二分鐘，見沒有毛病，只纔關上汽門，走下飛機。預備把疲勞的筋骨，略爲舒展一下，抽一回煙，再行飛回營去。這一次公事已畢，用另一種目光，觀看四圍風景。纔從荒涼寂寞之中，看出他好處來。覺得這個水木明瑟的平原，簡直同公園似的英國森林一般。有這種風景，決計沒有蠻族猛獸出沒的，正在賞玩之時，忽地望見遠遠有一簇很美麗的花。他是個愛花之人，一壁抽着煙，慢慢走過去，細細賞那叢花。那叢花生長之處，距離停放飛機之處，大概有百碼左右。他蹲在花叢邊賞玩，沒有留心環境，給林中埋伏下的黃馬坡部落酋長冷邁坡看出破綻，率領手下十九個武士，一聲吶喊，直殺出來。史渥威正在賞花，驀地裏聽見後面林中來了一陣吶喊之聲，喫了一驚，掉過頭去，看見有一二十個蠻族，殺奔他身邊來。他們是結了團體來的，到臨近地方，脚步漸漸放緩起來。看那形勢，知道是堵截他上飛機去的歸路，明明含着挑戰之意。今天的事，決不能善自罷休。自己雖身邊帶着手槍，看他一個個握着標槍，攢着弓箭，若是給他進逼過來，決難倖免。打算先給他一個冷不防，打倒他一兩個，或者可以使他們退避下去。土人的情性，史渥威也知道一些。先打倒他一兩個，不是可以使他全隊退却，就可以挫一挫他們的銳氣。土人們銳氣一挫，要他們再振作起來，必需跳哩，叫哩，鬧上半天，纔有勇氣，再來攻撲。無論如何，總可以抵擋一陣。或者在他們退卻之時，可以乘機殺上飛機邊去。看

冷邁坡身材高大，相貌猙獰，呼號之聲，也比別人響亮，又在前面帶隊。知道是他們的領袖。掏出手槍，徑向冷邁坡打去。這一着棋，原是極好的。若是一槍過去，果能把冷邁坡打死，他的部下，必然星散。誰知沒有打中，只打死他部下一個武士。那個武士胸口中了一槍，狂叫一聲，向前便倒。把冷邁坡同他十八個伙伴，直退下去。不過並沒有退回森林，一窩蜂退到飛機邊去。史渥威的歸路，仍舊給他們截斷。退到飛機邊。一齊站住，迴過頭來，看着史渥威大聲商量了一回。忽地一個武士直跳起來，舞着標槍，厲聲吶喊。大眾頓了一頓，給他感動，一齊照樣叫喊跳舞起來。那種聲音，非常慘厲，果然不多一回，大家振作精神，又從新殺將過來。這一次沖鋒，比上次又近了些。雖然又打死了一個武士，却中了他們兩三標槍。自顧槍中只剩下五顆槍彈，敵人還有十八個。若不把他們嚇退，眼看着自己性命，決難保。不過自己生命既是這樣危險，打算拼命同他們決鬥一下，縱然要死，也得多傷敵人幾條性命。他在那裏準備迎敵，那些土人也在那裏會議。這一次他們的沖鋒，比較上略爲遲緩些。定的沖鋒計劃，也與上兩次不同。把全隊十八個人，分作三隊。從三面進攻。既不是密集隊，史威渥的手槍，也難於取準。等他把槍彈打完，土人已把他圍住。他們目的在生擒史渥威，所以明明可以用標槍刺他，都按兵不動。照這般圍上二三分鐘，冷邁坡一聲令下。全體武士，一擁而上。史渥威雖也揮拳向四面迎敵，

終究寡不敵衆，給他們用標槍槍桿打倒。趁他暈過去時候，把他雙臂背剪着捆將起來。等他醒來，一把拖起，推着他先走。他們在後面押着，向森林中走去。一進森林，迎面橫着一條古道。史渥威雖是給他們逼着前進，還不明白生擒他的用意。也知道此地是非洲內地，說不定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什麼大戰。他們生擒自己，決不是爲穿着英國軍服的緣由。既是如此，一定是自己不小心，闖入野蠻部落之中，纔受這逮捕之懲處。以後的命運，還不知怎樣哩。走了半小時，走到河邊一個空場上。空場那邊是個村落。村落長柵頂上，露出許多村中茅舍的屋頂。冷邁坡帶着部下武士，押他入村。一到村中，頓時給村中婦孺，同那些留守的武士，圍困起來。聲勢洶洶，幾乎要把史渥威當場分裂起來。最鬧得凶的，就是那些女人。放他一近身，就是非打即抓。還虧得冷邁坡別有作用，不肯當場殺死這個白種俘虜。一聲令下，手下那些武士，就上前驅逐閑人，讓開一條路來。就在那個時候，看見對面站着許多穿零落不全德國軍服的土人。史渥威見了並不喫驚。一見面就知道這些人，就是謠傳中所說的在西海岸開來的軍隊。自己找了許久時候找不到，不料在此地會無意中同他們遇見。不過想起自己深入重地，縱然不致完全失望，想從這些人手中逃出去，很是不易。不覺臉上露出一派慘笑。那些穿零落不全德國軍服土人中，一個身材高大，穿排長服裝的，正是鄔三甲。他一眼看見史渥威穿着英國

軍服，不覺失聲驚呼。那些手下兵士也跟着亂嚷。搶着擠過來窺視史渥威。鄔三甲把他們喝住。問冷邁坡道：「這英國人，你在何處捉來的？他同來的人多不多？」冷邁坡道：「他騎着一隻像飛禽似的東西，從天上下來。起初嚇得我們什麼似的，後來我們仔細偵察，纔曉得那個古怪東西，並不是活的。等他走下來，我們圍將上去攻擊他。雖是死了幾個部將，我們黃馬坡部落中人，都是勇敢的戰士，居然給我們把他拿住了。」鄔三甲聽了，睜大了雙眼問道：「他真從天上飛下來的嗎？」冷邁坡道：「不錯，他騎着一隻絕大像飛禽似的東西，從天上飛下來。落下來的地方，是在長河第二道灣，四棵樹左近，至今還在那邊。我們因為不知是什麼東西，不敢移動他，所以扔在那裏。若是沒有飛去，說不定此刻還在落下來的地方。」鄔三甲道：「這個人不在裏面，他決不會飛去。這是件極可怕的东西。我們軍隊一到戰場，他常在我們軍隊上面飛着，扔下炸彈來，嚇得我們什麼似的。天幸你把這個白人拿住，救了闔村人性命。不然，給他半夜裏騎着那件東西，飛上你們村子來，一村人的性命，都要沒有了。」冷邁坡道：「本來只有魔鬼可以在天上飛行，人類怎樣可以學那鬼魔。我冷邁坡會長自會收拾他，決不讓他再行飛翔天空。」說着，把史渥威押到村中央一個茅舍之中，把他關着，還派兩個膂力很大的武士，在那裏防守。史渥威在茅舍之中，關了一小時左右。把綁着的繩子，掙了多時，只掙他

不斷。忽然鄔三甲走進茅舍來，史渥威知道他懂得英語，問道：「他們打算把我怎樣，我們並沒有同他們部落宣戰，爲什麼把我拘禁起來？你同他們言語相通，請你告訴他們一聲，我並不是個敵人。我們向來同黑種人是好朋友，請他們好好將我釋放。」鄔三甲狂笑道：「他們英國人德國人是分辨不出來的。就是同他們說了，也是無用。他們只知道你是個白種人，是個仇敵。」史渥威道：「既是如此，他們生擒了我來幹什麼的呢？」鄔三甲道：「你隨我來。」說着，帶了史渥威到門邊，指着村道邊許多茅舍，中間火光熊熊的空地上道：「你看。」史渥威依言向那邊看去，只見有一大隊女黑人，抱了許多木柴，向一個木樁下走去。木樁之下，放着許多煮肉的瓦罐。心中早就了然。鄔三甲站在一邊，留心看史渥威神色，以爲他見了之後，一定是要露出驚恐之色來的。不料史渥威神色不變，只把雙肩一聳，冷冷的道：「真有這種怪事，難道你們這些乞丐，想喫我嗎？」鄔三甲道：「他們並非我的同種，我們部落，是向來不喫人肉的。黃馬坡卻是個喫人肉的部落。喫你肉的，是他們部落中人，我們只把你殺了就完了。」史渥威站在門內，眼看着他們，在那裏預備煮他肉喫之事，知道自己生存世上的時期，一回短促一回。心中雖不免有些惻惻，臉上卻一些不露出來。凶殘無比的鄔三甲見了，也暗地裏稱讚這個英人的勇敢。他來找史渥威的宗旨，原也是因爲以前在德軍服役，很受了些英軍

的懲創，很恨英人。知道黃馬坡人想喫他的肉，特地走來報信，想看一看史渥威驚惶之色的，不料竟不能如願。搭越着罵道：「以前你仗着那飛禽似的東西，常常飛到我們軍隊上面，扔下炸彈來，炸死我們許多同胞。現在你再想這樣是不能的了。都虧得冷邁坡替我們除了一個大害。」說着，一眼望見他那些手下人，都擠在木樁邊，同那些村婦談笑。他也昂着頭走了過去。幾分鐘後，見他帶了手下人，出村去了。史渥威見他不來騷擾，仍舊回到原處，打算脫逃方法。按下不表。村北數里以外，傍河森林邊，有一個小小高原，高原下有幾畝淺草平地。平地上蓋着一間新築的茅舍，一個人同着一個女子，忙忙碌碌在茅屋外面，佈那棘圍。兩個人做着工，都是一言不發。除去緊要時分說一兩句話，也都是關於建築同佈置上的話。那人只圍着一幅布，渾身光滑的肌膚，露在外面，給風吹日曬，都變成深褐色。他的力氣很大，舉那極重的東西，同空手一般，一些也不費力。只兩個人，男子是太山，女子就是戈翠。戈翠不知道太山不同他講話的理由，常常瞰太山不看他的時候，偷看太山。覺得生平所見的人，算這個人最爲奇特，彷彿他一舉一動，都含着無窮的神秘。同他認識不久，細細體察這個相貌英偉，天神似的偉人，性情含着超人同野獸兩種分子。他的性情，竟是個難於分析的疑問。自己是個飄零異國的弱女子，所操的職業，又是動人嫌惡的間諜，對着他很是侷促不安。想起單身在這種荒僻

去處，同這種野人同住，已經够危險的了。何況這個野人，又是個死仇，他深恨德人。從前又給自己用手槍柄打暈過一次。有了這種仇恨。無論幾時，修起怨來，自己斷難逃命。記得第一次見他，是在幾個月以前，看着他在東非洲，德國最高級軍官大本營中，把不幸的史鄴圖少佐擒去。史鄴圖少佐被擒之後，生死存亡，至今還沒有人知道。第二次見他，是在獅口下救援自己。救了出來，纔說明在英國大營曾經見過，指出自己是個間諜，要押着回英國大營去，按例懲辦。就爲這個緣由，纔用手槍柄把他打倒。他並不記恨。那夜在威廉鎮旅館中，手殺史鄴圖營長，卻沒有傷害自己。從幾次經歷上推測過來，他的性情，很難測度。雖是懷恨，却又肯處處保護自己。就是以最近的事實而論，從黃馬坡村落中，躲避鄔三甲凶鋒，逃入森林，遇見那些巨猿，幾乎給他們撕成齋粉。也是得他出來保護，方纔無事。他這種處處保護，究竟是何用意。若是果含仇視之心，爲什麼又處處加以保衛。幾次想把這些憂慮排除開他，不要無病而呻，發生什麼疑慮。從太山舉動上看去，決計沒有歹意。不過無論怎樣，也排遣不開。這也是戈翠伶仃弱質，從前在社會上受過不少挫折。覺得自命爲文明社會中人，還含着畜類氣息；怎能以俠義之心，責諸這種野蠻似的人呢？論起戈翠的個性，卻也是很活潑，很喜歡同人談笑。生平最怕的是受人嫌惡。從他目光中看來，人類同下等動物的判別，就是撞在一起，人類能够用言語

交換個人的意見同思想。所以戈翠見了人，最愛同人談天。太山卻截然兩樣，從小生長在異類之中，他們的腦筋簡單，言語上是不完全的。太山的靜默寡言，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他口中雖不很言語，腦筋中思想，卻鎮日價沒有寧止。不過因爲在森林中，那些同伴都是腦筋簡單的。太山有了新思想，同他們講，他們也不明白，所以有了思想，也不告訴別人。對於戈翠，也是如此。既是不喜歡同戈翠談天，索性不談。除去必需品吩咐戈翠做什麼事，講一兩句話以外，閑語一句不談。督促着戈翠，一語不發的共同工作。戈翠並不知內中情形，總覺得同一個可以講話的人在一起，不能談天，覺得非常難受。慢慢把懼怕太山之心減去，從新生出詫異之心來。覺着身處非洲，太山又倡議建築這一所茅屋。眼看着要依靠太山，在此地寄居些時候。究竟他抱着什麼宗旨？他是何等人物？以前作過什麼事業？爲什麼獨處森林，同那些巨猿交好？覺得有不少話要問。既沒有恐懼太山之心，就有意無意的問他。把棘園完工之後，打算怎樣。太山答道：「我打算仍舊回我生長地方西海岸去。也不能預計幾時可以達到地頭。好在來日方長，森林中是不計歲月的。你們在塵世上，終日裏忙忙碌碌，到處奔走。我們在森林中居住，卻沒有這種事。等我在此地住得厭了，就立刻西行。目前第一件是不能不替你造一個晚間可以安睡的安全地方。第二件等棘園佈置妥貼之後，還得教你採取食品方法，恐怕還

有些時候哩。」戈翠聽見他不久就要西行，不覺吃了一驚。失聲道：「你打算把我扔在此地，扔在這種恐怖的森林裏面，做那野獸同蠻族攻擊的目標嗎？我知道這個地方，離白種人的殖民地，至近也有幾百里。並且這個地方，是向來白種人沒有來過的。這個怎樣使得呢？」太山問道：「爲什麼使不得呢？你並不是我帶你來的。設使你們德國人，遇見了敵國女子，在這種地方，他肯保護不肯？」戈翠叫道：「怎樣不肯。他們一定肯保護的。我們國中人，決不肯把一個沒有保護的白種女子，扔在這種可怖地方的。」太山聽了，把眉頭一聳，覺得這種話，很沒有價值。最使太山生厭的，是用德國話談天。這種話自從遭了家難以後，很是嫌惡，不願再講。若是戈翠會講英語，還好一些，後來不知怎樣，給他記起，戈翠當間諜時，曾經裝着英國軍官，上英國大營去過。論不定他會講英語。問起戈翠，戈翠失聲叫道：「我自然會講的，不過我想不到你也會講。」太山聽了，很是驚異。默然不語。他詫異的是爲什麼？戈翠聽見英國人會講英國話，忽地疑心起來，正是詫異。忽地想起，論不定戈翠把他當作森林中一種獸類。只因常常出沒德國殖民地，纔學到幾句德語。這也難怪戈翠。看見他這般裝束，怎會知道他是個英人，還有一個莊子在英屬東非洲呢。戈翠既是不知他的本相，倒也很好。或者可以從戈翠口中，探聽些同德國偵探到的機密，以及德國諜報部的組織。戈翠既是個間諜，一定知道的。還不如

索性讓戈翠當他是個林中生長的生物，沒有國籍，專同白種人爲難的蠻族。從他攻擊史艷圖兄弟上看來，真有些相像。兩個人又一語不發了好一回。戈翠幫着太山把棘圍撒好。太山雖也知道這些工作，完全是爲保護戈翠起見。不過戈翠爲了搬運荆棘，手上臂上的皮膚，都刺得鮮血淋漓。明知他是個敵人，無足憐惜。不過究竟是個女子，督促着他做這種工作，心中不免有些不安，不得已教他不必再做。戈翠問道：「你爲什麼又不教我做了呢？我給荆棘刺了覺得痛，難道刺了你，你就不痛了嗎？並且你發起佈置這個棘圍，完全爲的是要保護我，使我以後住在中間，可以安全。既是爲了我，我豈可以不動手的呢？」太山答道：「你是個女子，這個不是你們女子應當做的。你若要做事，可以把我早晨帶來的壺盧，上河邊去汲些水來。我走之後，你也可以解渴。」戈翠聽見太山說要走，不覺喫驚。嬌怯怯的問道：「你難道就要走了嗎？」太山見他誤會，分說道：「不是。等棘圍佈置好，我就要出去獵取食品。明天我還要同你一起出去，教你獵取食品的方法。我西行之後，你方纔可以自己行獵。」戈翠聽了這幾句話，一語不發，帶着壺盧，上河邊汲水。那時他的心中，抱着無窮悲感。知道太山一走，他決不能倖存。太山不能久留，他的在世日期，爲時很短。在這種森林之中，四周聚着不少蠻族同猛獸。一個孤立無助的弱女子，怎樣可以同他們抗拒。眼看着太山西行之日，就是他的絕命之期，心中

懷着這個觀念，還有什麼心腸，去留意四周環境。到了河邊，淒淒涼涼的俯身下去，把壺盧一個個灌滿了水，抱着滿腔幽怨，也顧不得留心環境，低着頭走向新築的茅舍去。正在走着，忽然覺得面前有一件東西，阻住去路。擡頭一看，不覺失聲驚呼，向後倒退了幾步。原來這擋道的，正是猿王顧萊德。他出來行獵，並沒有帶着那些部下同行。遠遠望見戈翠向河邊汲水，特意走來觀看，他的相貌。從人類目光看來，非常凶惡。披着一身有爛銀似白尖的黑色長毛，兩隻健碩而粗壯的胳膊，直垂過膝，扛肩縮腮。一個槍彈似的腦袋，直縮進兩個極大的肩窩之中。血色眼球，露出凶悍光芒。寬鼻闊嘴，泚着一口鋒利極堅結的長牙。在他自己，固自命為森林中的美少年。那些母猿們，也因為他的相貌，是猿類中不可多得的異相，也都有凝眸送盼之意。這樣一來，越發把他與會提高起來。他也認得，戈翠是同人猿太山同來的女子，想把自己的美麗形體，給戈翠賞鑒一下。還以為戈翠同森林中同類的女子一般，也會讚美他的。誰知道從戈翠看來，卻不過是個很可怕的，一個似人非人的獸類。這種鄙薄他的心念，若是給他覺察，一定非常生氣，要同戈翠廝打。還虧得沒有知道。他見戈翠向後退縮，一些沒有歡迎他的表示，喉中低低咆哮了幾聲，又逼近了幾步。他的咆哮之中，含着勸慰之意。從戈翠聽去，更是驚心動魄。正在不可開交，虧得太山聽見戈翠驚呼之聲。抬頭一看，早知就裏，輕輕縱出棘圍，

飛也似向這邊趕來。到相離切近，高聲警告顧萊德。戈翠聽去，太山喉中吐出來的聲音，簡直同顧萊德的聲音一樣。顧萊德聽見太山叫他，答道：「我並沒有傷害你女子之心。」太山道：「這個我也明白。不過他同獅虎一般，都是不明白我們語言的。既是不知道你的用意，還疑心你有傷害他之心哩。」說着，走到戈翠身邊，向戈翠道：「他決不會傷害你，你千萬放心。他也知道我是個森林之王，從前我教訓過他一次，至今還沒有忘記，所以決不會傷害太山之人的。」戈翠聽見太山之人這句話，芳心中不覺一動，抬眼默察太山神色，卻沒有什麼異色。纔知道這句話，完全對於巨猿表明自己是他的所有物，方纔可以加以保護，並沒有別的意思。那顆心纔鎮靜下去。趕忙答道：「雖是如此，我心中覺得非常害怕呢。」太山道：「這個萬萬使不得，以後你既要卜居此地，常要同他們見面，萬不可露出恐怖之色，這是最安全的方法。將來你若是怕他們有不軌之心，我在臨別之前，一定教你一個自衛方法。不過巨猿的勢力很大，在幾頭巨猿一起走的時候，林中別的動物見了，都要退避，不敢上前攻擊他們。你若能同他們訂交，最為安全。若是一見他們，露出驚慌神色，被他們看出，你是個怯懦之人，就要起輕視之心。以後他們難保不來欺侮你。那些母猿尤其討厭。放心，我一定告訴他們，你有一種自衛方法。若是他們不小心一些，一定要自取殺身之禍。這種方法，我自會教你。若是運用起來，準

可以使他們尊敬你。」戈翠道：「是了，我一定掙扎着把膽子放大來。不過這頭巨猿，長得太可怕，是我一生所從來沒有見過的，只不知掙扎得來掙扎不來。」太山微笑道：「你嫌他長得難看，安知他不也在那裏，嫌你長得難看呢。」就在那個時候，猿羣都找了來了，往上一圍，太山戈翠已給他們圍在中間。猿羣之中，公的母的都有。年老的母猿，肩上背上，都有小猿，蹲着摟着。那些小猿也有在老猿足邊，奔逐淘氣。這些巨猿也都認得戈翠，就是那天跳登登舞的晚上，給虎從藏匿的樹上，逼人空場的那個女子。不過因為戈翠是個人類，不是他們同類，對於戈翠，都抱着驚愕之意，那些母猿，擠上來一個個撈住戈翠穿的衣服，咕咕吱吱同他們的伴侶議論。戈翠雖是心中非常驚愕，卻還是強忍着，臉上神色一些不變。太山在一邊看着，脣上微露笑容。雖然身處蠻荒，究竟同文明社會中人往來多年，纔同他們睽離，也體會得出戈翠心中的苦楚。不過總覺得他是個敵國間諜，即使受盡種種折磨，也是他自作自受，並沒有憐惜之心。見他這種勇敢，卻也暗暗贊許。掉過身去，向那些巨猿道：「現在太山要去替自己，同他的女子行獵去了。」說着，指着那新築的棘圍茅舍道：「他的女子，就住在那邊，你們大家千萬不可傷害他。你們省得嗎？」那些巨猿都點頭應允。顧萊德也道：「你放心，我們是決不去傷害他的。」太山道：「這個我也知道，若是你們傷害他，我一定要將你們一個個殺死的。」

說着。向戈翠道：「現在我要行獵去了，你最好進茅舍去。這些巨猿已經答應，決不害你。你不放心，我把這柄標槍留下來給你。在萬不得已之時，有了這把槍，也可以防身。好在我去去就來。諒來在這極短的時間以內，你決不會有什麼危險的。」說着帶了戈翠，向茅舍邊走去。到了棘圍邊，看着戈翠進了棘圍，用荆棘把進去的地方塞住，纔向森林走去。戈翠站在茅舍邊，澄澄看着太山，在空場上走着，腳步輕捷，身材雄偉。雖是赤着身子，卻掩不了他的雍容華貴態度。他見太山走到森林邊，輕輕一縱，已上樹杪，眨眨眼已經不見了。只纔迴身走入茅舍。究竟是個女子，覺得身世蒼涼，子身海外，往地下一倒，淚如雨下。

第十回 蹠枯枝蠻村作俘虜 統異類間謀救英雄

從太山心中想來，最合白種人口味的，是野豬同鹿肉，因此他想去找這兩種獸類。不料一路走去，只嗅不到這兩種獸類的氣味。繞道依着那一條長河，想找鹿豕們飲水之所。走了許久時候，忽然鼻觀中嗅到黃馬坡種族中人，那股氣味。他本來深恨這種黑奴，常想到他們部落中去，探看一下。立

刻拋卻自己出來行獵的目的，抄到村柵後面，縱上樹去。這棵樹高覆村柵，從樹上向村中看去，正見他們紛紛攘攘，在那裏預備。太山是在黑人村落中出沒慣的，只一看早就看出，在那裏預備開那啖人肉的大會。太山生平最愛侮辱黑人，遇到機會，就用詭譎手段，來調侃他們作樂。若是能够把他們到口的食品劫去，使他們心底裏發出一種恐怖心來，尤其快意。所以一見下面的景象，立刻用目光四處尋找，他們預備宰割的囚人所在。巨耐枝葉濃密，一時看不清全村景象。想找一株最高的枝子上去看去。論起太山是個生長森林之人，森林的一草一木，他都知道得非常清澈。只是合當有事，這一天大意了些，他要上去的那株樹，枝子粗細同別的枝子也不相上下，枝上一般也長着許多枝葉，很茂盛的。那株枝子靠樹幹處，有個小小蟲孔。誰還知道孔中的蟲。已經把靠樹幹之處蛀空了呢。所以太山纔到枝頭，唵喇一響，那個樹枝平空直斷下去。下面既沒有大樹枝可站。太山知道不妙，纔想向別個枝上縱去。只苦於事起倉猝，措手不及，身子直沈下去。一條腿給藤蘿一絆，不多一回，已經背心着地，跌在村道中間，暈過去了。村中武士們，聽見樹枝壓折，有人墮下地來的聲音，知道有了奸細，都奔回家去，尋找軍器等。他們拿了軍器出來，看見村道上微風不動，躺着一個白種人，不覺喫了一驚，都不敢近身。後來有幾個膽大的，見太山不動，纔敢上前，又用目光向四周樹上窺探，查明沒有他

的餘黨。縱有十多個武士，握着標槍，一擁而上，把太山圍住。起初以為太山是跌死了。仔細檢驗，方纔看出是跌暈了。有一個武士，把手中標槍想向太山心窩上刺下去。會長冷邁坡把他攔住，下令道：「你們快把他綁起來，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得一頓飽餐了。」武士們得令上去，七手八脚，用皮帶把太山的手脚一齊綁好，抬進監禁史渥威那間茅屋去。他們怕給史渥威跑了，晚上大家沒有肉喫，所以把他也照樣綁個結實，村中人聽見又拿到了一個囚人，都擠來觀看。冷邁坡深悉他們部下情性，怕他們一時興起，殺死了這兩個囚人，晚上跳不成死舞來，所以特地在門邊加派了幾個守衛，攔阻囚人。史渥威在茅屋中，也聽見有人從樹上跌將下來，也聽見村中武士們的騷亂，靠着牆，站在監禁他的屋中，看着那些武士抬進太山來，放在地下。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雄偉的人物，也猜不出何以給這些黑人拿住。從他裝束上看來，明明是個蠻族。然而面貌身材，卻是個白人。並且還不像那些給人家放逐蠻荒的瘋狂之人，卻爲什麼，落到目前這個地位呢？正在驚愕，忽然看見太山眼皮有些顫動，慢慢睜將開來，露出一雙灰色眸子，迷迷糊糊的望着。等神志一清，目光也轉了敏銳神氣，掙扎着翻了個身，坐將起來，望着史渥威，見他手脚也綁在那裏，微笑道：「今夜他們可以飽餐了，」史渥威也啼笑道：「這些乞兒，從他們這種形狀看來，一定是餓待久了。方纔拿我的時候，幾乎把我生喫

下去。你怎樣會給他們拿住的？」太山把肩膀一聳道：「這是我自己的不是，論理應當供他們咀嚼。方纔我不小心，爬上一個枝子去，那個枝子禁不起我的重量，給我踹斷了枝子。斷下來又給籐蘿一絆，腳沒有着地，頭先下來了。不然，我怎樣會給他們生擒的呢？」史渥威道：「我們還有方法脫逃沒有？」太山道：「從前我逃過幾次，也會經見別人脫逃過。遠看見有人在火光叢中，囚人腳下火已上透，黑奴們標槍尖已到他胸口，還將他救將出去哩。」史渥威聽了這種慘酷的話，不覺打了個寒噤，失聲叫道：「天呀，我希望不遇見這種事纔好。別的還可以支持，只有給火來燒炙，最是難受。等一回氣閉塞起來，在他們面前露出不安的神色來，一定要招他們嗤笑的。」太山道：「你不要驚慌，給火燒炙，決不會久，決不會使你呼吸十分閉塞。說來雖是慘酷，受苦的時間，卻非常短促，不多一回，就可以給火薰得昏眩過去。暈過去之後，就一些痛苦都沒有了。這是我常見的。既做了人，死是免不了的，何必去計較那死是怎樣死的呢。至於說死的時間，更是不必計較先後，今天晚上死，同明天晚上死，一年以後死，反正總有死的一天，又何必去爭那先後呢？」史渥威道：「你這一篇哲學家的話，說得也未嘗不是，不過就此束手待斃，我總覺得心有所不甘。」太山大笑道：「是了，你要逃走也很容易，你給我滾過這邊來，讓我替你用牙齒咬斷你手腕上縛的皮帶，放你逃走，好不好？」史渥威聽了，欣

然滾到太山身邊。太山用他的鋒利牙齒，咬那皮帶。不多一回，覺得那皮帶有些活動起來，再隔一回，準定可以咬斷。至於史渥威腿上綁的皮帶，就可以自己去解，連太山也可自由了。不料冷邁坡派的守衛之中，有一個走進茅屋來，一眼看見太山，在那裏咬史渥威腕上綁的皮帶，早知就裏，先把手中握的標槍桿，劈臉打過來，把太山打開。然後喊進那幾個守衛來，一齊動手，把太山等拳打腳踢的凌辱了一頓，從新把他們手足上綁的皮帶，又收緊一些，另外用皮帶把太山等分開兩邊，綁在牆邊木椿上，綁得他們動彈不來。他們走後，太山見史渥威懊喪非常，笑着勸慰道：「一息尚存，就有希望。」史渥威笑道：「你說的也未嘗不是，不過我們的性命，已在呼吸之間，你難道還不知道，這個時候，已經將近喫晚膳的時候了嗎？」按下不表。猿王顧萊德，部下有個巨猿，名喚卓達，巨猿語年紀雖輕，身材卻非常健碩，膂力很大，性情勇敢。還有一件古怪之處，他的額部很高，同別的巨猿不同，所以比較起來，他的智識也比別的巨猿高些。顧萊德冷眼看着，知道卓達了得，將來難保不生篡逆之心，有些妬忌。卓達很不喜歡卓達。在卓達這一面，也知道顧萊德有些妬忌他，又仗着自己膽量大，無需倚賴同類，常常獨自出外行獵。既抱着離羣獨立思想，受着環境的煅煉，筋肉一天發達一天，知識一天敏捷一天。這天剛巧他又是單身出外，獵取食品，在南方得到些蟲蟻兒。喫了一飽。循着長河，覓道而走。

的是他常走的路。這條路是要經過黃馬坡部落的。他常走這條路，就貪着要窺探黃馬坡部落中人的舉動。從他看來，這些黑人的舉動，同他們同類，有些相類之處。不過他們平常度日的課程，有些兩樣。因爲看出異點，就覺得引起他的興味來。凡是經過黃馬坡部落，必定要縱上樹去窺探，留心他們的舉動。這一天他纔上樹去，還沒有站穩，剛好撞見太山從樹上跌下去。驀地裏聽見唸喇一聲，嚇了一跳，往下一看。正看見那些黑人在那裏亂嚷。向人叢中望去，有個裸體白人，躺在那裏，認得正是一兩天以前，那個褐色肌膚的白猿。這個白猿在跳登登舞的會場上，同猿王交手，佔了優勝，卻並不希罕那個王位。跳舞已畢，揚長而去。卓達平時最是崇拜英雄。他見太山那種舉動，早已五體投地，欽佩得不得了。現在看着他跌暈在地，經那些黑人綁了起來，擡進茅屋去，激起他仗義之心，直站起來，把頭向着天，預備引吭長嘯。不過他是個聰明的巨猿，看見黑人衆多，茅屋前又設了許多守衛，自己一嚷，洩漏了消息，反難營救。並且深悉這件事，不是獨力可以辦得到的。若是打不過他們，自己送了性命不要緊。若是救不了這個英雄，如何使得。不如回去，招些同伴來協力救援，似乎要妥當一些。主意已定，咬緊了牙齒，把剛想吐出來的嘯聲嚥住，悄悄縱下樹望北去了。那時他的伴侶，還在太山同戈翠構造的茅舍前，空場上遊戲，幾個稍爲勤些的，閑閑地在森林邊尋覓食品。其餘的巨猿，都在樹蔭下

蹲着躺着。巨猿們是散漫慣的，鎮日價無事可做，落得逍遙自在。戈翠哭了一回，抹乾了眼淚，也到茅舍前站着，目視南方森林，太山進去的地方，很迫切的盼望太山早早回來。時時迴眸偷看，那些長毛鬚鬚的巨猿，深怕他們一時野性勃發，撞進棘圍來殺他。自己手中雖是握着太山留給他的那把標槍，還是同沒有軍器一樣。他們若是果然動了相害之心，憑着他們的膂力，要一把折斷這柄槍桿也是容易。看着他們身材，深悉那一身長毛之中，筋力很強，若是一拳打來，準可以把自己打死。正在慄慄畏懼之時，忽然看見森林中，縱出一頭少年巨猿來。戈翠初同這些巨猿晉接，從那時候的目光看來，凡是巨猿，面貌都是一般的。後來雖是知道，他們同人類一般，各個有各個的異點，那時卻分辨不出。不過見了卓達，也覺得他身材高大，額部同那一雙炯炯目光，同他的伴侶不同。見他那走路的神色，非常匆忙，像有什麼緊急之事，要報告大衆似的。這種神色。他的同伴也看將出來。所以見他向前走來，幾個公猿都頸毛直豎，直立起來，口中吐出咆哮之聲迎上去。顧萊德也夾在他部曲之中，頸毛豎着，身子挺着，口中低聲咆哮，把鋒利的牙齒泄了出來。他從前常見那些少年巨猿，驀地裏起了不軌心念，爭奪王位，都是突然從森林中出來，向他們的王挑戰的。今天看見卓達舉動，有些可疑，不知他究竟抱着什麼目的？若是臉上沒有匆促神色，還不至於動大衆的疑心。現在他既有這種神色，不

能不作準備。後來到了切近，見他並沒有挑戰之心，纔行放心。卓達見大衆的咆哮之聲，慢慢鎮靜下去，只纔把太山被擒，要大衆同去營救的事說出。顧萊德首先反對，掉頭不顧道：「理他呢，這是他自己的事，我們管不了這許多，由他去罷。」卓達勃然道：「他是個大猿，同顧萊德種族同住，很是安靜。現在落在黑猿手中，我們瞧友誼上，應該去救他出來。」顧萊德只是咆哮。不去睬他。惹得卓達暴躁起來，大叫道：「若是顧萊德見了黑猿怕不敢去，我卓達就獨立去救那白猿。」顧萊德聽見罵他膽怯，不覺勃然大怒，掉着胸口，大肆咆哮叫道：「我顧萊德並不是怯懦，只因那白猿並非同類，因此不願前往。你既要去救那白猿，不妨帶了他的女子一起救去，不要胡鬧。」卓達答道：「我卓達當然要去救的，並且還要帶着他的女子，同顧萊德部下有膽量不畏縮的同去。」說着目視那四周圍着的巨猿，問道：「你們誰有膽量，跟着卓達去同黑猿們戰爭，救回我們陷落在他們部落中的兄弟去？」剛說完這幾句話，就有八頭少年巨猿，都是身強力壯的，走出來站在卓達身邊。那些老猿因為涉世既深，洞悉利害，怕遭不測，一個個搖着頭，跟着顧萊德走了。卓達大叫道：「很好，既要同黑猿決戰，必得有善於戰爭的兄弟同去，那些年老像女子似的東西，我們也用他們不着。」老猿聽他這幾句狂言，也不以為意。那八頭少年巨猿，經了這番鼓勵，頓時高興起來，站在那裏，一個個泚着牙齒，捶胸狂

喊，表示武勇。那個喊叫的聲音，真是驚天動地。戈翠不懂得猿語，不曉得他們鬧些什麼。還以為他們要打起來，嚇得星眸圓睜，手足無措。後來給卓達們一喊，更是驚得渾身發抖。因為林中生物的聲音，最慘厲難聽的，就是巨猿們表示勝利同挑戰的嘯聲。平時有一頭巨猿嘯將起來，已經難聽，何況同時有九頭巨猿嘯起來呢？正在驚駭，忽然看見卓達帶着他新得到的八個義勇隊，向棘圍邊走來。還以為面前的棘圍，是保護他的一道長城，可以阻止卓達的前進。不料他一到棘圍邊，像野奴般輕輕一縱，已入圍中，站在面前。嚇得戈翠挺着標槍，照準卓達胸口，預備迎敵。卓達只是不退，站在那裏，咕咕吱吱不知講些什麼。戈翠見他並沒有惡意，略為放心一些，只不知他說些什麼，不覺發起愣來。卓達見戈翠這種形狀，有些焦躁，伸起巨掌，先把戈翠手中握着的標槍奪去，扔在地下。走近身邊，一把握住戈翠的右臂。戈翠明知沒有十分危險，身子卻不由自主，向後退縮。卓達一壁講話，怕戈翠不懂，用手向南方森林中指了指，又把茅舍指了指，拖着戈翠要走。在他以為總算表示得明白了，戈翠還是不懂。卓達又指了指棘圍，指了指戈翠，又指了指森林。忽然又從地上拾起那支標槍，用手指上幾指，再指南方森林。戈翠只纔明白，巨猿們都以為他同茅舍棘圍標槍之類，都是太山所有之物。卓達講的一定關於太山之事，說不定太山遭了什麼難了。太山幾次相救；現在他既有什麼患

難，怎可以坐視不救呢？這個心一起，也不再退縮，跟着卓達就走。到了棘圍邊，戈翠沒有縱躍之能，只得用手去撤那棘圍。卓達見了，知道戈翠用意，上前幫着搬運。不多一回，已經闢了一道小徑。戈翠帶着卓達出去，到了圍外。卓達同他八個伴侶在前引導，走得很快，旋風似的，戈翠委實追趕不上。起初還可以勉強，後來實在走不動了，常常落在後面。卓達着急，趕回來催促。他見戈翠那種形狀，就用手來拖。戈翠有些怕他，知道同他抵抗，他不知就裏，也是無用，只得由他。後來因為走得太快，沒有留心足底，一只腳給藤蘿絆住，跌了一跤，再也站不起來。卓達見那些同伴都立住腳等他帶路，這女子又是這種無用，雖是生氣，卻也知道戈翠是不能同他們一樣的。若是儘是這般，一定要誤事，設或那個英雄給黑猿們殺了，豈不可惜。低頭一想，只有措了他走的一法。主意一定，也知道即使同戈翠商量，戈翠也是不懂。俯身下去，一把撈起戈翠，向背上一抗。戈翠知道他的用意，只是怕跌，用手臂勾住他的頸子。卓達會意，用巨掌把戈翠兩只手腕握住，飛步追上他同伴去了。好在戈翠穿的騎馬裝束，沒有裙子牽絆，不怕樹枝的勾纏。措在卓達背上，非常熨貼。等到卓達跑得性起，蹣上樹去。戈翠雖把雙眸闔上，覺得在森林中，同九頭巨猿一起躡路，這一種景象，一輩子也忘不了。隔了一回，恐怖之心稍減，把眼睛睜開來看那林中風景，一處處從足底下走馬似的過去，很是快心。並且覺得卓達慣於縱

越，在樹中往來，非常妥穩。就是背上揹了個人，他還一些不覺得，簡直同沒有揹人一般，帶着同伴努力前進，中途並不停頓。一直到了距離黃馬坡部落村外，一株樹上站住，耳中已經聽得見，村中那些黑人笑語喧闐，同犬吠之聲。戈翠從樹葉空隙處望去，認得是從前逃出來的地方。若是給他們村中人看見，一定從新給他們拿住。想到這裏，不覺有些悚然。只不知卓達等揹他來做什麼？難道揹去送給那酋長嗎？既已到此，也只能聽天由命的了。那些巨猿停了一停，從新前進。這一次走得非常謹慎，悄悄的從樹頂縱到一處，可以望得見村中全部之處歇下。卓達找定一個靠樹幹的巨枝，看着戈翠站穩腳頭，纔蹲下去，把戈翠手腕鬆開，掉過頭去望着戈翠，用手指向樹下村道邊，一間茅屋的門口亂指，從他神色上猜度過去，知道太山一定給黑人囚禁在那間茅屋之中。戈翠留心看那自己所蹲的那株樹下，剛好是一間茅屋的屋頂，從樹上縱下去，並不很遠。只是一到下邊，怎樣救那太山，卻一些主張沒有。不多一回，天色漸黑，那些預備煮人肉的罐子下邊，火已生起。中間立着木樁，樁下堆着一大堆木柴。戈翠看了這種設備，也明白那些黑人的想，想割太山，心中異常焦急。明知自己手無寸鐵，決不能同那些黑人爭持。只是想起太山三次相救之恩，縱然知道太山深恨自己，卻因受恩深重，不能不報。即使手無寸鐵，也應下去捨命相救。從戈翠看來，太山的爲人非常古怪，然而很足以託以死

生。有時野性發作起來，凶悍得野獸還不如他。不過俠義之心一起，卻又有古代俠士之風。幾天前同他在荒林中工作，老實說生殺之權，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卻始終沒有加以非禮。所以戈翠對於太山，不但一些沒有畏懼之心，並且還非常敬服。至於他打算把戈翠扔在這荒寂之區，自己繼續西行，雖是不情，卻也只有這種宣言，並未實行。既同太山是萍水相逢，太山也並沒有必需保護之義務。即使實行，各人有各人的事業，決不能責備太山。所以戈翠一些不怨。戈翠正想下樹，見卓達同他的伴侶，目視那些黑人，準備閑閑的坐着，一些沒有動作，悟到一定是等候天黑之後，再行動手。時機還沒有到，過於浮躁，反要誤事，只得忍住。就在那個時候，下面景象又有變化，有二十多個武士，圍着一個酋長裝束的人，紛紛講話，大概都是陳述意見的。足足鬧了有十多分鐘，纔見有兩個武士站起來，向對面一條村道上走去。不多一回，又擡了一根木樁來，擡到場中放下。衆武士一齊動手，在原有的一根木樁邊，刨了一個坑，把那根木樁豎起，用土培壅好。戈翠不知道黑人還拿下一個史渥威，看見有兩根木樁，很是不解。正是疑惑，從黑暗地方望見火光裏，有許多武士。一窩蜂向卓達剛纔所指點的茅屋中進去。隔一回，拖出兩個人來，一個正是保護自己的太山，那一個穿着英國飛行隊軍服，戈翠纔明白立那兩根木樁的緣由。趕忙站起來，撫着卓達的肩膀，向村中一指，低低的叫道：「隨我來。」

說着，也不顧卓達懂不懂，輕輕一蹠，已到樹下茅屋頂上。從屋頂下去，並不艱難。一轉眼間，已到平地，檢一個離火光稍遠之處，從屋後繞到殺人場去，走的都是黑暗地方，也不怕有人瞧見。走了幾步，掉過頭去，看見卓達緊緊跟在背後。後面黑影中，彷彿還有他的同伴跟着，知道九頭巨猿都下來了。膽子愈壯，悄悄向屋前走去。到了近村道地方，閃在屋角邊，向村道上看去。相距咫尺，還有一間茅屋，屋門開着。遠遠望那場上，太山同那個軍官已經縛上木樁。場上的人，一個個目光都注射在他們身上，並沒有留心後面。所以戈翠同卓達們向他們後邊走去，他們一些沒有覺得。那時戈翠深恨沒有軍器在手，不然準可以殺他們個落花流水。不過動手之後，這些巨猿究竟肯來幫助不肯，還是個疑問。只因要找軍器，從那間開着門的茅屋邊經過，閃進屋中。卓達等不知就裏，也跟了進來。找了一回，居然找到一支標槍，握在手中，仍舊向門前走去，太山同史渥威少佐，給黑人等縛上木樁，縛得結實，兩個人一語不發。停了一停，史渥威以為太山的臉色，必定有些愁慘。掉過臉來觀看。不料太山臉色還同平時一般，不但沒有恐怖之色，連憤怒之色都是沒有。雖是知道大限已到，神色一些不變，心中很是敬服。低聲道：「老友，我們現在要分手了。」太山聽了，也迴過頭來望着史渥威，同他告別。接着道：「若是你想早走，可以等火燄起來的時候，重重把烟同火燄吸進鼻孔去，呼吸就可以窒塞了。」

史渥威謝了一聲，顏色雖給烟一熏，有些慘淡，還把肩膀一振，挺身而立。那時黑人的婦孺們都圍在周圍坐着。那些武士，卻臉上畫得花花綠綠，作了個圓隊，慢慢的開始跳那死舞。太山又向史渥威道：「若是你愛掃他們的興，最好無論受怎樣的苦楚，不作一聲。有方法教臉上神色一些不變更，可以減掉他們開這個大會的興味。千萬記着，再見罷。」史渥威雖是默默不答，卻把牙齒咬得緊緊的，眼看着那些黑人，要想在他身上找歡樂，是不容易的了。武士們開始跳舞，專候冷邁坡標槍尖戳上囚人身上去，第一滴血迸出來，他們大家也可以照樣動手。戳了一回，纔可以把囚人腳邊的木柴用火燒着，使他們受熏炙之苦。冷邁坡的步伐愈跳愈近，火光中看着他斑斕的面色，同紅色厚脣間露出來的黃色尖牙，異常難看。跳舞的姿勢忽起忽伏；伏下去的時候，把腰折下去，腦袋幾乎着地。起來的時候，平地一縱，又跳入空中。他是在圓圈中間跳的，到相離切近。用標槍尖覷準太山胸口點去，標槍抽回來，太山褐色皮膚上，迸出一縷鮮血。就在那個時候，圓圈外面，忽地來了一聲女子驚呼之聲，緊跟着一陣猛獸咆哮之聲，同時圓圈外起了一陣騷亂。太山給黑人們擋住，雖是不見情狀，那聲音卻聽得出來，知道村中到了巨猿。只知道他們爲什麼而來，萬想不到是來救他的。冷邁坡同那些武士，聽見聲音，也都不知就裏，都停住跳舞，向圓圈外面觀看，只見從他部下那些驚惶失措的子民

中間，擠進一個女子來。這個女子認得，就是以前在他村中逃出去的。後面緊跟着一大隊巨猿。嚇得村中的人，手足無措。卓達最爲勇悍，張牙舞爪，帶着他八個同伴，跟定戈翠，手口俱用的。從年老之入同婦孺之中殺進來，直奔冷邁坡。同那些武士。太山等他們殺進重圍，纔看得清楚是戈翠，帶着巨猿救他來了。趕忙向卓達等下令道：『快去截殺這些圍住我們的黑猿，好讓女子來鬆我的綁。』又向戈翠道：『快來割斷這些綁住我的皮帶。黑人們有巨猿抵敵，諒來一時還可以支持哩。戈翠聽了，趕忙過去，到了太山身畔，雖是沒有刀剪，趁卓達們同黑人交手之時，平心息氣的解那皮帶。憑着冷靜的頭腦，很敏捷的把綁鬆開。稍爲鬆了一些，太山自己也幫着動手。不多一回，已經恢復自由。一壁教戈翠去替史渥威鬆綁。一壁縱身起來，協助卓達們動手。那時冷邁坡同他手下的武士，已經看清楚只有九頭巨猿。膽子一壯，決定憑着手中的標槍同短刀，立住陣腳，同巨猿們決一死戰。他們究竟是有軍器的，巨猿們徒手相搏，怎樣抵敵得住，所以一交手就打倒了三頭巨猿。這三頭巨猿死的死了，活着的也是命在呼吸。太山一看形勢，知道只憑死戰，巨猿萬萬敵不住黑人，必得好好懲創黑人一下，使黑人知所戒懼，方纔可以獲勝。向四面一望，居然給他找到了一種絕好的軍器。臉上頓時現出一種猶笑之色。走到火堆邊，提起黑人們預備煮人肉的水罐，連着罐中百沸的滾水，向黑人臉上砸

去。武士們冷不防臉上身上給滾水一澆，澆得又痛又嚇。大叫一聲，向後就退。陣腳一動，憑着冷邁坡連珠價的督促，都約束不住。太山趁勢，又向人叢中扔了兩三罐滾水，嚇得那些黑人四散奔馳。太山見敵兵已退，去尋找自己的軍器。等他找到，走回空場來，戈翠已經把史渥威的綁也鬆了。史渥威隨手在地下拾了武士們扔下來的一支標槍，跟着太山戈翠剩下來的六頭巨猿，慢慢退出村外。那些武士經了這次懲創，冷邁坡再也鼓舞不出他們的勇氣來，眼看着他們拿到的囚人，給一個女子帶着巨猿刮去。雖是殺死三頭巨猿，却刮去兩個白人，覺得非常懊喪。太山們回去，路上一些沒有危險。太山同卓達引道，後面是戈翠同史渥威，最後就是五個餘剩下來的巨猿。在路上走着，都一語不發。太山自有太山的不快，他一輩子幹的，都是救人的勾當，在野蠻世界之中，憑着天賦的筋力，同敏銳的感覺，凌駕萬有，向來只有施恩於人，並沒有受過他人的恩施。不料今夜平空受人救命之恩，並且救他命的，還是他深惡之人，這一來氣得太山只是搖頭。

第十一回 舊恨難忘太山告密 有懷莫白戈翠投袂

太山出去行獵，打倒了一頭鹿，抗在肩上走回來。剛在林邊，遠遠望見戈翠同史渥威從河邊走回茅舍的棘圍邊去，搖了搖頭，歎了口氣，目視西方。想起兒童時候，常常在那裏遊戲的西海岸來。記得海港中有一間板屋，是業經去世的老父所築。正對海灘，潮汐風沙，風景非常幽靜。屋中的器具什物，都留着父母遺澤。兒時至今，永遠視爲鴻寶。從前爲着琴痕在世，留滯東部，未遑歸省。現在琴痕既死，塵緣既斷，久經遺忘的鄉思，又兜上心頭。在東部勾留，處處都要記起琴痕，還不如回到故鄉去，借着故鄉風景，還可排解一些。只苦於有兩件事阻滯他的行蹤：第一件是此地離西海岸尚遠；第二件是目前這兩個，還沒有歸宿。史渥威是個英國飛行隊中將佐，固不能聽他在此地遇險；就是向來痛恨的戈翠，本來預備扔他在此地的，現在既受了他救命之恩，也應該知恩報恩，救他出險。既要救他們出去，自己西行的一件事，只能無期延期，暗想現在此地的三個白人，性情完全不同：自己是個差不多赤身裸體的野人。同野獸有些相像；史渥威是個英國軍官；戈翠是自己深惡痛絕的德國間諜。造化弄人，無緣無故，把這三個人扭在一起。現在既在一起，不能不送他們兩個出去，只是怎樣送法，太山還沒有主意。思前想後，只有依着原來舊路，送他們上東海岸去。不過道路太長，雖要送他們東行，怕他們沒有這種氣力，又都是不慣在森林中往來之人，在那種崎嶇山路上走，未必能支持得

住。東邊既不能去，要帶他們上西海岸去，又有些不願。太山把那間海港中板屋視爲聖地，若只有史渥威一人，他還肯許他去。有了戈翠，要讓戈翠踏進板屋，玷污聖地，很是不願。雖是並沒有實行，想到這個境地，還忍不住喉中吐出咆哮之聲來。既不准他們西去，只有伴着他們慢慢東行。即使不送他們到東海岸，也得送他們上一處英國殖民地去，在戈翠沒有在黃馬坡救他出來之先，太山原也打算扔他在此，不去管他。現在受了救命之恩，雖是生氣，卻也不能不感激他。現在看着他們逍遙散步，想起他們處境的危險，不禁替他們寒心。就是史渥威在這種獸類縱橫之處，憑着他個人身子，還不如一頭生長森林的小猿。因爲小猿還可以避免種種的危險，他卻沒有這種本領。就是以食品而論，若是沒有自己去採辦，這兩個人雖在物品繁庶之區，難免飢餓。這天早上，太山替他們搜集水果乾果，現在又給他們獵取鹿肉，他們自己只會向河中汲些飲料而已。還有一件最要不得的，是知覺遲鈍，同木偶一般，在危機四伏之處居住，竟像沒事人一般。自己在樹頭偷看了他們這許多時候，他們一些沒有覺得。自己究竟是他們的同類，他們覺得不覺得還不算什麼；所可慮的，是棘圍邊灌木叢中，伏着一件東西，在那裏耽耽守視，他們還一些不知，向棘圍邊走去，他們雖然不知，太山的知覺，卻非常靈敏，看見叢草中有一處草尖，微微在那裏搖擺，定睛一看，早就知道，並不是風的吹動。仔細用

鼻觀體察，給他嗅到一股虎味，纔曉得草中伏着一頭猛虎，專候他們過去，縱出來搏噬。那時戈翠等已到半路，太山着急，高聲把他們叫住。戈翠等聽見太山叫喚之聲，吃了一驚，一齊止步，掉過頭來。太山輕輕縱下了樹，向他們走去，一壁走，一壁叫道：「快到我這邊來，不要跑，一跑那獸太要撲來的。」史渥威問道：「你說的什麼獸？太是什麼人？」太山也不去答他，只把肩上抗着的鹿，扔在地下，飛步迎將上來。戈翠等見他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們背後，心知有異，都掉頭向後面觀看，纔看見後面灌木中，有一頭相貌猙獰的猛虎，向他們撲來，原來那虎正在守候，戈翠等過去，拿穩了可以飽餐一頓，不料平空前面樹上縱下一個人來，向戈翠等走去。他在森林中生長，知道這一頓飽餐的食品，要給那厮刮去了。疑心一起，又爲飢餓所迫，不覺大怒起來，打算無論怎樣，這一份到口的食品，決不讓別人搶去，所以拚命追來。戈翠見了那種凶猛樣子，不覺失聲驚呼，緊緊靠着史渥威，拉住他的手臂，嚇得只是發愣。史渥威雖是手無寸鐵，同戈翠一般的沒有抵抗能力。究竟是個男子，見戈翠這般驚恐，把他推到背後，自己挺身而立，預備同那虎決鬥。太山看見史渥威這種舉動，也暗暗嘉許他的義俠，不過知道他決沒有伏虎手段，一經交手，必然失敗。因此腳下並不敢延緩。那虎却也了得，旋風似的向戈翠等撲來。他發腳的地點，本來離戈翠等不遠。那虎又正在壯年，筋力強壯，眼看着戈翠等是躲不

了的了，誰知那虎跑得快，太山比他格外快些。史渥威正在預備迎敵，忽然看見太山，從自己身畔飛電似的搶過去。那虎見了，把身子一歪。外貌上像躲避太山，其實想從側面去攻撲戈翠等，他想越過太山，直行搏攫。史渥威看着太山，也變了方向，到人虎接近之處，蔘地裏一縱，像球隊中的球員似的，縱上虎身，左臂從虎的左肩前鉤下去，右臂從右邊一只前爪下抄上來，緊緊把虎抱住。人虎一齊滾下地去，在草地上亂滾，咽喉中都吐出咆哮之聲。虎聲固屬可怕；那太山的咆哮之聲，也是一般。就是仔細分別，也分不出那個是虎聲，那個是人聲。史渥威想着，覺得非常驚愕。戈翠驚魂稍定，把拉住史渥威膀子的手放下，很熱烈的問道：「我們有方法幫助他不能？有方法在他沒有給這個畜生咬死之前，幫助他不能？」史渥威聽了，在地上遍處尋找。攻打那虎的軍械，却找不到合手的器械。戈翠忽地驚呼了一聲，飛也似向茅舍邊奔去，掉過頭來叮囑史渥威道：「你在這裏守候，我去拿他留給我的那支標槍來。」戈翠走後，史渥威看見那虎却也利害，想用爪來抓太山的左臂。太山知道他的用意，用盡種種方法，躲避他的利爪。兩只膀子一用力，裏面的筋肉核桃似的迸將起來，額上頸上的血管，也一條條顯出太山的意思，想用神力搯死這虎，用利齒一口咬住虎的頸皮。虎的下部，居然也給太山用兩腿勾住。那虎怒極，一壁咆哮，一壁跳着縱着。在地下滾着。想把太山掀下去。有幾次還故意

把前爪舉起，像人類似的直立起來，再驀地裏往後一倒，想給太山一個冷不防。不料太山像生了根似的，只緊緊爬在他的背上，一些不動。不但摔他不下，並且胸口勾住的雙臂，逐漸緊束起來。說時遲那時快，戈翠去取太山留給他的，那支短柄標槍，已經取到，喘吁吁從茅舍中出來。史渥威迎上去接那支標槍。他救太山之心綦切，也來不及遞給史渥威，自己握着標槍，搶步過去，趕到人虎身邊。那時人虎正在拚命爭持，斑斕的黃毛，同褐色肌膚擾在一起。戈翠幾次想把標槍尖戳準虎身刺去，總怕刺不中虎，反傷了太山性命，幾次停下。後來幸虧那虎疲乏已極，停了縱躍，休息半刻。戈翠趁勢挺着標槍，覷準虎心刺去，刺個正着。那虎狂吼一聲，四腳一陣亂動，竟給戈翠刺死了。太山見虎已刺死，纔從虎身上站起來。那時他也忘記自己是個人，彷彿身上也長着長毛似的，一陣亂洒。史渥威同戈翠見了，都莫明其妙，看得呆了，太山目視戈翠，臉上很是難看。他正爲着受了戈翠的恩，鬧得沒有法想。不料不願受這德國間諜的恩，這一次又是他來相助。心中雖是不快，却因自己是個勇敢之人，向來對於英雄是崇拜的。戈翠能够手刺猛虎，不能不使他暗暗欽佩。過去提起自己打來的那頭鹿，向戈翠等道：「這是我獵到的鹿，我知道你們是要烤熟了吃的，我太山却不願好好的鮮肉，給火烤壞，還是吃生的好。」說着，也不向戈翠道謝，大踏步向棘圍走去。到了棘圍之中，把鹿放下，用刀割下幾塊

肉。自己留下一大塊，其餘的都交給戈翠。等史渥威種起火來，戈翠就在火上用太古民族烹調方法烹調起來。太山遠遠坐在地下，自管自吃他的生肉。史渥威見有戈翠在那裏動手，自己無事可做。也走來坐在太山身邊，目視戈翠，低聲向太山道：「他真有本領，你以爲如何？」太山答道：「他是個德國人，是個間諜。」史渥威聽了，猛吃一驚，趕忙掉過頭來問道：「你說什麼？」太山道：「奇了，你難道沒有聽見嗎？他是個德國人，是個間諜。」史渥威叫道：「這個我萬萬不信。」太山道：「不信也由你不信，也與我無關。我親眼看見他在塔尼埭營中，同德國大將談話。營中還有大將的幕僚，大將同那些幕僚都認得他，叫得出他的姓名，他還有一束文件交給大將。第二次我在英軍前線中遇見他，他那時穿的是英軍將佐裝束。第三次在威廉鎮上遇見他，他上那裏奉着密令，去同一個德國兵官商量什麼軍務的。他確是個德國人，是個間諜。我因爲他是個女子，所以沒有殺他。」史渥威失驚道：「這樣說，你真以爲他是個間諜了。天呀，我萬萬不信。你看像他這種溫柔，這種勇敢，確是個好女子，你怎樣說他是個德國間諜呢？」太山聽了，把雙肩一聳道：「他確是勇敢，不過獸類中最小的是耗子，耗子也有一兩件特殊美德的。但是他確是一個間諜。因爲他是間諜，我所以非常恨他，你也應當恨他的呀。」史渥威聽了，用手握住臉，呻吟道：「上蒼恕我！頓了一頓，接着道：『教我怎樣恨他呢？』」

太山肉已吃完，望了一望史渥威，站起來說：「太山又要去行獵了。你們的食品足敷兩天，兩天之後，再來看你們罷。」說着，頭也不回的走了。太山一走，戈翠覺得頓時徬徨不安起來。太山不走，同他們談談說說，覺得茅舍外面這一重棘圍，彷彿銅牆鐵壁一般，住在裏面非常安全。他這一走，忽然像雪牆似的，完全消化個乾淨。林中種種險象，湧到眼前。在戈翠的意思，很不願意讓太山走，要他留在此間。現在聽說太山要兩天之後再來。這兩天之中，沒有太山保護着，一定要生出恐怖心來；並且時時刻刻還有危險之事發生，怎樣忍受得來。心中這般想，忍不住向史渥威道：「我很希望他不走，他在此地我覺得非常安全。他的情性雖是冷酷。雖是嚴肅，卻有使人樂於同他周旋的魔力。我遇見的人卻也不少，總覺得沒有人比他來得可靠。他雖不喜歡我，卻不願我遇見什麼危險。這個人真有些不可思議，我簡直有些不明白，他究竟是何等之人。」史渥威道：「可不是嗎？我也是不明白呢。不過有一件事，我卻看出來了。我們逗遛此地，很足以妨礙他的行動，他很希望我們各走各路。若能在這兩天之內，我們離開此地，或是給獸類同蠻族拿去，等他重來此地，不見我們，他方纔安心。我看他既不願我們久居此間，此間又處處伏着危機，他又沒有正式宣佈。盡力保衛我們。我們逗遛此地，有何益處，還不如我同你慢慢覓路。上白種人殖民地去。我在非洲也游歷過不少地方，還同人在非洲打過

幾次獵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從來沒有到過像此地這種猛獸縱橫，野蠻猖獗的地方。老實說，連聽都沒有聽見過。所以據我看來，若是冒一冒險，上東海岸去，雖免不了要受些餐風飲露之苦，論不定還要比久居此地，來得安全一些。一上了路，只要不遇見什麼危險，盡一天之力，就可以找到我坐來的那架飛機。據我理想上揣度過去，那架飛機，一定還在黑人們襲擊我之處停着，有了飛機，只用幾小時工夫，就可以到東海岸去。我的拿得住那架飛機還在原處的理由，因為非洲地方，這一部份並沒有長於駕駛之人。土人們疑心很重，見了這種古怪東西，不但不敢毀壞，連飛機左近，我看都不敢走去。若是如此，一定還在原地。既沒有人去動他，一到機上，就可以載我們上東海岸了。你看怎樣？」戈翠道：「好是很好。不過我們受恩深重，決不能就此揚長而走，連謝都不謝他一聲。不如等他回來，先謝了他，再同他告辭，似乎妥當一些。」史渥威聽了，目視戈翠，沈吟了好半晌。起初有些疑心，怕戈翠還不知道太山深恨他，所以還有些依戀，後來忽地記起太山的話來，越看戈翠，越不像是個下作的間諜，很想用隱語探問探問戈翠，卻又覺得艱於啓齒。拿定主意，等同他交情再深一些，再行詢問。沈吟一回，慨然道：「我看他既不願我們久居此地，希望我們各走各路，縱然受了他些恩惠，又何必一定要犧牲我們兩天寶貴的光陰，在此地耽擱受怕呢？你也太多慮了，據我聽他同我講的話，語氣

中味來，他最不願意的，就是你久居此地哩。」戈翠聽了，抬起頭驚問道：「你說些什麼？」史渥威把一根樹枝掘着地上的泥土，答道：「我也不願盡述，不過一件事可以奉告，他很盼望你不在此地。」戈翠逼着道：「請你把他講我的話，告訴我，我是有應行知曉之權的。」史渥威把雙肩聳起，望着戈翠道：「他說他非常恨你。他的幫助你，完全爲的你是個女子，職分上不能不如此。」戈翠聽了，臉色灰白，隔不多一回，又紅暈生頰，慨然道：「既如此請你稍待片刻，我跟你走使了。最好把他給我們的肉帶些走，以後論不定要吃。在這種地方，上什麼地方找去。」結束已畢，兩個人循着長河，向南走去，史渥威帶着太山留給戈翠的那支短柄標槍，戈翠卻在建築茅舍剩下来的木材中，揀了一根樹枝，取在手中，作爲軍器，臨走時候，戈翠還逼着史渥威，寫了一封短柬，留給太山，一則致謝他的保衛，一則向他辭行，用一個荊刺把那張紙釘在茅舍中牆上。在森林古道中走着，怕拐彎遇見什麼危險，一路上非常注意。遇見有灌木豐草之處，格外謹慎，怕有猛獸潛伏在內。他們知道黃馬坡部落就在前面，恐怕遇見冷邁坡手下武士，因此繞道而行，省得撞到他們，不當穩便。戈翠道：「我怕冷邁坡手下黑人，還沒有怕鄔三甲同他部下的利害。鄔三甲同他黨羽，從前都是德國士兵。他們潰散出來的時候，擄了我同走，不知他們想勒索贖金呢？還是想把我賣給北部蘇丹，做蘇丹的侍妾？擄着同走，我深

知他的內容。他們既受過歐洲人軍事訓練，那些部下，大半都是有新式槍械子彈。他們的軍勢，比冷邁坡來得凶猛。」史渥威道：「這樣看來，我虧得只遇見冷邁坡，沒有撞到鄔三甲，鄔三甲既經受過新式軍事教育，一定認識飛機。若是遇見了他，我的飛機可就毀了。」戈翠道：「鄔三甲也在此地出沒，快些求上天默佑，不要給他找到你那飛機纔好。」戈翠等走的是約摸在離黃馬坡部落，周圍一里以外，雖沒有遇見黑人，道路卻越走越發難走，那時他們是向東而行，所走的完全藤蘿低胃的地方，連路都沒有。那藤蘿同深篔簹，最密之所，非常難走。他們穿過去，不是蛇行匍伏的爬過去，就是在許多倒下來的枯樹幹上爬過去，各處都有活的死的藤蘿，像網羅似的阻路。他們在這裏走，南方一片大空場上，有許多黑種武士，圍着一件東西，在那裏嘖嘖稱異的評論。這些武士，身上拖拖拉拉的都穿着破碎不完，的德國軍裝。一眼望去，就知道這些人不是良善之輩。那中間最凶悍的，就是他們的領袖鄔三甲。他們所圍着看的，就是史渥威的飛機。自從史渥威給冷邁坡拿回村子，鄔三甲聽見是坐了飛機來的，就出來尋找這架飛機。他的目的，因為沒有細細看過，想來看看，打算看完之後，把他毀了，省得遺禍非洲。等到找着飛機，又勾起他的野心來，想利用這架飛機，遂他蹂躪非洲的目的。他在戰地上往來，是知道他利害的，很想弄一架來玩玩。現在既有這一架在手邊，怎肯再行拋棄。

所以找到之後，天天跑來觀看。起初有些膽怯，看着樣子離奇，不敢上去。慢慢膽子壯起來。居然給他放大了膽，爬上了飛機，把機器撫摩了一遍，很想學那駕駛方法。坐在裏面，想起若是會飛將起來，不必過高，只用飛過樹頂，就可以使那些手下人，瞠目咋舌的讚美他。還可以去嚇唬那些內地的酋長。他們不知飛機作用，一定把他當作神明似的崇奉。那時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再也沒有人敢同他抵抗的了。想到這裏，覺得有了這架飛機，從今以後，各部落都可以向他們去隨意取錢，還可以娶他一二十個妻子，不覺手舞足蹈。正在得意，忽地記起那個悍婦來。有了這個悍婦，怎樣肯許他再娶一二十個妻子？不覺又躊躇起來。曉得這多妻主義，是萬不能達到目的，雖有這種雄心，決計不能實行，很是懊喪。還虧得他會退一步想，雖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但是那個雄長同類的目的，還可以實行。所以盡心竭力的研究駕駛飛機，時時刻刻希望，飛機自己會高升上去，好誇耀自己本領。不料飛機只是不動。他記得在戰地上，常常望見英國飛行隊中人，駕着飛機，往來非常容易；只恨沒有人教他。他也曉得史渥威已在黃馬坡部落中脫逃出來，時時刻刻盼望史渥威自投羅網，會自己找來，好逼脅他教自己飛行。他的終日候在飛機上，不肯走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史渥威走來。總算他命運好，這個希望居然成爲事實。這一天，他剛從飛機上來，帶着部下，走入林中，忽然聽見北方林中，來了兩

個人講話之聲，疑心是史渥威。趕忙把部下的人，分兩傍埋伏。他們剛伏好，史渥威同戈翠從古道上走來。鄔三甲認得史渥威並且還帶着那個在他手中逃走的那個女子同來，這一樂樂得他幾乎狂叫起來。史渥威同戈翠卻一些不知道，森林中伏着危機，一顆心只希望走出森林，那架飛機還好好停在空場上。有了這飛機，就可以在幾分鐘之內，離開這危險區域了。走到古道寬闊所在，兩個人並肩而行，拐了一個大彎，遠遠望見公園似的廣場上，那架飛機還好好停在那裏，不約而同的歡呼起來。就這歡呼聲中，一聲吶喊，鄔三甲帶着部下從兩邊殺來。

第十二回 衛良朋捨身教蠻族 避悍姑竊艇走天涯

戈翠見目的將達，忽地出了這個岔，眼看着是要絕望，不覺又驚又恨。史渥威雖是失望，卻勃然大怒。看見他們穿的，都是軍裝，就厲聲問他們官長何在，要他們的官長前來答話。戈翠道：「他們都是不懂英語的，讓我來替你問他們。說着就用德語，把史渥威的話繙了一遍。」鄔三甲笑道：「白女子你是知道的，他們早已死了。若是這個白人不伏我的指揮，他也不能逃生。」戈翠道：「你要他

怎樣？」鄧三甲道：「我要他教我像鳥類似的會得飛行。」戈翠聽了，猛吃一驚，把這句話告知史渥威。史渥威沈吟一回，答道：「他要學飛行嗎？請你告訴他，若是教會了他，他要讓我們回去的。」戈翠把這句話繙給鄧三甲聽。鄧三甲秉性非常狡猾，是個沒有信義之人，向來遇到別人要求什麼，他是沒有不答應的；至於踐約不踐約，又是一個問題。他聽見戈翠這般說，一些也不為難，立刻答應道：「只要他肯教我，教會之後，準定送你們上白種人殖民地附近去。不過這只大鳥卻要給我，作為代價。」戈翠把這篇話告知史渥威，史渥威皺着雙眉道：「我看英國政府是保不住這架飛機的，也只能答應他。若是不答應，他們一定把我殺死，這架飛機還是不能回去，一定停在此地，受着風日的侵蝕，結果也是腐朽在這個蠻荒。若是教會了他，至少你總可以平平安安回文明國土。只要你有一線生機，從我看來，把英國皇家飛行隊中所有飛機，都送了他，我都覺得值得多哩。」戈翠聽見史渥威講出這種懇摯的話來，覺得太重了些，同他萍水相逢，並無十分深交。現在在這個生死關頭，他竟肯這種捨生相救，不覺非常感激。目視史渥威，臉色很是悲慘。史渥威見了，也深知自己說話說得太重。怕戈翠在這個時候聽了，添他的悲傷。趕忙道：「方纔的話我自知太冒昧了一些，請你不要見怪，還求你不要放在心上。若是你見氣的話，我立誓決不再說一切，等我們出了這個險地，再講何如？」戈

翠聽了，微微一笑，謝了史渥威一聲。不過人類的話一說出口，再也收不回。史渥威縱然沒有向戈翠屈膝乞婚，戈翠卻已知道史渥威深愛自己，有乞婚之意，很是感激。鄔三甲既經訂定條件，立刻逼着史渥威教他，史渥威纔想推却。鄔三甲是個善疑之人，自己不守信義，常常怕別人騙他，所以頓時又變起臉來，拿刀動槍的要殺史渥威。史渥威喃喃的道：『是了，我教雖教你，怕你的性命也保不住哩。』說着向戈翠道：『你何妨同他商量，一起上飛機去。留你在下面，同他部下這些魔鬼似的兵士混在一起，委實有些不放心。』戈翠依言同鄔三甲商量，鄔三甲又疑心起來，怕戈翠同史渥威結起黨來，收拾他。他背叛德軍將領，又殺了自己兵官，深怕史渥威把他送回德國大營去，辦他背叛長官之罪。所以一聽戈翠說要同去，頓時變了臉，只是不許道：『這個白女子可以留在此地，我來吩咐我的部下，決不傷他。除非你不把我送回來，那就要保不住了。』戈翠把他的話告知史渥威。史渥威道：『既如此請你同他講，我送他回來時節，你必需還站在此地。若是你不在此地，我可要把他送上英國大營，教他受環首之罪的。』鄔三甲聽了，立刻允許，還當面切實告誡部下，不許傷害戈翠。若有差池，一定處以死刑。傳令已畢，同史渥威帶着部下，徑向飛機走去。一到機上，自以為是這架飛機的未來主人翁，很驕傲的坐下去，指揮史渥威開機。不料史渥威把機一撥，前面的推進機，旋風似的轉將起來。

鄔三甲從來沒有見過，嚇得他大驚失色，哭喪着臉狂呼，要史渥威停止機器，放他下去。史渥威不知他的用意，並且給機聲一震，也沒有聽得他的呼聲，所以不去睬他。不多一回，飛機已在場上走動起來，鄔三甲急得想跳出去，卻又苦於身子給皮帶縛在座上，一時找不出打扣之處，轉動不來。飛機慢慢離地而起，打着大圓圈，升上樹巔去，嚇得鄔三甲幾乎暈過去。向下面一看，搏搏大地，直沈下去。看見森林河流，同黃馬坡部落中茅屋空場，像走馬似的，在下面飛也似過去。深怕一落下去，粉身碎骨，也不敢再去想他，只把自己得了這只大鳥，將來可以劫掠各部落的寶物，做二十多個女子的丈夫，享受種種榮華富貴，都在這只大鳥上。飛機愈飛愈高，進行愈速，身子坐在那裏，卻非常安穩，只纔把心放下，恐怖之心一去，就留心觀看史渥威駕駛方法。史渥威想道：『他既是要學飛行，何不給些苦他吃吃，好讓他一輩子作爲紀念呢。』想到這裏，飛機已高入雲霄，冷不防把機器一扳，飛機頓時打起旋轉來，忽往左側，忽往右側，彷彿大海中一葉扁舟似的，把鄔三甲嚇得厲聲長號，夾入機器振動聲中。史渥威聽得非常清楚，暗暗好笑，不去睬他。足足鬧了他好幾分鐘，纔把飛機弄正來，往地下落下去，到了空場天空之中，還打幾個盤旋，看清楚戈翠還好好站在場上，沒有受傷，只纔把機輕輕落下去，在戈翠同那些黑人前，相距不多幾步停住。鄔三甲吃史渥威那種一鬧，嚇得色如死灰，在飛機

中掙扎下來，還是渾身發抖，等一踏到實地上，臉色立刻迴復過來，他要在那些部將前，表現他的武勇，故意裝作沒事人似的，來回亂踱，向大家誇說：『飛機一上高處怎樣振盪，怎樣反側，離地有幾千碼，自己一些不怕，很鎮靜的坐着。雖然這一次還沒有完全學會駕駛方法，有這種膽量，只用再飛一兩次，就可學會了。』口雖誇下了，又怕部下的人曉得飛機的好處，偷了去。那就不敢回黃馬坡部落，下令就在飛機邊露營過夜，把史渥威逼脅着要天天教他，教了兩天，在史渥威已經算盡力的了。在他受訓練的時候，還費了幾個月的光陰，方纔許他畢業，准他行駛。史渥威的天資，當然比鄔三甲要高得多，尙且要這些時候。鄔三甲這種一物不知的蠢貨，纔學了兩天，就要求要許他單獨飛行。史渥威聽了，又氣又笑，暗地裏向戈翠道：『若是我打算不要這架飛機，也儘可以聽憑他鬧去，保管不到兩分鐘，就可跌折他的頸骨。我所以拒絕他，還是爲着可惜這架飛機。』史渥威後來給他催逼不過，答應他再耽擱幾天。鄔三甲是個多疑的人，看見史渥威執意不肯，還以爲抱着別種思想，或者竟有乘間竊取飛機，潛行逃逸之意。若果如此，是不能再教他上機去，必得破壞他的計策纔好。自從學了兩天駕駛飛機以來，自以爲有了莫大的本領，把久已擱置的。要娶二十四個妻子之心，從新勾起了。本來就有要把戈翠充他下乘之心，只因爲悍妻所制，不克自由，現在學到這種驚人技能，怎肯再事

雌伏。所以第二天晚上，躺在地，把他那個悍妻的劣跡，一件件細數起來，覺得這種婦人，很足以阻礙他將來的幸福，必得想個絕妙的方法，剪除了他，纔足以完成他未來的快樂。不過受那悍妻的束縛已久，積威之下，就使放大了膽，要振那夫綱，委實振不起來。要剪除他，只有趁他睡熟之後，動手的一法。翻來覆去的想，只沒有善策。後來不知怎樣，給他想到了一個無上妙法，樂得他直坐起來。再把那條計策思索一過，覺得一無流弊，怕第二天忘卻，還把他頭來倒去盤算一回，方纔笑吟吟從新躺下。次晨天纔黎明，他急於要實行那條政策，一谷碌爬起，胡亂找些東西，吃了一飽。叫過幾個手下的武士來，低聲下了幾道命令。史渥威知道鄔三甲心存叵測，常常在暗地裏留心他的舉動。現在看見他把心腹武士叫在一邊，低低講話。從他那鬼鬼祟祟的態度，同講話的神氣，一定在那裏指揮他們，幹什麼不軌之事。有幾次還見他的目光向自己射來，還有一次見他偷看戈翠，知道他們所商量的事，一定於自己同戈翠是不利的。他們既在那裏商量，不利於自己的計策，這卻不可不防。明知自己帶來的那支短柄標槍，都給鄔三甲等搶去。即使要抵抗，赤手空拳，也沒有抵抗之力。不過留心他們舉動，省得給他們冷不防動起手來，吃他的虧。所以把鄔三甲等舉動格外注意起來。果然鄔三甲的命令纔下，就有許多武士，向他走來；有三個向戈翠身邊走去。那些向史渥威走來之人，到了史渥威

身邊，也不說什麼，一把抓住史渥威，想按下地去。史渥威還想掙扎，上來的人也給他打了幾拳，只苦於攻擊之人一擁而上，寡不敵衆。不多一回，已經給他們按倒地上，用皮帶綁了個結實。綁好之後，纔把他翻過身來。纔翻過身，看見戈翠也受了同樣的待遇。史渥威躺的地方，差不多可以看得見空場上各處。他見鄔三甲在那裏同戈翠講話，戈翠只是搖頭。史渥威不懂鄔三甲的話，心中非常焦急，問戈翠道：『他說什麼？』戈翠道：『他要帶着我上飛機進內地去。他說他在內地，也是一個國王。要娶我做他二十四個妃子中的一個妃子。』說着微微一笑道：『你不用替我擔心，這件事是不會實行的。因為幾分鐘之內，他只要把飛機升到百尺以上，就是同歸於盡，我同他都要摔死的，我一些也不怕他，你不必擔憂。』史渥威聽了，失聲叫道：『天呀，難道你沒有別的方法阻止他麼？快想一想，我有的是錢，家中廣有資財，我看他一定愛錢的。只要他肯繞了你這場奇辱，我立誓願意把所有的財產，悉數拿來送他。他有了錢，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美麗的衣服哩，甘美的食品哩，豔麗的女子哩，你儘可一件件允許他。他不會買，只要肯繞了你，他要什麼，我都可以替他賣來送他，你儘可以答應他，快些同他講去。』戈翠搖頭道：『不中用，他是個無信義之人，你允許他，他也不信你的。從他目中看來，天下的人，都同他們黑人一般，是沒有信義的。並且這些人，向來受着德國人的教唆，把英國人看作

全世界上最下作的人；所以對於英國人，尤其不肯相信，同他說也無用。這也很好，不過有一件使我最難受的，是你不能同去。因為他能够飛得愈高。我死得越發敏速，比你在下面聽這些黑人凌虐，來得爽利得多。」他們在這裏講話，鄔三甲一個字不懂，怕他們兩個商量什麼詭計，不利於他，非常疑心，時時在一旁打着揆，要戈翠繙給他聽。戈翠道：「他不過因為我要長行，同我話別，祝我一路平安，並沒有別的私話。」說着，忽地想起一個主意來，向鄔三甲道：「若是我好好跟你走，你肯替我幹一件事不肯？」鄔三甲問道：「什麼事呢？」戈翠道：「請你吩咐那些手下人，等我們走後，把這個白種人即行釋放。好在我們一走，他想追也無從追起。只要你肯放他自由，讓他自去逃命，我一定心服情願的跟你走。這是我最後的要求，請你見允。」鄔三甲咆哮道：「我是做大王的人，你得受我指揮，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要你走，就得跟我同走。」鄔三甲講這幾句話，也有他的私見，因為向來受着悍妻支配，自己一些權力沒有，非常不自由。打算這一次從戈翠起，終得振作起乾綱來。所以拿定主意，堅持到底，吃了悍妻的苦，既要從新組織家庭，這二十四個新妻子，必需好好選擇，要他們一個個服從自己纔好。戈翠見他不答應，明知爭也無益，索性不再開口，心底裏卻替史渥威非常悲慘。因為他年齡很輕，前程遠大，又是向自己吐過愛情的。知道自己同鄔三甲一走，他的性命，必難倖免。正在

淒淒涼涼，鄔三甲教一個武士，把戈翠抱起，跟着自己走到飛機邊。鄔三甲先爬上去，武士把戈翠抱起，遞給他。他俯身下來，接着抱上了飛機，放在後面，替他把手腕上綁的皮帶解開，把他緊緊縛在後面座位上。自己坐在前面一個座上，預備開機。戈翠掉過頭去，望着史渥威，臉色雖是灰白，唇上卻很勇敢的露出一絲笑容。叫道：「我們要別了。」史渥威聽了，心中異常難受，哽咽着答道：「願上天垂佑你，我們再會罷。既然我們已將永訣，從前我要講的話，不能再不說了，現在你肯許我講出來嗎？」他剛講到這裏，飛機上推進機已經轉動，聲音很響。眼看着戈翠櫻唇微動，究竟答應史渥威沒有，史渥威竟沒有聽見。鄔三甲卻也了得，學了兩天駕駛，並沒有白學，機器給他糊糊塗塗一撥，居然轉動起來，並沒有什麼阻滯，旋風似的向空曠處走去。史渥威知道一到上面，必要摔下來，眼看着自己心愛的女子，這一上去，必難生還，不覺呻吟了一聲。不多一回，飛機的頭向上一昂，騰空而起，知道鄔三甲是誤打誤撞，所以有此成績，不久必定要直摔下來。即使他運氣好，能够安然飛上樹杪，直向目的地飛去，到了目的地，想安穩穩落下地，不致使戈翠同自己受傷，或竟致摔死，是萬萬不會的。正在替他們着急，忽然看見一件事，嚇得他心脈的搏動都停止了。

第十三回 讀短柬厚誼救嬌娥 劫飛機神威誅狂寇

太山並不知道，他兩個同種之人，遇到患難，很蕭閑的在北部行獵。整整玩了兩天，纔繞着大彎走回來。走到手築的茅舍前，空場附近，天時已經不早，就在長河邊一株大樹上睡了。次日早晨，記起戈翠等食品將次告罄，知道白種人都愛吃鮮魚的，特地到河邊去候着，預備手捉幾尾鮮魚，帶回去送給戈翠，好讓他烹調起來，同史渥威兩個換換口味。他深悉魚性善驚，纖微動他一下，就要悠然而逝，要捉他們非常困難。只有耐着性，平心息氣的守候。既沒有釣竿鉤餌，只有憑自己的手腕敏捷。所以他蹲在那裏，微風不動。從遠遠看去，簡直同紫銅鑄的造像一般。他捉魚的本領，是從小就訓練的，深知魚性同水紋，從水紋上可以辨別，下面有無魚類。過去蹲的地方，下面有個小小深潭。這種場所，最爲魚類所愛游泳的。不過魚類的來，還要適其自然，一分鐘一點鐘都說不定。無論如何，總可以得他幾尾。因此像獸類偵緝食品似的，並不躁急。不多一回，果然水紋微動。隱隱看見有些鱗影，一條大魚徑向他足邊游來。不覺笑逐顏開，打算候他游到切近，把兩只筋力強壯，褐色肌膚的手，掣電般放

下去擒他。看看那魚已到足邊，正待動手，不料後面灌木叢中，忽然唸喇一響，闖出一件東西來，把那條魚嚇得往水底一沈，頓時無影無蹤。氣得太山咆哮一聲，迴過身去查究，這嚇跑他魚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纔一回身，看見背後站着一頭巨猿，認得是卓達，厲聲詰問道：「卓達，你要什麼？」卓達答道：「不要什麼，卓達是來喝水的。」太山道：「那些兄弟們呢？」卓達道：「都上離此地很遠的森林中，找取食品去了。」太山道：「那個女子同那個男子都平安無事嗎？」卓達道：「他們已經走了，走了有兩次月出了。」猿語兩天 原文曰庫圖（猿語月也）從他的巢穴中出來了兩次 太山吃了一驚，問道：「是你們把他倆趕走的不是？」卓達道：「不是，他們走，我們都沒有看見，也不知道爲什麼走的。」太山聽了，更是驚疑，也不再追捕，匆匆從池邊飛也似走向茅舍去。到了空場上，抬頭一看，看見茅舍同棘圍，都同他出去的時候一樣，一些沒有損壞，只不見戈翠同史渥威。穿過空場，進了棘圍，走入茅舍，果然空了。他用嗅覺向茅舍中一嗅，果然戈翠等已經走了兩天。正待離開茅舍，忽然牆上用棘刺釘住一張白紙，紙上似有字跡。過去一看，纔知道是留給他的一封短柬。一手拔去棘刺，一手拿住短柬，只見上面寫着。

頃承垂示戈翠姑娘之事，知深惡此人。既有此事，吾輩久留此間，不特使君嫌惡，於彼亦殊不利。且君將于役西陲，吾輩在此，足以妨君行期。刻與戈翠姑娘商榷，立即首途，擬覓道回白種人殖

民地。日來承君保衛，至深銘感。謹留數言，以當話別，並致吾輩謝忱。今後若有可以報答之處，受
恩人敢不矢誠以報君之鴻施。

飛行隊少佐史渥威哈羅普西謹啓。

太山讀完之後，雙肩一聳，把那個小東搓成紙團，扔在一邊，知道他們走了，省得自己替他們籌劃，操那種無謂的心思，很是欣幸。暗想他們既走，卸了干係，可以把他們丟開，不必再去記念他們。雖是這般想，不知怎樣，心中只丟不開來。從茅舍中出去，越過棘圍，走到空場上，心中覺得有些侷促不寧。不過因為急於要回西海岸去，徑向北走，知道循河而北，數里以外，河流循着山麓，折而西流，從樹木茂盛的山崗過去，山後還有一條長河。那條長河是直達西海岸的。一路上都是膏腴之地。獸類很多。從那邊走，一路上可以不致有飢渴之憂。纔走了十多步，忽地又站住了脚步，喃喃的自言自語道：「不可如此，史渥威是個英國人，戈翠又是個女子，沒有我的相助，他們決難達到地頭。我幾次要殺戈翠，總覺得於心不忍，因此停下手來。若是聽憑他們覓路回去，準是送死。我坐視不救，用手殺他們一般。這種慈悲心起來，明知有些像易動慈悲的老婆婆樣兒，我太山向來不是這般的。不過給公義束縛着，斷不能見死不救的。還是追上他們，保護他們就道的爲是。主意已定，折過身向南方走去，路上遇着些獼猴，見太山走來，擾了他們安寧，都咕咕吱吱的抱怨太山。太山問他們看見有兩個白猿

過去沒有。他們都說：『親眼看見他們望黑猿部落邊走去的。』知道沒有走錯方向。別了衆獼猴，徑入森林，找到戈翠們的蹤跡，一路過去，兩邊樹木上，都留存着他們兩人的氣味；陰溼地上，還印着他們的足印。到了無路可通，藤蘿四卷之處，更覺清楚。只不知前面是什麼地方。走着找着，覺得心中格外焦急。方寸之中，自己責備自己，兩天以前，不該丟下他們，自尋娛樂。現在只因自己拋下他們，不管，已陷入極危險境地，一點性靈上，隱隱通知他，這兩個不幸之人，目前就有性命之憂，督促他火速前去救援。還以為是心理上的作用，自己抱怨自己，不該這般軟弱，自己嚇唬自己。不過無形中受了督促，脚步下格外加緊起來。從黃馬坡部落東面，繞大灣經過一條巨象來往的孔道，在逼近長河附近，向南走了幾里，忽然前面飛來一陣軋軋的聲音。立定腳側耳一聽，自言自語道：『咦，這不是飛機聲音嗎？』說着認準方向，飛步而前。走了一回，已到一片大空場邊。這個空場，正是史渥威停放飛機所在。舉目一看，把全場的景物，已經一望瞭然。他見史渥威給人綁得結實，放在空場一邊，四周圍着許多黑種武士，認得正是從德國軍隊中潰散出來的土兵。太山曾經同他們見過，他的記憶力極強，所以全都認識。那架飛機正在空場上向他走來，駕駛的就是這些潰兵的領袖鄔三甲排長，戈翠卻給他綁在他身後座位上。太山看見這個愚笨得同鹿豕般的鄔三甲，居然會駕起飛機來，也不知道他

是在什麼時候學會的，是誰教他的，他也無暇去研究。只從目前景象看來：明明知道史渥威是他綁起來的，飛機是史渥威所有。鄔三甲綁他起來的目的，一定想刦取戈翠，預備坐着飛機遠颺。鄔三甲這種舉動，太山見了，很是不解。以爲戈翠既經落在她掌握之中，可以奮身保護。戈翠的男子已經拿下。爲什麼還要遠颺。這也難怪太山。太山並不知道，鄔三甲想娶二十四個妻子，並且深怕他現在的妻子那雷圖凶悍；並不知道鄔三甲刦了戈翠，預備高飛遠走，永遠拋棄那雷圖。那雷圖即使要與師問罪，也找他不到。這就是上一夜想到的無上妙策，想到之後，樂得直坐將起來的緣由。今天他同手下人講，只說要把戈翠帶上北方去，賣給一個蘇丹，蠻族一定可得善價，回來可以瓜分這筆身價。至於他心底裏的計劃，一些沒有告訴他人，手下人一些都不知道。太山見他要刦取白種女子，飛機已經漸漸在那裏要騰空而起。起初想彎弓搭箭，射死鄔三甲。後來怕飛機沒有人駕駛，落將下來，把戈翠摔死林中，很是不妥。暗暗打算，只有一個方法。或者可以救戈翠出險。不過這個方法，非常危險，一不小心，連自己也是一個死，要逃避也逃避不來。只因要救援戈翠，也不能再事瞻顧，飛步向飛機趕去。鄔三甲初學駕駛，一心只在機器上邊，並沒有留心。那些在空場上站着的武士們，卻看見林中跑出一個身材高大的白種人來，赤身裸體的直撲飛機。一聲吶喊，趕上前來想用火槍攻擊。太山一切

不顧，一壁走，一壁把肩上斜跨着的那條草繩卸下來，打了個活扣，在頭上舞了幾舞，向飛機邊直飛上去。那時飛機離地已經有二十多尺，戈翠聽見下面吶喊之聲，靠着飛機向下觀看，看見太山同那飛上去的草繩上活扣，知道太山的用意，靠着飛機一手撈住活扣，坐隱身體，用雙手緊緊曳住，太山頓時雙足離了平地，飛機失了重心，往太山墜着的一邊直歪過去。鄔三甲不知下面墜着一個人，拚命把機器握住，飛機斜歪着直上雲霄。太山像鐘上振子似的挂着。史渥威躺在地下，看得清楚。他見太山給飛機帶上樹頂，深怕落將下來，太山先要給飛機壓死，嚇得他心房的搏躍都完全停止了。虧得飛機一到上邊，平隱起來。太山隨着離了樹顛，趁勢順着草繩，懸縋而上。他的身量很重。戈翠用了全身的力仗，纔得把那個活扣拖住。鄔三甲並不知道，後面有人上來，一顆心只在機器上面。飛機愈飛愈高，太山爬了一回，低頭向下看去，只見底下的樹木山河，飛也似向後過去，離地已有幾千尺。自己的生命，只懸在一條草繩上面。這條草繩，又是一個身材弱小的女子握着，真是千鈞一髮。那時戈翠也覺得，握住繩上活扣的兩只手，漸漸麻木起來，慢慢由手腕麻木到肘上。究竟還能夠支持多少時候，自己也拿不穩。深怕一不小心，脫了手，把這條繩上墜着的俠士摔死，不能達他的目的。正在危急之時，忽然飛機邊上飛上一只筋力強壯的褐色手來，一把將飛機邊握住，頓時繩子上的重量大

滅。不多一回，太山已經探身上來，把一條腿跨進飛機中間。坐穩身子，望了望鄔三甲，湊近戈翠的耳高聲問道：『你會駕駛飛機不會？』戈翠點了點頭。太山道：『等我收拾他之時，你敢跨過去，坐在他身旁，管理機器不敢？』戈翠望一望鄔三甲的背影，打了個寒噤，答道：『可以，只是我的兩足還綁住在這裏呢，怎樣說法。』太山聽了，在腰間拔出獵刀，替戈翠把腳上綁着的皮帶割斷，戈翠自己把腰間綁的皮帶鬆開。太山一手扶住戈翠，站起來慢慢一步步向前走去。那時他們非常危險，只要飛機向傍邊一側，他們都得摔出機外。太山也深知搯死鄔三甲，在他手中奪回飛機，都是很容易之事。只有聽天由命，做到那裏，就是那裏。在這種地方，只能碰一碰運氣，萬萬不能稍涉游移。太山自從見了飛機以後，就看出鄔三甲並沒有駕駛飛機之材，即使不去奪他過來，結果也是同歸於盡，決不能瓦全。可憐鄔三甲還在夢中，並不知道有人前來暗算他。直到戈翠忽然過來，向他身畔一坐，他纔知道了變化。略一遲疑，機器已經給戈翠握住。正待掙扎，咽喉已經給太山鋼爪似的手指握住，動彈不來。太山一手握住他的咽喉，一手拔出刀來，割斷他腰間縛住的皮帶，等皮帶割斷，扔了刀，一把將他舉起。鄔三甲扎煞着兩只手，口中狂喊救命，同嬰兒似的，只掙扎不脫。在場上的武士，在戈翠奪取機器之時，看見飛機直側過去。不過隔不多一回，又平隱了，打了一個旋身，仍舊向他們站的地方飛來。

只因相距太遠，日光猛烈，耀着眼，看不見飛機中的爭鬪之事。史渥威見飛機回來，已是驚異。忽然看見機上有一個人摔下來，在半空飄飄蕩蕩的下來，以爲是太山，嚇得幾乎失聲驚號。那個人的身子拍碰一響，落在空場之中，跌得不成模樣。起初不忍看，後來放大了膽，向那一堆血肉淋漓的東西看去，纔看清楚那具死尸的皮肉，是黑色的，身上還穿着德國軍服，正是鄔三甲。不覺暗暗的默謝上蒼，纔知道上天有眼，這個萬惡的黑人，生了野心，果然得了惡果。那時飛機只在上空打旋，並不落下。那些武士見首領給人扔下機來摔死，起初非常惶駭，後來漸漸怒氣上升，併了幫，磨拳擦掌的，決計要替他們首領復仇。戈翠同太山在飛機中，看見他們結着堆，圍着鄔三甲的死尸，又看見他們在空場上，縱着跳着，有的把拳頭向飛機亂揮，有的把火槍揚着，知道他們有復仇之意。那時太山還握住戈翠的座位背後，站在那裏。他的頭本來同戈翠的頭並在一起，機聲軋軋，不能講話。太山高聲向着戈翠耳朵，吩咐了幾句話。戈翠聽着，驚得顏色灰白。不過知道要佔勝利，不得不遵照太山的命令辦理。把櫻唇圍得緊緊的，那雙盈盈秋水內吐出火光來，咬緊銀牙，把飛機直落下那些黑人站的對面空場上去。一到下面，沒有着地，把進行槓桿一推，向那些黑人直沖過去。說時遲那時快，那些黑人料不到他們下來得這般神速，並且都不曉得他們玩這一手，沒有預備。飛機沖過去，把他們沖個正着，壓

得那些武士，不是死，就是身受重傷，飛機卻一些沒有損害。到了林邊，太山沒有等他停止，飛也似縱出機外，向史渥威趕來。經過那些武士站的地方，還怕他們襲擊。不料到了那裏，一看五十多尺以內，血肉狼藉，只剩下許多殘骸斷肢，那活着的，也只剩一口氣，怎樣還會抵抗呢？走到史渥威身邊，把他身上綁着的繩索解開。纔把他放開，戈翠已經走來喘吁吁的向太山道謝。太山把手一揮道：「不必謝我，這是你自己救了自己。因爲你若不會駕駛，我殺了鄔三甲，也還是不能救你。現在你們既有了這架送你們回殖民地的利器，若是你還可掙扎着駕駛他，天時尙早，你們兩人，今天還可以趕回殖民地去。你看怎樣？」說着，目視史渥威。史渥威點頭道：「我還可以支持得來。」太山道：「既如此，你們兩人都不是應該在森林中勾留的。」說着，脣上微微現出一絲笑容。史渥威同戈翠見太山要攆他們走，心中不免有些依依，不過見他有了笑容，也都以笑顏相向。史渥威答道：「森林固非我兩人所宜久戀之地，別的白種人，也未必不是如此。你爲什麼不同我們一起回殖民地去呢？」太山搖頭道：「我卻覺得還是在森林中來得舒服。」史渥威聽了，把脚跟頓着地，看着地下，像有什麼話想說出來，又不便說似的。遲疑了半天，纔吞吞吐吐的道：「好朋友，你若是爲過日子，——或是爲了金錢問題——你知道——」太山不等他講下去，哈哈大笑道：「不是，不是，我也知道你的盛意，我並不

爲那個。我是生在森林中的，一生的光陰，大半在森林中消磨得最多，願意終老森林，很不願上別處去住，更不願死在別處。」戈翠等不知道太山過去的歷史，聽着並不明白，都搖着頭。太山見他們不走，又催着道：「你們快去，不必流連。快一些走，可以早到安全之處。」說着帶了他們，徑向飛機走去。到了飛機邊，史渥威很誠懇的，同太山握手告辭，先上飛機。戈翠也伸着手，想同太山握手，喃喃道：「現在我要告辭了。在我未走之先，你肯答應我一聲，不再恨我嗎？」太山聽見戈翠這般說，臉上頓時露出一派慘容，一語不發，把戈翠抱起，放入飛機中，史渥威背後的座位上。戈翠見他不答，知道他餘恨未平，顏色也非常悲慘，不多一回，汽機已動，頃刻上升起來，飛也似載着戈翠等向東去了。太山站在場中，目送那架飛機，自言自語道：「戈翠這妮子，要恨他卻也很難，可惜他是個德國的間諜。」

第十四回 恩及禽獸開籠放獅 志切袍澤越山救友

一頭餓獅從荒涼寂寞的砂磧中，到這個物產豐富的森林中來，行獵充飢，年齡雖輕，軀幹卻異常雄偉。因此那些在森林中齧草的獸類，不等他撲上去，一聽見他聲息，早就跑得無影無蹤。找了兩

天，一些東西沒有吃到。因此心中非常憤怒，在林中走着很不高興。祇因為餓口計，不敢再吐暴雷似的吼聲，向羣獸挑戰。不但如此，還特地脚步放得很輕，一步步踹下去，連樹枝落葉都不敢去踹，怕的是給那些聽覺敏銳的獸類聽見了，作了準備。在獸類往來的空道上，給他嗅到一股鹿味。並且這頭鹿，過去還不到一小時。嗅到之後，心花怒放，脚步格外放輕，直追下去。那時迎面來了一陣微風，把鹿味吹入鼻孔來。這一頭久飢的餓獅，嗅到之後，知道相距漸近。在他平時，早就要吐出吼聲來。只因新近爲着一吼，嚇跑了一只斑驢，好好一種多汁的鮮肥肉食，將要到口，竟給自己一吼嚇走了。所以這一次再也不敢出聲，努力約束着自己，追蹤而往。不多一回，居然給他望見前面一株大樹之下，有一頭很肥的小鹿，在那裏走動，那獅的皺紋重疊相貌猙獰，而上那兩只敏銳黃睛，頓時灼灼生光，像兩只黃色電燈似的，估量遠近，已可幾步趕到。只用高聲一吼，就可以嚇得那鹿動彈不來。這一次總可以飽餐一頓了。那時他那一條長尾，本來在那裏左右擺拂着。想到這裏，忽地向上一豎。這是他預備撲過去的一種信號。咽喉中發音管一動，準備狂吼。不料半空中縱出一只猛虎，剛好落在獅鹿之間，也打算吃這頭鹿。誰知不小心，他的黑紋斑斕的黃色軀幹，從豐草中鑽將出來，聲音很大。那鹿聽見聲音，掉過頭來一看，見是一頭虎站在後面，知道不妙，飛也似跑了。餓獅咽喉中預備嚇鹿的吼聲，頓

時換了一付洪怒之聲，深恨那虎把他將近到口的鹿嚇跑，就遷怒於虎。吼聲纔吐，抖擻精神，向虎撲去。那虎聽見吼聲，早就知道觸怒了獅子，不敢抵抗，向附近樹上一縱，一溜烟跑了。獅子撲了個空，沒奈何只得另想別法。又找了半小時，無意中嗅到一股人味。獅子因為在森林中往來的黑人，都是怯懦的肉，又不很可口，有些不屑吃他。壯年獅子，都愛吃脚步敏捷齧草的走獸，人肉只留給年老沒有牙齒，跑不動路的獅子充飢。原來獅類中也有規則，通常壯年獅子的食品，只有鹿豕斑驢，人肉是不吃的。這頭獅子入世不過五年，正在強健時代，平時很不屑吃人肉。不過雖在壯年，腹中一餓，也同年老的一般，飢火中燒，有些飢不擇食。別的肉吃不到，只有吃人肉的一法。反正肉都是鮮紅而熱，並且又帶着熱血的，到了實在飢餓之時，不要說是鮮肉，連死尸都要吃哩。這頭獅子雖是沒有殺過人，人類的性情同弱點，都是瞭然。從牠看來，林中往來的黑人，是動物中最遲鈍，最沒有抵抗力的東西。要追逐這種東西，並不用獵取別種動物的方術，不必祕密。並且那時也沒有心腸，去講究什麼森林行獵公例。嗅到人味之時，腹中飢火愈熾，急於想吃東西，也無暇計較利害。把頭一低，咽喉中連珠價吐出吼聲，飛也似直向人味濃厚處跑去，聲音很大。獅子是獸王，向來自有他尊嚴氣概。雖不肯鬼鬼祟祟，却也有天性中帶來的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一次一則為飢餓所迫，急於餬口；一則所追尋是

人類，也犯不着去小心。因此竟把普通獸類應行注意之點，撇在一邊。直到他跑到一處，忽地覺得腳下一軟，吃了一驚。正待向旁邊縱去，唵喇一聲，蹣的地方，下面似斷枝之聲；緊跟着轟的一響，泥土直陷下去。這頭獅子人肉沒有吃到，竟落入陷坑中了。原來這一個陷穽，是黃馬坡部落中人設的，專門想生擒獅子，所以他纔遭這毒手，一落下去，再也縱不上來。按下不表。太山站在空場之中，自從戈翠等所坐的飛機直騰霄漢，慢慢向東飛去，覺得釋下千斤重擔一般，非常快心。爲着他們身處蠻荒，受那噬人獸類，同黃馬坡蠻族逼迫，四周環境險惡，他們生長文明社會，一些抵抗力都沒有，爲保護他們安寧起見，覺得責任很重，日夜要替他們擔心。太山是瀟灑慣的人，覺得極不自由。現在他們既已平安首途，自己保衛他們的責任已了，所以繼續西行，回他已故的父親手築小屋去了。不過不知怎樣，望着那東方長空中那一點黑點，胸臆中吐出一聲微歎。這一聲微歎，並不是釋了重負後，欣幸的歎聲，覺得是另外一種感慨。這樣的感慨，不但太山不願再行發生，並且還有些不願自認。因爲他向來自命爲森林之主，又是個情海收帆的生長森林之人。自從琴痕死後，立誓不願再入人類社會，預備重返他平時夢想不到森林了此餘生。現在見戈翠等一走，很有些惆悵。環顧着岑寂森林，覺得極目長空，望着那一點黑點，依依不捨。論起長空中這兩個人，史渥威是同國之人，瞧桑梓之

誼的分上，應當愛護。戈翠卻明明知道他是個德國間諜，是自己深恨的。從前立誓盡殺德人，對於戈翠卻不知怎樣，幾次想殺，都有些不忍動手。從前都覺得自己這種怯懦行爲，都是爲的是他是個女子。不知不覺，這種身不自主的行動，越做越多。明明曉得自己是應該恨他的，在他遇到危難，還去救他，究竟爲着什麼呢！想到這裏，不覺惘然自失。把頭一昂，旋過身去，不再去看飛機，徑向西方走去。打算不去看他，或者可以把這兩個載在飛機中的人，置諸度外，不再去思念他們。纔到空場邊，忽地從新站住，看見面前有一株枝葉扶疏，高聳霄漢的老樹。站在那裏，不知不覺心中又是一動，不由自主的縱上去。一到樹上，像獼猴似的直上樹頂，揀一株可以載得住他身子重量的株子上坐下。一到上面，向東方地平線上尋找那一小點黑點。這一個黑點，就是載着那兩個同種之人往東去的那架飛機。明知以後決沒有相逢之日，他還想目送他們一程。找了半天，居然給他找到了。幾秒鐘之內，還看見很平穩的向東行駛；忽然直落下去。這落下去，覺得爲時很久。從他形狀看來，距離地面很遠，落下去的地方，是在許多高山之後。在落入山後之時，飛機已經傾側一邊。太山見了，很替他們兩人擔憂，不覺驚得呆呆的愣了三四十秒鐘，望着那一帶高山，作不出主意來。後來忽地想起，這兩個人生死不明。既在危難之中，自己不去營救，還有誰去救他們呢？只是從方向看來，那飛機落下去的地方，正

是東方。那一帶大山之後，荒漠無人之處，自己上此地來之前，曾經在那裏走過。從以前自己的經驗上看來，除去自己之外，是沒有人從那裏經過可以生存的。想起在荒漠中所見的暴骨，中間的武士，從他遺下來青銅所打成的牟兜，胸前的青銅掩心鏡，以及匣中長劍，同火繩槍，從那些服裝上看來，生前也是一員雄武的壯士，不知造成多少烈烈轟轟的歷史。然而到了這種地方，禁不起飢渴，以致稿死荒原。雖是相去不知多少年，然而這一片荒漠之區，還是從前形狀，一些沒有改變洪荒時代中央阿非利加洲光景。舊時陵谷，並沒變遷。在那種武士，尚且經當不起，何況史渥威是個年齡很輕的孩子，戈翠又是盈盈弱質，怎樣經得起那古代武士所經不起的苦楚呢？又想起飛機落下去速度，即或不死，也是身受重傷。若是果然受了重傷，那是更支持不住了。不過從史渥威的經驗上推測過去，或者可望平平安安的着地，不致受傷。不過自己去救援他們，卻決不能再事延緩。雖是知道去救他們，一定非常艱困，不過救人心切，一些不肯因循。走了一里多路，忽然聽見前面古道上足音雜沓，向他走來，愈聽愈近。聽出那件動物，一定是受了什麼驚恐，所以急於躲避，正迎着 he 奔來。從 he 嗅覺上嗅去，不多一回，已經嗅出，迎面奔來的是一頭鹿。太山的爲人，本來是人禽複雜的。從 he 經驗上得來，知道要趨行敏速，同打仗佔那優勝，非得吃飽了不可。現在既有美味當前，豈有不想染指之理。因此

一嗅到鹿味，立刻把自己救人之心，暫行收起，專心守候那鹿，預備飽餐之後，再事長征。這種變化，大都還是那一部份獸類行爲的表現，所以把一個好好的英國上流社會紳士，頓時變作一個弱肉強食的獸類，躲入道傍灌木之中，預備等那頭鹿撞來，好縱出來搏噬。所以那頭鹿倉皇奔避了獅子爪牙，纔受了恐怖，神志未清，一些沒有覺得前途危險。纔從灌木邊經過，太山的淡褐色軀幹，忽地從灌木叢中飛將出來，輕舒猿臂，把鹿頸圍住，張開一口鋒利無比的牙齒，咬住鹿的後頸，同鹿一齊滾下地去。不多一回，已把那鹿殺死，縱身起來，一脚踹住鹿體，仰天長嘯，又露出他人猿的故態來。不料他的嘯聲未絕，遠遠飛來一聲暴雷似的獅吼。從這個吼聲中辨別出來，隱隱含着恐怖意味，森林中野獸，同有智識的人類正復相同，個個都有驚疑特性的。凡有所疑，都愛考查一個究竟。太山也是有這種特性的一個，他聽見這一聲獅吼，來得古怪。獅子雖是他的仇敵，卻不能不去考查一下，看看這個獸王，究竟爲着何事，這般驚吼。好在那聲音發出來的地方，正在他向東去的大道上。所以把鹿抗上肩，徑向那邊找去。相離愈近，吼聲愈形慘厲。還以爲是獅子受了飢餓，勾起他憤怒來，所以在那裏悲鳴。不料走到一株大樹邊，那株大樹低覆古道，那條古道極寬，遍地印着獸跡。就在這條古道中間，現出一個深坑。這深坑像是人類刨出來的，估量地位，知道一定是黃馬坡人設下的獸窠。窠中一頭巨

獅，在那裏拚命亂縱，想逃出來。這頭巨獅長得非常雄偉，年齡雖輕，軀幹卻甚強壯，頸上的長鬣，同周身的毛都是黑的。在坑中站着，從坑上看下去，簡直同墨一般。看見太山在那裏看他，他也仰起頭來，望着太山，太山本想侮弄他一下，因為他長得可愛，不覺起了讚美之心。覺得生長森林，所見的獅子也不在少數，像這種的獅子，還是第一次寓目。像這種獅子，纔不愧為百獸之王。方纔明白，方纔聽見的吼聲，不過驀地裏落入窠中，有些驚駭，並不是恐怖。像這種獅子，是決不會恐怖的，太山既是有讚美之心，想起黃馬坡人殘忍性成，設下陷窠，把這種可愛的獅子弄得脫身不來。很有些憐惜那頭獅子，替他不平。雖然獅子是他仇敵，他的恨那獅子之心，還不如恨黑種人之甚。太山在非洲土人中，一般也有許多忠信之友，可以受太山尊敬的，不過這些下作不堪。愛吃人肉的黃馬坡人，真足以使人鄙棄，而對於冷邁坡為尤甚。那頭獅子卻也古怪，他看着窠上樹幹上蹲着那個人，一雙黃而帶綠的眼睛，似乎從太山的剪水雙眸中看出，太山並無歹意。鼻觀中又嗅到那鹿的新鮮血味，頓時把眼睛望到抗在太山褐色肩膀的鹿上去，他的咽喉中，忽地吐出嗚嗚的低鳴，似乎告訴太山道：「我餓得很，餓得實在受不住，要餓死了。」太山聽了，望着窠中之獅微微含笑。這種笑容，隱隱含着嘲笑之意。從肩膀上放下那只鹿來，架在面前樹枝上，拔出他父親遺留下來的，給他的那把刀，割下一條後

腿來，把刀上的血在腿上拭乾，仍舊把他插入鞘內。獅子見了，望着那條後腿，口角流涎，又鳴鳴的低鳴幾聲。太山望着獅子，微微的笑，舉起後腿，湊到嘴邊，細細咀嚼那很嫩很鮮潔的鹿肉。獅子見他吃得有味，第三次吐出幾聲低鳴之聲。這一次越發含着哀懇之意。太山忍不住，把餘剩的鹿，一手提起，往下一扔，扔給窠中的困獅。自怨自艾道：「不好，我太山竟變成一個極軟弱的老婦人了，眼看着以後殺了一只鹿，還要流淚呢。獅子不是你仇敵嗎？爲什麼今天不忍見他挨餓，要把他打來的鹿喂他呢？哦，我明白了，這都是在所謂文明社會往來，受了那些怯懦之夫的同化，纔把你的鐵石心化成水了。」太山雖是自己抱怨自己，臉上卻還笑容滿面，心底裏並不因爲把鹿大部份喂了獅子，有什麼反悔。口中咀嚼着那手中握住的鹿肉，目光却在那裏留心窠中。他見獅子像風捲殘雲似的，啖那鹿肉，舉動很是天真，越看越愛這個獅子。再看那個獅窠，結構非常精巧，普通獅窠，窠底都安着鋒利無比的尖頭木杙，獅子一落下去，撞在那種木杙上，十有九死。這個獅窠，卻是不然，窠底並不裝木杙，只在靠頂上一尺以內，都是密層釘着不少尖頭短杙，尖頭一律向下。這種構造，獅子跌下窠去，一些不致受傷。不過一墜窠中，再要出來，卻是不易。因爲每一次想縱出窠外，獅子的頭必定撞着杙尖，受痛不過，只得作罷，從那構造上看來，黃馬坡人是想生擒獅子的，這種部落，從他們舉動看來，決沒有白

種人同他們往來。這樣看來，生擒獅子，決非受白種人的委託。他們的生擒獅子，完全是要把獅子收拾死，看他臨死時候的呻吟痛苦，以爲取樂之事。現在既是動了慈悲，喂飽了他，若是留他在此，聽憑那些殘忍的黑人，去凌虐死他，還是同不會救他一樣。與其留他在此，任憑黑人們凌虐，不如放他逃生，好掃一掃黑人們興會，讓他們難受一回。不過用什麼方法放他出來呢？那窠並不很深，只用把頂上橫釘着的兩支短杙拔去，獅子就可以從下面縱上來。拔那短杙，並不爲難，所怕的是沒有等自己縱上樹去，他已經從下面縱將上來，於自己生命上很有些危險。這種事，若是我們處了太山的境地，必定不敢動手。太山却是不然，明知有這種危險，在森林中飽經患難，雖是向來很謹慎的。這一次却毅然去做，這也是他向來不怕獅子的緣故，遇到必需之時，他還有膽量，同獅子決一雄雌。憑着人類的聰明，或者竟可以戰勝這種偉大的獅子。太山這個人，若要他無故犧牲自己性命，去同別個戰爭，他也不是個傻子，當然是不肯的。不過遇見必要之時，他若存心想救助他人，卻也當仁不讓，就是要他犧牲生命，他也願意。現在他既是存心援助獅子出窠，所以雖是有些危險，他也志在必行。好在獅子目前，正在吃那鹿肉，必不注意別處。決計趁他吃肉之時，迅速動手。不過他在吃肉之時，按照林中動物的公式，最怕別個打攪。雖是動手，還得小心一些。主意已定，縱下了樹，走到窠邊，打算先把短杙

仔細考察。說也奇怪，獅子聽見足音，只抬頭望了一望太山，仍舊低着頭吃那太山扔給他吃的鹿肉，一些沒有生氣。太山很是驚異，放大了膽，去摸那短杙，用手扳了一下。扳的時候，用着兩臂的全力，覺得若是扳住短杙，來回一扭，或者就可以扳起他來。正想去扳，忽然想起一個絕妙的方法來，拔出獵刀，向埋那木杙的泥中掘去。泥土極鬆，很容易掘。不多一回，已經把一頭掘開，只留靠穿的一小塊，不去掘他，省得泥土落下穿去，驚動獅子。接着就去挖掘第二根。等兩根一齊挖開，把自己肩上跨着的草繩卸下來，把兩根木杙一齊縛住，拖着繩子，縱上樹去，收足繩索，站穩腳頭，靠着樹榦用力一拽，果然兩根木杙，慢慢從泥土裏給太山拽將起來。獅子看見頭上木杙有些移動，疑心太山來搶他的食品回去，或是於他生命有什麼妨礙，很是詫異。獅子的性情大都是暴躁的，疑心一起，頓時咆哮起來。因為太山是喂他食品之人，蹲在穿邊望他，他倒不以爲意。現在木杙忽地移動起來，深怕不利於他，所以震怒起來。扔下鹿肉，癡癡望着木杙。後來看木杙慢慢站直起來，站直之後，向後一倒，倒在穿上地下。獅子望不見木杙，又看見穿口已開，頓時會悟過來，知道那喂他鹿肉吃，現在站在樹上之人，一定替他開了個逃生之路了。這一樂樂得他低頭銜住了鹿，縱身一躍，直到穿上。太山見獅子已經救出，等他走後，收了草繩，也投森林向東走了。太山在樹上地上，追尋人獸蹤跡，彷彿讀書似的，非常容

易。現在要他追尋，在半空中行駛的飛機，饒是知覺敏銳，也不能在離樹頂幾千尺的空氣中去捉摸。因此遇到這種地方，太山幾乎縮手無策。所幸認得方向，只能憑着方向去找。不過所見的，是個大概方向，相距既遠，雖是眼見着他，歪斜着落下山後去，又安知沒有着地以前，史渥威本領好，又從新把他放平穩了，向東飛去呢？既是沒有一定地點，即使落下去，兩個人都受了重傷，也拿不定。像大海撈針似的，幾時纔可找到。爲今之計，也知道只有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認準落下去的地方，往山後找去。若是找不到，只有在那荒漠之區，繞着大彎，尋找他們蹤跡，只有這個方法。若是他們還在那裏，或者可以找到。主意已定，預備起食品來。在未離這物產繁庶之區以前，打到幾頭可口的野獸，把肉割下，帶在身邊，骨頭都扔下山谷中。物產到西山坡下，逐漸減少。到了山頂，向下一看，地上只生些荊棘，同幾株很粗糙的樹。都因爲那邊沒有河流浸潤的緣故。從山頂上往山腳下看去，卻是一片荒原，中間隱隱現出曲曲彎彎的一條孔道。這條空道，就是自己幾乎在此送命之處。整整找了兩天，想找那架飛機，或是戈翠同史渥威，竟一些蹤跡都是沒有。沿途把帶來的食品度藏起來，預備再來時取用。度藏之處，都用石塊作了符號，以防迷失。第一天橫度過第一個深谷，又繞着谷邊走了一轉。走的時候，還時時站住腳，大聲呼喚。不料側耳而聽岑寂的深谷中，只有些迴響，一些沒有答應他的呼聲。

走到第二天晚上，又走到那永遠忘不了的山谷上。這個山谷就是那古代武士暴骨之處，又給谷中巨鷹追到。太山見了巨鷹，想起前情，不覺好笑，叫道：『巨鷹，這一次不成功了。因為來的是一個生龍活虎似的太山，同上次氣息懨懨的太山不同。上一次你尚且失敗，何況這一次呢，快不要浪費你的光陰了。』他雖是不要巨鷹跟着，巨鷹還是一步不肯放鬆。太山雖是膽大，見了也有些寒心。不知怎樣，平空給他記起黑人的死歌，中間有兩句疊句，是「巨鷹知之，巨鷹知之，」迷迷糊糊已唱出來。纔唱了兩遍，神志一清，自己恨着自己喪氣，把渾身洒了一洒，振作精神，拾起一塊小石子來，向巨鷹擲了一下。走了一回，走到一個峭壁上邊，壁勢微陡。太山從壁上半爬半溜，直到壁下。壁下是個淺峽，正是從前在此地憑弔古代武士遺骨之處。那副骨殖還是上次所見的那樣橫在那裏。暗想同這位武士真也有緣，居然會來看他兩次，不知他暴骨此地這許多年，有多少人來憑弔過他。從這個武士，又推想起他生前的歷史來。正在徘徊，忽地遠遠來了一聲槍聲，把太山嚇了一跳。那個槍聲，彷彿是從南面谷底裏發出來的，四邊山谷都有迴響。

第十五回 巨鷹盤空飛機折翼 雄獅留跡空谷尋泉

戈翠在黃馬坡部落附近森林中，生命上幾次受着重大危險，幾乎把命喪了。論理他應該喜歡離開此地。誰知給史渥威少佐，用英國飛機載着他上升時候，忽地覺得咽喉間筋肉有些收縮，喉中像有件東西塞住，幾次想用力嘔他下去，卻沒有東西可嘔。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現在要離開這種危險恐怖區域，自己會不快起來。思索了半晌，纔明白這個地方，雖有這種危險，使他生命上時時在恐怖之中，卻有一個獨一無二，生平沒有見過的俠士在此，很使他注念。現在雖是出險，連那個俠士也扔下了。至於史渥威，他也知道是個英國軍官，是個上流社會的紳士，也知對於他很有愛情。不過扔下在森林中的這一個野獸似的俠士，也足以使他繫念。戈翠在那裏惆悵，史渥威卻在那裏快樂。他這心愛的飛機，已經物歸原主，並且目下正在很迅速的行駛，邁返大營，同那些伙伴不久就可以從新攜手。飛機中還載着他心愛的美人。不過太山揭發這個女子的陰私，想起來還不免有些介介。他說這女子是個德國間諜。史渥威既經是個英國軍官，得到這個報告，常常想查究一個水落石

出，省得養虎貽患。只因究竟是個人類，戈翠既是他鍾愛之人，方寸之中，愛情同個人榮譽，免不得交戰起來。深怕一經有了證據，一方面要把自己所愛的女子，交出去受那軍事裁判，委實有些不忍。一方面自己既受有軍職，又是英國子民，似不應以個人私情，對於德諜加以保護。因此拿定主意，不去查究，只替戈翠辨護，認定太山是誣控的。他坐在前面駕駛飛機，默想戈翠的溫柔態度，決非肯做間諜之人。就是他那雙盈盈秋水似的星眸。也是只有誠實之色，並不像欺詐之徒，格外覺得太山所告不實。飛機向東駛行，戈翠等各人有各人的感想。看着地面上濃密的林木，慢慢稀少起來，變成荒涼的山嶺。一過高嶺，就是平沙無限的一大片荒原，原上似乎也有高低不平之處，卻不見水影。那些深谷，彷彿是上古時代的河流，陵谷變遷，久已枯竭。這片荒原，就以西邊一帶高山作為邊界。飛機纔度西邊大山脈的高峯，剛好有一頭巨鷹，在極高處飛着，想回他峯頂巢穴去。一眼望見飛機，他以爲是一種長空中往來的巨鳥，想來侵佔他王國。直飛起來，徑向飛機進發。他的飛起來迎那飛機，究竟想同飛機決鬪，還是不過爲好奇之心所動，飛來考查究竟，著書之人也不能武斷。不過他在此地，向來沒有見過飛機，不知道他的利害，纔飛上去同飛機撞個正着。一個身子給推進器一攪，竟把巨鷹攪死。他的鮮血淋漓，羽毛凌亂的遺骸，落下地去，推進器是榆木做的，給他一撞，掃斷了一個尖頭，向後

飛來，力量極大，正中史渥威前額，頓時把史渥威打暈，向前一撲，暈倒機中。說時遲，那時快，飛機受了這個打擊，震動了一下，頭冲着下，直落下去。史渥威暈過去，雖然不過幾秒鐘工夫，禍卻已經闖了，等他醒來，睜眼一看，見那汽機已停，汽機已經墜落下去。望下面一看，離地已近，決難再事游移，找什麼安全區域，作爲着地之所。剛好下面有個很深的淺峽，在一個深谷之中。淺峽地上，從上面望下去，似乎比較上還平坦些，並且地上鋪着細沙。在這極短時間內，決定把機落下那淺峽中去。動手作了準備，落將下去。雖是同戈翠都給飛機震得頭目眩暈，兩個人却沒有受傷。不過處境却異常危險。到了這種地力，發生出極困難的問題來，若是還想乘坐飛機，這架飛機，史渥威究竟還有本領，把他修理好不會？若是尙可修理，那是再好沒有。若是不能修理，只有棄了飛機，步行首途的一法。步行首途，究竟繼續東行，還是折回原處，從史渥威看來，若是繼續東行，必需從大荒漠中過去，飢渴之苦，究竟都能忍受不能？折回原處，飢渴雖可倖免，然而獸跡縱橫，蠻奴猖獗，斷難久處。在飛機下降時，一着了地，史渥威先掉過頭去，看一看戈翠，怕戈翠有什麼不測。不料他顏色雖是灰白，却還是笑吟吟的，兩個面面相覷了好半晌。戈翠纔掙扎着，問道：「難道就此結局了嗎？」史渥威搖着頭，答道：「目前的希望，似乎沒有了呢。」戈翠道：「你會不會把他修理好來？」史渥威道：「恐怕沒有什麼大用，不過修

理或者還可以修理，讓我先把他考查一下，所望沒有重大的損傷。從此地上丹喀鐵路，路又很遠。」

戈翠接着道：「若是想徒步到丹喀鐵路，也非常危險。我們既沒有濟勝之具，這種地方，簡直是一步不可行的。能够走幾里，已經要靠上蒼垂佑的了。」史渥威矍然道：「我們軍器並不是完全沒有，我還有一支手槍，沒有給那班乞丐搜去。」說着向機中一個小櫃內，取出一支手槍來。戈翠見了，掌不住靠着座位，一陣狂笑，叫道：「這種軍器，在森林中只能當作玩具。那些猛獸，就是天佑給你打上一槍，也打不死他，不但打他死，論不定還要激起他的洪怒來，有什麼用呢？」史渥威聽了，神色非常沮喪，答道：「不過你不能不承認他是一種軍器，從前我還用他殺過敵的。」戈翠道：「若是打中要害，也可以致人死命。不過這種軍器，用的時候，有寡不敵衆之憂。所以我雖曾用過，總覺得不很信任他。」史渥威聽了，有些不以爲然，冷冷的道：「這也自然，若是我們不幸在沙漠中遇到巨象，當然是有一支快槍在身邊安全一些。」戈翠聽出史渥威有些不快，心中也知道他竭力想保護自己，只苦於沒有利器。這沒有利器，也不是他的過失，誰還料得到中途又發生這個變故呢？就是他拿出手槍來，給自己看，或者因爲自己怕沒有軍器，特地拿出來安慰自己，減輕自己憂慮的，一些沒有歹意。自己方纔嘲笑他，原也太過分。想到這裏，非常侷促不安，趕忙寬慰道：「請你不要見怪，我給飛機一震，

神經上有些錯亂，並非故意作難。本來我很願意爲國捐軀，做個義烈女子。不知怎樣，這臨死的一口氣，鬧了許多星期，只斷不下去。其實我早就預備下一死報國的了。」史渥威聽了這些話，以爲戈翠身體有什麼病，吃了一驚，很迫切的問道：「你說些什麼？講這些話，含着什麼意見？我看你並沒有病，你怎樣說出待死的話頭來？」戈翠道：「不要慌，並不是我健康上有什麼障礙。我的意思，是自從給鄔三甲同他手下那些德國士兵擄住，向內地來，覺得已經受了宣佈死刑的判決。這個死刑，有時覺得可以延期，有時覺得可望赦免。方寸之中，早就知道，決無生還故國之望。自從軍興以後，也曾努力替國家效些微勞。明知國家所受的利益不多，不過我的棉薄總算盡了。現在只希望上蒼垂佑，把我的死刑從速宣佈，決不願苟延殘喘，再去受那零星苦楚，肉體上苦楚，固屬不能忍受，精神上苦楚，也支持不來，我知道從你目光中看來，我是個勇敢女子，其實不然。我的恐懼之心，同全世界上許多姊妹是一般的。在森林中，夜間聽到猛獸們呼嘯之聲，一般也是震驚得兩只眼睛都闔不攏去。聽見那種可怖的聲音，彷彿那些猛獸，已經把我一把抓住？殘暴的牙齒，已經咬將下來。理想上的恐怖，比實際上還要難受得多。男子的性情不比女子，這種苦楚雖是講來，諒來你還不能明白。」史渥威道：「這倒我怎樣會不明白。你經這種苦楚，還能忍受，格外不可及，格外使我欽佩你的英雄。沒有恐怖心，並

不能算是勇敢。你看小孩子無知無識，獅子窩裏都敢跑進去，這是無知識行爲，不能稱爲勇敢。若是明明知道獅子窩危險，敢進去救那孩子出來，方纔算得英雄哩。」戈翠道：「謹謝你的謬贊，其實我何嘗有什麼勇。不過既承你這般稱許，我再不振作，也辜負你一番美意，所以決定掙扎着，同你一起同那不可知的命運奮鬥，一切都往光明處想去。只要你吩咐下來，凡是我可以效力之處，無不盡力的。」史渥威道：「那是再好沒有的了，現在我們的工作，第一步考察這架飛機，究竟受了多大損傷；第二步是商量修理的手續。史渥威整整修理了兩天，明知是白費心機，卻還是興頭頭的修理。修理了兩天，看見委實修理不好，纔告知戈翠。戈翠道：「我也同你一般，早知是修理不起來的了。不過到了此地，進退無門，既不能步行上丹咯鐵路去，從大漠中走着，中途迫於飢渴而死；又不能折回原地，去喂那獅虎，同受那蠻族的蹂躪。沒有法想，只能作萬分之一的希冀，或者可以把飛機修理起來，繼續前進。」史渥威道：「現在既是進退無門，也只有靜坐此地，束手待斃一法。」戈翠道：「這萬萬使不得，無論如何，我們還得奮鬥一下。那東西兩方面，既已知道是個絕地，萬不可去，何妨另闢一條生路呢。從我看來，這大荒之中，必定有一處還藏着水源。若是果有水源，我看最相宜的地方，是在這下而深谷之中。好在我們的食品飲料，至少還可以支持兩天，何妨趁這兩項重要物品沒有斷絕之前，

往谷中找去。南北兩方面，從理想推測上去，似乎南方最爲相宜。講不定往南走去，還有水泉，同獸類充足之處。因爲鄔三甲擄我上黃馬坡部落去，走的就是南部。那邊並沒有猛獸，水泉也非常清澈。若是果能找到那個地方，論不定我們可以從那邊折上東海岸去。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你看怎樣？」

史渥威搖着頭道：「也好，若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此地，我也不肯束手待斃的。」他講話的時節，靠着飛機，兩只眼睛望着地下。戈翠的目光，却望着深谷的南部。因爲他們至微弱的希望，只有這一方面而已。正在出神，忽地握住史渥威的膀子，失聲叫道：『你看，』史渥威不知就裏，抬起頭來，依着戈翠注目的地方看去，望見谷上拐角突出處，探出一個絕大的獅頭來，目光炯炯，望着他們。失聲叫道：『奇了，怎樣這些畜生到處都來的呢？』戈翠問道：『沒有水泉，他們是決不來的；他既來了，可見此地附近必有水泉。你看是不是？』史渥威道：『我也這般想，獅子更受不住肌渴。』戈翠叫道：『既如此，他就是我們所希望的預兆。』史渥威大笑道：『好一個有趣的希望預兆。見了他，使我想起洛賓庫克的畜牧泉來。』戈翠抬頭望了望史渥威的顏色，答道：『不要胡鬧，我是不怕你見笑的。見了獅子，我總覺得有了希望了。』史渥威道：『這個希望是互換的。安知他見了我們，不也有希望呢？』纔說完這兩句話。那獅子彷彿已經看清楚，他們是什麼東西，慢慢向他們走來。史渥威道：『我們還是上飛

機去罷。」說着，扶了戈翠上去。戈翠問道：「你看他會跟上來不會？」史渥威道：「我看他會的。」戈翠道：「你拿得穩他會上來嗎？」史渥威道：「那也未必。說着，掏出手槍來。戈翠怕他還向獅子射擊，叫道：『求你看上天分上，不要用那東西打他，打不死反爲不妙。』」史渥威道：「我並不一定要打他，倘若他想上來，攫取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嚇跑他。你見過訓練獸類之人訓練獅子沒有？他用的器械，就是一柄裝着空彈的手槍。憑着那種手槍，同一張廚房中常用的椅子，足以訓練一只很凶暴的獅子。」戈翠道：「你却只有手槍，沒有椅子，怎樣使得？」史渥威道：「沒有，我常常向政府中建議，飛機中必得裝置那種椅子。他們置若罔聞，真是豈有此理。」戈翠聽了，不禁失笑。他的笑態，差不多同平時赴人家午後的茶會，聽見座中人講了什麼笑話似的。獅子一步步向他們走來，他的舉動，彷彿是因爲見了他們，有些詫異，所以走來細看，並沒有歹念。到了飛機邊，條地立定，站在那裏，呆呆望着他們。史渥威把獅子仔細一看，失聲道：「這頭獅子真也華美。」戈翠答道：「我也沒有見過這種美麗的獅子。你看他身上的毛，差不多黑的同墨一般。」他們講話的聲音，並不響，不知怎樣，獅子聽了，頓時生起氣來，把巨臉一皺，裂開了嘴唇，露出長牙來，暴雷似的迸出一聲怒吼。吼聲未絕，把身子向後一挫，想縱上機來。史渥威早就準備，掏出手槍，向着獅子站的面前空地上，就是一槍，以爲一定可以

嚇退他。不料他給槍聲一激，反倒激起他勇氣來。狂吼一聲，縱上來，抓這用霹靂似的聲響嚇他之人，誰知史渥威見嚇他不退，早已縱出機外，站在飛機的那一邊，教戈翠跟他下去。戈翠怕來不及下地，拿定主意，不下機。反爬上飛機的最高一部份去。獅子沒有上過飛機，到了前邊艙內，有些轉動不來。看着戈翠從他面前過去，竟沒有方法去阻止他。並且慢慢的怒氣也平下去，不想就下機去，追趕史渥威。戈翠知道高踞機頂，獅子也沒法攔他下來，暫時可以無慮。慢慢爬到翼邊，招呼史渥威，也想法上那一只翼上去。就是那個時候，太山聽見槍聲從山谷那邊繞過來。戈翠在那裏督促史渥威上翼，史渥威在那裏想法上去，都沒有看見太山走來。還是獅子先看見他，看見又闖進一個人來，深怕妨礙他的行動，很是不快。皺着臉皮，連珠價吐出吼聲來。他這一吼，纔把翼上兩個人喚醒。戈翠先看見，他萬萬想不到，太山會趕來救助他們。他是深信太山的，知道他一到，一定可以殺死獅子，救援他們。所以低低說了一聲謹謝上蒼。同時史渥威也看見了，非常欣幸。不料那頭獅子見太山仍舊向他走來，聽見他的吼聲，並不害怕，不覺勃然大怒。一聲大吼，從飛機上縱下了地，直撲太山。太山認得這頭獅子，就是他在黃馬坡人獅穿中救出來的，到了身邊，一定認識自己。所以戈翠等見獅子縱下去，替太山着急。太山却閑閑的挺着標槍，在那邊候他。太山深識獅性，知道他的上來，詫異的心比仇視之

心來得多。自己既經救過他的命，又喂過他鹿來，諒來那碩大無朋的腦筋中，還記得自己，感激自己，從太山看來，林中動物比較似乎容易遺忘；但是遇到特殊的機緣，却又勝似人類。既經救過獅子，自己的氣味，同救他的影象，一定還在他腦中。只要嗅到氣味，一定他會認識。盎格魯撤支遜人種之人，都愛撞機緣。這時候的太山，並不是人猿太山，竟是灰石爵士格萊頓約翰，笑吟吟地站在那裏，靜候獅子來承認他。史渥威同戈翠見那形狀，不覺呆了。史渥威輕輕罵那太山，太也膽大，一只手卻向背後去拔那手槍，預備如有緩急，好幫太山。戈翠却伏在飛機翼上，雙手按住兩頰，呆呆看着，替太山着急。雖是着急，却深信這位神聖似的俠士，既有膽量，站在那裏守候這頭巨獅，一定有降伏獅子的手段。從前親見他同猛虎搏擊，也是他佔優勝。這樣看來，憑着他強健的雙臂，同敏銳的腦筋，林中生物，決沒有可以戰勝他的。果然人獅相距不過一碼，忽地一齊立住。獅子把長尾向左右擺着，喉中吐出很低的咆哮之聲。戈翠不明他的用意，太山卻已知道，是認識自己了。這種咆哮，是含着歡迎之意。戈翠見獅子又向前進，等他的鼻子，碰到太山赤着的腿上去，深怕獅子去咬太山，不忍再看，把雙眸緊緊閉上，還用兩只纖掌掩住。掩住多少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側着雙耳，並不會聽見什麼可佈的聲音。又隔了好一回，聽見史渥威如釋重負的，嘆了一口氣，驚呼道：『天呀，誰還看見有這種怪事的。』戈

翠抬起頭來，看見那頭獅子，把他那長毛鬚鬚的頭，在太山腿上挨擦。太山那只不握標槍的手，在那獅子黑色長鬚中，倒在後面的兩只耳後，替獅子搔癢。戈翠也見過下等動物，有異類訂交的；人獸訂交，卻沒有見過。也因為人類向來有畏懼獅虎之心，所以不易結合。這種野人野獸，一見如故，更屬創見。太山撫慰了一回獅子，向飛機走來，獅子也在一邊跟着，相距不遠，太山站住，獅子也站住了。太山向戈翠等道：『我找了你們兩天找不到，還是聽見槍聲，纔知道你們是在此地。還算好，沒有出事。』史渥威道：『你怎樣知道我們遇險的呢？』太山道：『你們走後，我在空場邊一株樹上看着，你們往東飛來。雖是看見落下，卻只有一個大概方向，沒有準確地點。我在北邊找了你們兩天，找不到，纔折到南方來。誰知你們落下來，還往南方走了些，方纔着地。找了一回，找不到正想回去，卻聽見你的槍聲，方纔尋來。飛機不能修理了嗎？』史渥威道：『沒用的了。』太山道：『現在你打算怎樣呢？』說着，又問戈翠道：『你的主意怎樣呢？』戈翠道：『原打算尋路上東海岸去，不過怕不能達到那個目的。』太山道：『起初我也慮到這個，不過現在獅子既在此地，附近必有水泉。這頭獅子兩天以前，我在黃馬坡部落，一個獅窠中救出來的。他上此地來，一定有什麼間道。因為我一路來，並沒有經過野獸們往來的孔道。我問你這頭獅子是從那一方走來的？』戈翠答道：『他從南方來的。方纔我們也在

這裏議論，說不定南方尚有水泉哩。」太山道：「既如此，我們向南方找去。」史渥威道：「獅子不咬人嗎？」太山道：「這個我們且看，你們總得先從上面下來，纔好走路。」史渥威聽了，把雙肩微聳。戈翠聽見太山那樣講，就留心看史渥威的舉動。他見史渥威聽了，臉色頓時灰白起來，不過唇上還含着笑容，一語不發，從翼上溜下，落在太山身邊。他知道史渥威害怕，並不怪他。見他明明知道危險，還敢下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獅子見了史渥威，也走到太山身邊來，仰起頭來，望着史渥威，咆哮了一聲。又掉過頭去，看太山的顏色。太山用手臂勾住獅子的頸子，用猿語叮囑他，不許亂鬧。戈翠等聽見太山咽喉中，也吐出獸類的咆哮之聲來，很是驚疑。獅子雖是不懂猿語，給太山一喝，也不再動作。太山迎着史渥威走來，獅子也一同上前，並不同史渥威爲難。戈翠問太山道：「你同獅子講的什麼？」太山微笑着：「我告訴他，我是人猿太山，是個善於行獵，專門殺獸之人，是個森林之王。你們兩個都是我朋友。說雖同他說，講的巨猿通用語言。這種語言，並不是他們通用的。森林中只有那些獼猴的言語，還大致相同。巨象也懂得一些。森林中動物，都是愛誇張的。言語上舉動上，都得誇張武勇。纔可以在森林中稱霸。即使你沒有本領，也得自誇一些；不然是要受他們欺侮的。至於見了敵人的咆哮，也含着警告之意，教敵人退避着。不然，一撞到我手中，一定將他撕個粉碎。我同獅子講的話，他

也未必能懂。不過他看了我講話的姿勢，同聲音，或者他意會得到我的意味。現在你也下來罷，好讓我同你們介紹。」戈翠放大了膽，從上面下來，正在獅爪所及之處。明知一不小心，就得遭巨獅的搏噬。不過他下來時，那獅子只有在戈翠走到太山身邊的時候，泚着牙低低咆哮一聲之外，並沒有別的不軌則舉動。太山欣然道：「這樣看來，我在此地，他決不傷害你們。最好不去睬他，只要不走到他跟前去，他就不致生出恐怖之心，想抵抗你們。最安全的，是你們在我這一邊走，把我夾在中間，決無妨礙。走了一回，他自會走開。以後或者不致再同他相逢。史渥威聽了太山命令，把飛機上的食品飲料取下來，分作三份，三個人分帶着，覓道南行。獅子並不跟着走，只呆呆站在飛機邊，望着他們。他們在拐彎處，掉過頭去觀看，他還站在那裏。太山在前引導，循着獅迹，打算去找水泉。一到谷底，遍地細沙，獅迹愈清，戈翠等也都看得出來，走到將近天黑，太山忽地看見沙上除去獅迹以外，還有別種足印，不禁大驚。站住脚步，細細觀看，戈翠等莫名其妙，澄澄看着太山。太山知道他們疑惑，指着他們足邊道：「你們看呀！起初他們所看見的，彷彿都是雜亂的獅迹，並沒有什麼異象。後來還是戈翠眼快，看得清楚，失聲驚呼道：『啊呀，這不是人類的足印嗎？』太山點頭道：『正是。』戈翠指着一處問道：『怎樣沒有趾印呢？』太山道：『他們脚上都套軟草鞋呢。』史渥威道：這樣看來，這附近必有土

人村落。』太山道：『不錯。不過這種土人，並不像在這一部份的非洲土人。因為此間土人，除去鄔三甲部下，所穿都是德國軍人的皮靴外，其餘都是跣足的。你們雖看不出，從我看來，這些穿草鞋之人，並非土人，你們只用仔細把這些足印觀看，他們雖是穿着草鞋，卻隱隱看得清足趾同足跟。土人的足印重心，卻在足底中心。』史渥威問道：『據你看來，是白人的足印。』太山道：『看來有些像白人的足印。』說着，伏下地，向幾碼方圓的足印上用鼻子去嗅。戈翠等不明白他的用意，見他這種像獵狗似的行動，非常驚異。太山嗅了一回，站起來道：『奇得很，這些足印，既不是土人，也不很像白人。上此地來的，共有三人，這三個都是男子。不過屬於什麼種族，連我都辦不出來。』說着，仍舊繼續前進。那山谷愈走，地形愈低，兩邊的石壁愈形高聳，石壁上給古代時流水洗刷，排列着許多玲瓏山穴。太山挑了一個地下滿鋪着白沙的山洞道：『我們今夜就在此歇了罷。』他說那歇了罷，起初用的野獸入穴之語，後來知道說錯，又改了過來，重說一遍，自己也笑了。三個人把帶來的食品，吃了一些。太山叫戈翠進洞去，道：『你上裏邊睡去，少佐同我就睡在這洞口，好輪流守夜。』

第十六回 達死生深宵發狂議 探蹤跡荒漠見森林

戈翠正待同太山們道了晚安，進洞睡去，無意中向洞外黑地一望，隱隱看見有些黑影，並且還有悄悄的走路聲音，輕輕問太山道：『外面黑地裏，彷彿有些東西在那裏走動，究竟是什麼？』太山道：『是獅子在那裏，已經不少時候，難道你以前沒有看見嗎？』戈翠聽了，以為就是白天那頭獅子，如釋重負的叫道：『這樣說，一定就是我們的獅子了。』太山道：『不是他，並不是我們那頭，是另外一只出來獵食的獅子。』戈翠問道：『他是追我們來的嗎？』太山道：『是的。』史渥威聽了，就用手去掏手槍。太山目光敏銳，已經看見，搖着頭攔住道：『少佐，你不要去掏手槍。』史渥威強笑道：『朋友，你眼睛真也敏銳，我的掏槍完全是為自衛計，若有不測，好作個準備呀。』太山道：『這不是自衛，是個自殺，外面黑暗中，至少有三頭獅子在那裏守着。若是我們此地生着火，或是天上有月光，你也可以看見他們。要來攻撲不要，此刻還猜不出來。苟其你想他們來不妨開他一槍，只用打痛了一只，三只都會撲來。』戈翠道：『我們困守此間，別無出路，若是他們撲來，如何是好？』太山道：『事已如

此，只有同他們盡力抵抗而已。」戈翠問道：「你看我們三個人可以佔優勝嗎？」太山把兩肩一聳，答道：「做了個人，遲早免不了一死。這種死法，從你們看來非常淒慘，我人猿太山卻是常常希望這種死法的，並不怕他。在森林中生長的生物，老死森林的很少，我也不希望考終。既打算在森林中混，終有一天不小心，給獅虎蠻族等殺死。既是必定有這般一天，就是今夜死，也同一年或是十年後再死一樣，不過遲早一些，那死法終是一樣，何必介懷呢？」戈翠聽他說得這般可怖，不禁打了個寒噤，很失望的接着道：「不錯，遲早終是一死。不過在死的時候難過一些。忍過一時，也就一樣了。」說着，走進山穴，就在白沙上躺下了。史渥威靠着洞口石壁坐下，太山就蹲在他對面。坐了一回，史渥威問道：「可以抽烟不可以？我還有幾支紙烟在此，若是不致招外面畜生嫌惡，打算在未死之前，抽他一支，你想抽烟嗎？」說着，把紙烟匣遞過去。太山道：「多謝你，我是不抽烟的，你想抽烟不妨就抽，野獸們聞慣烟味，你抽着也可以使他們退避一些。」史渥威聽了，只纔放心，點着了一支烟，抽了幾口，把紙烟匣又遞給戈翠。戈翠也拒絕不要。史渥威抽着烟，三個人都不作聲，洞中非常岑寂。只有洞外還微微有些聲響，那是獅子在洞外沙地走路之聲。靜坐好一回，史渥威忍不住問道：「那些獅子似乎太文靜了些。」太山道：「這也不盡然，獅子沒事，在林中散步，喜作吼聲，以示威武。在行獵之時，一

般也會靜默起來。」史渥威道：「我們明明知道他們在外面，卻只在黑地裏見些黑影，同聽見些輕輕走路之聲，很使人心中有不安。我還希望他大聲吼將起來就是撲來。也比現在種種鬼祟祟的好。不過三頭一起撲來，卻有些招架不來。」太山道：「三頭那裏止，外面現在有了七頭了。」史渥威聽着，吃了一驚，叫道：「啊呀，天呀！」戈翠問道：「我們何妨生個火出來，或者可以使他們卻步。」太山道：「我看這些獅子，同我們平時所見的獅子不同，就是生了火，也未必中用。這些獅子很使我奇異，爲什麼這般馴良，同人類在一處，並不跳跟搏噬。你們不信，現在洞外七頭獅子之外，還有一個人在那裏。」史渥威有些不信道：「這是沒有的事，若是七頭獅子之中，插進一個人去，這個人不怕給他們搏噬的嗎？」戈翠問道：「你怎會知道洞外有人？」太山搖頭微笑道：「我怕同你講，你也未必明白。因爲人類智力所及的，都可以明白。凡是智力所不及，即使真有那件事，都足以使他懷疑。」史渥威道：「這是怎樣說法的呢？」太山道：「譬如你生出來就是個瞎子，當然不能同雙眸炯炯之人享受同等利益，把環境上景物，從視覺上報告腦神經去。不過報告腦神經的利器，除去視覺以外，還有嗅覺。若是你們連嗅覺也生出來就沒有的，我就是要告訴你，怎樣會知道洞外有人，你也未必會明白。」戈翠恍然道：「這樣看來，你是用鼻觀嗅到外面有人的了。」太山點頭道：「正是。」戈翠道：

「外邊有七頭獅子，也是嗅出來的嗎？」太山道：「正是。獅子的容貌各個不同，氣味也是各別。」史渥威搖頭道：「這些話我實是不明白。」太山道：「我看洞外的人，同那些獅子，並沒有見害之心。因為我們既只有三人，並沒有抵抗之力，他們早就可以動手攻擊，為什麼又不動手呢？此中玄妙，我雖是猜到了一些，卻有些不能自信。」戈翠道：「你看是什麼意思呢？」太山道：「據我看來，或者他們上此地來，偵查我們行動的。說不定他們有一處地方不願外人闖入。只要我們不去，或者可保無事。」史渥威道：「我們怎會知道？他們所不願人進去的，是什麼地方呢？」太山道：「這個我們也難以懸揣，不過安知不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呢？或者就是那處，他們不願有人闖入呢？」戈翠道：「你說的，是有水之處嗎？」太山道：「正是。」談了一回天，洞中又岑寂起來。冷靜空氣中，只有洞外獅子足音，還是時時聽見一聲山聲。史渥威抽完烟，靠着洞口石壁，在那裏打盹。戈翠辛苦了一天，又受了許多刺擊，疲倦已極，也睡着了，太山聽覺敏銳，忽地聽見一種異響，悄悄站將起來，向刀鞘中拔出獵刀。就在那個時候，洞外七只獅子，狂吼起來，足音雜沓，直撲洞口，把戈翠等都驚醒過來。太山以為他們決不來騷擾，雖是聽見洞外又來了幾個人，並且人獸足音，漸漸逼近洞口來。他的悄悄站起來，也是預備萬一。不料他們竟會進撲，所以站在洞口，準備迎敵。洞口對面是一座參天峭壁，並不很峻峭。以太

山善於走峭壁之人，很可以上去。明知獅子衆多，若是同他們抵抗，結果必然無幸。若是趁他們沒有來，逃上峭壁，很可脫身，他對於洞中睡着的女子，並不與他有什麼交情，也並沒有擔着必需保護他的義務。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即使要保護他們，也是無用。既是無用，儘可求個自全之策。然而太山卻不是這種人，饒是處境危險，他還要捨生忘死的，救護這兩個同種之人。不料雖然抱着一片熱腸，竟沒有達到他的目的。手中的刀雖是高高舉起，竟沒有用他。獅子結着大隊撲來，黑暗中太山冷不防給獅子們撞倒。倒下去之時，腦後撞着峭壁，頓時暈倒地下。等他醒來，天已大亮，糊糊塗塗聽見一種可怖之聲，原來是許多獅子在那裏咆哮。慢慢知覺迴復過來，記起未經暈仆以前之事，從鼻觀中嗅到一股獅味，腿上也觸着獸類毛片。慢慢的睜開眼來，方纔知道，歪着身子側臥洞口。身邊站着一頭巨獅，向着洞外咆哮。洞外有什麼東西，卻沒有看見。等太山的知覺完全蘇醒，纔認識這頭巨獅，就是以前自己在黃馬坡人所設的獅窠中救出來的，不覺暗暗稱幸，一壁同獅子講話，一壁作勢，獅子向傍邊一閃。太山抬起頭來，果然自己還在洞口躺着，那頭獅子卻在峭壁邊保護他。相距不遠，有兩頭獅子在那裏來回走着，大有仇視之意，太山那時，也無暇去理會獅子，先向洞口一看，戈翠同史渥威都已失蹤。纔知道自己夜間枉費了心機，不覺勃然大怒，把頭一抬，掉過身來，望那兩頭獅子，見他

們還在幾碼以外，蹲躅往來的走着。救出來的那頭墨獅，用很慈祥的目光望了一望太山，在太山身上擦了一擦，仍舊惡很望着那兩頭獅子。太山向墨獅道：「我同你兩個聯合起來，大概可以收拾他們，使他們心中難受。」太山講這幾句話，用的是英語。墨獅雖是不懂，不過察言觀色，他也會意得來，所以墨獅立刻嗚嗚的叫着，似已明白。太山用左手揪住墨獅長鬣，叫道：「隨我來。」說着，帶了墨獅，徑向那兩頭獅子走去。那兩頭獅子見他們走去，向後倒退，等他們走到身邊，倏地分開。太山同墨獅從他們身邊過去，都留意着他們行動，以防不測。果然走到他們中間，他們就地向後一挫，直撲上來。太山早就準備着，見他來勢凶猛，就用平時同獅虎們決鬪的公式迎敵。也知道獅勢凶猛，迎將上去，一不小心，必將失手。所以用極敏捷極伶巧的手段。獅子雖快，太山比他格外快些。獅子張着長牙利爪，想抓太山胸口。太山像精於拳術之人，預備抵擋敵人攻襲似的，把左臂向胸口一橫，覷準獅子左爪之下，向上一格。獅子仰翻過去，太山趁勢鑽入獅子腹下，把獵刀向獅子左肩下邊就刺，刺個正着，痛得他怒吼一聲，一旋身仍舊向太山撲來，因為太山敢於同獸王反抗，所以格外生氣，不料他一旋身，太山也跟着旋過身來，撲上獅背，一手撈住他頸上長鬣，兩條腿緊緊拘住獅子下部，用刀仍舊向獅心刺去。獅子被刺，驀地裏直縱起來，向後一仰，把太山壓在背下，太山知道不妙。正待把手中撈

住的長鬣鬆開，抱住獅子下部的腿也放掉，好掙扎起來，仍舊可以站住脚，挺着獵刀決鬪。誰知他手脚纔鬆，獅爪已到，剛想躲閃，頭上已經受了一掌，站不住脚，滾下地去，正在危急，眼前一暗，一件黑黓黓的東西，從身畔直向獅子撲去，後面還跟着一頭獅子。太山就地一滾，滾出了戰線，站將起來，雖是給獅子打了一掌，頭腦還是昏沈沈的，卻已看見攻擊自己的獅子，已經給墨獅咬得血污狼藉的，死在地下。那頭墨獅，還奮勇同跟他過去的獅子奮鬪。比較身材同力量，墨獅比那頭獅子來得強壯些，所以不過幾個轉身，已經給墨獅咬倒。墨獅纔站起來，把渾身的毛洒了一洒，還想去咬那頭將死的獅子。不料那頭將死的獅子，直滾過來，仰着身子，想用利爪來抓墨獅胸口。墨獅的爪來得敏捷，不等他抓來，已經把自己鐮刀似的右爪，抓住那頭將死的獅子胸口下半截，往下用力一拉，胸口抓開死了。墨獅佔了優勝，從新把渾身的毛洒了一洒。太山見勁敵已去，留心看那兩頭已死的獅子，覺得他們驅幹雖小，種類卻同自己那頭墨獅相同，渾身的毛片，同頸上長鬣統是黑的。從前這些獅子的種子，或者同太山常見的獅子也是同種，中間不知經過什麼變化，纔變成這個樣子的。話休煩絮，太山見妨礙他進行的障礙業經撤去，打算繼續前進，去訪查戈翠等的下落。纔想動脚，忽地覺得飢餓起來。一壁在谷底砂石上，印着的許多足印中，尋找戈翠等的足印。一壁脣中吐出一種飢獸嗚咽的悲

鳴。墨獅聽見太山鳴聲，把雙耳豎了起來，細細望着太山顏色，好半晌忽地喉中也吐出同樣聲音，忽向南走去。一壁走，還時時掉過頭來，望着太山，彷彿要太山跟他去似的。太山看出他的神色，知道有帶他去吃東西之意。緊緊跟着他走，一路上卻還運用目力同嗅覺，考察路上有無戈翠等蹤跡。不多一回，居然在獅跡之中，又給太山找到些着軟草鞋人的足印。嗅那足印，果然就是那幾個上洞口來的人所留。找尋了好半晌，居然找到戈翠等氣味。一路跟踪而往，找到一處，戈翠同史渥威在那裏，彷彿是並肩而行。前後左右，卻彷彿有古怪人種的人，同獅子在四圍簇擁着走。太山雖在昨天已經知道，那些人是同獅子混合着一起來的，今天嗅得確有其事，反而疑惑起來。那時谷中的道路，還是從前那樣，彎彎曲曲，兩邊都是峭壁，時寬時窄。不過越往南去，地形愈低。再走一回，地勢愈陡。從形勢上看去，各處都留着瀑布，同奔流急湍的遺跡。山路崎嶇，非常難走。各處都有上古時候人力開鑿的遺跡。太山跟着墨獅走了不到一里，轉過谷去，忽地迎面又露出一個深谷來。谷勢狹長，蜿蜒而西。南方卻橫着許多高山，東西極長，南北相距不過只有三四里。從北而南，密層層長着許多森林。從那林木繁盛上看去，谷中水草一定非常肥美。太山從站的地方向下看去，有一條人工開出來的大道。跟着墨獅下去，直到谷底。谷底都是參天古木，樹下露出一條曲徑。樹上猿鳥極多，鳥類的羽毛，顏色非

常鮮麗。獼猴們見太山走來，都咕咕吱吱在枝上亂啼。雖有猿鳥們點綴着，太山在林中走着，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岑寂。森林生活是太山深愛的，這個森林，卻有不同之處。一到林中，覺得非常不快，似乎目前東西，都像是個幻影，並非真相。這也是因為在荒漠之中，忽地現出這片沃壤來，不免有些不信。樹上的猿鳥，其實同平時常見的一樣，在此地見了他們，反覺得有些眼生。就是地上樹木泉石，也是如此。知道中間住着那些古怪人種，所以一到此地，有些慄慄畏懼。看見樹上長着許多果實，有幾只獼猴在那裏採食。太山飢餓已極，縱上樹去，雜在獼猴之中，檢他們吃的果子，摘了許多，胡亂吃了一飽。他是歡喜肉食之人，這果子怎樣可以充飢。正待找那墨獅，一起前行，不料向樹下一看，墨獅不知在什麼時候，扔下他走了。

第十七回 射鸚鵡荒林療飢腹 附藤蘿月夜越危城

太山不見了墨獅，並不在意。縱下了樹，仍舊繼續着尋訪戈翠等蹤跡。道路修治得非常平坦。走了一回，走到一條小溪邊，伏下溪灘，痛飲了一回。溪水甘冽，煩渴皆銷。留心看那溪邊的路，在西南中

間一條彷彿幹路，兩傍還有許多支路，各路上都留着獅虎氣味。林中生物，除去獅虎以外，只有些齧齒類動物。其餘像牛象鹿豕，一概沒有。蛇類很多，長長短短的盤掛樹杪。太山在森林中往來已久，蛇卻見得不多。有一次在葦塘邊陰溼之處，嗅到一股怪味，以爲是鱈魚。進去一看，卻是條長蛇。鱈魚同蛇，都是不中吃的。只得繞道而行，不去注意。半天沒有吃到肉食，身上很不舒服。既不願去吃齧齒動物，只有想到鳥類上去。還算好夜間攻擊太山的人，並沒有沒收他的軍器。大概在黑暗之中，那些人同獅子沖撲過來，一顆心只注意洞中，沒有看見太山倒在地下。不然就是疑心他已經身死，所以不去注意。無論爲着那件，太山因此得以保全他的軍器。標槍哩，獵刀哩，弓箭哩，草繩哩，一件都沒有丟掉。所以彎弓搭箭，準備着射一隻大鳥下來充飢。不多一回，果然給他射中了一隻。那隻鳥在半空裏中了一箭，直落下來。他的同伴，同那些獼猴，頓時狂怒起來。若是僅有他同伴一兩隻鳥，因爲悲悼同伴，鼓噪起來，太山還不以爲意。偏偏全林猿鳥都鬧將起來，彷彿個個都有切膚之痛似的。這一來惹得太山性起，掉過頭去，望着林中猿鳥，狂嘯起來。這也是因爲他們鬧得太兇，所以還敬他們一下。這是太山到此地來，第一次向生物挑戰。聲音一吐出去，森林山谷全都震動，嚇得那些猿鳥，戢影韜聲，再也不敢露面，林中頓時又岑寂起來。偌大一個森林，只剩下一個太山，同他射到的那頭死鳥。太山

雖是用虛聲恫喝，佔了優勝，看着那些怯懦動物，一個個躲得無影無蹤，反倒勾起他怒氣來。怒吼吼拾起死鳥，拔出那支箭，歸入囊中，用刀割去羽毛，用鳥身浮皮，一壁咀嚼，一壁咆哮。他的咆哮，一則因為四周都有敵人窺伺，藉以示威；一則因為鳥肉不甚可口，有些不很愜意。口中嚼着鳥肉，心底裏卻在那裏思量斑驢鹿豕的風味，越想越餓。深恨這座森林，沒有這種肥甘適口的東西，使他飽餐。纔吃了幾口，忽然聽得附近灌木中有些聲響，正在下風頭，留心一嗅，嗅到些獅子氣味。不多一回，前而同兩傍都有足音，向他走來。還有身子在樹枝上擦過的聲音。太山聽了，暗想這些畜生，大概以為我太山是個蠢物，所以敢這般放大了膽追來。再仔一細聽，曉得四面都有獅子走來，自己站的地方，是他們包圍的中心點。從他們走路的聲響聽來，一定是拿穩可以擒他，所以不再隱藏自己的聲音。一路上踩着枯枝落葉，聲勢洶洶的趕來。從樹枝濃密處穿過，聲音很響。太山不知道他們何所聞而來。很是懷疑。從形勢上看來，決不是因為聽見猿鳥呼噪纔趕來的。不過不為這個，又何致勞師動衆，要上此地來呢？並且自己射死的，不過是一隻鸚鵡，似乎也煩勞不着獅子們，來替他復仇。不過在這種古怪地方，不明白的事很多，不可解之事也不少，決不能以平常目光評斷。因此站在那裏，靜待變化。看他們趕來之後，用怎樣方式攻擊，再事應付。等了一回，果然下面大道上，來了一頭長鬣巨獅。一見太

山，就站住了。太山仔細看他形狀，同早晨山谷中攻擊他的那兩頭，正是同種，比平常所見的大些，毛片也黑些，不過比墨獅卻小得多，毛片也沒有墨獅那般深黑。不多一回，四面林中都有獅子走出來，同第一頭一樣。一見太山，都一齊站住，靜靜的望着太山。太山觀察形勢，知道他們一時還未必上前攻擊，所以神色不變，仍舊吃他的鳥肉，不去睬他們。只暗地裏留心他們的舉動，只見獅子到齊之後，一只只伏下地去，臉卻一齊向着太山，目光也都射在太山身上，也不咆哮，也不作吼，靜靜的伏着。這種舉動，爲獅類中向來沒有的，很使太山見了驚愕。吃完鳥肉，用着巨猿的猿語，把兒時學到的罵人的話，向着獅子亂罵，罵他們是吃死屍的獵狗，同陰鷲性成的蛇虺。罵了一回，見沒有用，又在地下拾了許多泥沙枯枝，向他們擲去，激得那些獅子都泚着牙，向他咆哮。不過還只伏在那裏，不來攻撲。太山又罵道：『你們都是懦怯無能得同鹿豕一般的東西，不能算獅子。』接着，又自己通了名，胡吹了一回。用種種恫喝的話去嚇他們，他們只不動，足足鬧了半小時，纔隱隱聽見有一個兩只脚像人類似的東西向他走來。愈走愈近，用鼻觀體察，果是人味。不多一回，果然有一個人從第一頭獅子後面走來。到了獅子後面，也立定了。一見那個人，早就嗅到氣味，認得就是昨夜帶着獅子，來襲擊他們幾個人中的一個。仔細打量這個人的人種，果是古怪，不但氣味同別種人不同，就是容貌也是各別。一身

肌肉都同柔革一般深黃的。一頭黑髮，腦上長着三四寸長的短髮，矗立額際，成一個直角形。兩只眼睛生得蹙在一起，眼珠小而且黑，四周露出一轉白睛。臉上非常光滑，只有上脣同額下。亂蓬蓬長着幾根黑鬚。一個很周正的鷹鼻。只因頭髮長得太低，所以有些殘忍樣子。他的口上脣很短，下脣極厚，有些向下傾斜。下頷也是很短的。從他面貌上看去，從前的風度，還不十分惡劣；只因懷抱不正，常有妄念衝動，行爲上時有暴戾舉動，所以變成這種可怖之狀。兩臂甚長，兩腿略短，大致還不十分觸目。腿也不是彎的。穿一件緊束軀幹，沒有衣袖，下覆臀部的背心。脚登軟底草鞋，脛上束着一種同近世陸軍中常用護纏腿，上及膝蓋。手中握一支短柄，極沈重的標槍。腰間懸着一件東西，太山初一見面，很是驚駭，有些不信，以爲是看錯的。仔細再看，方纔知道並沒有錯，那件東西原來是一柄厚背薄刃的腰刀，上面套着一箇柔革做的刀鞘。那人的背心是植物纖維所織，纏腿帶卻是齧齒類的皮革所做。太山見他走到獅子邊，並不把獅子當作可怖之物。獅子見他走來，也是若無其事的，他站在獅子後面，把太山打量一回，從獅子身邊擦過，走進圍中，徑向太山走來，在相距二十尺以外站住，向太山講起話來。咕咕咕咕鬧了半天，太山一句都不懂。從他神色上看來，大都講的是關於四周伏着的獅子之事。有一次，他講着話，把左手第二個指頭指一指標槍，又把腰刀拍了兩拍。他講話時節，太山很

留心他的舉動，覺得這個人神經上有些特殊，不像是個健全無恙之人。就是因為他容貌奇特的緣故。所以聽他講話，臉上還是笑吟吟的。不料仔細看去，他的容貌同講話時，頭的震動，雖有些瘋狂態度，講話的聲音同神氣，卻很鎮靜，一些沒有異態。不多一回，那人把話講完，靜靜站着，彷彿在那裏靜待太山的答覆。太山因為不懂語言，先用猿語作答。講了半天，看那人面色，彷彿也是一字不懂。後來搜索枯腸，用英法德等各種語言來講，也是無用，不覺焦燥起來。太山的爲人，向來就不願意用言語來表示意見的。所以平時安於緘默。今天這個人，瘋瘋癲癲的講了些，不知那一國的話，硬要他答覆。他想盡種種方法，用各種語言答他，費了許多脣舌，他還是不懂，不覺野性勃發，實在再不願在此地。同他費那無謂的脣舌，阻礙自己進行。舉起標槍，向那人大踏步走去。這個表示，大概是各國相同的。所以那人看見，立刻也把手中標槍舉起，口中低低叫了一聲。他就這一聲裏面，周圍伏着的獅子，頓時一齊怒吼起來，縱身而起，從四面直撲進來。那人見了，往後一退，泚着牙齒，一陣猶笑。就這一笑，太山纔看出他上邊的牙齒很長，並且非常鋒利，不免有些戒心。沒等獅子近身，就地一縱，縱上了樹，叫道：『我是人猿太山，人猿太山是個善於行獵，善於戰鬥之人，在森林中沒有人再比太山有權力，再比太山靈敏的，你們何敢欺我太山！』說着，也不等他們再發生別的變化，隱入樹葉濃密處，飛身前

進。走了一程，知道離危險區域已遠，仍舊縱下地去，從大道上找尋戈翠等蹤跡。找到之後，繼續着追蹤而往。在大道上又走了半里多路，森林之外，露出一片原野。最足以使太山驚愕不已的，就是原野上有一帶城郭，大道直達城下。大道盡處，就是圓穹形的城門。森林同城郭間，那片原野上，都是絕好的田園。田園之中，一般也有人造的溝洫，水聲潺湲，滔滔不絕的流着一股清水。田園中植物繁庶，收拾得非常整齊，一望而知是有老於種植的人在那裏經營。那個溝洫一般也分總溝分溝，水流各處不絕。右首還有許多人在那裏作工。那座城牆從遠地估計，約高三十多尺。牆上除去炮眼以外，完全沒有殘缺之處。牆上露出城中許多房屋的圓頂同尖塔，高聳雲霄，形勢非常莊嚴。中間一座最大的圓頂是金色的，其餘的是紅色藍色黃色。城牆的建築非常樸素，全體塗着乳色的顏色。城牆之下，栽着一溜修剪得很齊，培養得很好的灌木。東邊一帶牆上長着藤蘿。太山躲在樹蔭中，把眼前畫圖般的景物，看一個飽。正看得出神，忽地後面森林中大道上，來了一派足音，仔細一嗅，原來是方繼園困他的獅子同人回來了。縱上了樹，向西縱了一段路，找一個很安穩很隱密，又往東望得見大道的樹枝坐下，預備偷看人獅等，從大道上出林，經過田園，向城中去。果然等不多久那個人帶着獅子，從大道上走來，那些巨獅像人家豢養得馴服的獵狗似的，一個個很馴良的隨在後面，靜靜的走着。到了

城門邊，那人舉起標槍，用槍柄把城門鑿了幾下。裏面聽見門響，開門接他進去，太山趁人獅進城之時，遠遠向城中望去，看他城中狀況，雖是只看見一些，卻已看出城中尚有人類住着。人獅入城，門就依舊關了。太山知道戈翠等一定囚在城中，以後自己的命運，同戈翠等已否遇害。若是生存，囚禁何處？太山身在城外，也無從懸揣。不過苟其想救他們，在城外決難爲力。既是如此，非設法進城不可。明知一進了城，憑着自己嗅覺靈敏，一定可以找到囚禁戈翠等的地方。不過怎樣可以進去，還是一個疑問。看着日光西下，田園中黑影漸長，那些作工之人，都停了工作。有一個人先過來，把總溝上水閘放下，閘住流水。水閘一關，那些工人都用籃子，裝着菜蔬，抗在肩上，跟在那人後面就走。也有抗農具的，人類極多，絡繹不絕的，從東邊田園中出來，進城去。太山要相度城中形勢，所以特地挑了一株高過城牆的樹，爬上最高的枝上，向下看去。從那個地方，纔看出那城是狹長形的，城牆全體成一個直角。街道也是屈曲的。城中心是一所很低的白色屋子，城牆就是依着屋子形式，圍繞着建築的。從蒼茫暮靄中看去，彷彿兩所房屋。中間必有一條河流。從自己在文明都會中經驗上估去，這一所中間白色房屋，一定是個市場。市場一邊，一所極高大的房屋，一定是囚禁戈翠等之所。要找他們，第一處一定是那一所屋中。等到日光下去，全城盡在黑暗之中，太山暗暗稱幸。他既要救人，寧可在暗中摸

索，不願各處窗戶中，露出燦爛的電燈光來。在未黑以前，他已看清楚，全城房屋，大都是平頂。只有幾處公共場所，卻一般像歐洲文明都會似的，有圓頂同尖塔。想不到在這未經開闢，人跡不到的中央非洲，有這種城市。從此地看來，文明社會中人理想上的議論，常說這些未經人到的黑暗區域，藏着不可思議的祕密。起初聽着，總以為是他們的胡鬧，現在親見之後，纔知道是實在有的。不過從他建築上看來，此城的成立，已經過不少歲月。為什麼城中的居民，從來沒有同外界晉接過？即使因為周圍都是荒漠，交道不便，既是生人，好奇冒險之心都是有的，為什麼竟沒有一個勇敢的人，出外探一探險，看一看這彈丸似的小城以外的世界呢？不過僻居荒漠，能够保全這座古城，保全這個民族。並且勤於稼穡，講究水利。就是這幾點上，也不教人不佩服他們的毅力。夜色一上，林中獅虎之聲大作。那種呼嘯之聲，從林中飛出來，連地都有些震動，城中也起了迴響。太山聽了，知道是城中獅子的應聲。他入城的方法，早已計算妥當，只等天黑之後，實行他的計劃，是想扳藤附葛的，從東邊一帶牆上爬上去。只要藤蘿結實，諒來不難。不過森林同城牆相距有半里多路，一路上只有田園，並無一株樹木。林中獅虎之聲，一回近似一回。所怕過去時節，給獅虎出來看見，要來追趕。從理想上推測過去，城中之獅，雖比墨獅略小，林中野獅一定是墨獅同類。給這種獅子追趕，非常可怕。不過事已如此，決不

能就此罷手，只能憑着自己的機變，同足力，來冒一冒險。苟能先到城邊，就有生路了。計畫已定，從樹上直抄到對東邊，一帶有藤蘿的城牆對面去。到了那處，先側耳細聽，聽得附近沒有獅子潛伏，並且後面也沒有獅子追來，原野上也沒有獅子在那裏覓食。縱下了樹，潛行飛步，到了原野之中。那時月已東升，從城牆上到原野，照得白晝一般。怕城牆上有人瞭望，又仔細向上邊看了一回。見沒有人影，纔敢移步。不料就是這一耽誤，給林邊一只覓食的巨獅看見。他見太山在原野中走着，頓時狂吼起來。太山聽見聲音，知道並不是一只餓獅，那聲音完全是洪怒之聲。迴頭一看，看見一只巨獅，從林中向他追來。在月光中看去，他的身材很大，同墨獅彷彿。想不到竟有第二只墨獅出現，起初打算站住腳。同他決鬥一下。不過迴念一想，戈翠被困城中，死生未卜，設或失手，死在獅口，還有誰來救他？不覺咬一咬牙齒，一旋身撲奔城邊去。獅子見他奔逃，隨後追來。所幸獅身沈重，只能跑一小段路，再跑就沒有力量。所以起初撲來，聲勢非常凶猛，纔縱幾步，已比世界上別種動物來得神速。太山比獅子有長力，善於長距離奔跑，雖是一動腳不及獅子，久跑下來，卻勝似獅子。太山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些不敢怠慢，努力狂奔。他一生沒有同獅子競走過，這一次還是第一回。這種競走。可惜那時只有天上星月看見，一人一獅在原野上追逐，獅子愈追愈近，太山也離那目的地愈近。有一次，他迴頭看獅子

已在背後，深怕給他抓住。所以一壁跑，一壁把獵刀拔在手中，打算如果給他抓住，就同他拚個死活。虧得獅力漸竭，雖然還在那裏追着，腳步漸緩，慢慢的落後了。太山暗暗放心，只希望藤蘿結實，不致爬到半牆，落下地去。不料將到目的地，城牆上忽有兩只烏油油的目光，向下觀看。太山跑到城下，獅子也到十多碼以外。到了這個時候，也無暇選擇那可以經得起扳援的藤蘿。一到城下，立刻像貓一般，飛步上城。一邊用手撈那可以經得住他重量的藤蘿，來扳援而上。他纔上去，獅子也趕到城下，縱身向上抓來。

第十八回 草莽未開人獅爭霸 絲蘿乍締勞燕分飛

獅子們從洞外攻進來，把太山同史渥威圍住。戈翠這一天受了無數驚恐，本來一顆心已經嚇得虛浮的了不得，怎麼還禁得住這種恐怖。所以一聽見這聲音不對，早就嚇個半死，渾身打戰，向洞後直躲進去。那時候，獅吼聲中又夾着人聲，正是驚慌。忽然覺得有人從獅子中擠進來；不多一回，那進來的人，愈走愈近。條地有兩只手伸過來，把他擒住。洞中黑暗，看不清楚。因為聽不見太山等聲音，

不知他們是生是死。那個擒他的人，怕獅子們來騷擾，時時舞着標槍似的軍器，用槍桿把撲上來的獅子亂打。一壁拖着牠出洞，口中卻在那裏亂嚷，喊退獅子。一到洞外，稍爲光明一些。從星光中看見後面還有兩個人，半抬半拖的拽出一個人來。朦朧中看去，彷彿是史渥威，只看不見太山。那些獅子奔前竄後，想上來搏噬被擒之人，都給那些人用標槍桿打開。從形狀上看來，那些人並不懼怕獅子，儘他們在身旁亂跳亂叫。不去睬他們，彷彿把他們同一羣獵犬看待。這些人押着戈翠，拖着史渥威，帶了那些獅子，從谷中那條舊河身上走着，取道南行。走了一回，東方地平線上微吐光明，天上星光漸淡，知道是天將破曉。那時他們已到一個斜坡上，稍行休息。戈翠從空濛曉霧中向坂下看去。下面彷彿是一個無底深坑，好在早已把死生置諸度外，所以一些不怕。天色漸明，那些人帶着戈翠等下坂，纔看出坂下是一片很濃密的森林。到了林中，又黑暗起來。直到日光從東邊一帶山頂透將出來，纔曉得是在參天古木中，一條極寬的大道上走着。雖在林中，道路上非常乾燥。古木下那些小樹雖多。但沒有別處森林中那樣茂盛，大概因爲在荒漠之中。所以一路上也嗅不到朽木腐草的氣味，看不見各種林中應有的飛蟲。日光漸高，林中走着，驚動了那些生物。獼猴們都站在高枝上，望着他們，咕咕吱吱的亂罵。還有許多羽毛華美的鸚鵡，在林中來回驚飛。戈翠看見那些人見了鸚鵡，一個個

臉上都帶有驚怖之色。有幾次還有見了鸚鵡，口中喃喃的，彷彿在那裏默禱。最足以使戈翠見了奇怪的，是在他面前走的一個人，身材非常雄偉，好好走着，因為看見一只鸚鵡向他飛下來，嚇得他直跪下去，用手臂圍住頭，向前撲下去，把頭向地下亂碰。後面那些人見了，都望着他，很膽怯的，彷彿替他擔憂。後來他聽見有人笑他，抬起頭來，是鸚鵡已經過去，他纔敢起來，從新進行。就是這一耽擱，史渥威有人扶着他，走到戈翠身邊。他給獅子咬得非常利害，現在雖因流血過多，身子還是軟弱，卻已會勉強支持走路。向戈翠苦笑道：『我們真也不幸，又擡進這裏來了。』戈翠道：『境象確是可怖。你受的傷不很利害嗎？』史渥威道：『還好，不過軟弱一些，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只不知這些乞丐似的東西，是些什麼人？』戈翠道：『我也估不出來，無從下什麼斷語。從外貌上看來，很有些不可思議的神祕。』史渥威聽着，把那些人仔細看了一回。掉過頭來，問道：『你以前上瘋人院去參觀過沒有？』戈翠聽了，驀地一驚。頓時醒悟過來，臉上露出恐怖神色。抬起頭來答道：『不錯。我也看出來了。』史渥威接着道：『他們眼睛，白睛多似黑睛，頭髮豎起，從腦門上直到額前，都是瘋狂人普通形狀。就是他們舉動，也不無可疑之點。』戈翠聽了，打了個寒噤。史渥威又道：『還有一件怪事，是不怕獅子，反怕鸚鵡，也是不近情理。』戈翠道：『你說得不錯，還有一件古怪事，是那些鸚鵡，也像是握着他們生殺』

之權，一些不怕他們。這件事，你看出來沒有？他們講的是那一國方言，你聽得出來嗎？」史渥威道：「聽不出來，我也懂得些土人語言。他們講的話，也完全同他們兩樣。」戈翠道：「土人的話是完全不像的，從我耳中聽去，彷彿有些耳熟。在他們講話時節，常常覺得要會悟過來，不是常聽見的語言，怎會有這種奇異的感觸。不過竭力思索，結果還是惘然。」史渥威道：「據我看這種語言，你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這些人住在這荒僻去處，諒來已經多年。即使所講的話，都是他們祖上遺傳下來一種方言，也是外界早已廢棄的方言。你我都是近世紀的人，怎會懂得呢？」說着大隊已到一條小溪邊，都站住了。人獸都向溪中飲水。飲水時節，他們知道戈翠等口渴，也使得着手勢，招呼他們向溪邊飲水。戈翠等依着他們手勢，也伏下地去，在清潔河流中，喝了個滿足。正在喝水，忽地附近森林中，來了一聲獅吼。這一種吼聲，非常猛烈。從那吼聲推度過去，那頭獅子身材必大，所以驀地一吼，連地都有些震動。那些同行的獅子聽了，也連珠般吼將起來，目光卻都注射在獅吼之聲發出來的地點，神色張望的來回走着，也有望着他們主人的。那些人一聞獅吼，也紛紛拔出腰刀。這些腰刀，同那些刀鞘的構造，史渥威見了，也同太山一般，非常驚異。他們左手拔刀，右手卻把標槍緊緊握住，大有預備迎敵之意。從他們神色上看來，谷中獅子必多。他們對於同行的獅子，雖是不怕，聽了林中那頭獅子的

吼聲，卻難免不生戒心來。雖是如此，人類究竟要比獅子們好些，聽見之後，並不反奔，徑向獅吼處走去。走不多幾步，迎面森林中，走出一頭黑毛遍體的巨獅來。史渥威同戈翠都以為他就是同太山很要好，在飛機邊遇見的那頭墨獅。不料形狀雖同，實在並不是墨獅。站在大道之中，擺着長尾，向着他們咆哮起來。那些人督促那些同行的獅子進撲。那些獅子同伴雖夥，不知怎樣，只是不敢進攻，口中卻一般咆哮起來。那頭獅子彷彿把林中是他的領土，這些人獅擅入禁地，反而這種形狀，把他當作外客來，不覺勃然大怒，把長尾一豎，直搶過來抓人。那些獅子為保衛他們主人起見，也有幾頭勇敢的，奮勇而前，想攔阻那頭獅子。誰知那些獅子來勢洶洶，像火車上的機關車似的，直沖過來，搶過那些上前攔阻的獅子，直撲進來。那些人早就準備着，同時十多柄標槍，十多把晶光雪亮的腰刀，向那些獅子亂戳亂砍。叵耐見那獅子兇猛，準頭都不能準確，只有兩支標槍，刺中獅身。那頭獅子卻也利害，中了標槍，身上一痛，反倒把他激怒得暴雷似的大叫一聲，向最近的一個人撲去。也來不及去咬死他，張開血盆似的大嘴，一口咬住那人的右肩。說時遲，那時快，啣住那人，旋風似的掉過身，只輕輕的兩縱，縱入附近枝葉濃茂的森林去了。這一件慘事發生得極速，大眾要救，也無從救起。那些人也並沒有營救之心，只站在那裏，把幾頭走失掉的獅子喊了回來，仍舊繼續前進。史渥威見了，有些

詫異，向戈翠道：『你看奇嗎？他們同伴給巨獅啣了一個去，他們若無其事的，走他們的路，一些不去營救。難道在此地，這種慘劇是常有的嗎？』戈翠道：『大概是常有的。他們看着同伴給獅子啣去，一些也不慌張，一些也不悲悼，這就是一種表示。一定知道獅子走來，同伴必需犧牲一個。有一個犧牲，大眾就可以平安無事的回去了。因此決不肯再顧那個業經啣去的同伴。』史渥威道：『我從前在黃馬坡遇見那些獅子，就以爲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畜生。現在見了此地這些獅子，黃馬坡那些獅子，不過同貓一樣的了。你見方纔那頭巨獅攻撲時的情形沒有？事後想來，還覺得不寒而慄哩。』兩個人一壁走，一壁談天，口中所談，心中所想，都在方纔所見的那件慘劇上，也無暇領略兩邊的風景。等到走出森林時候，忽然覺得前面豁然開朗，纔把他們話頭打斷，齊齊擡起頭來，看見面前一片平原，現出田園城郭，不覺同聲稱異。史渥威道：『那前面的城郭，不是建築專家的手筆嗎？』戈翠道：『你看城牆上，還露出城中建築物上的圓頂，同尖塔呢。論不定城中還住着文明社會中人哩。若是到了他們手中，就好想法了。』史渥威把雙肩一聳，答道：『能够如此，再好沒有，我也是這般希望。不過看着這些同獅子同行，見了鸚鵡害怕的人，終有些不放心。我看這些人，一定神經上有些各別呢。』那些人帶着獅子，押着戈翠等經過田園，走到穹形城門邊，城門還是關着。先走的人，用標槍柄向門上

繫了幾下，就有人出來開門，放他們進去。一進了城，戈翠等看見城內的道路，還是同森林中一般，非常窄小，非常屈曲。兩邊臨街都是房屋，鱗次櫛比，人烟異常稠密。因為道路屈曲，望不見全城景象。短的道路，幾十步拐一個彎。那些房屋，一律都是兩層樓房。樓房臨街，樓下房屋，都是縮進十多尺，一般也有牆壁。臨街一面是用圓柱，同穹形門支柱。樓上臨街的牆壁，造成一條長廊。街道都是土路，廊中卻用大小石塊鑲嵌而成。鋪的時候，並不用泥灰，打磨得非常光潔，一切罅隙都沒有。石廊中間，是行人往來空道。大概鋪那石塊，已經多年。所以中央反倒凹了下去。從形狀看來，他們腳上所穿的，雖都是軟底草鞋，經了幾百年的踐踏，纔有這種現象。因為天時尚早，路上行人絕少。他們的裝束同容貌，大抵與同來之人相等。起初所見都是些男子，再走過去，纔看見有幾個裸體孩子，在大道上軟軟的泥沙裏玩耍。看見戈翠等過去，都有些驚愕駭怪神色。同行人中，有兩個大概是那些小孩的眷屬，圍上來問訊。那兩個人喁喁的同他們談話，這也是情理之常。不過他們講得熱鬧，幾個同行的人，雖也爲了他兩個站住不走，個個都呆呆的望着天，彷彿沒有看見這些孩子似的。史渥威向戈翠道：「他們講的不知是什麼？可惜聽不明白。」戈翠道：「我也是這般想，若是言語可通，我很想向他們問問究竟，預備把我們怎樣？」史渥威道：「這是一個很有關係的疑問，我也在這裏想問他們，只可

惜言語不通。」戈翠道：「最足以使我們擔心的，是他們那一口獸類似的牙齒。彷彿那些食人部落土番一樣，看着教人懷然。」史渥威道：「你真把他們當作吃人的蠻族嗎？白種人怎會這種野蠻呢？」戈翠道：「他們究竟是白種人不是？」史渥威道：「別的不不能保證。他們卻決計不是黑人，這是毫無疑義的。他們肌膚雖黃，也決不是中國人。他們容貌也同中國人不同。」正在講着，忽然看見一個女子，大致雖是同男子相等，身材卻小一些，並且也略為齊整一些。面貌卻比男子格外可厭，大概因為女性關係，眼珠格外小些，下唇格外下垂些，頭髮也格外生得低些，不過女子的頭髮，也同男子一般性質極硬。不過長得長些多些，披在肩上，彷彿像披着一大片黑色的植物纖維。他的衣服，是一種圍巾式的，緊緊裹在身上，從胸口一直裹到腿上。頭上衣上，點綴着些金屬飾品。除去這個，並無別項裝飾。兩臂也是赤着，長得很長，手足還沒有男子那種惡劣不堪的樣子。他們同戈翠等擦肩而過，咕咕咕咕，也同那些人問訊，那些人卻沒有人去睬他。戈翠等在距離很近時候，也曾細細把他打量一下。史渥威向戈翠道：「奇了，怎樣裝飾得這般妖嬈，卻長得這般難看呢。」一路前進，時時經過十字街道。向橫街上看去，房屋的建築，也大致相同。全城的房屋，也有些繪着花紋，同講究雕刻。從門窗外向屋中考查，一律都是牆壁很厚，通風之處極小，像是防止外面熱度的侵入。他們既是在非洲沙漠中

度日，這種建築，並不出人意外。那時前面大道，漸漸有大一些的房屋。從形狀上看來，似乎是城中一部份市街。過去一看，果然住宅之中，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店鋪。門上一般也蚯蚓似的，寫着許多像希臘文似的文字。不過戈翠同史渥威都認識希臘文的，仔細辨認，又復不是。走到這裏，史渥威因爲流血過多，又跋涉了許多路，精神逐漸萎頓，創口非常疼痛，走路有些發晃。戈翠怕他傾跌，要上前攙扶。史渥威搖頭道：『不必，你同我一樣，也受了許多恐怖，又走了這些路，我何忍再來累你呢？』說着又掙扎着走了一程。他雖然竭力想同大家同走，卻因實在支持不住，幾次幾乎打跌。在他左邊走的，是一個大漢。見史渥威這種形狀，幾次用手來攙扶他，催促他前進。起初還是好好的，後來見史渥威還是走不上前，不覺得惹他野性大發，直縱起來，奔到史渥威面前，揮拳亂打。史渥威疲弱之軀，怎樣還經得起這種狂暴。抵擋不住，倒下地去，那人還是不肯放手，趕上去用左手攙住他的咽喉，右手拔那腰刀，拔了出來，口中吶喊，把那把刀在自己頭上旋風價亂舞。他的同伴看見發生了這件事，一齊站住，靜靜看着。彷彿同一起走着，有個同伴草鞋帶散了，站住脚在那裏縛那帶子，同走的人怕失了伴站，在那裏守候，臉上一些驚詫之色都是沒有。那些人雖是如此，戈翠見那人這般凌辱史渥威，卻真是急了。他見那人長得蹇在一起的目光中，吐出紅色，泚着鋒利無比的牙齒，吶喊舞刀，想殺史渥

威。心中雖也驚怖，卻把他女子們常有的，一種救濟荏弱之人的俠義心，勾將起來。那時他的目光中，只看見一個很軟弱，無人保護的受傷人，在他面前，要給一個獸類似的人屠殺。自己不去救他，眼看着這個受傷的人要不幸了。所以把一切恐怖之心，完全收起來，搶過去救史渥威。到了身邊，一把抓住那人握刀的手，用盡平生的力，把那人向後一推。自己也不明白，不知怎樣會有這種氣力，居然轟的一聲，把那人推得向後倒去，倒到廊下。那人怕有損失，急於保衛自己。握刀的手一鬆，那把刀就滴溜溜落下地。去。戈翠怕他同伴上來幫忙，搶起那把潑風似的腰刀，走回史渥威身邊站着，預備以死保衛史渥威。戈翠自從給鄔三甲擄來之後，久已不事膏沐。那套騎馬裝束，早就破碎不堪，還沾着不少泥土。雖是如此，那時他的狀態，卻也有些英風颯颯，令人一望而生敬畏之心。那些人見他同伴給戈翠打倒，也沒有人加以注意。那個大漢，卻已從地上一谷碌爬起來。起來之後，神色大變。本來一臉怒容，現在忽地哈哈大笑。從戈翠聽來，覺得這種笑聲，比方纔吶喊之聲，還要難聽。不過他的同伴聽着。一個個臉上也露出瘳笑來。大漢見他們都樂了。更是亂跳亂縱的狂笑。方纔史渥威疑心，這些人是有神經病的。戈翠還有些不信。現在見他們喜怒不常，忽地鎮壓不住，氣得要殺人。忽地又狂笑得收不住。這種現狀，不是瘋人是什麼呢？想到這裏，怕那個大漢，來向自己手中奪取那把腰刀。知道若

是來奪，決無那種力氣，來對付這種瘋人。恐怖之心一起，也不敢再留那把刀，隨手一扔，扔在大漢足邊。自己跪下地去，看護史渥威。史渥威道：「你真也勇敢，不過太魯莽一些。他們都是些瘋人，你又何苦輕生去激怒他們呢？常言道，瘋人是要用溫語哄騙的。這句俗語，你難道忘記了嗎？」戈翠搖頭道：「我記雖記得，只不忍眼看着你給他們殺死。」史渥威聽到這兩句話，不覺目光中生出一種特殊光芒，伸手握住戈翠的指頭，問道：「你真有垂愛之心嗎？真有一些垂愛之心嗎？快同我講。」戈翠雖不把手縮回；搖着頭愀然道：「你不要誤會，抱歉得很。在友誼上，我當然是很敬愛你的。」史渥威目中的特殊光芒，頓時隱去，把手一鬆，喃喃的道：「請你不要見怪，本來我打算等你我出了險地，你同你家中人團聚之後，再同你商量將來的大事。現在身陷絕域，所受的震驚也受得够了。你方纔又那種捨生相救，纔忍不住冒犯你的尊顏。其實在目前境地看來，就使蒙你不棄，也是同水月鏡花似了。」戈翠不明白，這末了幾句的用意，很急迫的問道：「怎樣說水月鏡花？」史渥威把雙肩一聳，微笑道：「我受獅傷甚重，方纔又給那人打了一頓，眼看着是不久於人世了，即使可以苟延殘喘，若是落在文明人手中，或者還有生還故國希望。偏偏拿我們來的，又是這種瘋人。即或同他們腆顏周旋，要想生出此城，在我已經絕望。這種不祥消息，本不應奉告，添你的憂思。只因事機已迫，遲早你終

要知道，所以冒昧奉聞。」戈翠聽了，雖也知道，史渥威講的也是實話。不過從他看來，還沒有必死之道。他也很敬重史渥威，只覺得委身相從之心，委實一些沒有。講起史渥威，明知他系出名門，在國中很負時望，年紀又輕，相貌又好，又是個軍官。做了個女子。終要嫁人的。既要嫁人，得這種人材作爲夫婿，也還不錯。何況他既已明明表示有見愛之心，並不是自己主意，也無妨委屈一些呢？想到這裏，不覺微微一歎。用手撫擦着史渥威的額際，低聲道：「雖是如此，還希望瞧着我的分上。不要過於失望，我一定盡力愛你。你得自己掙扎一些，好好保養纔是。」戈翠這幾句話，雖然仍舊是沒有決定的意味。在史渥威聽了，頓時像吃了些回生寶丹似的，精神驟然恢復過來，顏色也活動了。不知那裏來的力氣，居然顛巍巍的站了起來。戈翠怕他跌下去，用手臂扶住。起初他們只顧講話，沒有留心環境。等史渥威從地上掙扎起來，纔向四周觀看，見那些人都恢復了原狀，彷彿已經把方纜之事，都忘懷了。見戈翠等起來，仍舊簇擁着前進。走了幾步，戈翠纔覺得方纜答應史渥威的話，只不過一時衝動，專門爲着史渥威，並沒有替自己留一些伸縮餘地，心中很是後悔。深知自己，決不能如史渥威之願，把真正愛情給他。不過既已吐出了口，似乎不便反汗。但是要戈翠去愛史渥威，不禁勾起他萬斛愁思來。自思道：「現在這一來是——」也不忍再想，暗暗歎息。戈翠究竟爲什麼這般遲疑，著書人也無

從懸揣。不過生還之念，戈翠也是絕望。他知道即使這些瘋人改變了態度，許他們自由，他們也無從覓路上東方去。夜間給這些人從石洞中拖出來，在黑暗中隱隱看見，太山倒在洞口，微風不動，彷彿已經身死。太山既死，還有誰來拯救他們出險，護送他們上道。這太山身死的事，雖沒有同史渥威談起，諒來他也知道。兩個人都知道太山一死，他們的希望已絕。想起太山從前救護之恩，心中都非常難受，怕提將起來，惹人悲痛。不過史渥威在夢中給獅聲驚醒之時，還親眼看見，許多獅子把太山撲倒。雖沒有見獅子怎樣，卻見太山從倒下地去之後，就沒有動過。若是談論起來，史渥威把親見的事告知戈翠，戈翠更要悲傷。饒是如此，戈翠還覺得現在是委實絕望的了。走到此刻，方纔街上行人漸漸多將出來。那些行人見了戈翠走過去，也有些很注意的，也有若無其事，瞪着兩眼，彷彿沒有看見的。有一次聽見旁邊一條街上，有人在那裏大發雷霆。向那條街上望去，有一個人像打史渥威的大漢一樣，在街上大鬧，把一個孩子亂打亂咬，還時時停着手拚命吶喊。戈翠等剛在街口走過，看見那個孩子，已經給他打死。打死之後，還雙手抬起孩子的死尸，舉過了頭，向地下拚命一擲，擲成一堆血肉。那人擲過之後，一陣亂嚷，嚷進別的街上去。那人幹這件事的時候，那條街上還有兩個婦人，同幾個男子，在附近站着。看着他動手，並沒有人上前勸止。究竟他們面上有無發怒，或是悲傷之色，

戈翠相離太遠，也看不清楚。只有幾碼以外，有個相貌醜陋的老嫗，靠着樓窗，向來往行人笑哩，扮鬼臉哩，撩撥人談天哩，用盡種種方法來勾引人。那些在樓下經過的人，到也好，各做各事，低着頭在道上走着，彷彿同文明國土中一樣，一個都不去睬他。就是擡着頭走的人，也像沒有看見，沒有聽見似的。史渥威見了，格外擔心，喃喃的道：『天呀，這種地方，煞是可怖。』戈翠忽地問道：『你的手槍還在身邊嗎？』史渥威道：『還在身邊，我把他塞入汗衫中間。洞中黑暗，他們也不知道我挾着軍器，沒有上來搜檢，所以沒有給他們搜去，所以我把他好好的藏起來。或者將來出險，還得仗着這支手槍哩。』戈翠過去，緊緊握住史渥威的手，懇求道：『將來還求你留一顆子彈給我。』史渥威聽了，覺得眼睛一酸，睫毛上有些潤濕。這是他從來沒有這種舉動的，也知道不過是戈翠作一個預備，並不是即刻就要實行。不過想起，設或這個極溫存極美麗的女子，真的遇見了什麼不幸，自己身子又在弱不堪，沒有力量去保護他，如何是好。但是要自己動手來打殺他，卻也覺得不忍。癡癡的望着戈翠，掙了半晌纔哽咽道：『這個我何忍呢？』戈翠道：『設或我遇到強暴，到了那種寧死不甘偷生時候，難道你也不肯一槍把我打死，省得我受辱嗎？』史渥威搖頭道：『我萬萬不忍幹的。』走了一回，他們已經到一條很寬的街道上，迎面橫亘着一條很清澈的大河。河水澄清，水面上倒着萬里無雲的碧

空異常清靜。一到那裏，環境大變，臨河一帶，都是崇樓傑閣，油漆雕刻，非常考究。街道鋪着五彩花紋的石子，雖是粗俗，卻也看去很是華美。房屋上也裝着五彩的飾品，大部份都是鏤金的樹葉，偉大的雕刻都是獅子，小一些就是鸚鵡同獼猴。大概此地主要動物。只有這三種，所以把他雕鑿出來，作爲裝飾。那些人帶着戈翠等，循着長河走不多遠，走進一所面河的巨廈去。一進門，就是一間絕大的房屋，屋中放着許多雕刻三種物的大桌椅。無論怎樣，鸚鵡終是佔據重要的位置。那些桌上，都有人在那裏簿書鞅掌的辦公。那些人把戈翠等帶到一張桌子前站住。戈翠看那桌上坐着的人，裝束容貌，也像同來人一般，沒有什麼異點。同來的人，對於他卻非常恭順。有一個人上前，咕咕咕咕彷彿是口頭上報告什麼。從形狀看來，那桌上坐着的人，不是陸軍中官長，就是一個裁判官。無論如何，必定是個很重要的官長。側着耳朵聽他報告完畢之後，纔擡起頭，打量戈翠等，頓了一頓，用他們的語言來訊問戈翠等。後來見戈翠等不懂，就向那個報告的人，很簡單的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纔下，就有兩個人走來，向戈翠招手，彷彿要戈翠跟他去。史渥威想同走，卻給人拉住。戈翠見了，站住腳，掉過身向着那個官長使着手勢，想要史渥威同走。那個官長只是搖頭不允，反招呼那兩個人，帶着戈翠快走。史渥威又想跟去，仍舊給人拖住。他身子非常軟弱，也沒有力氣，同他們抵抗。也想到那支手槍，不過他

是個聰明人，明知深入重地，自己孤掌難鳴。憑着一支手槍，幾顆子彈，決不能同全城的人宣戰。並且那些人，除去拿他們的時節，用些武力外，並沒有別種越軌行動。就是這個官長，從他神色上看來，也不致虐待他們。不如靜待變化，到萬不得已時候，再同他們決一死生。這樣一想，也不再去輕舉妄動。戈翠跟着那兩個人，走到門邊，掉過身來，同史渥威揮手告別。叫了一聲保重，出門去了。那些獅子進了屋子，在訊問之時，那個官長，早就教人把他們趕出後面一座門去。戈翠走後，又有兩個人過來，帶着史渥威向後走去。出了後門，是一條長廊，對面還有一座門，門內還有一間大屋。裏邊有些什麼，史渥威也沒有細看。跟着那兩個人，在廊中走着。走盡長廊，是一道極結實的木柵，柵外有一個絕大的天井，四周都是高牆，栽着花木，彷彿是一座花園。樹下都設着游樂椅。南邊牆下也有一張。史渥威跟着兩個人走入園中，最使史渥威驚心，是那許多同來的獅子，都在園中，也有伏在地下休息的，也有園中來回亂跑的。那兩個人站在柵欄邊，談了一回天，就出園去了，把柵門依舊闔上。史渥威發起急來，過去把柵門拉了一拉，卻拉不開來。細細一看，纔知道柵上有一把暗鎖，只用一闔，就可以鎖上。眼看着那兩個送他進園的人，在廊中走着，拚命的喊他們回來。他們一陣狂笑，轉進長廊對面盡頭處的一座門外去了。把史渥威一個人扔在園中，同獅子作伴。

第十九回 啖獅肉老婦溯前塵 劫娥眉王儲殺衛隊

戈翠給那兩個人帶着，出了那所房屋，仍舊上了大道，向那條大道上一所最大的房屋去。那所房屋有好幾層樓房，大門邊有一座極寬闊極高峻的石臺階。臺階下面，排着一對碩大無朋，用白石雕鑿出來的獅子。最上級斜陂列着兩個臺座，座上立着一雙石刻鸚鵡。遠遠望去，非常生動，彷彿活的一般。鸚鵡比石獅尤大，站在那裏，剛好同大門一般高大。門前一般也有長廊，廊前石柱上，刻着花紋。走到廊前，纔看見各柱頂上，都刻着鸚鵡。不過那柱上鸚鵡，都是刻得站在骷髏上的。大門圓穹上，同牆上的飾品，也不外鸚鵡，獅子，獼猴，三種動物。有淺刻的，有精密描寫後再刻的，也有畫的。凡是畫出來的東西，大都年代已久，顏色有些黯淡。唯其如此，所以格外美麗。那些石刻的東西，也是上等美術家手筆。這個房屋，警備森嚴，不比那官長辦公之所。那處是門都沒有的，這一處卻有一對很結實很大的門。戈翠等走去，門還關着。石鸚鵡臺座邊同臺階上，站着二十多個穿黃色衣服。衣服的胸背上，都裝飾着一頭鸚鵡的人，持械防守。戈翠等上去，到了臺階上邊，那些黃衣武士上來攔住。向同來

兩個人問訊，談了半天。在談話時候，戈翠留心這些武士們的容貌，覺得比同來的人更是猥瑣，頭髮都長得很低，兩只眼睛格外緊蹙，眼珠也小得多，差不多只見白睛。談了一回，有個司令模樣的人，用標槍柄鑿了幾下大門。一壁鑿，一壁向那些部曲下令，那些武士聽了，都走攏來聽令，大門就慢慢開了。大門開處，戈翠看見每扇門上，有五六個裸體土人，祇候那兩個同來的人，只把戈翠送到大門邊，就走了。他們走後，那個司令，派了六個黃衣武士，引導戈翠進門。一進門，門上那些土人，牽着鐵練，把大門仍舊關上。到他們關門時候，方纔看清楚，那些土人，是用練子鎖住在兩扇門上的。戈翠見了，暗暗驚心。大門之內，是一座大廳，廳中有一個小池，池水清冷如鏡，地上牆上，還是同外邊一般裝飾着那三種動物。不過此地的裝飾，大都是純金雕鏤出來的。廳事周圍，都是長廊，廊中排列着許多圓穹門，門內都是洞房曲室。廳中沒有器具，洞房曲室中，卻都有桌椅。牆上都有五彩長幕，地下也有地毯。還在地毯上，鋪着黑獅的獅皮，同極美麗的豹皮。大門內右邊一間房內，都是黃衣武士，牆上挂着各人所用的標槍，同腰刀。兩個武士帶着戈翠，向右邊廊中走去。廊盡頭，又是一座臺階。臺階上是一重關着的門，門外又是黃衣武士，持械守衛。戈翠跟着那兩個武士上去，門外的守衛，照着大門外武士們的例，上來問訊。同來的武士報告了一遍，那個守衛先行進去。隔了十五分鐘，從新出來，帶戈翠進

去。那同來的兩個武士就下去了。那個門進去，又是一間大房子。從那間房子進去，又經過了三間房子，三重大門，換了三次引導的人，走進第四間屋子去。這一間屋子，比前頭經過的那四間小得不少。戈翠進去，看見有一個人，在室中來回走着。這個人穿一件猩紅背心，胸口背上一般也裝飾着鸚鵡，不過比黃衣武士的飾品，比較上大得許多。頭上還像野蠻似的，戴着一個頭巾。這個頭巾是用鸚鵡皮做成的，首尾俱全。遠遠看去，彷彿是頂着一只活的鸚鵡。那人身材，比入城之後，所見的人來得雄偉。不過年事已高，黃蠟似的皮膚，起了皺紋。身體卻非常壯實，筋肉很發達，不像年老之人。雖是軀幹壯實，面色卻已衰老不堪。那種可憎的面目，戈翠從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戈翠進去了幾分鐘，他彷彿沒有看見一樣，仍舊來回走着。有一次，他走到離戈翠最遠之處，背冲着戈翠。不知怎樣，忽地記將起來，旋風價把身子一旋，瘋子似的向戈翠直撲過來。戈翠怕他過來，施以強暴，向後倒退下去，舉起兩臂，預備抵抗。卻給同來的人，一邊一個，把他擒住。還虧得那個紅衣老人，跑到戈翠面前，就站住了，並沒有什麼野蠻舉動。只把那兩只極可怕的眼睛，上上下下的把戈翠看了個飽。看了好一回，忽然大笑起來。他那笑容的難看，同笑聲之刺耳，真使人難受。笑有二三分鐘，纔又條地收住，然後上前，把戈翠仔細檢驗。先把戈翠的頭髮皮膚，用手細細摸過，再仔細撫摩穿的衣服。末了又使了手勢，要戈

翠張開口來，給他檢驗。戈翠沒法，只得把口張開。他向口中張了一張，頓時臉上現出很注意神色，指着戈翠的牙齒，叫那兩個衛兵來看。自己也張開他的利齒，給戈翠看。檢驗已畢，又從新在房中來回走着。足足走了十五分鐘，纔如夢初醒的，從新看見戈翠。忽地向那兩個衛兵下一個命令。兩個衛兵使手勢，招呼戈翠一起退出那間屋去，又經過許多迴廊，同房間，纔是一座很窄的石級邊，上去是個小門，門外站着一個握標槍的黑人。衛兵上去，講了幾句話，黑人把門打開。戈翠跟着衛兵進去，一看卻是一間天花板很低的屋子，窗口都裝着很粗的鐵條。屋中陳設，也同樓下一樣，有刻三種動物的桌椅，牆上地上，也是同樣裝飾，不過略爲簡單一些。在屋角邊放着一張榻牀，榻牀上一般也鋪着一條像地下所鋪的那種毯子。材料雖是相同，顏色卻要淡雅，質地也要薄些。榻上坐着一個婦人。戈翠一見那個婦人，不覺倒抽一口冷氣。從他看來，這個婦人，竟有些像是自己同種之人，並不是城中的士人。年紀已老，一雙蔚藍色眼睛，一個皺紋縱橫的臉。眼睛雖是摳了下去，還是光芒炯炯，不像是個瘋人。牙齒是沒有的了。卻明明是個白種婦人。老婦看見戈翠進去，撐着一枝拐杖，顛巍巍的起來迎接。只因身子怯弱，步履非常艱難。所以走起路來，用兩只手撐着拐杖，兀是色勒勒的亂抖，挪不開步來。衛兵上去，同那老婦講了幾句話，就出去了。戈翠站在門內，靜聽變化。老婦站來，走在戈翠面前，擡

也。那雙水汪汪的老眼，望着戈翠。把戈翠上下打量一回，仍舊澄澄的，看着戈翠的臉。戈翠早就知道，這個身材瘦小的老婦，並沒有含着歹意，所以也由他看去。頓了一頓，老婦開口來講的，雖是英語，卻非常艱澀，像是久已不講，早已忘記了似的。他問道：「你是不是從外界來的。但願上蒼垂佑你，懂得我講的話，也會講這種話纔好。」戈翠驚喜交集的叫道：「英語嗎？當然我會講英語的。」老婦叫道：「謹謝上蒼，我自己也擔着心，怕講不出來，還怕講出來你不懂。可憐我不講這種話，已經六十餘年。這六十餘年所講，都是他們這種下等話。不聽見人講我故國的話，已經六十餘年。」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了一些，喃喃的道：「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你怎樣會這種不幸，落到他們手中來的呀？」戈翠道：「你也是英國人嗎？你是個英國女子，在此地住下六十多年，我聽得對不對？」老婦點頭道：「不錯，我確是有六十多年，沒有出這宮門一步。」說到這裏，伸出他那只很枯瘠的手來，向戈翠道：「我已衰老，不能久立。你隨我到我榻上去，坐了談好不好？」戈翠聽了，很可憐他，趕忙用手把他扶住，扶到榻上，自己挨他坐下。老婦定了定神，淒然道：「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你與其給他們拿來，還不如死的好。以我而論，初來的時候，也很可以一死了之，只因螻蟻尚且貪生，終以爲留着一口氣，終有一線生機。設或有人尋來，也可以重返故鄉。又誰知道會守了六十多年，還是陷身火坑的。」

呢。你是怎樣會給他們拿來的？請你告訴我聽聽。」戈翠把自己上非洲來的目的，同被擒的始末，大概講了一遍。老婦問道：「這樣說，你同來的還有一個男子，這個男子也在城中了。」戈翠道：「是的，不過現在還不知道他在何處，他們預備將他怎樣處置？就是我自己，還不知道他們預備將我怎樣呢？」老婦道：「這個也沒有人可以懸揣得來，連他們自己，也是這一分鐘，不知下一分鐘要做什麼哩。不過有一件，你只能斷絕那個希望。若是想再同那個朋友見面，是不能的了。」戈翠道：「話雖如此，你不是說，你給他監禁此地六十多年，卻沒有把你殺死。」老婦道：「沒有，他們並沒有殺我，也決不殺你。不過這個苦楚，只有上蒼知道。要住在這種恐怖地方，委實生不如死。你住上幾天，自會知道。」戈翠問道：「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是什麼人種？從我看來，同我以前所見各色人種，完全不同。你又是怎樣給他們拿住的？」老婦把身子搖擺着，答道：「說來也是很長，這事年代久遠了，究竟有多少年，我也說不清。我只記得，那時我不過二十歲孩子，你想想可憐不可憐？現在你看我這種形狀，我也沒有鏡子，只能在洗浴時候，在水中照上一照。因為老眼模糊，也看不清楚，究竟我現在變成怎樣模樣？不過用手指摸着，覺得臉上皺紋一年多似一年，眼睛也摳下去了，牙齒也脫掉了，覺得腰也彎了，嘴也癟了，一定是老態龍鐘，非常醜陋，但是在那個時候，人人都說我長得非常美麗，並不是我虛

言。我當年也會照過鏡子，對着鏡子，也曾經顧影自憐過的。我父親那時，在非洲內地傳道，我也跟着父親住在一個村中。有一天，有一大隊阿拉伯大盜，前來劫掠村子，他們是兼做販賣人口買賣的。所以一到村中，不但劫掠錢財，還擄了許多婦人同小孩子去，我也在被擄之列。那些阿拉伯強盜雖做這種買賣，那一部份的非洲，他們卻不很熟悉。因為不認識路，只有逼着那些擄去人來做嚮導。據他們自己同我講，從前從來沒有到過南方。只因探聽到我們西邊一個村子裏，人口衆多，象牙也積得不少，打算去悉數劫來，再行北返，預定要把我帶上北方，賣給一個會長去做婢妾。一路上紛紛議論着，把我定一個極重的重價。定了價說明，無論如何，他們一個錢不肯讓的。因為貪着重利關係，把我防得非常嚴密，一個人不許單身進我的帳篷。我雖是賴以保全，因為常常爭鬧，走得非常遲緩。並且吃起東西來，也把好的給我吃，倒也很安適的。不料我們村中的土人，地理上知識也是有限制的。一出他們常往來的地界，也就莫知西東了。有一天，我們大隊到了一片荒涼寂寞的沙漠之中，阿拉伯人有些疑心。問起嚮導，纔知道他們的方向也模糊了。阿拉伯人明知道是迷失道路，他們都是亡命之徒，所以仍舊不變方向，繼續西行。經過了不少崎嶇難行山谷，在火一般的赤日之下，橫度一片灼人肌膚的大漠。他們把所有各人劫到的東西，同應用的帳篷什物，都交給擄來的人抗着。那些擄來

人抗着沈重的物品，腹中又是空的，在這種赤日下走着，委實支持不來，一路上死亡枕藉。阿拉伯人因爲沙漠中獵不到食物，所以走不多幾時，就把自己的坐騎宰了充飢。後來又因山谷中道路崎嶇，騎不來馬，把剩下來的馬悉數殺了。把肉割下來，交給那些可憐的奴隸們抗着。那些奴隸本難支持，再加上負載的東西一重，走不上兩天，死得只剩下寥寥數人而已。再往前走，連阿拉伯人都有些支持不住。那時深入重地，已經無從折回原地。迴過頭向來的路上一望，平沙無垠，巨鷹亂飛。那些已死之人，給巨鷹啄食，大都已成白骨，景殊慘絕。那時他們劫來的東西，同自己的什物，都沒法再帶，一路拋棄下去，同來的人馬也死亡殆盡。那時我年紀輕，筋力強壯，英國人又是善於走路的，不比阿拉伯人，他們從小在馬背上討生活，一離了馬，就要寸步難移，所以我的馬一殺，很可以同他們一起步行。那個首領，見劫來的東西悉數拋棄，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同他們走着，很重視我，把我當作無價之寶一樣看待，照那樣兒，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這一天實在走得疲乏不堪。我們餘下來的幾個人，來到一個深谷之中。那時想掙扎上山，已經沒有那種筋力。沒有方法。只有順着谷道，南行的一法。那條谷道，形勢非常欹斜。從地形上看去，一定是洪荒時代的一條河道，經了陵谷變遷，遂行枯竭，所以遍地都是粗細砂石。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忽地望見前面橫着一個樹木茂盛的山谷。知道生機已在目

前。一到那山谷之中，食品是俯拾即是的了。那時那些同行之人，都已身死，只剩盜魁同我二人。這個山谷諒來你也知道，是什麼地方。毋庸我細說。因爲你一定也在那地方來的。我們二人一到谷中，就給此地的人拿住。後來纔知道，我們一進那條洪荒時代的河道。他們早在谷中埋伏，守候我們。我們以爲生機，其實是條死路。我們既沒有先知之明，怎樣會知道呢？你從森林中來，諒來也看見林中有許多獼猴同鸚鵡。到宮中來，諒來也看見各處都有這兩種動物，同獅子的雕刻物，飾品也是這三種動物。他們重視鸚鵡同獼猴，也有一段奇異得不可思議的歷史。在我國中養鸚鵡的人，大都把自己的話教他。鸚鵡們也學了他講。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所講的什麼意義。此地的鸚鵡卻是古怪，他同獼猴是講的同樣的話。人類的話據他們說，就是鸚鵡教他們的。因此山谷中有什麼事發生，給鸚鵡看見，鸚鵡就飛回來，報告他們。若是給獼猴看見，獼猴立刻告知鸚鵡，鸚鵡把聽到的話，回來報告，消息非常靈通。起初我也不信，後來在王宮中住了六十多年，纔知道確有其事。他們捉住了我，同你一樣，立刻送上王宮來。盜魁不知怎樣收拾，是死是生，也沒有知道。初來時節，他們的國王叫歐古第二十五。我來之後，這六十多年，王位屢易，都是殘忍不堪的。本來這一國之人，都是殘忍的。』戈翠道：『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老婦道：『這些人本是一種瘋狂民族。不過裏面，一般也有精於工藝的巧匠，

同善於稼穡的農夫，並且還有精於法律之人，保守秩序。這個諒來你都見到，也會悟得來。他們非常尊敬鳥類，對於鸚鵡，尤其當作神聖一般。有一只老鸚鵡，他們供養在宮中，一間最華美的密室之中。我聽見歐古說，現在已經三百多歲。他們宗教上儀式，時有變更。不過所崇奉的神聖，卻只是鸚鵡。大概就因為這種宗教，崇奉得久了，因此把這個尙可有爲的民族，變成現在這種模樣。雖是如此，他們卻也有不可及的地方。據他們歷史上說，他們的祖先，是從北部來的。初來之時，並不打算久居此地。男女數人，出來游歷，到了大漠中，迷失了路，流徙至此。那時這個地方，還是一個空谷，地上是寸草不生的。你想此地雨水甚少，現在卻森林長得非常茂盛，是怎樣成功的？據歐古說，他們的祖先，在谷中找到一處清泉，用特殊方法，疏濬起來，造成一條小小溪流，用他灌溉谷中一部份泥土。日久下去，居然長出樹木來。樹木的性質，諒來你也知道，根一深就無需乎灌溉，自會吸取地下土漿。所以他們等一部份樹木長大，又把溪流改道向別處去。經營了許多年，居然成功一座鬱鬱葱葱的森林，就在此地建築城郭宮室，住了下來。這種話雖在可信不可信之間，不過在荒漠中，有這種宮室壯麗，樹木繁盛，也是可疑。或者真有此事，也未可知。此地人民的特異之點，還不但崇奉鸚鵡一種，還有許多不可思議之處。最古怪的，是吃獅子的肉。他們豢養獅子，就同我們豢養家畜一般。一部份作爲協助戰鬪

的助手，一部份卻養肥了，專門供他們肉食的。起初我見他們吃那獅肉，還以為是不過宗教上一種規定，後來纔知道，他們吃慣了獅肉，非吃這種肉不可。在城南一帶，有個牧場。這牧場上一般也養着小羊、鹿、豕之類。那些獸類、鹿、豕，是用他喂獅子的。山羊的乳，供給全城之人飲料的。他們把獅子養肥之後，就宰了吃他的肉。因為宗教上關係，鸚鵡之肉，是寧可餓死不吃的。不但如此，連獼猴之肉，都不肯吃他。你說古怪不古怪？」戈翠道：「你住在此地六十多年，果真一個同種之人，都沒有見過嗎？」老婦搖了一搖頭。戈翠又問道：「怎樣你住在此地六十多年，他們沒有傷害你呢？」老婦道：「我並沒有說沒有傷害我，不過他們沒有殺死我而已。」戈翠聽了，很是不解，遲遲疑疑的問道：「怎樣——怎樣——你在此是什麼職位呢？」說着，又趕忙向老婦請罪道：「請你不可見怪，我想起來，我也知道，不過終得聽你自己講來。因為你所經過的境地，或者就是我未來的境地哩，不得不先跟你打聽一下。」老婦點頭道：「那也自然，若是把你同那些婦人分開來住，你的未來就是我的現在。」戈翠道：「這句話怎樣意思呢？」老婦道：「這六十多年之中，他們都不許我同那些婦人見面。就是現在，若是給他們找到了，我還難免遭他們毒手哩。此地的男子固然殘忍，那些婦人更是可怕。你得常常禱告上蒼，教上蒼默佑你，不要遇見他們纔好。」戈翠道：「這樣說，那些男子是不致見害的了。」

老婦道：『歐古第二十五世，封我做他的王后。不過他的王后很多，並且他的王后，不僅是人類。相處了十年，後來他給人殺了。那承襲王位的人，還是繼續着，把我當他的王后。換了幾個國王，我的后位卻始終沒有變更。他們的婦人是沒有永年的，現在我算最老的王后了。那些王后不但常常給人暗殺，並且因為神經錯亂關係，一時糊塗起來，還有自殺之事發生。』說到這裏，指着窗上的鐵條道：『凡是窗上有鐵條，門外站着黑奴的，裏面就有婦人住着。一到宮中，能夠自由出入宮門的很少。因為那些婦人，神經一亂，比男子還要兇悍。』戈翠聽了，默然不語了半晌，問道：『有方法逃走沒有？』老婦道：『窗上有鐵條闔住，門外又有黑奴持械防護，你怎樣可以逃上街去？即使上了街，你怎樣可以混出城去？就是你有魔術混出宮門，逃出城外，森林中有磨牙吮血的黑獅，躑躅往來，專門搏噬行人，你也不能過去。所以一些生路都是沒有。因為逃出去，即使避過了宮門城門邊守衛的耳目，同森林中黑獅的爪牙，出了山谷，也不能飛渡那片大漠。這六十多年以內，只有你自投羅網，找進這座深藏荒漠的城市來。我聽他們講，城中之人，一千多年以內，沒有同外界通過往來。不但他們記不起。連歷史上都沒有提過。至於到此地來的人，在我未來之先，有一個善戰的勇士來過。這也是許多年以前之事，在他們都是從祖上口傳中得來的。從他們傳述過來，彷彿是個西班牙大漢，揆着盾，戴着牟兜，從

森林中殺奔城下。城中派人出去擒他，都給他用手一柄長劍，殺得一個沒有回來。他在城外住了多日，把他們栽的蔬果，吃了許多。口渴之時，喝那溪水。後來他見城中之人，嬰城自守，不再出去，住着無味。又迴身殺出森林，從谷口出去了。據說雖是出了森林，卻死在沙漠中了。城中之人，不知他已經身死，怕他出去招了人來，攻打城池。選了許多壯士，出去訪尋，打算把他殺死，免貽後患。那些壯士走錯了路，尋了他二十多天，沒有尋到。後來在離谷口一天多路地方，見他的骨殖橫在漠中，所有肌肉，都給巨鷹啄淨了。據他們說，那方向正是你我走的地方。我並沒有看見那副骨殖，所以也不能深信。不過這是他們遺傳下來的一段古史，我也姑妄聽之而已。」戈翠道：「這是真的，我看一定是真的。這副骨殖，我就親眼見過，並且還看見他戴的那頂牟兜哩。」說到這裏，房門開處，走進一個黑奴來，手中托着兩個盤子。每個盤中，放着幾個小碟，過來放在老婦身邊一個桌上，一語不發的走了。黑奴一走進來，戈翠鼻中就嗅到一陣香味，知道是送食品來了。他本來已經有些飢餓，所以老婦邀他用膳，也不再游移，走到桌邊去，看是些什麼肴饌。一到桌邊，看見大盤是陶器，碟子卻是純金打的。最奇怪，是碟子邊放着一副叉匙，製造得非常精美，簡直同文明國士中人常用的餐具一般無二。叉股匙柄是鋼鐵所鑄，又柄同匙頭也是金的。碟中放着菜蔬，同很精美的肉片。一碟鮮果，一碗羊乳，一盃果

醬似的東西。因爲腹中飢餓，肴饌的芬芳四襲，也不等老婦再讓。就狂吃起來。覺得各種東西，都是鮮美可口。老婦也慢慢的走來，在他對面椅子上坐下，把碟子等，一件件從盤中挪在桌上，排列整齊，纔擡起頭來。他見戈翠吃得非常甘美，不覺笑道：「飢餓真是人類的一種磨礪品。」戈翠問道：「你這句話是怎樣意思？」老婦道：「我敢於說，在幾星期以前，想起吃貓肉來，一定要嘔吐的。」戈翠吃驚道：「這句話怎樣講？難道這碟子裏是貓肉嗎？」老婦道：「正是，獅子是貓類，同貓有什麼兩樣呢？」戈翠道：「你說我現在吃的獅肉嗎？」老婦道：「正是，他們烹調獅肉，卻也是鮮美可口。你吃慣了，一定很喜歡吃哩。」戈翠很狐疑的笑道：「我吃起來，同小羊小牛肉也差不多。」老婦道：「不然，我吃起來，比那種肉來得可口。因爲他們餵養得好，喂也喂得小心；並且宰的時候，也在適宜時候，烹調的手段也好，所以格外好吃。」戈翠這一頓飯，吃的都是異味，確是可口。纔吃完飯，房門一開，直進一個黃衣衛隊，向老婦講了幾句話。老婦向戈翠道：「王上有令，教你同我同住，他也知道我的性情，同他別的王后不同，所以不敢把你交給別的王后，只交給我。現在的王上叫何陸第十六，他有命令，教我把你修飾修飾，帶你去見他。他有時也會清醒一些。我們去見他，最妙在那個時候。這個王上同別的王上一樣，自以爲天資聰明，百倍常人。不過他們對於我，卻也知道我的腦筋，比他們要清楚一些。」

不但國王如此，就是他許多子民，也是這般着想。我住在瘋人之中，這多少年，爲什麼不致神經錯亂，同他們一般，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是什麼緣由？」戈翠道：「你說王上下令，要我把我修飾修飾，帶去見他。這修飾修飾是怎樣講的？」老婦道：「你先去洗一個浴，然後換一身同我穿的同樣的服裝，這就是修飾。」戈翠着慌道：「難道沒有躲避方法了嗎？我想法自殺怎樣？」老婦把吃東西的叉子，遞給戈翠道：「要自殺只有用這個自殺。所怕叉股太短，又沒有很鋒利的尖頭。自殺不了，又當怎樣呢？」戈翠聽着，打了一個寒噤。老婦用一只手扶着戈翠肩頭道：「他或者只要你去同他談談，也未可定。記得歐古第二十五，第一次召我進去，也是要同我談天。後來看見彼此都言語不通，教我立刻退出，派人來教我他們的方言。後來竟忘記了。直到一年以後，方纔再把我召進去。我在此地多年，有時要隔許多時候，纔召見一次。有一個王在位五年，我竟沒有見過。所以我常常懷着希望，或者上蒼垂憐，雖是困守此地，也會有救星來，也未可定。」說着帶了戈翠，走到隔壁一間房中來。那間房中，地上開着一個池子，貯着一泓清水。戈翠沒法，解了衣服，洗了一個浴。浴罷，老婦拿進一件本地式的衣服來，替他披上。那件衣服，顏色非常嬌艷。穿上戈翠身上去，格外來得美麗。老婦替他穿好，笑道：「好了，你這般裝束，真像一個王后了。」戈翠自顧赤着胸口，袒着雙臂，失聲叫道：「難道他們就是這般，

把我領到男子面前去嗎？」老婦微笑道：「這個並不算什麼，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我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在家中的時候，常常聽見老父同人家講，女子在人前露出足脛來，差不多照教中戒律，是一種大罪。到了此地，也不免隨和起來。宮中的事，比這個還要難受的地方，還多着哩。這個並不算什麼。」裝束已畢，戈翠在房中來回走着，靜待何陸第十六來召見。等了數小時，直待上燈以後，纔有兩個黃衣衛隊來傳令，召戈翠入見，還教老婦伴送着同去。他們叫老婦是山妮蕾。戈翠聽見山妮蕾可以同去，覺得有了個同伴，心中略爲放寬一些。衛隊們把他們仍舊帶到樓下，那間小房間去。山妮蕾告訴戈翠，這一間是正殿的從屋。王上召見，常愛當着他的侍從們召見的。所以戈翠等進去，已見有許多黃衣衛隊坐在房中，大多數眼睛望着地上。戈翠等進去，有幾個擡起頭來，卻沒有什麼禮節，若無其事的依舊坐着。戈翠等站在那裏，靜候召見，忽然從別間房中，走進一個少年來，身上服裝同大衆一樣，只有頭髮卻用金條勒住，額上插着一支鸚鵡毛。他一進來，那些衛隊一齊站將起來。山妮蕾指着他低聲告訴戈翠道：「這是梅竇王子，是何陸第十六的世子梅敦。」正在那裏走着，上正殿去，無意中給他望見了。戈翠，忽地站住了，癡癡的望着戈翠，有一分鐘光景，也並不作聲。戈翠本來自己穿着那套衣服，已經覺得有些侷促不安，再經他一看，羞得他把頭一低，紅暈生頰的掉過身去。梅敦

見了，渾身打戰，忽地大叫一聲，直搶過來，把戈翠摟住。這一來，房中頓時起了一陣騷亂。那兩個奉命來帶戈翠等去見王上的衛隊，看見梅敦這種舉動，急得在梅敦身邊，亂跳亂嚷。作盡種種聲勢，彷彿要上前驅逐梅敦，救護戈翠。卻又因他是個王子，又不敢用武。那些別的衛隊，卻有些表同情於梅敦，也趕上前來。拔出腰刀亂嚷。戈翠竭力掙扎，想從梅敦手臂中掙脫出來。不料梅敦膂力很大，只用一只左臂將他拘住，戈翠像嬰兒似的，急切掙不脫身。梅敦看見衛隊們，有上前用武之意，勃然大怒。右手拔出腰刀，把近身來的亂砍。有一個衛隊先吃了一刀，這一刀砍得非常利害，從頸上直砍到胸口去。那人狂叫了一聲，倒下地去，熱血往外邊直射出來。那人卻也利害，浴着血還想掙扎着，站將起來。纔坐起來，卻因血流不止，又是狂叫一聲，向後一仰，倒在自己血泊中死了。梅敦趁勢一手抱着戈翠，向對面門邊退去。那些衛隊一見，演了流血慘劇，有兩個忽地神經錯亂起來，都扔下腰刀，手口俱到的互相決鬪起來。其餘的人也分成兩組：一組人要上來逮捕，一組人卻奮勇保護梅敦。戈翠給梅敦抱到門邊的時候，看見一個衛隊，靠着牆角坐在那裏，掌不住的哈哈大笑。還有一個人縱上那個給梅敦殺死的屍上去，張着口把那死屍亂咬。山妮當自始至終，都是緊緊跟着戈翠。到了門外，給梅敦看見，一旋身舉起腰刀，向他砍去。還是山妮當幸運，纔到門邊，沒有跨出去。梅敦的刀砍過去，只砍着

石頭的穹門，並沒有砍中。山妮蕾在宮中六十多年，這種風潮，不知經過多少，很有經驗，趁勢逃下一條長廊去。梅敦追到廊中，也不再去追趕，把腰刀插入刀鞘，雙手抱起戈翠，往肩上一抗，大踏步徑向山妮蕾逃走的對方走去。

第二十回 訪普西帳前籌善策 救戈翠屋頂試喬裝

那一天將黑時候，一個飛行隊員，喘吁吁到羅德山第二師大本營來，見了賈沛爾大佐，行了一個軍禮。大佐道：「唐伯森，你怎樣？找到些踪跡沒有？他們一個個都回來了，都說不但沒有找到史渥威，連他的飛機都失蹤了。若是你都找不到，沒法想，只能把這件事丟下了。」唐伯森道：「託大佐的福，我的飛機給我找到了。」大佐失聲道：「是嗎？現在在那裏呢？看見史渥威沒有？」唐伯森道：「飛機現在內地，一個極危險之處，一個很窄的深谷之中。在上邊望，雖望得見，卻不能下去。還有一只相貌猙獰的獅子，在飛機邊躑躅徘徊，不肯走開。我把飛機停在一座峭壁邊，打算覓路下去，不料那獅子只是不走。等了一個多鐘頭，他儘是不走，我只能回來了。」大佐道：「你看是不是史渥威給那頭

獅子傷了？」唐伯森道：「這個還是個疑問，因為從上面看去，飛機附近，彷彿並沒有獅子吃人的蹤跡。既是不能下谷去，只能上了自己的飛機，向附近山谷中偵查史渥威下落。在史渥威落下去地方，迤南數里，給我望見下面，有一個樹木茂盛的山谷。森林之中——大佐，請你不要疑我，在這裏說瘋話。——森林之中，有一座絕好的城池。從上面望下去，一般也有街道。房屋中間，隱隱還有崇樓傑閣。在一條長河之畔，彷彿是一座王宮，上面一般也有圓頂尖塔之類。」大佐聽了不信，把唐伯森上上下下打量一回，冷冷的道：「唐伯森，你尋找史渥威已經多日，辛苦不堪，纔看見這種幻象，快去好好休息一夜，我們再從長計較何如？」唐伯森有些生氣，搖着頭道：「大佐，請你恕我多言，我所說的，完全是實話，並沒有什麼幻象。還在那座城上繞了幾個來回，我看史渥威一定跑進那座城中去了。不然就是給城中的人拿住了。」大佐道：「那座城中有人沒有？」唐伯森道：「有的，街道上常有行人來往。」大佐道：「若是派馬隊去，你看可以到那邊嗎？」唐伯森道：「不能，那邊完全是崎嶇難行的山谷，並且一路上仔細觀察，一個泉水都是沒有。要去至少要走兩天，連步兵去都容易到達。」正在講着，營外來了一輛絕大的汽車，到了營外停住。史墨螭大將從車上縱下，走進營來。賈沛爾大佐站起迎接，彼此行了個軍禮。飛行隊員唐伯森少佐也上前行禮。大將道：「我經過此地，特地進來

談談。你這裏尋訪史渥威少佐的事怎樣了？聽說唐伯森也出去尋訪的，他既已回來，一定有確實報告。」大佐道：「不錯，他是最後一個回來，已經找到史渥威少佐的飛機。」說着，把唐伯森的報告，告知大將。大將同大佐到案前坐下，找那地圖，教唐伯森指出那確定地點。大將看着地圖上唐伯森用鉛筆做着符號之處，失驚道：「啊呀，這一處真是個最難走的地方。不過他飛機既在那邊，唐伯森又找到有個城池在森林之中，當然我們要去考查的。等考查不到，再行罷手。因為既然有些蹤跡，是不能不追究的。我看路上既是難走，大隊還不如小隊來得便利。只用派一二中隊人，另外用汽車裝着糧食飲料，隨着前往。派一個精明練達的官長帶隊。只用在極西汽車可通之處，先設上一個根據地，留一中隊在那裏防守，專事運輸。派那一中隊直到城下。我看這個根據地，或者可以設到離城一日路程之內。若能達到這個目的，那一隊攻城的兵士，可以不怕沒有水喝了，因為城外既有森林，一定是有流水的。步隊以外，另外派兩架飛機同去。一則可以用他偵探敵情，做個諜報。一則可以傳遞消息。就是進攻的兵，也可以得他輔助，做個嚮導。事不宜遲，你預備幾時出兵呢？」大佐道：「我立刻傳令下去，儘十二點鐘以前，把糧食飲料同一切軍用物品，裝上汽車預備，運軍隊準一點鐘出發。」大將道：「那是再好沒有了。如有消息，請你隨時告訴我。」說着站起來，向大佐等行了個軍禮走了。按

下不表。太山扳着籐蘿上城，知道獅子在城下候着，設或籐蘿不結實，落下地去，性命決然不保。不料一手撈去，居然給他撈到，一條手臂粗的粗籐，並且絆在城牆上已經多年，非常結實，很足以助他上城。側耳向下面一聽，聽見獅子落下地去，很失望的在城下狂吼，還在那裏作了勢，想追上來。太山低低笑了一聲，獼猴似的直上城牆。不多一回，已到城上，輕輕一縱，已經縱上箭道。向城下一看，相距不過幾尺，就是一家靠城築的房子，屋頂是平的。就從城上向屋頂縱去，他背冲着城牆，沒有留心，炮眼內凹進去的地方，伏着一個人。他纔到屋頂，城上飛下一個人來，落在他背後，輕舒雙臂，把太山攔腰抱住，舉將起來。太山沒有提防，一時竟使不來手脚。起初還不知後面是什麼人，預備把他怎樣，後來覺得那人舉着他，一步步向屋檐邊走去。纔知道那人打算把他扔下地去。曉得一扔下去，性命就難保了。那時太山已經下了決心，無論如何，決不讓他稱意。不過雖有這個決心，自己手足都已懸空，一時用不起力來，也是無用。在這千鈞一髮當兒裏，居然給他想到了一個計較，打算把那個人搬他一個筋斗。等他跌下去，就可以想法了。主意已定，把身子挺直起來，用力向後仰去。那人怕跌下去，拚命向前掙住。太山趁此向前一撲，太山身子沈重，那人經當不住，也跟着太山直撲下去。心中一慌，急於想救護自己，把手一鬆。太山足尖方纔落下屋頂，立刻旋過身去，對付敵人。擡眼一看，那人身材同他

一般高大。他見太山迴身過來，拔出腰刀，劈面砍來。太山不願同他久戰，一伏身避過了刀口，站穩腳頭。覷準他腹部，就是一腿，這一腿煞是利害，把那人踢出幾碼以外。仰天倒下。太山搶過去，一脚把他胸口踹住，一手握住他握刀的手，一手向他咽喉攆去。這個人本來只是一語不發。後來看見太山的手，向他喉間攆來，只纔狂叫起來。但是太山的手杖上咽喉，早已攆得他做聲不出。他極力想掙脫，只苦於太山力猛，同給獅子按住似的。只掙不脫身，慢慢的力量薄弱起來。那一隻針尖大的眼珠，瞪將出來，只往上翻。不多一回，連舌尖都從嘴唇中吐出來了。太山候他氣絕，正待踹住那人胸口，學那巨猿佔了勝利的長嘯。忽地記起，今天晚上，應行勾當的事很多，不可露了行藏，吃人家作了準備，因此縮住了。走到屋檐，向下一看，見下面是一條很窄的屈曲街道。街道拐彎處，牆上五六尺高地方，點着一盞油燈，光芒很弱，因此街上非常黑暗。就是點燈的牆下，都是昏沈沈的，燈影向下看街道上彷彿還有行人往來。暗想要去找戈翠同史渥威，一定要下去，向各處走動。在黑暗處照自己現在這種裝束去走，還怕給人看將出來，何況要從各處街道，燈光之下走過呢。不是一走下去，就要給人看出破綻來嗎？想到這裏，心中立刻打起主意來。正在躊躇，忽地目光無意中看到那具死屍去，靈機一動，失聲道：「我何妨借他的衣服，來做我的喬裝呢。」太山的手脚非常靈敏，纔把計策定好，立刻動起手

來。幾分鍾功夫，已經扎扮停妥。身上的背心，腳下的草鞋，脛上的綁腿，腰間的腰刀，一齊着的着好，掛的掛好。人猿太山，居然一變而爲黃衣衛隊。不過背心中間，還把父親遺下來，給他的那把獵刀佩上。他那些別的軍器，因爲不便攜帶，又怕給別人拿去，一件件抱着。走到靠城牆一邊屋檐口，輕輕扔入草中。扔到那條草繩，心中異常不忍。因爲這條繩同獵刀，是他用慣的東西，缺一不可的。仔細一想，居然給他想出一個主意來，仍舊把掛腰刀的皮帶鬆下，撈起背心，把草繩圍在腰間，再把腰刀掛上。低頭一看，倒還看不出來。裝束已畢，知道自己的面貌，除去眼珠，其餘也還混得過去。於是就打算下屋的方法。起初想向黑暗街上縱下去。後來一想不好，設或黑暗，剛好有人走過，給他看見，聲張起來，非常不妙。擡頭一看，看見房屋雖是高低不等，好在從窗外望去，天花板都是低的。在屋上走着，決不會給人聽見。因此打算在房子上，竄房越脊的過去。不料走了一程，忽地看見前面一所屋頂上，有幾個人站在那裏。他一路走來，也看見各家屋頂上，都有天窗似的小洞。現在看來，一定是個人家的便門。可以自由出入的。前面既是有人阻住自己的進行，不如索性冒一冒險，從便門進去，到了下面，隨機應變，混上街去。主意已定，走到一個黑洞洞的便門邊，伏在洞口，仔細考察。既聽不見什麼聲音，也嗅不到什麼氣息，知道下面並沒有人。也就不再遊移，徑把身子落下去。到了屋中，覓路下去，只苦於全

室黑暗，看不出樓梯在什麼地方。站在那裏，定一定神，覺得黑暗略爲好些，又給對街樓窗中，射過來一些微微火光，纔知道室中果是空的。又給他找到一座小小的石扶梯，不敢怠慢，一直從扶梯上去，徑到街上，沒有遇見什麼人。一到街上，他的頭腦清楚，一些不會迷失方向。因爲戈翠等蹤跡，既是訪查得清楚，是直到城下的。又在城外高樹上看過，城中大概形勢，早就看出，在城中那一部份，可以得到他們的蹤跡。現在最要緊的，找那條長河。一到河邊，就有法想了。既是有了一定，就依着在樹上所看見的方向走去。仗着自己已經改裝，放大了膽，照着往來的普通行人走法走去。果然遇見了人家，並不注意他。不料將到地頭，忽然看見迎面來了幾個同他一般裝束的黃衣武士，他們都是向他走來的。他想若是仍舊向前走去，剛好要兩條街相接之處，同他們撞到。那處有兩只燈光照着，怕露出破綻來，若是沒有戈翠要救，太山很想冒一冒險走過去。他的本性，向來是不肯畏縮。現在既要營救戈翠，不得不忍一口氣，把細一些。所以把脚步放鬆一些。到將近燈下，故意裝作綁縛綁腿，在黑暗處低着頭綁縛，背卻冲着外面，果然太山的主意不錯，那些武士，靜靜的過去，一些沒有什麼盤詰。太山脫了這個難關，立刻轉進一條側街去。那條街非常黑暗，並且屈曲得很，走着很有些戒心。不多一回，遠遠望見前面橫街口的燈光，那條街漸漸的直了。將到燈下，前面來了一頭獅子，慢慢的向太

山走來，有個婦人在獅子面前經過，彷彿沒有看見獅子一般，獅子也不去睬他。隨後有一個孩子，向婦人背後追來，剛好同獅子撞着。獅子往旁邊一讓，小孩就飛也似過去了。太山見了，微微一笑，趕緊閃上對面那條長廊中去。因爲那時街上起了微雨，給對面的牆一擋，那風顛倒迴過來，所以獅子的氣味，直撲鼻觀。知道若是還在這邊走着，那獅子走過去的時候，自己的氣味，也要給獅子嗅到。太山在林中生長，深知獅性。他的喬裝，雖然混得過人類，同別種動物的耳目，卻驅不來獅子。設或給他嗅到氣味，一定嗅得出太山是個生人，並不是城中之人的同類。他當作仇敵攻撲起來，非常討厭。太山有事在身，不肯同獅子兜搭，纔避入對面長廊中去。雖是依舊像尋事人似的走着，暗地裏卻留心獅子舉動。果然獅子過去時候，只望了他一望，就過去了。又走了一回，走到一處地方，已經將近城門邊那條街上。一進街口，隱隱嗅到戈翠過去時候，所遺留下來的氣味。還有一種同戈翠彷彿的氣味，知道是史渥威的。既經嗅到氣味，就打算追蹤而往。只苦於街道太短，時時有橫街在前，怕有失誤。只能遇見每條街口，必定要俯首，整理一回草鞋同綁腿。以避行人耳目。追蹤而前，依着戈翠等所走的原路，從住宅多的街道走上鬧市來，鬧市上的燈，比別處來得多些。不但街口有燈，半路上都有。行人愈多，店舖的門都開在那裏，裏面都有燈火。因爲地鄰大漠，城中熱度，白天很高，太陽一落，有樹木水

深之處，非常涼爽，所以有這種夜市。夜市上行人固多，獅子也隨處都是。在這夜市上，太山纔第一次看見，城中之人癡狂的態度。有一次一個裸體的人，口中吶喊，從一條街上狂奔出來，幾乎把太山沖倒。又有一次，有個婦人在黑地裏蛇行蒲伏，手足並用的走着。太山沒有留心，幾乎給他絆倒。起初太山以爲這個婦人一定失掉了什麼，在地上尋找。後來仔細一看，方纔知道，他是寧可用手同膝蓋撐着走，不願用足走的。又走了幾步，看見有兩個人，在屋頂上奮勇決鬥。忽然一個人用力掙脫了敵人的手，把敵人拚命往房子底下一推。那個人立不住腳，往後一仰。從屋頂上跌下來，立刻跌死。那個佔了勝利的人，狂叫一聲，絕不遊移，從屋上頭沖地縱下來，也跌死在第一個人屍身邊。附近黑地裏，有一頭獅子站在那裏。他看見屋子上有人陸續摔下來，慢慢走到那兩個屍邊。太山見了，暗地裏揣度，不知獅子見到了血，有沒有非常的表示。不料他上去，嗅了一嗅屍身，同狼藉在地上的熱血，一聲不響，也在屍邊躺下。太山暗暗稱奇。走過獅子，不多步幾，忽地看見，一個來往通衢的東邊屋頂上，有個人很艱困的溜下來。太山望着，很是生疑。

第二十一回 蠻女傳情普西升屋 瘋王震怒戈翠投池

史渥威既已明白，自己只有一個人在這園中，園中遍地都是獅子，一些保護沒有。他那孱弱之軀，怎樣還經得起這般刺激，頓時嚇得他膽戰心驚，用手緊緊握住木柵，頭都不敢迴過去，兩條腿慢慢軟下去，頭腦中驀地裏旋轉起來，一回緊似一回。忽地眼前一暗，身子往下一挫，軟癱柵邊，暈過去了。究竟暈過去多少時候，他自己也不明白，朦朦朧朧的，忽地覺得自己躺在一間很光明很安樂的房中。一張很涼爽被褥很清潔的榻下。榻邊一個窗戶開着。窗下懸着很嫵雅的窗帘，給夏日微風吹得在窗上瑟瑟作響。風中還送來一陣，給日光蒸發出來的果香。向窗望去，卻是果園。果樹上果實纍纍，樹下細草蒙茸。給林間日光一射，作紺碧色。草上一個小孩子。在那裏鬥着一頭小狗玩耍。史渥威如夢初醒的，想起古城中給獅子圍困園中的景象，不禁失聲道：『天呀，我方纔真是做了一個噩夢。』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覺得有一只很瘦小，很溫軟的手伸過來，替他撫摩眉頰。給他這輕輕一撫摩，把他一切的煩惱，都撫摩個淨盡，靜靜的躺着，覺得異常安適，不料心中不知怎樣一震，那只撫摩他的手，漸漸的粗糙起來，並且是很熱，有些溼漉漉的。猛地一驚。睜開眼來一看，面前站着一頭巨獅。史渥威本是一個高貴的紳士，一個軍官，並且還是個很勇敢的人。現在他滿擬這一回睜開眼來，還要一看方纔那個美滿的畫圖。誰知道這個畫圖，卻是夢境。他還是縮做一堆，倒在柵下，卻添了一頭獅

子，站在身邊，舔他的臉。史渥威覺得眼前景物，同那個夢境，大相逕庭。造化弄人，也太殘忍了。心中一慘，眼中迸出兩行熱淚來。正是淒惶。獅子忽地不舔。把史渥威身上上下的嗅着。那個時候，既知道死是不能避免的，反倒盼望速死。覺得與其躺在那裏擔驚受怕，還不如給獅子立刻吃了，倒還乾淨得多，主意一定，勇氣漸生。慢慢把手拉住柵門，坐將起來。史渥威纔一動，獅子咆哮了一聲。咆哮之後，就不再作聲，彷彿沒有看見似的，站在那裏，呆呆看着。史渥威站了起來，他纔若無其事的走開了。他一走，史渥威纔敢掉過頭去，仔細觀看全園形景。他見那些獅子都伏在樹下，同南邊牆下那張游樂椅上打盹。只有兩三頭在地上。很不安寧的來回走着。史渥威怕的。就是這些不打盹的。誰知他們在他身邊走過了幾次，都沒有把他怎樣。纔明白此地的獅子，是同人類生長在一起的，同人類感情很好，與別處的不同。雖是如此，還不敢移步，仍舊留心看那四周的形勢。他看見一株樹，長在很遠的牆下。他的枝子，像龍爪似的，直伸到一個開着的樓窗邊。暗想若是能夠走到樹下，有力氣上去，很可以從那株橫枝，爬入窗中，逃出這個危險區域。不過那株樹長在極遠之處，要經過許多路，纔可以到那樹下。並且樹下，還有兩頭獅子躲在那裏。呆呆伏在柵門邊，望着那一線生路，足有半小時光景。忽地喃喃的罵了一聲，站直起來，拿定主意，去冒一冒險，慢慢向那株樹下走去。有一頭獅子見了，從傍

邊騎下走來，攬住他的去路。那時他已經有了決心與其逗留此地，受那驚恐，不如死中求生，冒險前進。能够達到目的，固是很好，即或不能，死也死個痛快。所以當作沒有看見，還是繼續前進。獅子迎上來，把他身上嗅了一嗅，泔着牙一陣咆哮。他從懷中掏出那支手槍來，想道：『若是真有殺我之心，激怒他不激怒他，都是一樣，反正終是一死。若他撲來打他一槍，也是白打的。』不料他手槍一拔出來，獅子的情形忽然改變。喉中雖然還在那裏咆哮，身子都忽地一轉，縱開去了。史泥威繼續前行，不多一回，已到樹下。那時他離逃生之路已近，不過中間還有一頭獅子，睡在那裏。在他頭上，原也有一個橫枝，也很可以縱將上去。只因受傷過重，流血太多，究竟有這個力量縱上去不能，還是一個疑問。所以雖到樹邊，還沒有方法上去。只有一根橫枝很低，只用緊貼樹幹，舉手可及。所憾要到樹下，必需在睡獅身上跨過去。事機已迫，不能再事游移。深深呼吸了一口氣，先把一只脚很謹慎的踏進獅樹之中一小塊隙地，再把後面一只脚收進去。暗想道：『這個時候，倘然驚醒了他，又當怎樣？』想到這裏，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雖是如此，卻也絕不游移，居然給他很平安的站在樹下，獅子並沒有驚醒。史泥威那時雖因流血過多，身子很是軟弱，因為已到此地，絕不能再行退縮。運用全身精力，扳上了那個橫枝。一上橫枝，飛也似往上爬去。不多一回，已到安全地點。那睡着的兩頭獅子，雖然給他躊躇樹枝

的聲音驚醒，也只把頭擡起來，向樹上望了一望，仍舊一納頭睡他的覺。史渥威雖是知道，這些獅子同人類相處慣了，並沒有吃人之心。不過終是個獸類。現在給自己逃出他們爪牙之下，覺得如釋重負。再往上去，正是那個樓窗。到了窗邊，向裏面一張，並沒有人在內。他站的是一株很粗的橫枝。走上窗去，一些不難。所以不多一回，已經跨上窗檻，縱入室內。進去一看，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地上鋪着地毯，地毯的樣式，同陳設的器具，同樓下早晨進城之後，同戈翠聽那長官裁判的那間屋子裏的東西一樣。屋子的一邊，彷彿是個臥室。簾幙低垂，看不出室中有人沒有。室中的門，只有一個，就在窗子對面，關得緊緊的。知道要下樓逃生，只有那一處出口。看着窗中暮色蒼茫，知道天色快黑，打算等天黑之後，再謀出走方法。不過在未黑以前，終得先看一看門外情形，等一回纔可以走路。主意已定，徑向房門邊走去。纔走了幾步，忽然臥室前的幔一開，走出一個女子。年齡很輕，身材卻也伶俐；身上穿着一件袒胸裸臂的衣服，也還相稱。只有那相貌，卻是非常醜陋。一見史渥威，倏地立住。史渥威還以他一定要狂呼起來。不料他頓了一頓，笑吟吟的向他走來。走到身邊，伸出一只很文秀的手，把他撕得粉碎的軍服袖子握住。彷彿小孩子們，得到了一種新玩具似的，仔細觀看。看了一回，還笑容滿面的，把他上上下的打量一回，露出一種小孩子們快樂神色，咕咕咕向他講話。他相貌雖是醜陋，聲

音卻很柔婉，簡直像是兩個人。不過他說的什麼，史渥威一個字都不懂。不得已也用英語同他講話，他聽了也是不懂。不知怎樣，忽地把雙臂勾住史渥威頸子，同史渥威很親熱的接起吻來。史渥威冷不防吃了一驚，拼命想把身子掙開，那女子不但不肯放，反而抱得格外緊些。史渥威也知道自己的生路，都在這女子身上，不敢過於推卻，把事弄決裂了，也只得略事敷衍，閉着雙眼，也還放了他幾個接吻。正在那個時候，房門一開，走進一個男人來。史渥威聽見門響，知道有人進來，怕給他看見，有些不妙，趕忙把女子推開，誰知已經遲了。那女子是背冲着門，站在那裏。起初並沒有知道有人進來，後來聽見後面有人在那裏生氣，掉過頭去，看見那人一臉怒容，趕忙丟下史渥威，一路啼啼哭哭的，逃進臥室去了。史渥威羞得漲紅了臉，站在那裏，雖是想辯，卻又言語不通。並且即使言語能通，知道同這些瘋狂的人，辯也無益。還有一件最爲難的，是這個人正是樓下的長官，大概那個女子，一定是他的眷屬。見了方纔的情形，妬忌不堪，氣得臉色發青。嘴唇亂動。頓了一頓，把怒氣壓着，一聲狂叫，拔出一把腰刀，飛也似向史渥威砍來。史渥威看着這個瘋子，手中那把潑風似腰刀，向頭上砍來，知道給他砍到，準是個死。爲自衛計，沒有法想。只得掙出手槍，覷準他的胸口，就是一槍。打個正着，那人哼都沒有哼一聲，向前一撲，撲在史渥威足邊死了，室中寂靜了好半晌。史渥威怕樓下之人，聽見槍聲，趕

來訪查，所以握着手槍，站在那裏，望着房門，以防不測。誰知等了許久，只不見有人進來，連足音都是沒有。纔知道這一聲槍聲，並沒有驚動別人。所以掉過頭去，看那臥室。只見那個女子，牽着幔，站在幔邊，張着嘴，兩眼圓睜的臉上，一派驚駭之色。望着地下屍身，望了一回，輕輕向屍邊走來。一壁走，彷彿還怕那個死屍，縱起來抓他，所以時時作打算躲避之勢。到了離那死屍二三尺外立住，向史渥威問了許多話。當然是一個字聽不出來。他見史渥威不懂，仍舊向前走來，到了屍邊，跪下去，輕輕的撫摩屍身。撫摩一回，把死屍的肩膀搖了一搖，見他不醒，只纔用足全身力量，把他翻了過來。起初還不過是疑心，後來一看那灰白顏色，知道果然是死了。不覺一陣陣狂笑，一壁笑，一壁握着粉團似的拳頭，把死屍的臉上胸口亂打。史渥威見了這種可慘的景象，不覺倒退了幾步。覺得這種景象，只有瘋人院中纔有，不料在這個可怖的城中，親眼看見。也知道女子的這種舉動，一定是平時受那長官虐待的反響。正在感慨，那女子忽地停止笑聲，把手也住了。縱身起來，把房門門上，迴身走到室中，向史渥威講了許多話。講話的時節，時時望着地上的死屍。後來見史渥威只是不懂，不覺動起氣來，發狂似的撲過來，像是要來打架。史渥威怕有失誤，退後幾步，用手槍舉起來向着他。他雖是個瘋人，卻也知道，史渥威手中這一件小小的東西，會發出極大的聲音，長官的暴死，也同這件東西很有關係。所以

頓時改變態度，把那惡很很的態度，收拾得乾淨，換了一副笑容。聲音也放和順了，輕清流麗得同初見面時一樣，使着手勢，教史渥威跟他走。史渥威要他助自己逃生，只得跟在後面。到了他臥室前幔邊，女子把幔揭開，露出絕大一間臥室來，地下鋪着很厚的地毯，壁上掛着很厚的壁衣，室中放着幾張有很溫軟的被褥同枕頭的臥榻。站在幔邊，掉過身去，指了一指地上的死屍。走進臥室，到一張四面有毯子作牀圍的榻前站住，揭開一面牀圍，給史渥威看，榻下卻是空的。指了指榻下，又指了指室外那具死屍。史渥威知道，他想把死屍藏入榻下去。果然他拖住史渥威衣袖，走到屍邊，兩個人把那具死屍擡了起來，拖拖曳曳擡入臥室，放入榻下去。榻下地方很小，很不容易放進去，不過結果還能如願。女子這種舉動，史渥威終覺得有些殘忍。他卻非常精細，一眼看見外邊地毯上，有一灘血跡，過去把地毯收起，藏在一張榻牀底下，滅去痕跡。只因外間缺了一幅地毯，把臥室中地毯，揭一幅出來鋪好，頓時把一件慘劇出事之處，修飾得一些形迹都看不出來。收拾停妥，纔把長幔放下，那張藏匿死屍在下的榻上，牀圍也放好。女子掉過身來，從新把雙臂勾住史渥威的頸子。要拖他上那張下邊藏着死屍的榻上去。史渥威見這個女子，這般殘忍，這般放蕩，非常生氣。不過爲苟全性命起見，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心裏卻爲個人名譽計，非常不願。正在爲難。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在那裏打門。女子聽

見，縱身一躍。跳下臥榻，一把拖着史渥威，把他拖到臥榻一頭幕邊去。揭開幕來，裏面現出一個壁龕，使手勢教他站在龕中，把幕放下，外面一些看不出來。聽着女子從臥室走出外間，把門開了。不多一回，聽見有個男人在外間同女子講話。講話聲音很有條理。雖是不懂，卻也像聽外國話一樣。沒有一些雜亂。雖是如此，外面纔演過慘劇，深恐戾氣未散，再鬧什麼亂子，非常擔心。不多一回，聽見他們走進臥室來。史渥威想偷看一看來人面色，好預備應付方法。所以輕輕把掛在龕外的幕，微微塞開一些，向外偷看，只見他們兩個，互相用手臂摟住。女子臉上，還推着方纔對他的那付笑容。仔細看那重幕，很可以使個手脚，把他揭開一些，暗地裏偵查他們行動，不致給他們看見。佈置妥貼，再向外面觀看，正見那女子同那男子接吻。從年齡上看來，這個人比已死的人輕得不少。在那個時候，女子忽地彷彿想起了一件什麼事，把身子掙開，皺着眉心，想了一想，臉上露出一種神祕之色，向自己藏匿之處一望，低聲向那男人，不知講些什麼。講話的時候，把手向壁龕時指着，還用手指着史渥威，知道女子在那裏出首，他還說明，他身邊藏着手槍。事機緊迫，不能再事延緩，掉過身去，仔細看那龕中形勢。臥室中兩個人，低聲商議了一回，男子輕輕的站起來，拔出腰刀，一步步向幔邊走去；女子在一邊跟着走：都是一語不發的。女子搶前一步，輕輕走到幕外，用手一指，彷彿指着史渥威胸口所在之處。

指過之後，把身子向邊頭趕緊一閃。那個男子舞動腰刀，一刀向那女子指給他看的地方，直砍進去。按下不表。戈翠給梅敦抱着走，明知同他掙扎，也是無益，索性聽憑他去打算，略事養息。等遇到可以脫身之時，再行設法。所以儘着梅敦抱着他，在宮中燈光昏暗的廊裏亂跑，經過了不少房間，從他這種形狀上看來，戈翠知道他雖是一個王子，幹了這件事，也難免要按律懲辦。不然，他決不會這般慌張的。並且他在宮中走着，一壁走，一壁還要常常掉過頭去，留心看後面有無追兵。經過拐角，有蔭蔽處，更是注意。從這種形狀看來，若是給人拿住，一定要受極重的懲誡。戈翠雖是第一天入宮，不知道方向，究竟他腦筋來得清楚，覺得梅敦神經錯亂，只想找一個藏身之所，也是迷了方向，走來走去，終是走的那幾條路。講起瘋王這座宮來，卻也建築得非常離奇，也難怪梅敦要迷失道路。有時走上一條，漸漸高將起來的迴廊去，彷彿可以通到個新方向去。儘向前走，又是從新回到原來那條廊中。沒法想，只得找一條新路走。那條路是一座向下去的扶梯，到了下面，連梅敦都不知道，是在第幾層樓上，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看見對面有一座門在那裏，也不能再管吉凶禍福，站住脚。推門進去一看，只見裏面一間絕大的大殿，殿中燈光燦爛，擠着許多黃衣武士。一邊一座絕大的寶座，座上坐着那個何陸第十六。傍邊另外一個寶座，座上坐着一頭絕大的母獅。原來就是方纔沒有進去的那座正

殿。戈翠見了獅子，纔記起山妮奮的話，他本來說何陸第十六的王后。並且他的王后，不僅是人類。起初不明白，現在纔知道，果有這種怪事。何陸在寶座上，一眼望見梅敦同戈翠，不覺大怒。從寶座上縱下來，親自動手，要捉拿他們。那些大臣都嚇得到處亂跑。何陸一壁跑，一壁拚命呼喊。梅敦開門，看見了大殿，知道不妙。趕忙退縮出去。另找一個新方向逃走。不過這一次，更不如上一次，後面有一百多人，笑着叫着，罵着，在後面緊緊追趕。梅敦東躲西閃，比他們早跑了幾分鐘。那時所走的路，自漸漸往下去的。走到後來，走進一個燈光明亮的地屋去，中央有一個絕大的池子。水面同地面，相差不過幾寸。等那些武士追進來，剛好梅敦抱着戈翠，躍入池中。一下水就是無影無蹤。大家站在池邊，候了半天，他都沒有上來。按下不表。史渥威知道臥室中男女二人，決計沒有安着好心，所以迴過身去。摸索龜壁後牆，無意中手指觸着一個門栓；再一摸，彷彿後面有一座小門。不覺喜從天降，輕輕把門拴一撥，輕輕一推，居然很容易的將那扇門開了出去。不過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不敢怠慢，輕輕的走將出去，仍舊把門掩上，用手摸着兩邊的牆走過去，彷彿走的是一條狹巷。巷盡，像是有這台階，一摸卻像是一座石級，兩邊又都是整塊的牆。既不願跑回去，只有上那石級去的一法。怕有危險，把手槍放入右手衣囊之中，很謹慎的上去。纔走了兩三級，忽地覺得自己的頭，在一塊很結實的東西上面一撞。

撞得他眼睛前金星亂舞。用手向那塊東西上摸去，原來是天花板上的一個暗門。用手推去，推開了幾寸。向外面一望，望見一縷星光，不覺如釋重負的，歎了一口氣，輕輕把那暗門挪向一邊。把頭探出去一看，屋頂上並無人跡。爬上屋頂，把那扇暗門依舊闔上。他站的地方，南面是這所房子的最高之處，上面還有幾層樓房。西面以外，卻望得見屈曲小街上的燈火。於是慢慢的向西走去。到了檐邊，向下一望，瘋人城中夜市，看得非常清楚。道上行人，男女老少都有，還有些獅子，夾在人叢中走着。從史渥威目中看去，下面只有獅子，是頭腦清楚的。望着天空中的星，定了方向，然後追思進城以來，所走的路。看着下面街上形狀，早就知道，就是早晨自己同戈翠押來，受裁判的裁判所左近。倘能溜下屋頂，到了街上，就可以覓路上城門邊去。自己原也想去救戈翠出來，只苦於衣囊中，只剩幾顆子彈。要仗着手槍，同全城武士決戰，斷難取勝，因此也不再作這種妄想。明知即使出了城，要一個人徒步逃出森林，同飛渡大漠，也是不易。只是在這個城中，恐怖也受得够了。打算無論怎樣，逃出了這座城，就是死也願意。不過向西走去，屋頂都是一般平的，盡頭處正在街口，有燈光照着，決難下去。知道要不致再給人拿住，只有找一個黑暗處下去纔好。一路找去，找到靠東一邊，居然給他找到一個合式地方。正想從廊柱上溜下去幾次，都給人走來的足音阻住。深怕爲時過久，擔誤出城時候，心中非常焦

急。末了居然給他候到了，匆匆把兩條腿先掛下去，盤住廊柱，用手扶住屋檐。一到檐下，抱住廊柱，向下一溜，腳踹到地，暗暗稱慶。正待舉步，忽地聽見後面微微一響。掉過頭去，看見背後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黃衣武士，嚇得他魂飛魄散，掏出手槍，預備同他奮鬥，決一個死生。

第二十二回 史渥威無心遇故舊 烏禿豹有意助人猿

林中那頭黑獅，追趕太山不着，從新落下地去，咆哮一聲，正待用了全力，再向上邊追去。不料嗅到一種方纔沒有嗅到的氣味。把地下太山踹過的地方一嗅，頓時把咆哮之聲，變作嗚嗚低鳴之聲。原來這頭獅子，就是墨獅。他認識太山，就是在黃馬坡，救他出獅穿之人。那時他的腦筋中，究竟起了一種什麼思想，著書的人也無從懸揣，不過那時他盛怒悉平，昂着頭，很莊嚴的繞着東牆過去，到了拐角地方，頭也不迴，徑向南行。南城一帶，原來是個牧場，專門豢養那些食草的獸類。養肥了，用他們喂那些城中的獅子。森林中那些野獅，卻人獸都吃，有時像墨獅似的，跑上黃馬坡部落去獵食；有時也向何陸第十六所辦牧場中，劫掠養的鹿豕。城中武士們出城，他們也要截殺。墨獅雖然一般也是

一頭野獸，行爲上同那些同伴，有些不同。小時候曾經給城中之人捉住，養在城中。養了一年，第二年給他跑了。在城中時候，也受過城中人的訓練，不許他吃人。經了這一個訓練，不是生了氣，或是爲飢所迫，他輕易不肯殺人。這個牧場，外面有木柵圍住，那些木柵下端，都是深埋土中，相比很密，上邊還用東西縛住。柵上有許多門，在白天放那些獸類，出外吃草。森林中那些野獅，就在這種時候，攫取食品。夜間歸入牧場之後，是不去騷擾的。這一夜，那頭墨獅，自從嗅到他救命恩人太山的足跡後，忽地發心，想跟進城去。腦筋中懷着這種思想，所以特地跑上牧場。因爲從前也會到過牧場，知道這牧場靠北一面，緊靠城牆，牆上有個小小便門，專門給那些牧人出入的。想從那一個小門混進城去，因此一到柵外，舉起前爪，把每一個柵上的柵門去搖撼。找到後來，居然給他找到一扇，栓得不很結實的門，非常滿意。上去用頭頂住了門，站穩了腳，用足了全身的力仗，向裏面一撞。門上拴住的繩，怎樣經得起這種衝突，所以不多一回，已經給他沖開，墨獅趁勢走了進去。裏面那些獸類，一見墨獅，頓時騷亂起來，彷彿發了狂似的，全數躲到城牆一邊去。墨獅本是要上那邊去，昂着頭，很威武的大踏步向那些獸類走去。那些獸類以爲是去捉他們的，又紛紛攘攘，向各處奔馳。那時牧場中聲音異常嘈雜，牧人的住宅，本來就在便門之內，向來可以自由出入。聽見牧場中起了騷亂，不知就裏，開出門來。考

查這騷擾的原因。城牆高峻，遮住月光，牧場中非常黑暗，看不出什麼。牧人站在那裏，略一游移，墨獅已到身畔，舉起巨爪，照準牧人頭上，一爪打去。力量很大，打得牧人頸骨折斷，死於地下。距離他開門出來時候，還不到一秒鐘。墨獅打死牧人，就從便門徑入城內，走上那些燈光昏暗的街上去了。按下不表。史渥威一見身後黑暗中，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黃衣武士，打算一手槍把他打殺，然後憑着自己腿力，向昏暗屈曲街道上逃命。明知自己裝束特殊，又從屋上下來，這個武士，一定有些疑心，要上來逮捕的。所以把手伸進衣囊去，掏那手槍。纔把手伸進去，那只手腕已經給人緊緊握住。有人低聲用英語叫道：「少佐，不必着慌，我是人猿太山。」史渥威這一天，受盡驚恐，起初還勉強支持着。現在看見太山到了，自己有了救星，心一寬，反而身子軟弱得同嬰孩一般，握住太山的手臂，良久良久，纔掙出聲音來，顛巍巍的問道：「你嗎——你嗎——你沒有死嗎？」太山答道：「沒有。並沒有死，我也沒有死。那女子現在那裏？」史渥威道：「我們自從給那些人押到此地以後，就沒有見他。同他分手之處，就在此地附近一所房屋之中，他給兩個武士押到別處去了。我給他們關入獅圈。以後就沒有見面。」太山道：「你怎樣會從獅圈中出來的呢？」史渥威道：「那些獅子，彷彿並不要同我怎樣爲難，我就從一株樹上，逃入一所樓房窗中。在樓上遇到一個人。爭鬥起來，一個女子把我藏入牆

上一個壁龕之中。起初我很感激他，不料他又把我，在另外一個人前出首了，那人要來殺我。虧得壁龕中有個暗門，門外有條複道，直達屋頂。我就在複道中走了。在房頂上已有多時，恐有不測，不敢下來。後來見下面果然沒有了，纔敢下來，卻因此遇見了你。這是我的過去歷史。戈翠姑娘，現在是死是生，我一些不知。」太山道：「現在你打算上何處去呢？」史渥威遲遲疑疑的道：「我嗎？我因為獨力難支，一個人在此地，萬做不出什麼事來，所以打算想法混出城去。出了城，再行設法東行，向英國大營乞援。」太山道：「這個談何容易。即使給你混出了城，混過了森林，試問你沒有糧食飲料，怎樣渡那片大沙漠呢？」史渥威道：「既如此我們怎樣呢？」太山道：「目前第一步，當然是設法救那女子出來。」說着，自言自語的，彷彿忘卻邊頭有史渥威在那裏站着，只有他一個人，解決這個疑問似的。慨然道：「他縱然是個德國人，是個間諜，究竟他是個女子，是個白種女子，我決不能扔他在此的。」史渥威道：「我們怎樣找他呢？」太山道：「我已經一路找到此地，沒有走錯。不是我自信的話，若是沒有別的錯誤發生，拿得穩可以找得到的。」史渥威道：「我若是穿了身上這套衣服，同你一起走，難保不給人發覺出來，把我們兩個一起拿住。」太山道：「既如此，我來想個方法，替你找一套衣服來便了。」史渥威道：「怎樣找法呢？」太山微笑道：「我不能同你講。你要知道，我穿的這套衣服來

歷，可以上城門東邊，我進來的地方，一家屋頂上去問那一個赤身死在那屋頂上的死尸去。」史渥威聽了，忽然把頭抬起來，望着太山，失聲道：「我有方法了。我知道有個地方，有一個人，他無需再用他穿衣服。我們只要從此地再上屋頂去，一定可以找到的，問他借用衣服，他決不會抵抗的。那間屋中，只有一對青年男女。我們進去，一齊動手，準可以手到拿來。」太山問道：「你講的話，我有些不明白，你怎樣會知道，他無需再用那套衣服呢？」史渥威道：「我知道他不要的了，因為我業經將他殺死。」太山失聲道：「啊，我明白了，這個卻是容易得多。前面過去，一定有武士攔截我們。我們雖可以把他殺死，向他借取衣服，究竟要費事一些。」史渥威道：「好是很好，不過我們怎樣上屋頂去呢？」太山道：「你怎樣下來，就可以怎樣上去。屋頂並不很高，我看你下來的地方，這些圓柱上都有架子，可以扳援，比別處上屋，容易得多。」史渥威望了望檐頭，答道：「屋頂雖是很低，所苦我給獅子，咬得傷勢很重，又給那些人打了一頓。從昨夜至今，一些東西沒有吃，覺得身子異常軟弱，深恐沒有這種力氣上去。雖是如此，我勉力從事便了。」太山思索了一回道：「我決不能把你扔在此地，無論怎樣，終得一起走。要出這個險，也得有我助你，你纔能出去。但是我們沒有找到那個女子，我還不能伴你出去。」史渥威道：「我也很願意同你一起走，雖是不能助你，有兩個人在一起，究竟比一個人似乎好

些。」太山道：「是了，我們走罷。」說着，也沒有得史渥威的同意，上去把他一把抱起，向肩上一抗，低聲叮囑了一聲謹慎，飛跑了幾步，向上一縱。史渥威吃了一驚，還沒有知道他的用意所在，早已上了屋頂。太山把他放下道：「現在到了屋頂了，快引我到你方纔說的地方去。」史渥威纔離此地，方向一些不會錯誤，引着太山，走到暗門邊。太山上去，把暗門挪開，向下面聽了一聽，嗅了一嗅，叫道：「隨我來。」說着，當先走下石級去。史渥威跟着，從黑暗中直到壁龕後面，見門虛掩在那裏。太山等掩身而入，望見幕外透進一縷燈火來。從幕縫中向外一望，看見那男女二人，坐在一張矮矮的桌邊，桌上放着食品。有個驅幹雄偉的黑人，在那裏伺候，太山在非洲已經多年，黑人種族，他也看見不少。留心看那黑人，早已看出他是從那一個部落來的。所怕他是從小給這些瘋人捉來，已經忘記土語。不過太山一生，常愛撞那機緣。所以靜靜守着，等那黑人走到幕邊，來取放在壁龕邊小桌上的餚饌時候，低着頭，他的耳朵，正靠壁龕上挂的幕。他也不曉得，幕後有一個壁龕。只聽得幕後，有人操着他家鄉的土語，低聲道：「若是你想回黃馬坡的故鄉去，不許多話，靜聽我的命令行事。」這幾句話講出來，嚇得那黑人，目瞪口呆的望着龕前的幕。太山見他在那裏發抖，深怕他恐怖過度，有什麼動作表現出來，洩漏了消息，不當穩便。趕忙又低聲向他道：「不要害怕，我們都是你的朋友。」黑人聽了，方纔

放心，也收低了聲音答道：「我這可憐的烏禿豹，會替藏在整塊牆壁中，同我講話的這位大神，做些什麼呢？」太山道：「你聽着，我們兩個人，就要走進你站的房中來了。恐怕一走進來，房中男女二人，要逃走，或是聲喚起來，給外邊的人聽見，壞我們的事。所以我要你幫我們，阻止他們有這種動作。」烏禿豹道：「我一定遵你命令，防阻他們脫逃。至於聲喚起來，給外邊人聽見的話，你儘可不必憂慮。這間房子的牆，是特殊建築的，在屋中無論發出怎樣的聲音，就是全城的瘋子，站在中間叫喚，打架。外面一些都聽不見，你儘可放心。現在我到那邊去候令了。」太山看着烏禿豹，托着一碟子菜，走到那吃飯的兩個人桌邊，放下菜，退到那個男子背後站住。擡起雙眼，望着壁龕，彷彿告知太山池已經準備好了似的。就不再游移，把幙一掀，走出外面。那個男子是面冲着太山坐的，聽見聲響，擡起頭來，看見了太山，吃了一驚。直立起來。不料已經給烏禿豹擒住。女子背着身子，坐在那裏，並不知道後面有人進來。只見他用的黑奴，在那裏攻打他的情人，不覺大怒起來。大叫一聲，縱身躍起，打算過去幫助他的情人。那時太山脚步敏捷，已從後面趕到他的背後，伸過手去，一把將他手臂拉住，女子吃了一驚，掉過身來。起初一臉怒容，後來見了太山，頓時換了一副笑容，笑吟吟用手撫摩太山的手臂。看見史渥威，也站在太山背後，也若無其事，臉上一些沒有疑懼之色。大概這個可憐的女子，生平只知

道喜怒兩種行動，並沒有別的思想。就是這兩種行動，也是很容易變換。太山向史渥威道：「你來看守這女子，好讓我過去，解除那男人的武裝。」史渥威走上來。太山丟了女子，去助烏禿豹。那個男子略有本領，烏禿豹本來有些支持不住。太山上去，很容易的把他腰刀搶去，向烏禿豹道：「你若會講他們的話，可以替我告訴他們，只要他們不干涉我們行動，我們決不傷害他們。」烏禿豹看見太山，還以為他是個大神。他見這位大神，是個有形質的大神，講話的聲音，有些像白種宛那。（非洲人呼白人之尊稱。）卻穿着本地的軍服，很有些驚愕。只因心中記着這位大神，許他自由。現在見面之後，很信這位大神，可以相助的。因此很忠誠的，替他翻譯言語。轉達之後，男子也講了幾句話。烏禿豹向太山道：「他問你要什麼？」太山道：「你告訴他們，第一件我們要吃東西，第二件我們要一件在這間房中的東西。」說着，又下令道：「烏禿豹，你把這個男子靠在牆邊的那支標槍握住。少佐，你把這把腰刀拿去。我來看守這個男子，你去把牀下的東西拖出來。」說着，把手向牀下一指。烏禿豹是向來服從慣命令的，先去把標槍取到手中，然後依着太山指的地方，去揭牀幃。史渥威見了，暗暗驚異，也有些疑神疑鬼。想不出太山用什麼方法，會知道那個準確地點的。那男女二人，目光也注視烏禿豹。看見他從牀下，拖出那具死尸來。男子認出面目，一聲驚呼，想掙脫身子，向前奔去，給太山一把

拖住，他急了，手口俱到的同太山掙扎。他怎樣是太山的敵手，不多一回，已經沒有力氣了。太山吩咐烏禿豹，把尸上衣服剝將下來。剝完之後，太山教他詢問那個男子。爲什麼見了死尸，這般驚駭。」烏禿豹道：「宛那，你不必問他，我就知道。這已死之人，就是他的父親。」太山道：「他同那女子說些什麼？」烏禿豹道：「他問那女子，他父親的尸身在那牀下，他知道不知道？」那女子說：「是一些不知道。」太山把這些話告知史渥威，史渥威笑道：「那男子若是看見這個女子把一切形迹銷滅掉，看見他同我把死尸拖入牀下，他把牀圍遮蓋起來，就可以明白，他並不是一些都不知道了。你看那牆角邊，榻牀後面，不是還藏着一捲地毯嗎？那捲地毯上，就有血漬之處，也是那女子捲起來，放到後面去的呀。」太山聽了，微微一笑，教史渥威把剝下來衣服，穿上身去。史渥威遵命辦理，扎扮停妥，太山道：「你不是說餓了嗎？快坐下來，吃些東西，我們好走。空了肚子，是幹不來事的。」一壁吃東西，太山還教烏禿豹做翻譯，同那男女二人談天。纔知他們現在坐的地方，是在死人的家中，那死人是個官長。雖非王族，卻也是個閥閱世家。問起戈翠，那男子說：「是送入王宮去了。」太山問他送去做什麼。那男子道：「是送給王上的。」談話之時，男女二人的神氣，漸漸鎮定下去。也由烏禿豹翻譯，問起太山等的來處。他們聽見山谷之外，大漠外面，還有國土，很是驚愕。太山教烏禿豹向那男子探問，宮中

內部形勢，他說：「他是很熟悉的，他同梅敦王子，是至好朋友。梅敦常帶他入宮玩去，也常到他父親家來。太山正在那裏思索，想教那男子設法，帶他入宮去。忽然聽見，外間有人在那裏打門。起初大家把講話的聲音停止，後來那男子，忽地狂叫起來。烏禿豹聽了，趕忙上去，用手掌把他的口按住。太山問道：「他叫些什麼？」烏禿豹說：「他說，他同這女子，給兩個生人進來，把他們拿住，教外面的人打進來，救他們。若是果然給他們打進來，大家都難逃命。」太山道：「你給我吩咐他，不要亂嚷，再嚷我們就把他殺死。」烏禿豹依言，同那男子說了，果然他怕死，嚇得不敢出聲。太山出去，觀看外面的門。史渥威也跟着出來，只留烏禿豹一個人，看守那兩個男女。太山看出那座房門，不很結實，知道不能持久。向史渥威道：「我很想利用那個男子，混進宮去，現在我們只能從進來的地方走了。外面至少有十多個人，在那裏打門。他們一進，那就壞了，我們走罷，你先走，我在後面斷後。」說着，回到臥室去。一到臥室，形勢大變。他們出去時候，烏禿豹還好好的站在那裏。不料出去不多一回，烏禿豹已經給人打倒地下，那男女二人，卻逃得無影無蹤，不知上那裏去了。

第二十三回 以游以泳溝洫逃生 將翽將翽鸚鵡饒舌

梅敦抱着戈翠，向池邊奔去，戈翠並不知道他的用意。後來愈跑愈近，脚步的速率，一些不減，頓時着起慌來。後來梅敦把頭一低，縱下池子去。戈翠以爲這瘋狂王子，要同他一起葬身澤國，起初還拚命掙着，想掙脫了身，逃上岸去。後來委實掙扎不來，只得把雙眸緊闔，暗暗禱告。願上蒼垂佑，早些淹死，省得零星受苦。心一鎮定，覺得梅敦一只手，緊緊摟住；一只手，還在那裏划水。在水面下邊，划上一二十划，已到池子盡頭處，透出水面。戈翠覺得面上有些風吹來，知道自己的頭，已出水面。睜開雙眸一看，原來已到一條燈光昏暗的水巷之中。那條水巷，非常屈曲。梅敦到了此地，扶着戈翠的頭，透出水面，很容易的摟着他，向前游行。游了十多分鐘，沒有停止。忽然向他講起話來。戈翠雖是不懂，後來見他把手摸着他的口鼻，已經明白，趕忙深深吸了一口氣，把口鼻閉住。梅敦從新摟着他，沉入水底，划了十多划，再出水面。戈翠見他們已在一條大河之中，上面已有星光，兩岸還有許多高大的房屋，聳立黑暗之中。梅敦摟着他，向北岸游去，到一座階級邊，爬將上去。岸上雖有來往行人，見他們水淋漓的，從河中出來，卻沒有注意他們的。梅敦帶着戈翠，飛步在道上走着。戈翠雖是知道他的用意，只因無法抵抗，只能靜靜跟着走，不再停頓。打算遇到機緣，再行設法逃命。梅敦等走了一回，已到一所房屋前。這所房屋，戈翠認識，就是早晨自己同史渥威受裁判所在。那個官長，已經不在屋中。只有一

二十個，穿白色軍服的武士在內。他們衣服上的徽章，都是一只小小的獅子，同宮中衛隊不同。大概是普通軍隊的徽章。梅敦進去，他們也都認識。梅敦問了幾句話，他們指着後面一個圓穹形的門，回答了幾句。梅敦帶着戈翠，往裏走去。纔走幾步，忽地記起一件事，面上露出懷疑之色。站住步，向那些武士講了幾句話。那些武士，答應一聲，一齊上前引道。進了門不遠，就是一座臺階。臺階極高，同樓梯一般，也點着燈，光芒並不很亮。一上樓是一條長廊，廊中也有半明不滅的燈光。從燈光中看去，一溜有好幾座門。武士們走到一座門前，用手推門，門卻關着。武士敲了半天，隱隱聽見裏面有人答應了幾句話。講的什麼，聲音很是微弱，也聽不清楚。梅敦似乎有些疑心，指揮武士，一齊上前，以便把門打開。衆武士領了王子的鈞旨，立刻動起手來。不多一回，打開了門，一擁而入。戈翠也跟着進去，卻沒有看見太山等閃進壁龕去，他的性命，只有這兩個人可救。若是看見，正不知要怎樣快樂哩。閑話休提，房門攻開，梅敦跟着武士進去，看見房中並沒有人影，地上卻躺着一具屋主人的死尸，同一個黑人，不覺勃然大怒。他只知道房中並無出路，跑到門口，向下邊一望，認得是圈禁獅子之所。在房中找了半天，只找不到室中人所在地。找不出眉目，也就懶得再找。掉過身去，把同上樓來那些武士屏退。站在那裏，等他們一齊走了，纔迴身向戈翠走來，臉上露出一股輕薄神色。戈翠正站在臥室前，見他神

色不對，玉容失色，向後一步步退去。梅敦掙扎着兩只手，哈着腰，追來擒他。戈翠退到烏禿豹身邊，腳下覺得有一件絆脚之物。低頭一看，見是一柄標槍。這柄標槍，正是方纔烏禿豹，用他威脅兩個俘虜。低身下去，拾起那支標槍，握在手中，把槍尖對着梅敦的身子。梅敦一見，頓時把態度又變了過來。起初很安靜的，忽地大笑起來，拔出腰刀，在戈翠前亂舞亂跳。戈翠把槍尖只逼住他，隨地跑到什麼地方，只不放他近身。這樣一來，他的態度，又改變了。從他聲音聽去，慢慢從癡笑變了狂怒。上唇一掀，露出一口極鋒利同猛獸似的長牙，幾次想不顧槍尖，直撲進來，幾次又退下去，忽左忽右的跑着。鬧得戈翠眼花撩亂，慢慢向後退去，退到屋邊一張榻牀邊。梅敦忽地搶起地上放着的一張杌子，向他砸來。戈翠舉起標槍，想撥開那張杌子，不料竟不能如願，給杌子一撞，倒上榻去。梅敦搶步過來，把他按在榻上。按下不表。太山史渥威不見了那男女二人，也猜不出他們是上那裏去的，知道未必再來，也就不去追究。太山因為史渥威業已改裝，同自己一樣，打算立刻從原路出去，徑赴王宮，找取戈翠。所以仍舊教史渥威先走。過了複道，走上臺階，史渥威看見那扇暗門，已經闔上，推了一推，卻推不動。問道：「我們下來時候，把暗門關了沒有？我記得並沒有關呀。」太山道：「沒有，我們是儘他開着的。」史渥威道：「我也是這般想，但是現在卻關上了，還加上鎖哩。我推他不動。你來推一推看。」太山上

去推去，縱是太山力大，也是沒有方法。把頭側着，向上面一聽，隱隱聽見有人在上面講話。下來告知史渥威，接着道：「我們另覓出路罷，此地是不能出去的了。」兩個人仍舊折回壁龕。太山在先開路，剛把那扇壁龕後的便門曳開，想走進去。忽地聽見有個女人聲音，很驚惶的操着英語，叫道：「啊呀，上蒼，你得垂佑啊。」太山認得聲音，知道那女子，一定是戈翠，不知遇見了什麼不幸，也無暇再仔細偵查，把手一掀長幘，從壁龕中躍入臥室。梅敦聽見聲音，擡起頭來，看見從幕後，走出一個黃衣武士來，喉中發出一種洪怒之聲。仔細一看，認出面貌，並非城中之人。立刻從榻上縱下來，徑奔太山，也忘記自己那把腰刀，掉在榻前。撲到太山身邊，抓住太山，張着口想咬太山咽喉。他本是一個膂力極大之人，又是憤怒已極。太山也不肯輕易同他鬥力，向後一退，想用智謀取勝。誰知後面地上，橫着那個死尸。太山沒有留神，給他一絆，絆了一跤。梅敦撲上太山胸口，還是張着口，想咬斷太山咽喉。太山用力一掙，肩頭已經給他咬住。梅敦咬住之後，還用手來扎太山咽喉。太山知道敵人利害，一時恐難取勝，還怕有武士們上來相助。戈翠在此，非常危險。吩咐史渥威，想法護送他出去逃生。史渥威望着戈翠，戈翠戰兢兢的，從榻上站起來，見了史渥威的神色，把身子站直了，叫道：「我是不走的。若是他給瘋子殺死，我也願意死在此地。你在此也是無用，要走不妨請便。我是不能走的。」史渥威掏出手槍，

預備打死梅敦，幫助太山，只苦於他們兩人，在地下捨命爭搏，忽起忽落，深怕錯中了太山，反爲不美。戈翠也在地下，拾起梅敦那把腰刀，在他們二人四周跑着，尋覓下手之處，也是尋覓不到。兩人幾次站起來，幾次又倒下去。終算太山手快，一把將梅敦咽喉攔住。梅敦拼命想洒，卻洒不脫。太山手指慢慢握緊攏來，梅敦一雙瘋眼，漸漸在灰色的臉突出來，口一張，把咬住太山肩頭的牙齒鬆了。太山恨極，把他身子舉起，用盡兩臂中全力，向窗外擲去。只聽見轟的一聲，把他扔下獅圈去了。太山旋過身來，看見戈翠還握着腰刀，站在那裏，圓睜着雙眸，噙着瑩瑩的珠淚，朱唇微顫，彷彿疲乏不堪，將要暈去，胸口起伏不定，像是在那裏竭力支撐似的。這種形狀，太山以前，都是沒有見過的，很是憐他，向他們道：『倘若我們要走，不能再遲。天幸我們大家都聚在一起，再事遲延，或恐又要生別的變故。不過從那一處走，來得安全，是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那男女二人，從此地逃上屋頂，把上面暗門鎖住。從那一處走，是走不通的了。要走，還是從下邊走。只不知下邊怎樣情形？』說着，問戈翠道：『你不是從下面上來的嗎？』戈翠道：『樓梯下面，就有許多武士，在那裏守着，那處決計不能走的。』他說到此地，烏禿豹從地下一谷碌坐將起來。太山看見，叫道：『原來你沒有死，快起來，你受的傷重不重？』烏禿豹起來，把手腳活動了一回，摸了摸頭，答道：『宛那，烏禿豹彷彿沒有受什麼傷，只有頭上略有

些痛。」太山道：「那卻再好沒有的了。你要回黃馬坡去不要？」烏禿豹道：「宛那，我很想回去。」太山道：「既如此，快引我們從最安全的路上出城去。」烏禿豹道：「安全之路是沒有的。就是我們走到城門邊，還要打哩。若要出這宅子，我卻可以引從一條道路出去，準可以遇不見一個人。出了宅子，那可要碰運氣了。好在你們兩位，都穿着武士裝束，或者不致惹人注意。不過到了城門邊，那可費事了。城中禁令，天一黑，是不許人出城的。」太山道：「很好，你引我們出去罷。」烏禿豹領着三人，從外間破門中出去，從長廊中穿進另外一間，在右首的屋子去。那間屋子過去是個甬道，又經過幾間屋子，幾條廊，纔是一座樓梯。樓梯下面，緊對着一重門。開門出去，正是宮後一條夾道。在路上走着，兩個武士，一個女子，穿的都是土人衣服，同一個黑人一起走，並不惹人注意。在有燈之處，他們三個歐洲人，都揀沒有人在燈下時候，還閃在廊下走着，絕不致給路人認清楚面貌。走了好一段路，忽然聽見城中起了絕大的騷擾。太山看見烏禿豹在那裏發抖。問道：「烏禿豹，他們鬧的是什麼？」烏禿豹道：「主人，我們方纔看見的那個死尸，就是本城市長范柴。他兒子同那女子出去告急，召集軍隊，想捉拿我們。武士到范柴宅中，看見我們已經脫逃，只扔下一個范柴的死尸，所以鼓噪起來。」太山道：「不知我扔下樓窗去的人，他們找到沒有？」戈翠在非洲往來，也懂得些土語。太山同烏禿豹講的話，也

有些明白。問太山道：「你知道不知道給你扔下樓窗去的，是個王子。」太山大笑道：「這個我一些不知，這倒也很榮耀的一件事。只不知他們找到那個尸身沒有？」正是說着，忽然遠遠飛來，一聲很清徹的角聲。烏禿豹聽見，跑得格外快了。向太山道：「主人快走，我不料大事竟會這般棘手。」太山道：「此話怎講？」烏禿豹道：「這一聲畫角，是召集王上的衛隊，同獅子出來，追趕我們。宛那，我看我們逃走不了的了。只不知爲什麼要用這些手段？」這個烏禿豹雖是不知，太山卻已猜到，一定是找到了那個王子的口身了。正在那個時候，忽地又飛一聲畫角來。太山問道：「是不是，再行增添獅子呢？」烏禿豹道：「不是，這是召集鸚鵡的。」大家聽了這個報告，走得格外神速。不料纔走不到幾分鐘，頭上拍拍的起了一陣鳥翼之聲。擡起頭來，看見一只鸚鵡，在各人頭上盤旋。太山笑道：「烏禿豹，鸚鵡來了，難道他們打算教鸚鵡來殺我們嗎？」道猶未了，那只鸚鵡一抖翼，徑向城門邊飛去。烏禿豹呻吟道：「主人，我們現在真跑不了了了。那鸚鵡飛上城門邊去，警告守衛去了。」太山叫道：「烏禿豹你說什麼？難道你同這些瘋人住在一起多時，也沾染着神經病了嗎？」烏禿豹道：「沒有。主人我並沒有瘋。你不知道這些可怖的鳥，同此間的人一樣，沒有腦筋同靈魂的。這個城叫克沙岩，鸚鵡講的話，同克沙岩人講的，是一種話。他們殘忍得同鬼魔一般。若是幾只併在一起，一般也會殺人。」

太山道：「此地離城門沒有多少路？」烏禿豹道：「相離不遠，只用再拐一個彎，就可以望得見城門。不過鸚鵡已比我們先到門邊，此刻已在那裏宣佈戒嚴。」這句話沒有說完，果然前面人聲嘈雜，隱隱有傳令之聲。就是後面獅子呼嘯之聲，也漸逼近。他們聽了，也很擔心。正在走着，忽地東邊幾步以外，一條小街口，黑暗之中，走出一頭絕大的黑獅，徑向他們走來。烏禿豹立定脚，向太山身後一閃，低聲道：「主人，你看前面，有一頭森林中的黑獅來了。」太山把那柄腰刀拔在手中，向大眾道：「我們既不能退縮，獅子、鸚鵡，同人都是一樣，還是向前去罷。」說着奮勇當先，輕輕向城門邊走去。那時城中起了一陣風，是從太山這邊，向黑獅吹去。太山迎着獅子走去，到相離不過幾碼地方，那頭獅子站住脚，望着他們，並不發出吼聲。只從喉中，吐出一種悲鳴之聲。太山聽了，頓時喜從天降，向史渥威等道：「這頭獅子，就是我們那頭墨獅。」又向烏禿豹道：「你不必害怕，這頭獅子，決不傷害我們。」墨獅走到太山身畔，掉過身，靠着太山，一同前進，一拐彎，果然望見城門。城門邊燈火明亮，站着二十多個衛隊，在那裏磨拳擦掌，打算捉拿他們。後面獅吼之聲愈近，那些鸚鵡，也是吱吱喳喳的叫着，在頭上只是來回亂飛。太山站住，問史渥威道：「你手槍中，還有多少子彈？」史渥威道：「槍中有七顆，衣袋中還有十多顆。」太山道：「我要去冲鋒了。烏禿豹你在此地，保護這個女子。史渥威我同你一

起去。你在我左邊走。我想墨獅非常敏慧，他自會上前攻擊，可以不必教他。」他講到這裏，墨獅看見那些衛隊，已經泚着牙，望着他們咆哮。衛隊們最怕的是野獅，一見墨獅，早已有些徬徨不安。太山道：「史渥威我們過去時候，你可以先放一槍，嚇嚇他們，以後卻宜到緊要時候再放。你準備好沒有？準備好，我們走罷。」說着，兩人一獅，徑向前面走去。史渥威槍聲響處，一個黃衣衛隊，狂叫一聲，向前一撲，死在地下。他的同伴見了，都是膽戰心驚。只有那個司令，卻督促得很嚴。太山叫道：「現在快上去殺去。」說着，同史渥威飛步而前。那頭墨獅，也明白太山用意，也向衛隊們撲去。那些衛隊，不認識手槍。看見史渥威把手一揚，就死了他們一個同伴，已經嚇得不得了。現在又有獅子撲上去，怎樣不怕。所以不等他們近身，早就四散逃命。那個司令，急得只是亂罵，卻已約束不住。有幾個膽子大些的，卻還站着。獅子上去，咬死了幾個。隨後太山史渥威也趕到，動起手來。最勇悍的，就是那個司令。同太山交手，他是用慣那種刀的。太山用起來，卻非常不稱手。史渥威又不敢開槍，深怕誤中太山。正在着急，太山的刀，又給那個司令，用他的刀磕飛。趁勢一步搶進來，揚起刀，覷準太山就砍。這一個時候，連太山都不防。不料一只腳纔踏出來，忽地身子一僵，他的刀從揚起來的手中掉下來，眼珠只向上插，口中吐出白沫來，向前一撲，氣就絕了，太山史渥威都料不到，有這種變化，同聲稱幸。太山拾起司令那

把刀。史渥威道：「好險，虧得他有這種猝中的病，不然，你險些着了道兒了。」那些衛隊，遠遠望見，一窩蜂向獅聲起處奔去喊救。城門邊還有六個人，持械把守。因為司令已死，個個都有悲憤之色。墨獅已去追趕逃走的人。太山向史渥威道：「現在要仰仗你手槍了。無論怎樣，趁追兵未到之先，我們得趕出城去纔好。」史渥威放了兩槍，又打死了兩個。第三槍卻沒有命中。他同太山上去，四個人分兩隊迎敵。太山冲上去，先同一個決鬪。史渥威又用手槍打死一個，迴過身再打那一個，槍彈已空，撥着槍機，竟沒有子彈出來。那人卻已把刀斫來。太山搶進去，避過了敵人的刀鋒，不等他手臂再舉起來，趕進去，一把抓住他的領子，直舉起來。那一個敵人，繞到太山背後，舉起刀向太山頸後砍來。太山聽見聲響，一旋身把舉在手中的敵人，向上一擡，那刀直砍進那人身上去。那人狂叫一聲。太山順勢，把那個將死之人，向那砍他的人頭上扔去，把他扔倒。史渥威彈子已絕，手槍變成無用之物。他的敵人刀鋒已到，知道已無希望，索性靜待那刀砍來。不料墨獅從後面趕到，直撲那個敵人。敵人沒有提防，向後就倒。墨獅撲上去，一口將他頭的一部份咬去，眼見得不能活了。幾分鐘工夫，城門邊敵人，完全殺盡。烏禿豹扶着戈翠，從後面趕到，把城門開了，四個人走出城去。同時城內街上拐角處，有六七只獅子跑出來。墨獅看見，翻身向他們冲去。起初還一齊站在，打算迎敵，後來墨獅委實利害，六七只

獅子，打不過他，只得逃走。太山等乘勢飛步穿過園圃，走入黑暗森林之中。太山問烏禿豹道：「他們還要追來不要？」烏禿豹道：「夜間未必追來，我在這城中做了五年奴隸，從來沒有見他們在夜間出來過。若是白天走過了森林，來不及回去，甯可在森林外住宿，第二天入城。要他們在黑夜中在這野獅很多的森林中走，他們是不敢的。所以今夜決不來追。明天是一定要追的。若是追來，我們決難倖免。即使全體不致受害，那走得慢的，卻是難免。」他們在園圃中走的時候，史渥威把手槍，從新裝上子彈，戈翠在太山史渥威中間，一語不發的走着。忽然太山站住，掉過身去，望着克沙砦的城牆。他的偉大軀幹，同黃色的軍服，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都見他昂起頭來，喉中發出一種雄獅嘯侶之聲。史渥威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烏禿豹嚇得白眼亂轉，渾身發抖，跪下地去。戈翠也覺得聽了，發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觸。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悲，芳心搏動，挨到太山身邊。自己也不明白，有這種舉動，等到他的香肩碰着太山，方纔知道，趕忙悄悄走開。只覺得臉上一陣潮熱，虧得林邊黑暗，沒有給人看見。同時大家都聽見城門邊，也來了一聲獅吼，都站着守候。不多一回，墨獅已從道上走回來。太山守他走到跟前，用一只手勾住獅子的頸子，向林中走去。聽見城中獅子狂吼，鸚鵡長鳴，那些瘋子狂叫。到了黑暗之處，戈翠膽小，又把身子靠着太山行走。這一次，太山卻已覺得，知道自己雖是不怕，這

女子一定是恐怖不堪，有些可憐他。用手握住戈翠的手，覓路前進。撞到了兩次野獅，兩次都給墨獅一聲咆哮，把他們攆掉的。史渥威身子軟弱不堪，大家沒法，休息了幾次。天明之後，上山谷中一條峻阪上去。史渥威實在走不動。太山見他掙扎不來，只得一把將他抱起，走上阪去。

第二十四回 兵困山中憑壘殺敵 書傳天外臨別迴車

天色大明，他們已經走進那條山峽。除太山以外，一個個都是疲倦不堪，再也走不動了。不過都知道在山峽中休息，非常危險，不如掙上高處去，出了峽，再事休息。太山同烏禿豹猜度，只要一上峭壁，就可以不怕那些克沙岩人了。不料沿路找去，找到日中時分，還找不出一條可以上去的路來。有幾處，太山一個人儘可上去。別人卻難於追隨。太山知道，一個人可以上去，卻沒有本領，攜帶他們這半天，史渥威都是太山把他抱着，或者扶着走。但是太山留心戈翠，見他也強掙着在那裏走，也知道他這幾個星期，受盡苦辛，還是很勇敢的支持着，在那山峽中，粗砂大石之中走着。兀是打着晃蕩，有幾次還跌下地去。他能够這種支持，很使太山暗暗讚許。史渥威也看見戈翠，有些支持不住。走到午

後，往地下一坐，向太山道：「我再也撐不住了，不必再行勉強。戈翠姑娘，精神也兀是疲乏下去。你們不必守着我，還是帶了他逃生去罷。」戈翠道：「不可，這個萬萬使不得。我們以前都是在一起的所，在，同一起地方受的危險，已經不少。現在距離安全二字，還很遼遠。究竟未來的局面，是怎樣，我們還是不能預料。最好還是我們併在一起，可以互相輔助。」說着向太山道：「至於你對於我們，並沒有負着一定要相助的義務，以前已經受賜很多，儘可以請便。我就一個懇求你，自由行動之人，大概你也知道。即使你可以從克沙砦人手中，救我們脫險，決難把我們一個個從大漠中救出去。所以我真誠請你，不必再耽誤你的行程，請自由行動便了。」戈翠講這幾句話，顏色非常嚴肅。太山聽了，望着他微笑道：「你同少佐還沒有必死的朕兆。烏禿豹同我，也是如此。一個人有生必有死。在未死之先，必需有謀生的計劃。若要在這休息一回，也是不妨。在此休息，未必就死。我打算把你們都帶上黃馬坡去。因為黃馬坡離此最近，一到那裏，飲食兩項，儘可不必擔憂。我縱不能把你們兩個，一起抱着走，卻也不能因此丟下。你們既然還有生路，何妨靜待變化。既然你同少佐都要休息，我們不妨在此休息一回再走，等你們把精神恢復一些，再就長途便了。」戈翠問道：「克沙砦人不會追來的嗎？」太山道：「來是準來，在未來之先，也不必去憂慮他。」戈翠道：「我很希望同你一般，有這種哲學家思

想。只苦於模仿不來。」太山道：「這也是因爲你，並不是生長在森林野獸之中，所以勉強不來。」說着，都到山峽邊，一塊大石之下，很熱的沙上躺下休息。墨獅見大家歇着不走，有些刺促不甯，來回走了一回，又在太山腳邊，躺了一回，纔站起來，走上峽坡去。走到拐角處，迴頭望了一望大衆，就不見了。四個人休息了一小時，忽地太山站起，教大衆不要作聲，側耳而聽。在這寂靜的山峽，大衆雖是一些沒有聽見什麼，太山卻已聽得有些聲音，顏色微動。戈翠問道：「你聽見什麼？」太山道：「他們在後面追來了。雖不甚遠，卻也相距還有些路。他們穿着草鞋，同獅子們在沙上走着，聲音很輕。」史渥威道：「現在我們怎樣呢？我休息了這一回，身子強壯了許多。此去離谷口已近，還可勉強掙扎得來。戈翠姑娘，你覺得怎樣？」戈翠道：「我也健壯得多了，當然我也願意上路的。」太山知道，人類精力，決沒有恢復得這般迅速。他們所說，都不是實話。不過也沒有別法，終希望再過一個彎，就可以找到出峽之路。吩咐烏禿豹道：「你扶助少佐，我來抱戈翠姑娘。」戈翠竭力謝卻道：「多謝，不必有勞，你必不可爲我，浪費心力。」太山不聽，把他一把抱起，走上峽道。烏禿豹扶着史渥威，在後面緊緊跟隨。走了一回，那三個人也聽見後面來了獅聲。因爲風是從太山們這邊向後吹的，獅子們嗅到他們氣味，都呼嘯起來。戈翠道：「此刻我很希望，你的墨獅回來。」太山道：「那也自然，不過我終得勉力支撐

纔是。最好找一個可以保守之處，以便迎敵攻擊。我想或者還可以打退他們。史渥威是個精於射擊之人，若是他們人數少，一個個來，很可以無慮。獅子我是不怕的，他們非常愚蠢。會追趕我們，還是養他們的主人，訓練出來的。若是殺退敵人，這些畜生，可不必怕他。」戈翠道：「這樣說，你是很有希望的了。」太山道：「不是我們還活着嗎？」走不多幾步，太山忽然叫道：「這個地方很好，我還打算前進哩。」說着向前面一指，大家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原來是一塊巨石。看那神氣，彷彿是從高山上滾下來的，站在峽中，約有十尺多高。離那峭壁，不過幾尺。攔住去路，中間只剩一條很窄的路。走過去看，果然一個絕好的戰壘。兩邊雖有一二尺窄路，保守得嚴，還不致四面受敵。大家纔抄到石後，沒有埋伏好，太山聽見峭壁上有些聲響。抬起頭來，見那峭壁中間，站着一相貌獷惡的獼猴，向他們望了望。頭也不迴，向南迎上那些追兵去了。烏禿豹也看見了，告訴太山道：「不好，他會同鸚鵡講話，此去一定去報告鸚鵡。鸚鵡去報告敵人。」太山道：「獅子們已經找到我們踪跡，要避也無從避起，只能由他。立刻佈起防來，他派史渥威帶着手槍，防守北邊一個口子，教烏禿豹握着標槍，站在史渥威背後，協同防守；自己獨任南口防務。教戈翠伏在他們三個人中間的地上。向戈翠道：「這樣伏着，可以避掉他們用標槍來攻擊。」在那裏足足候了十分鐘，纔聽見獅吼人號的逼近來。到了他們戰壘邊，

忽地聲音寂然，知道敵人在那裏巡視陣線，慢慢聽見他們分兵聲音。不多一回，戈翠伏在那裏，看見一頭獅子，向太山撲來。太山舉起司令那把刀，迎着獅頭砍去。獅子正往上撲，兩下一湊，砍個正着，把獅頭劈成兩半。同時聽見有人向北口跑去，史渥威槍聲一起，就在槍聲之中，一聲悲號，有人倒下地去。克沙些人第一次攻擊失敗，退了下去。不多一回，從新上來，換了方法，攻太山這邊是人攻，史渥威那邊是獅攻。太山曾經吩咐過，不可把槍彈浪費在獅子身上。因此獅子上來，是烏禿豹挺着標槍，上前迎敵，卻沒有得手，他同史渥威都給獅子咬了。還虧得史渥威手快，把戈翠帶來的一把腰刀，把獅子刺死，那攻擊太山之人，急於貪功，跑得太快，到逼近太山，纔舉起刀來，已經不能使用。給太山抓住，搯死地下。敵人第二次退下去。第三次撲來，卻是一湧而上，人在前面，獅子跟着。戈翠問道：『這一次可是完了嗎？』太山道：『沒有，我們還活着呢。』道猶未了，敵人都上來了，把標槍像飛蝗似的直飛過來。太山爲保護戈翠起見，肩中中了一標槍。標槍沉重，把他打下地去。史渥威放了兩槍，結果也給他們的標槍打倒。他中的標槍，是在腿上。他本來身子已經疲乏，又新給獅子抓傷，暈了過去。只剩一個烏禿豹，在那裏同敵人爭持。史渥威的手槍落下地去，卻給戈翠搶在手中。他見太山肩上帶着標槍，還想掙扎起來，給一個武士看見，直撲上去，把太山按倒，大喊一聲，舉起手中腰刀，向太山心中刺

去。戈翠見太山危險，舉起手槍，向那個武士就是一槍，把他打死。同時谷中來了一陣排槍，槍聲中山戈翠聽見，還有英國軍官傳令之聲。太山以爲自己末日已到。打算束手待斃，不料絕處逢生，同戈翠聽見這個聲音，真是說不出的快樂，把身上壓着的死尸推開，帶着標槍，站將起來。戈翠也從地上起來。太山把肩上那支標槍拔去，繞出石後。戈翠跟了出去，外面戰鬥時間極短，不多一回，獅子一齊跑了。那些克沙砮人，卻一齊給英兵殺死。太山等出去，英兵見他穿着黃色軍服，以爲也是沙克砮的兵士，把火槍瞄了準頭要放。戈翠搶步上前，攔在太山之前，叫道：「我們都是朋友，不可罔打那人。」英兵向太山道：「既然如此，你把手舉起來。現在你穿着這種制服，我實在有些疑心。」太山依言舉起雙臂，就有帶隊的兵官，上來盤詰太山戈翠。後來見他們的話，沒有可疑之點，容貌也與已死之人不同，也就信了。這些人本是全隊中的先鋒。十分鐘以後，大隊已到。史渥威同太山之傷，一齊裹好，休息半小時，一齊折回那漠中根據地的大營來。那天夜間，開了個會議，打算第二天早晨，用隨營的兩架飛機，先送史渥威同戈翠，回海岸邊大本營，全隊再行撤兵。兵官們邀太山同烏禿豹一起走。太山道謝了一聲，他說：「他是西邊的人，同烏禿豹一樣，打算送烏禿豹回他本部落，不能東行。」戈翠悽然道：「你難道不同我們一起走嗎？」太山道：「不一起走。我是西海岸的人，要繼續西行。」戈翠道：「你

又要上那可怖的森林中去。這樣講，我們是永遠不會再見的了。」太山靜靜看了戈翠一回，只說了一聲『永遠不會再見，』就走開了。次晨，賈沛爾大佐帶着接史渥威戈翠回去的飛機，向營中來。太山站在那裏，遠遠望見飛機下來，看見大佐下了機，同那個司令招呼。還看見戈翠，也站在司令後面，一齊迎上去。暗想這個德諜，真也大膽。明知有人知道他的行藏，還敢出來迎接。不料大佐見了他，笑吟吟同他握手。雖聽不見他們講些什麼，從形狀看去，非常親密。氣得太山咆哮一聲，旋過身去，不願再看。他知道英國早已同德國宣戰，對於德國人，不但自己國籍上同他們是仇敵；就是他們蹂躪太山莊的一件事，也足以使他深恨德人。論理應該去告發戈翠纔是。卻不知怎樣，有些躊躇。就因爲自己躊躇，不禁咆哮起來。所以這個咆哮，完全爲的自己，過於怯懦，因此不再去同戈翠見面。等他上了飛機走後，纔上去送史渥威。史渥威又從新向他再三道謝。看着他上機，不多一回，也入天空，流星趕月似的，追那戈翠坐的飛機去了。再隔一回，也是不見了，那個時候，英兵都已整裝待發。大佐爲着要察看沿途形勢，同大隊同行。出發之前，向太山道：『灰石，我願意你同我們一齊回去。別人的邀你，或者你不理。方纔走的史渥威，同那位姑娘，都委託我，勸你回文明國土去。』太山道：『不能，我還是想回我的地方去。戈翠姑娘同史渥威少佐的邀我回去，也是爲着怕我受險，感恩心切，所以如此。』大

佐失聲叫道：「戈翠姑娘！」接着一陣大笑道：「這樣說，你是知道他是德諜戈翠了。」太山見賈沛爾知道戈翠是德諜，然而不明白，他身為英國軍官，爲什麼縱容這個間諜，自由來往？呆呆看了賈沛爾一回，答道：「不錯，我確是知道，他是德國女間諜戈翠。」賈沛爾道：「你就知道這些嗎？」太山道：「就知道這些。」賈沛爾道：「他姓甘璧，名柏鐵沙，是我們英國駐非諜報部的重要人物。他的父親同我，都在印度帶過兵，我是從小就認識他的。此地還有一包公文，是他獨力在一個德國兵官手中得來的，經過許多危險，還沒有遺失，今天纔交給我，我還沒有打開來看哩。」說着取出一包東西，打開來看，自言自語的道：「這是一張軍用草圖，一束報告，還有一本史鄴圖弗烈的日記。」太山聽着，叫道：「史鄴圖弗烈的日記，這個就是殺灰石夫人之人。賈沛爾，我可以看一看不可以？」賈沛爾一語不發，把一本小冊子，遞給太山。太山接過去，一頁頁翻着。翻到蹂躪太山莊的那天，仔細一見，不禁失聲驚詫。賈沛爾澄澄的看着他。太山叫道：「天呀，這難道是真的嗎？賈沛爾你聽着。」說着，讀那一段日記道：

余等設策，愚弄此英國之豬。彼歸，當見其婦焦枯之尸，赫然在房。部思得一黑女之尸，以火焚之，且以灰石夫人指環，加其指上。實則灰石夫人，生擒歸獻長官，其價值十倍殺之。

讀畢，叫道：『他並沒有死。』賈沛爾失聲道：『謹謝上蒼。現在你打算怎樣呢？』太山道：『自然先同你一起回去。我錯冤了甘壁姑娘，不過我怎會知道呢？因為職守所歸，還在史渥威前告發了他。此番回去，不但爲尋覓內人，還得去向史渥威前。替甘壁姑娘更正呢。』賈沛爾道：『這個你大可不必耽心，大概甘壁自己，已經向他聲明。方纔走的時候，史渥威同我講，他已經同甘壁訂了婚哩。』

